

冲虚至德真经四解

經名：冲虚至德真经四解。金人高守元纂集，約成書於大定乙酉。二十卷。底本出處：《正統道藏》洞神部玉訣類。

列子

列子，姓列，名禦寇，鄭人也。居鄭圃四十年，人無識者。初事壺丘子，後師老商氏，友伯高子，進二子之道，九年而後能御風而行。弟子嚴恢問曰：所為問道者，為富乎？列子曰：桀紂唯輕道而重利，是以亡。其書凡八篇。列子蓋有道之士，而莊子亟稱之。今汴梁、鄭州、圃田列子觀，即其故隱。唐封冲虚至德真人。書為《冲虚至德真经》。

太史公叙黃老而先六經，蓋知崇道術矣。何偶遺《列子》劉向迺校勘成書，其言明內外，證死生，齊物我，大抵與蒙莊合。至於謂不知我之乘風、風之乘我，周之為蝶、蝶之為周，若出一口矣。然後世注說傳者，俱少《列子》。在晉有張湛，唐有盧重玄。方之南華，湛則郭象，盧則成玄英也。逮宋政和，有解而左轄范致虛謙叔亦有說。當是時，天下立道學，與三舍進士同教養法。儒臣王禮上言：《莊》《列》二書，羽翼老氏，猶孔門之有顏、孟。微言妙理，啟迪後人，使黃帝之道粲然復見，功不在顏、孟之下。宜詔有司講究所以崇事之，禮從之。故其書大行。平陽逸民高守元善長收得二解，並張、盧二家，合為一書。誠增益於學者，因之得以叩玄關、探聖闕，致廣大而盡精微，顧不踴歟。竊嘗謂訓詁之義，自昔為難，盧序曰：千載一賢，猶如比肩；萬代有知，不殊朝暮，可為喟然歎息也。大定己酉春季月，承務郎前同知沁州軍州事雲騎尉賜誥魚袋致仕。毛麾序。

右《新書》定，著八章。護左都水使者、光祿大夫臣向言：所校中書《列子》五篇，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常書三篇，太史書四篇，臣向書六篇，臣參書二篇，內外書凡二十篇。以校除復重十二篇，定著八篇，中書多，外書少，章亂布在諸篇中，或字誤以盡為進，以賢為形，如此者眾。及在新書，有棧校讎從中書已定，皆以殺青，書可繕寫。列子者，鄭人也，與鄭穆公同時，蓋有道者也。其學本於黃帝、老子，號曰道家。道家者，秉要執本、清虛無為。及其治身接物，務崇不競，合於六經。而《穆王》、《湯問》二篇，迂誕恢詭，非君子之言也。至於《力命》篇，一推分命《楊子》之篇，唯貴放逸。二義乖背，不似一家之書。然各有所明，亦有可觀者。孝景皇帝時，黃老術，此書頗行於世。及後遺落散在民間，未有傳者，且多寓言，與莊周相類。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為列傳，謹第錄。臣向昧死上護左都水使者、光祿大夫臣向所校《列子》書錄。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。

晉張湛注解并序

湛聞之先父曰：吾先君與劉正輿、傅穎根，皆王氏之甥也，並少遊外家舅始周。始周從兄正宗、輔嗣，皆好集文籍。先並得仲宣家書，幾將萬卷。傅氏亦世為學門，三君總角競錄奇書。及長，遭永嘉之亂，與穎根同避難南行。車重各稱力並有所載，而寇虜彌盛，前途尚遠。張謂傅曰：今將不能盡全所載，且共料簡世所希有者，各各保錄，令無遺棄。穎根於是唯齋其祖玄父咸子集。先君所錄書中有《列子》八篇，及至江南，僅有存者。《列子》唯餘《楊朱》、《說符》、《目錄》三卷。比亂，正輿為楊州刺史，先來過江，復在其家，得四卷，尋從輔嗣女婿趙季子家得六卷，參校有無，始得全備。其書大略，明群有以至虛為宗，萬品以終滅為驗。神慧以凝寂常全。想念以著物自喪生，覺與化夢等情，巨細不限一域，窮達無假智力，治身貴於肆任。順性則所之皆適，水火可蹈；忘懷則無幽不照，此其旨也。然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，大歸同於老莊，屬辭引類特與《莊子》相似。莊子、慎到、韓非、尸子、淮南子，互示指歸，多稱其言。遂注之云爾。

唐通事舍人盧重玄敘論

劉向云：列子者，鄭人也，與鄭穆公同時，蓋有道者也。其學本於黃帝、老子，號曰道家。道家者，秉要執本，清虛無為。及其理身接物，務崇不競，合於六經。而《穆王》《湯問》二篇，迂誕恢詭，非君子之言也。至於《力命》篇，一推分命，《楊子》篇，唯貴放逸。二義乖背，不似一家之書。然各有所明，亦頗有可觀者。且多寓言，與莊周相類。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為列傳。張湛序云：其書大略，明群有以至虛為宗，萬品以終滅為驗，神慧以凝寂常全。想念以著物，自喪生，覺與化夢等情，巨細不限一域，窮達無假智力，理身貴於肆任。順性則所之皆適，水火可蹈；忘懷則無幽不照，此其旨也。然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，大歸同於老莊，重玄以為黃老，論道久矣，代無曉之者。咸以情智辯其真宗，則所論雖多，同歸於不了。所詮雖眾，但詳其糟粕，莫不以大道玄遠遙指於太虛之中。道體精微，妙絕於言，詮之表，遂使真宗幽翳，空傳於文字；至理虛無，但存其言說，曾不知道之自我，假言以為詮，得意忘言，離言以求證，徒以是非生滅之思慮，因情動用之俗心，矜彼道華，求名喪實。我開元聖文神武皇帝。知道為生本，至德非言，廣招四方，傍詢萬宇，冀有達其玄理，將欲濟於含生。小臣無知，偶慕斯道，再承聖旨，重考微言。謹尋《列子》之書，輒詮註其宗，要竊懷智。此非欲指南，儻默契於希夷，猶玄珠於象罔，是所願也，非敢望焉。論曰：夫生者何耶？神與形會也；死者何耶？神與形離也。形有生死，神無死生，故老子曰谷神不死，死而不亡者壽也。然此之死生，但約形而說耳，若於神用，都無死生。神本虛玄，契真者為性；形本質礙，受染者為情。至人忘情歸性則近道；凡迷矜性殉情則喪真，是故

隳支黜聰，道者之恒性；貪生惡死，在物之常情。不矜愛以損生，不祈名而棄寶，故《莊子》曰：為善無近名，為惡無近刑。緣督以為經，可以養生，可以盡年也。代人以不求於名則縱心為惡，此又失之遠矣。何則？人笑亦笑，人號亦號，人之所畏，不可不畏，復安得為不善耶？是知神為生主，形報神功；神有濟物之功，形有尊崇之報；神有害物之用，報有賤陋之形。故神運無窮，形有修短，報盡則為死，功著則別生。亦由清白者遷榮，貪殘者降黜。約位而說也，形不變則位殊；約神而辯也，神不易而形改。至人了知其道，故有而寶真。真神無形，心智為用，用有染淨。凡聖所以分，在染溺者則為凡，居清淨者則為道。道無形質，但離其情，豈求之於冥漠之中，辯之於恍惚之外耳？故老子曰，吾道甚易知，甚易行，而不能知，不能行，其故何也？代人但約形以為生，不知神者為生主；約氣以為死，不知神者為氣根。繫形則有情，迷神則失道。封有惑本，溺喪忘歸。聖人嗟其滯執之如此也，乃歎夫知道者不易逢矣。故曰：千里一賢，猶如比肩；萬代有知，不殊朝暮者，惜之深矣。豈不然耶？儻因此論以用心，去情智以歸本，損之又損，為於無為，然後觀列子之書，斯亦思過之半矣。

政和解序

道行于萬物，物囿於一曲。世之人見物而不見道，聖人則見物之無非道者，真偽立而夢覺分，有無辯而古今異。得者不以智，失者不以愚，而窮達之差生于力命之不對。為我者廢仁，為人者廢義，而楊朱、墨翟之言見笑於大方之家。子列子方且冥真偽而兩忘，會有無於一致，得喪窮達，付之自爾。為我兼愛，通於大同，而深憫斯民之迷。見利而忘其真，如彼為盜，如彼攫金，迷而不反，馳而不顧。故著書八篇，以明妙物之神獨往獨來于範圍之外，而常勝之道持後守柔於不爭之地。其說汪洋大肆，籍外之論，託言於黃帝、孔子。要其歸，皆原於《道德》之指，然考其言，躋其意，究其所造，至其見神巫而心醉，觀伯昏無人之射而伏地，卒其所以進乎道者，止於乘風而歸，則其去莊周也遠矣。《莊子》曰：列子御風而行，猶有所待也。嗚呼，不疾而速，不行而至，惟天下之至神、老氏之實體。朕萬機之餘，既閱五千言，為之訓解，又嘗注《莊子口內篇》，而子列子之書不可以無述也，聊釋以所聞，以俟後聖之知我者。政和戊戌閏九月朔日序。

范左丞解吳師中撰序

世之所貴者，書也，書不過語。語之所貴者，意也，意有所隨。得其意者，雖忘言可也。不明其意，非唯貴，非所貴，且又族坐錯立而共排之，烏足與言大方之家？列子，蓋鄭國有道之士，觀其立教坐議，闡揚性命之理；而救世發藥之言，超越諸子。言意之表，大抵以混元為宗；而屬辭設喻，駸駸乎與《

莊子》並駕而馳矣。俗學世師，窘束於名物，不能越拘攣之見，而尋其闖闕，遂相與拒之。於聖智之外。若司馬遷，尤尊道家之學，而獨不與為列傳；劉向博物洽聞，校讎群書，乃指《穆王》、《湯問》之篇為迂誕恢詭，非君子之言，其排而斥之若此。豈非不明其意之所隨而失其所貴哉？伏見政和訓解，知其解於萬世之後，恢崇道教，將欲引天下之人反其性命之情而還太古，賜至渥也。迺命靡浮之儒，兼習道經，而老莊之書，一經大手，煥若日星。觀而化者，得所法象，不復可置議論矣。至《列子》書，張湛嘗為之注，而舛駁尤甚，非特不得立言之法，抑亦失經之旨，故士每患之。則得是書之意者，雖欲忘言，其可得耶？左丞范公太初先生比於燮理之餘，親為訓釋，推其意若出於列子之心，究其說足以解學者之蔽，微言妙道，歷數千百年間，一旦廓然，若披雲霧而睹青天，俾讀其書者，不待降席而得於目擊之際，則所以上裨吾君道化之方，其利博哉。爰因摹刻以廣其傳，謹題編之首云：宣和元年孟秋望日序。

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一

晉張湛、唐通事舍人盧重玄解

宋政和訓、宋左丞范致虛解

和光散人高守元集

天瑞

張曰：夫巨細舛錯，修短殊性？雖天地之大，群品之眾，涉於有生之分，關於動用之域者，存亡變化自然之符。夫唯寂然至虛，凝一而不變者，非陰陽之所終始，四時之所遷革。虛曰：夫群動之物，無不以生為主，徒愛其生，不知生生之理。生化者，有形也生生者，無象也。有形為之物，無象謂之神。邊可用也，類乎陰陽。論其真也，陰陽所不測。故《易》曰：陰陽不測之謂神。豈非天地之中大靈瑞也？故曰：天瑞。政和釋云：物有生化，道無古今。惟體道者為能，不化而常，今所以應物，無容心焉。故天瑞始言生化，而終於國氏之為盜。范曰：天地雖大，萬物雖多，一流於生死之境，一墮於出入之機，終始相循，變化相禪，死生壽夭，損益成虧，無非自然之符也。體道之人，超出物表，即萬形流轉之域，冥一性不遷之宗，晝夜不能役使，陰陽不能陶鑄，故能物物，而不物於物。

子列子

載子於姓上者，首章或是弟子之所記故也。

居鄭圃，鄭有圃田四十年人無識者。

非形不與物接，言不與物交，不知其德之至，則同於不識者矣。

國君、卿大夫眎之，猶眾庶也。

非自隔於物，直言無是非，行無軌迹，則物莫能知也。

政和：古之善為士者，微妙玄通，深不可識。范曰：古之善為士者，微妙玄通，深不可識。故體性抱神，以遊世俗之間，與物委蛇而同其波，曷常飾智驚愚，務為離世異俗之行哉。

國不足年饑將嫁於衛。

自家而出謂之嫁。

虛曰：不足，年饑也。嫁者往也。

弟子曰：先生往無反期，弟子敢有所謁，

盧曰：謁，請也。

先生將何以教？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？

壺丘子林列子之師。

子列子笑曰：壺子何言哉？

四時行，百物生，豈假於言哉。

范曰：壺則空虛而不毀，丘則安固而不動，子林則出道之母以君天下者，道無問，問無應。體道者，默而識之，無所事言，多言數窮，離道遠矣。

雖然，夫子嘗語伯昏瞀人，吾側聞之，試以告汝。

伯昏，列子之友，同學於壺子。不言自受教於壺子者，列子之謙者也。

政和：道不可言，言而非也。則壺子何言哉？

不得已而有言，故聞而告之。

范曰：道不可言，言而非也。卒不免於言者，蓋其不言之言，未之嘗言；於此言之，特為汝言其大略而已。伯昏瞀人，則體道而為物，長葆光襲明無所用見，或謂之無人。自其畸人而伴天者言之，此壺丘子林所以語之歟道，不可聞，亦不可告也。故聞則曰，吾側聞之；告則曰，試以告汝。

其言曰：有生不生，有化不化。

今塊然之形也，生物而不自生者也，今存亡變改，化物而不自化也。

盧曰：不因物生，不為物化，故能生於眾生，化於群化者矣。

不生者能生生，

不生者，固生物之宗。

不化者能化化，

不化者，固化物之主。

生者不能不生，化者不能不化，

生者非能生而生，化者非能化而化也。直自不得生，不得不化者也。盧曰：凡有生，則有死。為物化者常遷，安能無生無死，不化不遷哉？

故常生常化。

涉於有動之分者，不得暫無也。

常生常化者，無時不生，無時不化，

生化相因，存亡復往，理無聞也。

范曰：神機氣母，出入升降。虫耑螟、肖翹，無非生化之字。惟不物而物者，乃能生生而不生於生，化化而不化於化。彼生之所生者，待是而生，不得生，故能常生，亦無時不生也；彼化之所化者，待是而化，不得不化，故能常化，亦無時不化也。烏能踐形而上脫生化之域哉？不生不化，與道玄同，是謂真人。

陰陽爾，四時爾，

陰陽四時，變化之物，而復屬於有生之域者，皆隨此陶運。四時改而不停，萬物化而不息者也。

盧曰：為陰陽所遷，順時轉者，皆有形之物也。念念遷化，生死無窮，故常生常化矣。

不生者疑獨，

不生之生豈可實而驗哉？疑其冥一而無始終也。

盧曰：神無方比，故稱獨也。老子曰：獨，立而不改也。疑者不敢決言以明深妙者也。

不化者往復。其際不可終；

代謝無間，形氣轉續，其道不終。

疑獨，其道不可窮。

亦何以知其窮與不窮哉？直自疑其獨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也。

盧曰：四時變易不可終也，神用變化亦不可窮也。

政和：生自無而適有，化自有以之無。有生有化者，物也；不生不化者，道也。物麗於數，故生者不能不生，化者不能不化。道行乎物，故常生常化，而無時不生，無時不化。獨立萬物之上，故不生者疑獨，汎應而不窮。故不化者往復。往復，其際不可終。蓋莫知其端倪也。疑獨，其道不可窮。蓋不可測究也。物無得而耦之者，豈真知其所以然哉？疑焉而已。

范曰：陰陽相照、相蓋、相治、四時相代、相生、相殺，孰主張是？孰維綱是？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已耶？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？陰陽不離乎氣，四時不逃乎數，故未能脫乎生化之域也。道之真體，獨立而不改。以其不自生也，故能長生。道之妙用，周行而不殆。日與物化者，一不化者也。夫化物而不化者，雖命物之化而獨守其宗。故不際之際，始終反乎無端，孰知其所終耶？生物而不生者，雖先天地生而不為久。故無物之象，彼是莫得其耦，孰知其所窮耶？

《黃帝書》曰：谷神不死。

古有此書，今已不存。夫谷虛而宅有，亦如莊子之稱環中。至虛無物，故謂谷神；本自無生，故曰不死。

是謂玄牝。

《老子》有此一章。王弼注曰：無形無影，無逆無違，處卑不動，守靜不衰。谷以成之而不見其形，此至物也。處卑而不可得名，故謂之玄牝。

玄牝之門，是謂天地之根。綿綿若存，用之不勤。

王弼曰：門者，玄牝之所由也。本其所由，與太極同體，故謂天地之根也。欲言存耶，不見其形；欲言亡耶，萬物以生，故曰綿綿若存。無物不成而不勞也，故曰不動。

盧曰：谷虛而氣居其中，形虛而神處其內。玄者，妙而無體；牝者，應用無方。出生入死，無不因之，故曰門也；有形之本，故曰根也；視之不見，用之無窮，故曰若存者也。

范曰：黃帝、老氏，皆體神而明乎道者也。道，一而已。言豈有異哉？故谷神、玄牝之說見於老氏，而列子以為《黃帝書》也。谷之用無相，神之體無方，萬物所受命也。玄者，天之色，牝者地之類，萬物所賦形也。命名不同，其實一物。夫天地者，萬物之上下也；而玄牝之門，又為天地之所從出入也。自本自根，自古以固，存如火之傳，而不知其盡。以生生則不生，化化則不化，動而愈出，何勤之有？

故生物者不生，化物者不化。

《莊子》亦有此言。向秀注曰：吾之生也，非吾之所生，則生自生耳。生生者豈有物哉？故不生也。吾之化也，非物之所化，則化自化耳。化化者豈有物哉？無物也，故不化焉。若使生物者亦生，化物者亦化，則與物俱化，亦奚異於物？明夫不生不化者，然後能為生化之本也。

盧曰：此神為生之主，能生物化物，無物能生化之者。

自生自化，自形自色，自智自力，自消自息。

皆自爾耳，豈有尸而為之者哉？

謂之生化、形色、智力、消息者，非也。

若有心於生化形色，則豈能官天地而府萬物，瞻群生而不遺乎？

盧曰：神之獨運，非物能使，若因情滯，有同物生化，皆非道也。

政和：陰陽之運，四時之行，萬物之理，俄生而有，忽化而無。形實色彰，智謀力作，消息盈虛，終則有始無動而不變，無時而不移。雖皆道之所寓，而運轉不止，咸其自爾。

范曰：天下之物生於有，有生於無，則物未有不生者；隱化而顯，顯化而隱，則物未有不化者。惟不生不化，然後為能生生化化。故盈於天地之間，生

者自滋，化者自禪。形分於太始，色兆於太素，智有大小，力有強弱，或消而消，或息而息。咸其自爾，使之者其誰耶？一將有心，是謂非道。

子列子曰：昔者，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。

天地者，舉形而言；陰陽者，明其度數統理。盧曰：夫有形之物，皆有所生以運行之。舉其所大者，天地也；運天地者，陰陽也。陰陽，氣之所變，無質無形，天地因之以見生殺也。陰陽易辯，神識難明，借此以喻彼，以為其例。然後知神以制形，無以有其生也。

范曰：統物者，謂系屬之；為所統一者，充入之。天運乎上，地處乎下，聖人位乎兩間。果何足以統之耶？於此有道焉，上際于天，下蟠于地，裁成輔相彌綸圍範無不可者。故因陰陽統之，則天地雖大，將不出乎吾之度內矣。

楊子曰：崇天，普地，分群，偶物，使不失其統者，莫若乎辟。

夫有形者生於無形，

謂之生者則不無，無者則不生，故有無之不相生，理既然矣，則有何由生？忽爾而自生。忽爾而自生，而不知其所以生；不知所以生，生則

本同於無。本同於無，而非無也。此明有形之自形，無形以相形者也。

則天地安從生？

細天地無所從生，而自然生。

盧曰：天地，形之大者也。陰陽者，非神識也。有形若生於無形者，天地豈有神識心性乎？若其無者，從何而生耶？假設此問者將明，萬物者有生也。

范曰：天地者，空中之細物，有中之最巨者。故與萬物同囿於形。原其所始，必有先天地生者焉，《易》所謂太極是已。莊子曰：昭昭生於冥冥，有倫生於無形。

故曰：有太易，有太初，有太始，有太素。

此明物之自微至著，變化之相因襲也。

范曰：無體也。無數也，冥於氣。形質未相離之先，故曰太易。若太初，則已兆於氣矣，若太始，則已分於形矣；若太素，則已著於質矣。豈無始之可原耶？刀所以製其衣，方其用刀，未有衣也，是衣之初而已。故於氣之始，則以太初命之；有初然後有始。女受始而生之，台倡始而成之。生之者左也，成之者右也，故於形之始，則以太始命之；素未受采，無所與雜。即染而淨不與物爭，故於質之始，則以太素命之。是四者，自微至著，既已離於無矣。故以有言之也。

太易者，未見氣也；

易者，不窮滯之稱。凝寂於太虛之域，將何所見？即如《易口繫》之太極、老氏之渾成也。

范曰：有陽氣焉，有陰氣焉，有冲氣焉，是皆無動而生之也。太易之先，氣且未見，況形質乎。

太初者，氣之始也；

陰陽未判，即下句所謂渾淪也。

范曰：太初有無，無有無名，雜乎芒忽之間，變而有氣，故太初，為氣之始。

太始者，形之始也；

陰陽既判，則品物流形也。

范曰：《易》曰，乾知太始。夫有始也者，有未始。有始也者，謂之太始。財未始有始，故形之所形，莫不資始於此。

太素者，質之始也。

質者，性也。既為物矣，則方員剛柔，靜躁沈浮，各有性。

范曰：有氣有形，質幹斯具；色之所色，將自此而彰焉。

氣形質具而未相離，

此直論氣形質，不復說太易，太易為三者宗本，於後句別自明之也。

范曰：太極元氣，函三為一，故氣形質具而未相離，則命之曰渾淪。《老子》所謂混成者是已。貌象聲色，有萬不同，莫不含蓄於此。

故曰：渾淪。渾淪者，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。

雖渾然一氣，不相離散，而三才之道，實潛兆乎其中。淪，語之助也。

視之不見，聽之不聞，循之不得，故曰易也。易無形埒，

不知此下一字。《老子》曰：視之不見，名曰希。而此曰易，易亦希簡之別稱也。太易之義，如此而已，故能為萬化宗主，冥一而不變者也。

范曰：渾淪之中，三者不可致詰。色之所色者，彰矣。而色色者，未嘗顯，故視之不見；聲之所聲者，聞矣。而聲聲者未嘗發，故聽之不聞；形之所形者，實矣。而形形者未嘗有，故循之不得。若是者，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易。

易變而為一，

所謂易者，窈冥惚恍，不可變也。一氣恃之而化，故寄名變耳。

一變而為七，七變而為九。九變者，究也；

究者，窮也。一變而為七九，不以次數者，全舉陽數，領其都會也。

乃復變而為一。一者，形變之始也。

既涉於有形之域，理數相推，自一之九。九數既終，乃復反而為一。反而為一，歸於形變之始，此蓋明變化往復而無窮極。

范曰：大象無形，孰分高下，降而墮數，變自此生。故易變而為一，所謂道生一也。一之所起，有一未形，雖涉於數，去道未遠。然既已為一矣，且得

有變乎？既已謂之一矣，且得無變乎？故七也、九也，又自一而分變之，所以無窮者也。七，少陽之數；九，老陽之數。數終又窮，故九變者，究也。窮則變，變則通，故九·復而為一。一者，形變之始也。終始反復，如環無端，自此以往，巧曆不能計。

清輕者上為天，濁重者下為地；

天地何邪，直虛實清濁之自分判者耳。此一章全是《周易乾鑿度》也。

范曰：渾淪既判，三才肇分。天穹窿而周乎上，地磅礴而向乎下，人昏昏而處乎中。天，積氣耳，清輕而屬乎陽；地，積塊耳，濁重而屬乎陰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，故負陰抱陽，冲氣以為和。

冲和氣者為人；故天地含精，萬物化生。

推此言之，則陰陽氣遍交會而氣和，氣和而為人生，人生則有所倚而立也。

。

盧曰：一、三、五、七、九，陽之數也。極則反一，運行無窮。《易》曰：本乎天者，親上；本乎地者，親下。親下者，草木之類是也；親上者，含識之類是也。故動物有神，植物無識。無識者，為氣所變；有神者，為識所遷。故云太易、太初以至渾淪，言氣之漸也。其中精粹者，謂之為神；神氣精微者，為賢為聖；神氣維濁者，為凡為愚。乃至含生，差別則多品矣。

政和：陰陽者，氣之大；天地者，形之大。氣變而有形，則有陰陽，然後有天地。而道者，為之公；聖人者，道之管。此聖人所以因陰陽以統天地也。《易》有太極，是生兩儀。《莊子》所謂道在太極之先者是也。故太易者，未見氣也，雜乎芒忽之間，變而有氣，故太初者，氣之始也，氣變而有形；故太始者，形之始也，形辯而有質，故太素者，質之始也，氣形質具而未相離。則道之全體於是乎在。故曰：渾淪，老子所謂有物混成者是也。無·所用其明，故視之不見；無所施其聽，故聽之不聞；無所攻其力，故循之不得。此三者，不可致詰；故混而為一。然既已謂之一矣，且得無其言乎？此所以強名之曰易也。易無形埒者，無體也。易沉之陽，則一之所起，故變而為一；數起於一，故變而為七，則屈而未申也，七變而為九，則交而有變也；數窮於九，故復變而為一。一為形變之始，則天地、人皆得此以生。故曰清輕者，上為天；濁重者，下為地；冲和者，為人。精者，一也。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。故天地含精而萬物化生矣。

范曰：陰陽專精為天地，散精為萬物。天地者，萬物之上下也。物與天地本無先後，明大道之序，則有天地而復萬物生焉。故《易》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。

子列子曰：天地無全功，聖人無全能，萬物無全用。

全，猶備也。

范曰：道之大全，裂於上下，天地之所以設位也。成天地之能者，為聖人；盈天地之間者，為萬物。彼其覆載之功、輔相之能、散殊之用，未嘗不相待也，烏能備其大全？

故天職生覆，地職形載，聖職教化，物職所宜。

職者，主也。生各有性，性各有所宜者也。

范曰：有職者當聽上。故三才奠位、萬物散殊，皆有常職。若乃造形而上，觀天地，俯萬物，而不與聖人同憂，音之所不能該聽，無與焉。果且奚所受職耶？

然則天有所短，地有所長，聖有所否，物有所通。

夫體適於一方者，造餘塗則闕矣。王弼曰：形必有所分，聲必有所屬；若濫也，則不能涼；若宮也，則不能商。

范曰：三才具而萬物分，其用未嘗不相待也，故有所短者有所長，有所通者有所否。

何則？生覆者不能形載，形載者不能教化，教化者不能違所宜，順之則通也。宜定者不出所位。

皆有素分，不可逆也。

范曰：天穹然而剛健，無不覆燾，未必能形載也；地隕然而止靜，無不持載，未必能教化也。聖人位乎其中，仰觀俯察，與天地參，教自我設，化自我行，斯能贊天地之化育矣。然教化之用，亦豈能違物之所宜哉？物無常宜，宜在隨時。吾則順其自然，而無汨其陳焉，俾萬物之生，各得其宜而已。故教出於不言，化成於不宰，其不違物之所宜，是乃所以輔相天地之宜者耶。

故天地之道，非陰則陽；聖人之教，非仁則義；萬物之宜，非柔則剛。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。

方員靜躁，理不得兼，然尋形即事，則名分不可相干，在理之通，方員未必相乖。故二儀之德，聖人之道，燾育群生，澤周萬物，盡其清寧真粹而已。則殊塗融通，動靜澄一，蓋由聖人不逆萬物之性，萬物不犯聖人之化。凡滯於一方者，形分之所闕耳。道之所運，常冥通而無待。

盧曰：氣運者能覆載，神運者能教化，然則天地生萬物，聖人隨狀而用之。

政和：天位乎上，地位乎下，聖人位乎天地之中。凡以成變化而已。變化代興，萬物異宜。天地之與聖人，豈能違其所宜哉？蓋聖人之於天地，相辯則為三極，相通則為三才。生覆者不能形載，形載者不能教化，教化者不能所宜。所宜定者，不出所位。此言職之有分也。故以其所辯者言之，若夫聖人之道

，上際於天，下蟠於地，化育萬物，不可為象。則上下同流而無間，安有長短之相形、通否之相異者哉？

范曰：天有陰陽，地有陰陽，故天地之道，陰陽必貴其相交也；不化則不生，不義則不成。故聖人之教，仁義必貴其相濟也；動靜有常，剛柔斷矣。故萬物之宜，剛柔必貴其相雜也。然天地體道，故擅覆載之功，萬物待之以生，而未嘗留道；聖人體道，尸教化之任，故物待之以成，而未嘗容心。是皆隨物之宜，亦不出所位而已。鵬、鷲之小大，何足以相笑？夔、蚘之多寡，何足以相憐？不浴鵠而黔烏，不續鳧而斷鶴，因其常然付之自然爾。

故有生者，有生生者；有形者，有形形者；有聲者，有聲聲者；有色者，有色色者；有味者，有味味者。

形、聲、色、味，皆忽爾而生，不能自生者也。夫不能自生，則無為之本。無為之本，則無當於一象，無係於一味，故能為形氣之主，動必由之者也。

盧曰：有形之始謂之生，能生此生者，謂之形神。能形其形，能聲其聲，能色其色，能味其味者，皆神之功，以無制有。

生之所生者死矣，而生生者未嘗終；形之所形者實矣，而形形者未嘗有；聲之所聲者聞矣，而聲聲者未嘗發；色之所色者彰矣，而色色者未嘗顯；味之所味者嘗矣，而味味者未嘗呈。

夫盡於一形者，皆隨代謝而遷革，是故生者必終，而生生物者無變化也。皆無為之職也。

至無者，故能為萬變之宗主也。

盧曰：神所運用，有始必終。形、聲、色、味，皆非自辯者也。所以，潛運者乃神之功高焉。無為而無不為也。

政和：生形、聲、色、味，皆物之化，故隱斯顯往。斯返生生者，形形者，聲聲者，色色者，味味者，皆道之妙。孰原其所始，孰要其所終？道常無為而無不為，謂是故也。

范曰：疑獨者不生，不生者能生生，故形、聲、色、味皆有待而生也。然太虛之中，物成生理而形者自呈。太山、秋毫，彼奚自而形耶？惟大象無形，乃能形形；吹萬不同，而聲者自應。雷震、蚋飛，彼奚自而生耶？

惟大音希聲，乃能聲聲；留動而後生色，彼固不能自色也，賁而無色，蓋有為之色色者；物成而後有味，彼固不能自味也。淡乎無味，蓋有為之味味者；形形而我無形也，故如鑑之寂，妍醜畢現，而鑑實無形，豈與形者俱有？聲聲而我無聲也，故如谷之虛，美惡皆赴，而谷實無聲，豈與聲者俱發？色之所色者，彰矣，故探其本，要其末，推其色，逆其數，期其極，色雖不同，而色色者未嘗顯；味之所味者，嘗矣，故感於鹹，作於酸，化於苦，窮於甘，變於

辛，味雖不同，而味味者未嘗呈。然則生生之妙，豈固與生之所生者偕終耶？自非無為而無而為者，疇克尸此，故曰皆無為之職也。

能陰能陽，能柔能剛，能短能長，能圓能方，能生能死，能暑能涼，能浮能沉，能宮能商，能出能沒，能玄能黃，能甘能苦，能羶能香。無知也，無能也，而無不知也，而無不能也。

知盡則無知，能極則無能，故無所不知，無所不能。何晏《道論》曰：有之為有，恃無以生；事而無事，由無以成。夫道之而無語，名之而無名，視之而無形，聽之而無聲，則道之全焉。故能昭音響而出氣物，包形神而章光影；玄以之黑，素以之白，矩以之方，規以之圓。圓方得形而此無形，白黑得名而此無名也。

盧曰：《老子》曰：吾不知誰之子，象帝之先言此。神也，先天先地，神鬼神帝，無能知者，無能證者。若能體證茲道，則天地之內無不知無不能矣。

范曰：幽無形、深不測之謂陰；瑩天工、明萬物之謂陽。能陰能陽，則陰陽所不能測也。曲直以立本，致曲以趨時，是之謂柔；敦實以為體，斷制以為用，是之謂剛。能柔能剛，則柔剛所不能定也。長短之相形，尺寸是已，道則能短能長；圓方之相研，規矩是已，道則能方能圓；能生能死，則不涉於數；能暑能涼，則不囿於時；物之在水也，沉者不能以浮，浮者不能以沉，能沉能浮者，殆猶日光之在水歟。物之有聲也，鼓宮而宮動，叩商而商應，能宮能商者，殆猶天籟之自鳴歟。出於機者，俄入於機；出於冥者，俄入於冥。惟不轉於機冥者，乃所以能出能沒。玄於天為小，而妙之道；黃於地為中，而光之色。惟不域於天地者，乃所以能玄能黃。能甘能苦，則以淡乎其無味，故也；能羶能香，則以漠乎其無臭故也。是乃道之無為而無不為者，如此，故無知也。周萬物而無所遺，乃無不知無不能也，彫眾形而不為巧，乃無不能也。

政和：有所知，有所能，在道一偏，非全之盡之者也。而無知而無不知，無能而無不能，則無不該也，無不遍也，何所不能哉？陰陽，氣也；柔剛材也，短長，形也；圓方，器也；生死，數也；暑涼，時也；浮沉，勢也；宮商，聲也；出沒，迹也；玄黃，色也；甘苦，味也；羶香，臭也。變化所為，皆在是矣。

之人其備乎？六通、四闢、小大、精粗，其運無乎不在，烏往而不暇。

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一竟

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二

天瑞

子列子適衛，食於道，從者見百歲髑髏，撻蓬而指，撻，扳也。顧謂弟子百豐曰：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。

俱涉變化之塗，則予生而彼死，推之至極之域，則理既無生，亦又無死也。

盧曰：形則有生有死，神也無死無生，我如神在，彼如神去，髑髏與我生死不同，若悟其神，未嘗生死。

此過養乎？此過歡乎？

遭形則不能不養，遇生則不能不歡，此過誤之徒，非理之實當也。

盧曰：既受其形，則歡養失理，以至於死耳。

種有幾：

先問變化種數凡有幾條，然後明之於下。

若為鶉，事見墨子得水為，得水土之際，則為鼃蟻之衣。衣猶覆蓋生於陵屯，

陵屯，高潔處也。

則為陵烏。

此隨所生之處而變者也。

陵烏得鬱栖，則為烏足。

此合而相生者也。

烏足之根為蟻螭，其葉為胡蝶。

根，本也，葉，散也，言烏足為蟻螭之本，其末散化為胡蝶也。

胡蝶胥也，

胥，皆也，言物皆化也。

化而為蟲，生竈下，其狀若脫，其名曰掇。

此一形之內變異者也。

掇千日，千日而死化為烏，其名曰乾餘骨。乾餘骨之沫為斯彌。沫猶精華生起。斯彌為食醢頤輅。食醢頤輅生乎食醢黃輓，食醢黃輓生乎九猷。九猷生乎贅芮，贅芮生乎腐蠶。

此皆死而更生之一形者也。

羊肝化為地臯，馬血之為轉鄰也，人血之為野火也。

此皆一形之內自變化也。

鷓之為鷓，鷓之為布穀，布穀久復為鷓也，鷓之為蛤也，田鼠之為鶉也，朽瓜之為魚也，老韭之為莧也，老榆之為媛也，榆，牡羊也。魚卵之為蟲。

此皆無所因感自然而變者也。

亶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。

亶，音釋。《山海經》云：亶爰之山有獸，其狀如狸而有髮，其名曰類，自為牝牡相生也。

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鶡。

此相視而生者也。《莊子》曰：白鶡相視，眸子不運，而風化之也。

純雌其名大腰，純雄其名穉蜂。

大腰，龜鼈之類也。穉，小也。此無雌雄而自化。上言蟲獸之理既然，下明人道亦有如此者也。

思士不妻而感，思女不夫而孕。

《大荒經》曰：有思幽之國，思士不妻，思女不夫。精氣潛感，不假交接而生子也。此亦白鶡之類也。

后稷生乎巨跡，

傳記云：高辛氏之妃名姜原，見大人跡，好而履之，如有人理感己者，遂孕，因生后稷。

長而賢，乃為堯佐，即周祖也。

伊尹生乎空桑。

傳記曰：伊尹母居伊水之上，既孕，夢有神告之曰：白水出而東走，無顧。明日視白水出，告其鄰，東走十里，而顧其邑盡為水，身因化為空桑。有莘氏女子採桑，得嬰兒于空桑之中，故命之曰伊尹，而獻其君。令庖人養之，長而賢，為殷湯相。

厥昭生乎濕，此因蒸潤而生。醢雞生乎酒，此因酸氣而生。羊奚比乎不荀。此異類而相親比也。久竹生青寧，因於林藪而生。青寧生程，

自從至於程，皆生生之物，蛇鳥蟲獸之屬，言其變化無常，或以形而變，或死而更生，終始相因，無窮已也。

程生馬，馬生人，人久入於機。萬物皆出於機，皆入於機。

夫生死變化，胡可測哉？生於此者，或死於彼；死於彼者，或生於此。而形生之主，未嘗暫無。是以聖人知生不常存，死不永滅，而一氣之變，所適萬形。萬形萬化而不化者，存歸於不化，故謂之機。機者，群有之始，動之所宗，故出無入有，散有反無，靡不由之。

盧曰：種之類也，言種有類乎？亦互相生乎？設此問者，欲明神之所適，則為生，神之所去。則為死，形無常主，神無常形耳。神本無期，形則有凝，一受有形之質，猶機關繫束焉。生則為出，死則為入。

政和：《易》曰：原始反終，故知死生之說。蓋有生者必有死，而死於是者，未必不生於彼。通乎此，則唯予與彼知。而未嘗生，未嘗死也，方生方死，方死方生，則養形而悅生。今之所存，乃昔之所過者爾。故曰：此過養乎？此過歡乎？萬物以不同形相代，則死生之變不可勝計也。故曰：種有幾？如下文所云，乃耳目之所及者耳。若鼃為鶡者，蓋言萬物之化無川陸之間也。也

，蛙蟻之衣、陵烏也，一種也。或得水土而生於下，或得陵屯而生於上，蓋言萬物之化隨形氣之所遇也。陵烏得鬱栖，則為烏足。則假異物以為體；烏足之根為蟻螯，其葉為胡蝶。則散同體以為物。胡蝶，胥也。化而為蟲，生於竈下，其狀若脫，其名為掇。則震飛者有化而為蟬動者矣。掇千日，化而為鳥，其名曰乾餘骨。則穴處者則有化而為林棲者矣。或因形而移易，則斯彌而為頤輅。原黃軛之生乎腐罐罐，與天地皋、轉鄰、野火之類是也。或因性而反復，則鷓之為鷓，鷓之為布穀，布穀之復為鷓是也。鷺之為蛤，田鼠之為鷓，朽爪之為魚，老韭之為莧，老踰之為猿，魚卵之為蟲，則或以類而相因，或以不類而相與為類。亶爰之獸自孕而生日類，則無所感而化者。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鷓，則無所交而化者也。純雌其名大腰，純雄其名釋蜂，則其在物也，有一陰陽而自生化者矣。思士不妻而感，思女不夫而孕，則其在人也，有非陰陽而能潛通者矣。以至后稷生乎巨跡，伊尹生乎空桑，雖不可致詰，而不足怪也。厥昭生乎濕，則化於氣，醢雞生乎酒，則化於味；羊奚比乎不苟，則化於習；久竹生青寧，則以無情而生有情也。青寧生程，則以無知而生有知也。《尸子》以程為豹之類，程生馬，則以同類而相生也。馬生人，則以非類而相生也。然則昆蟲之出入，草木之生死，變化無常，未始有極，又烏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哉？惟萬物生有所乎萌，死有所乎歸，聖人於此，知其有機緘而不能自己耳。

范曰：道無終始，物有死生，陶於大化之治。適然而變，則氣聚形成，強名曰生；轉於造化之機，適然有遺，則氣散形壞，強名曰死。氣有聚散，特浮雲之去來耳；形有存亡，特一漚之起滅耳。死生之名，有對而立，方死方生，夢已俄覺；方生方死，覺已俄夢。孰知其所以然耶？惟原始反終者，知其未嘗死，未嘗生，敵來而無從，去而無往，殆將入於不死不生矣。百歲髑髏，特已腐之餘骨，果何知也？然《莊子》載其言有曰：吾安能棄南面王樂，復為人間之勞乎？則不悅生而惡死。可知世之昧者，攬一身而願，膠萬化而執。生化而死，戚然而惡，故此過養乎？以其畏於死也。死變而生，欣然而喜，故此過懼乎？以其悅於生也。死固奚足畏，生固奚足悅乎？是特萬化而未始有極者耳，又況萬物相禪，種名不同，故鷓也、也、蛙蟻之衣也、陵烏也、此一種也，或得水，或得水土之際，或得陵屯，而其生各不同也。烏足也、蟻螯也、胡蝶也、其與陵烏亦一種也，或以鬱栖，或以葉，或以根，而其變各不同也。掇攘也，乾餘骨也，斯彌也，食醢頤輅也，其與胥亦一種也，或以竈下，或以千日，或以其沫，而其生各不同也。食醢頤輅生乎食醢，黃軛食醢，黃軛生乎九猷，九猷生乎贅芮，贅芮生乎腐罐，則不知其種，自然而生者。羊肝化為地皋，馬血之為轉鄰，人血之為野火，鷓之為鷓，鷓之為布穀；鷺之為蛤，田鼠之為鷓，朽爪之為魚，老韭之為莧，老踰之為猿，魚卵之為蟲，則不知其種，自

然而變者。自孕而生者，有若豈爰之獸；相視而生者，有若河澤之鳥；大腰之類，純雌而無雄。釋蜂之類，純雄而無雌。以思士則不妻而感，以思女則不夫而孕，以至厥昭、醢雞則有所因而生，羊奚不苟則無所因而比。久竹也，青寧也，程也，是又馬與人有自之而生也。用是以觀，則物或以有情而相生，或無情而相生，或以有情而生無情，或以無情而生有情，或生於無所因，或生於無所感，萬形萬化，無有紀極。意者，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？利用以出，注然勃然，莫不出焉者，皆出於機也；利用以入，油然漻然，莫不入焉者，皆入於機也。有萬不同，出生入死，不知其所由，然彼其神機之張，氣機之運，固有為之斡旋宰制者。列子方論無為之職，繼之以此，良有以也。

《黃帝書》曰：形動不生形而生影，聲動不生聲而生響。

夫有形必有影，有聲必有響，此自然而並生，俱出而俱沒，豈有相資前後之差哉？郭象注《莊子》論，之詳矣。而世之談者，以形動而影隨，聲出而響應。聖人則之以為喻，明物動則失本，靖則歸根，不復曲通影響之義也。

無動不生無而生有。

有之為有，恃無以生；言生必由無，而無不生有。此運通之功必賴於無，故生動之稱，因事而立耳。

盧曰：形有所生，不能生無，影響是也。神而無形，動則生有，萬類是也。

范曰：影之為影，若有待於形也，而實無所待形，動而影自從耳，影非有求於形也。響之為響，若有待於聲也，而實無所待，聲動而響自應耳，響非有求於聲也。有生於無，其理若此。

形，必終者也。天地終乎？與我偕終。

料巨細，計修短，則與我殊矣；會歸於終，理固無差也。

盧曰：大小雖殊，同歸於盡耳。

范曰：系，物數之終，冬時，數之終。無物也，無時也、孰知其所終？天地者，形之大也，既已囿於形矣，雖欲不終得乎？

終進乎？不知也。

進當為盡。此書盡字例多作進也。聚則成形，散則為終，此世之所謂終始也。然則聚者以形實為始，以離散為終；散者以虛漠為始，以形實為終。故迭相與為終始，而理實無終無始者也。

盧曰：進當為盡，假設問者言天地有終盡乎？為復不知乎？其下自答也。

道終乎本無始，進乎不久。

久當為有。無始故不終，無有故不盡。

范曰：無物無時，孰為終始？除日無歲，孰為久暫？謂道為，可終邪？

特未可知也。彼其本無始《莊子》所謂未始有始是已。謂道為可進邪？特未可知也。彼其本不久，《莊子》所謂先天地生而不為久是已。

有生則復於不生，有形則復於無形。

生者反終，形者反虛，自然之數也。

盧曰：凡有始有終，皆本乎無始，歸於不有。今從太初、渾淪而言之，是有始也，安得不終乎？安得不盡乎？

不生者，

此不生者，先有其生，然後之於死滅。

非本不生者也；

本不生者，初自無生無滅。

無形者，

此無形者，亦先有其形，然後之於離散。

非本無形者也。

本無形者，初自無聚無散者也。夫生生物者不生，形形物者無形，故能生形萬物，於我體無變。今謂既生既形，而復反於無生無形者，此故存亡之往復爾，非始終之不變者也。

盧曰：所言神之不生者，非本不曾生也。萬物所以生，群品所以形，皆神之所運也。以其能生，生而即體，無生滅耳，是非都無形生，同夫太虛之氣。

范曰：生之所生者，死矣，則復於不生。形之所形者，實矣，則復於無形。不生者，非本不生，自有生而復於此耳。是豈生生而不生者耶？無形者，非本無形，自有形而復於此耳。是豈形形而無形者耶？

生者，理之必終者也。終者，不得不終，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。

生者不生而自生，故雖生而不知所以生。不知所以生，則生不可絕；不知所以死，則死不可禦也。

而欲恒其生，盡其終，惑於數也。盡，亡也。

盧曰：有生之物必有終極。亦如和氣萌達草木，不得生。而欲令長生者，迷於至數者也。

范曰：生有所乎萌，死有所乎歸，始終相反乎無端，而莫知其所窮，殆有數存焉。於其間而欲怕其盡者，直將執而勿失流轉於生死之域，而莫覺莫悟，豈不惑哉。

精神者，天之分；骨骸者，地之分。屬天清而散，屬地濁而聚。精神離形，各歸其真，

天分歸天，地分歸地，各反其本。

故謂之鬼。鬼，歸也，歸其真宅。真宅，太虛之域。

盧曰：神明離於形謂之死也。歸真宅，反乎太清也。以太清為真宅者，明此，形骸而為虛假耳。

范曰：精者，水也。神者，火也。水與火合而生土。故人之生也，因精集神而百骸、九竅、六藏該而存焉。精神者，天之分，以其運而無窮，故清而散。骨骸者，地之分，以其常而不變，故濁而聚。精神離散，各歸其真，此其所以謂之鬼也。切常申之，人之初生，精神魂魄具而後形成焉。魂，云也。從於神而無不之。魄，白也。營於物而有所止。聖人則以魂制魄，故神不至於殉形。眾人則以魂從魄，則不足於使形。神不至於殉形，則雖死也無以異於生。神不足以使形，則雖生也無以異於死。賢人之死為鬼，盡人道而死，雖曰其鬼不神，與夫淪於幽陰，化為異物者，固有間矣。列子之言，若非其至，姑自其歸真宅者言之，故曰鬼而已。《爾雅》曰：鬼之為言，歸也。

黃帝曰：精神入其門，骨骸反其根，我尚何存？

何生之無形？何形之無炁？何炁之無靈？然則心智形骸，陰陽之一體，偏積之一炁，及其離形歸根，則反其真宅，我無物焉。

盧曰：凡人以形為我，緣我則有情。情多者愛溺深，而情少者嗜欲薄。唯至人無我，了識其神。凡人不知，封執彌厚，令神歸乎真，形歸乎地，向時之我竟何在耶？

政和：靜則復性，動則去本，理之然也。形動而不生形而生影，聲動不生聲而生響，無動不生無而生有，則去本遠矣。無則生有，有必歸無，故曰形必終者也。天地與我並生，及其終也，與我皆終，孰知其極，則謂終者，進乎不知矣。有終有始，有久有暫者，唯其時物也。故有始以無始為至道，終乎本，無始則又至矣。有久者以不久為至道，進乎本，不久則又至矣。夫何故以有生則復於不生，有形則復於無形也？不生者，非卒不生，無形者，非本無形，蓋自有生有形者見之也。生者理之必終，終者不得不終，生者不得不生。而欲其生之長存，以終為界，辯又烏知環中之無窮者哉？此惑於數者也。生者，天地之委和。精神者，天之分，故清而散；骨骸者，地之分，故濁而聚。精神離散，各歸其真，尚何有於我哉？然此自眾人言之也。故曰精神入其門，骨骸反其根，我尚何存？若夫聖人，上與造物者遊，下與無終始者反，則形未嘗衰，而我獨存矣。

范曰：萬物有乎出而莫見其門，有乎生而莫見其根。精神入其門者，還其所自出也；骨骸反其根者，復其所自生也。若然則歸其真宅，我尚何存之有？聖人以精集神，以神御形，以形存神，精全而不虧？神用而不竭，形生而不敝。閉其門物無目而入，深其根物無得而搖。不壞之相，自古固存，是謂長生久視之道。古之人修身千二百歲，而形未嘗衰，蓋進乎此。

人自生至終，大化有四：

其間遷易，無時暫停，四者蓋舉大較而言者也。

盧曰：夫嬰兒者，是非未生乎心也，故德厚而志專矣。及欲慮充起，攻之者必多，衰老絜柔，更近於道，命之終極，乃休息焉。

嬰孩也，少壯也，老耄也，死亡也。

范曰：自物之無而觀之，則真常湛寂，亘古不去。故江河競注，實未嘗流。自物之有而觀之，則大化密移，交臂已失。故舟山雖藏，不能無逝。一將入陰陽之機，遊造化之塗，則形之所形者，實矣。無動不變，無時不移。借明於鑑，今吾非故吾；停燈於缸前，焰非後焰。操有時之具，託無窮之間，貌色智態，止日不異，自謂變化可逃，得乎哉？故自嬰孩而少壯，自老耄而死亡，大化日徂，間不可省。夫惟日夜無隙，為能通晝夜，而知古今不代，為能參萬歲。而一反復終始，揭天地以趨靜，是謂化化而不化於化者矣。

其在嬰孩，氣專志一，和之至也。物不傷焉，德莫加焉。

《老子》曰：含德之厚，比於赤子。

范曰：兒子，居不知所為，行不知所之，故其氣專則不雜，其志一則不二，沖和內固莫能傷，憂患不能入，邪氣不能襲，故其德全而形不虧。《老子》所謂含德之厚是也。

其在少壯，則血氣飄溢，欲慮充起；物所攻焉，德故衰焉。

處力競之地，物所不與也。

范曰：孔子所謂血氣方剛是也。

其在老耄，則欲慮柔焉；體將休焉，物莫先焉。

休息也。已無競心，則物不與爭。

雖未及嬰孩之全，方於少壯，間矣。

范曰：莊子所謂佚我以老是也。

其在死亡也，則之於息焉，反其極矣。

盧曰：近於性則體道，惑於情則喪真。故含德之厚，比於赤子；倦而不作，猶為次焉。方之馳競，大可知也。

政和：其在嬰孩，氣專志一，和之至也，《老子》所謂含德之厚也；其在少壯，血氣飄溢，欲慮充起，《莊子》所謂與接為構；及其老也，血氣既衰，故欲慮柔而體將休焉，至於歸其真宅，則之於息焉，而反其極矣。《莊子》大塊載我以形，勞我以生，佚我以老，息我以死。此之謂也。自嬰孩至於死亡，皆以是日徂，故謂之化。

范曰：子貢所謂君子息焉是也。四者之化形，生之所同也。眾人則形化而心亦然，聖人則外化而內不化。

孔子遊於太山，見榮啟期行乎郕之野，鹿裘帶索，鼓琴而歌。孔子問曰：先生所以樂，何也？對曰：吾樂甚多。天生萬物，唯人為貴，而吾得為人，是一樂也；

推此而言，明人之神氣，與眾生不殊，所適者異，故其形貌不一。是以榮啟期深測倚伏之緣，洞識幽顯之驗，故忻遇人形，兼得男貴，豈孟浪而言。

男女之別，男尊女卑，故以男為貴，吾既得為男矣，是二樂也；

人之將生，男女亦無定分，故復喜得男身。

人生有不見日月，不免褪裸者，吾既已行年九十矣，是三樂也。貧者，士之常也；死者，人之終也。處常得終，當何憂哉？孔子曰：善乎，能自寬者也。

不能都忘憂樂，善其能推理自寬慰者耳。

盧曰：夫大冶鑄金，依範成質，故神為其範，群形以成，男女修短，陰陽已定矣，何者？神運其功，形為功報耳。形既不能自了，神者未形，已知啟期，暮年方始為樂，是知道之晚，情滯於形，夫子但善其自寬，未許期深達至道。

林類年且百歲，

書傳無聞，蓋古之隱者也。

底春被裘，底當也。拾遺穗於故畦，

收刈後田中棄穀，拮之也。

並歌並進。孔子適衛，望之於野，顧謂弟子曰：彼叟可與言者，試往訊之。子貢請行，逆之壠端，面之而歎曰：先生曾不悔乎，而行歌拾穗？林類行不留，歌不輟。子貢叩之不己，乃仰而應曰：吾何悔邪？子貢曰：先生少不勤行，長不競時，老無妻子，死期將至，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？林類笑曰：吾之所以為樂，人皆有之，而反以為憂。

我所以為樂者，人人皆同，但未能觸事而夷，故無暫歡。

盧曰：仁者不憂，智者不懼，不受形也，生分已隨之。是以君子不戚戚於貧賤，不遑遑於富貴，人不達此，反以為憂。汝亦何怪於我也？

少不勤行，長不競時，故能壽若此；

不勤行，則遺名譽；不競時，則無利欲。二者不存於胸中，則百年之壽不祈而自獲也。

盧曰：非於非分之行，競於命外之時，求之不跋，傷生夭壽矣。吾所以樂天知命而得此壽。

老無妻子，死期將至，故能樂若此。

所謂樂天知命，故無憂也。

盧曰：妻子適足以勞生苦心，豈能延人壽命？居常待終，心無憂戚，是以能樂，若此也。

子貢曰：壽者人之情，死者人之惡。子以死為樂，何也？林類曰：死之與生，一往一反，故死於是者，安知不生於彼？故吾知其不相若矣。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？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？

尋此旨，則存亡往復無窮已也。

盧曰：知形有代謝，神無死生，一往一來，猶朝與暮耳。何故營營貪此而懼彼哉？

子貢聞之，不喻其意，還以告夫子。夫子曰：吾知其可與言，果然；然彼得之，而不盡者也。

卒然聞林類之言，盛以為己造極矣，而夫子方謂未盡。夫盡者，無所不盡，亦無所盡，然後盡理都全耳。今方對無於有，去彼取此，則不得不覺內外之異。然所不盡者，亦少許處耳。若夫萬變玄一，彼我兩忘，即理自夷，而實無所遺。夫冥內遊外，同於人群者，豈有盡與不盡者乎？

盧曰：死此生彼，必然之理也。林類所言安知者，是疑似之言耳。故云未盡。

政和：《易》曰：樂天知命，故不憂。處常得終，死生無變於己，所以自樂也。蓋修一身，任窮達，知去來之非，我亡變亂於心慮，則何憂之有？雖然，知樂知憂，非真樂也。孔子以無樂為真樂。榮啟期者，真能自寬。而林類蓋得之而不盡者爾。

范曰：生者死之徒，死者生之始。萬化而未始有極，惟原始反終者，故知死生之說，自不悅生不惡死言之，則營營求生者，可謂惑矣。然亦安

知其為惑乎？自生之勞死之息言之，則今之死者，固愈於昔之生矣。然亦安知其愈於昔之生乎？觀林類之言，若是，真可與言者。然以彼之所以為樂者觀之，尚不免對無於有，取此去彼，故夫子以為得之而未盡者也。

子貢倦於學，告仲尼曰：願有所息。

學者，所以求復其初，乃至於厭倦，則自然之理虧矣。

仲尼曰：生無所息。

勞知慮，役支體，此生者之事。《莊子》實：生為徭役。

子貢曰：然則賜息無所乎？仲尼曰：有焉耳。望其墳，暈如也，宰如也，墳如也，鬲如也，則知所息矣。

見其墳壤鬲異，則知息之有所。《莊子》曰：死為休息也。

子貢曰：大哉死乎。君子息焉，小人伏焉。

樂天知命，泰然以待終，君子之所以息；去離憂苦，昧然而死，小人之所

以伏也。

仲尼曰：賜，汝知之矣。人胥知生之樂，未知生之苦；知老之憊，未知老之佚；知死之惡，未知死之息也。

《莊子》曰：大塊載我以形，勞我以生，佚我以老，息我以死耳。

盧曰：夫生者，動用之質也，唯死乃能休息耳。亦猶太陽流光，群物皆動；君子徇名，小人徇利。未嘗休止也。

政和：學道而不至於死之說，則何以學為哉？子貢倦學而願息，是未知死之說也。故夫子告之以生無所息，望其壙，罌如其明，宰如其高，墳如其大，鬲如，而與世殊絕，此息之所也。然眾人之死曰物，而君子則雖死而不亡，故曰君子息焉，小人伏焉。生之苦，所謂勞我以生也；老之佚，所謂佚我以老也；死之息，所謂息我以死也。

范曰：《老子》曰：為學日益。又曰：絕學無憂。子貢倦於學而願息焉，由未進乎日益，又烏能損之又損，無為而無不為，而得夫謂所絕學者哉？孔子告之以生無所息，欲其日有孳孳，死而後已故也。《莊子》曰：大塊載我以形，勞我以生，佚我以老，息我死。體道者，無佚老息死之事，特為載形勞生者言之乎？故孔子以是對子貢。

晏子曰：善哉，古之有死也。

生死古今所同，而獨善古之死者，明古人不樂生而惡死也。

仁者息焉，不仁者伏焉。

修身慎行，恒懷兢懼，此仁者之所憂；貪欲縱肆，常無厭足，此不仁者之所苦；唯死而後休息寢伏之。

死也者，德之徼也。

德者，得也。徼者，歸也。言各得其所歸。

古者謂死人為歸人。言死人為歸人，則生人為行人矣。行而不知歸，失家者也。一人失家，一世非之；天下失家，莫知非焉。

此眾寡相傾者也，晏子儒墨為家，重形生者，不辯有此言，假託所稱耳。

盧曰：《老子》曰：歸根曰靜，靜曰復命，復命曰常，知常曰明。不知常，妄作凶神之有形，一期之報，迷本執有，勞神苦心，疲亦極矣。唯死也乃歸乎真，猶脫桎梏而捨負擔也。貪生惡死者，苟戀乎有，曾不知歸於本焉，而天下不以為非，迷者多矣。

有人去鄉土、離六親、廢家業，遊於四方而不歸者，何人哉？世必謂之為狂蕩之人矣。又有人鍾賢世、鍾賢世，宜言重形生，矜巧能，修名譽，誇張於世而不知己者，亦何人哉？世必以為智謀之士。此二者，胥失者也。

此二者雖行事小異，而並不免於溺喪也。

而世與一不與一，唯聖人知所與，知所去。

以生死為寤寐者與之，溺喪忘歸者去之。

盧曰：夫棄本逐末，勞神苦心，順情之與求名，逐欲之與徇利，二者俱失也。何厚何薄哉？而群所謂則舉世為是也，凡執所滯則舉世為非矣。唯有道者知去與焉，故《莊子》云：臧與穀，二人俱牧羊，俱亡羊，一則博塞問，一則讀書，善惡雖殊，亡羊一也。苟失道，則游方之與修學，夫何遠哉？

政和：死生亦伏矣，善吾生者，乃所以善吾死，故曰善哉。古之有死也，死而不亡曰壽，仁者壽，不仁之人則與物偕盡而已，故曰仁者息焉，不仁者伏焉，徼，有所歸宿之地。生，陽也。生者，德之光，而光則本乎陽。死，陰也。死者，德之徼，而徼則本乎陰。故以生為行，而死為歸，亦陰陽、動靜之義。狂蕩之人其失之也。外智謀之士其失之也。內去彼取此，世俗之蔽耳。唯聖人知所與，知所去。

范曰：人死曰鬼。鬼者，歸也。歸其真宅之謂。一旦攬有涯之生，託無遯之地，與物相刃相靡，其行盡如馳，而莫之能止，不亦悲乎？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，爾然疲役而不知所歸，可不哀耶？是乃迷而不知復者，人謂之不死奚益。今有人焉，去鄉國，離六親，廢家業，遊於四方而不知歸者，果何人哉？是特造化之流人，陰陽之逆旅，爾然疲役而不知歸者爾。又有人焉，鍾賢世，矜行能，修名譽，自務誇張於世而不知己者，亦何人哉？是直飾智以驚愚，修身以明污，獨賣名聲於天下者爾。二者不同，其於溺喪而不知歸一也。而世與一不與一，或自以為狂蕩之人，或自以為智謀之士。要之，知所與，知所去，唯聖人能之。

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二竟

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三

天瑞

或謂子列子曰：子奚貴虛？列子曰：虛者，無貴也。

凡貴名之所以生，必謂去彼而取此，是我而非物。今有無兩忘，萬異冥一，故謂之虛。虛既虛矣，貴賤之名將何所生。

范曰：谷以虛故應，鑑以虛故照，管籥以虛故受聲，耳以虛故能聽，目以虛故能視，鼻以虛故能。有實有中，則有礙於此，虛固足貴矣。然所貴在此，所賤在彼，貴賤之名，未能兩忘。而化於道，又奚貴虛？

子列子曰：非其名也，

事有實著，非假名而後得也。

莫如靜，莫如虛。靜也，虛也，得其居矣；取也，與也，失其所矣。

夫虛靜之理，非心慮之表，形骸之外，求而得之，即我之性。內安諸己

，則自然真全矣。故物所以全者，皆由虛靜，故得其所安；所以敗者，皆由動求，故失其所處。

盧曰：或問貴虛，答曰無貴，吾所以好虛者，非為名也。夫虛，室生白，吉祥止耳。唯靜唯虛，得其居矣。若貪求取與，神失其安，然後名利、是非紛競交湊，將何以堪之？故虛非我貴耳。

范曰：一而不變，靜之至也。無所於忤，虛之至也。守靜而篤，致虛而極者，豈在夫名聲之末哉？一性之中，咸有真宅，有尸則有矣，有則有所矣，靜固足以應群動，虛固足以受群實。靜也，虛也，不為物撓，真宅在我，居之安矣。若夫有所取，則有所求，有所與，則有所應。馳其形性，潛之萬物，望舊都而暢然，指先廬而流涕，欲反汝情而無由入，殆不啻若去國之流人也。雖欲不失其所，得乎哉？此天下失家至人之所悲也。《易》以井為居其所，艮為止其所。井者性之原，艮者性之止，惟此則為不失其所故也。

事之破！而後有舞仁義者，弗能復也。

當為之於未有，治之於未亂，乃至虧喪凋殘，方欲鼓仁義，以求反性命之極者，未之得也。！，音毀。

盧曰：吾所言虛，是修於未亂耳，若使真性破毀，心神汨昏，更弄仁義之辭教，易情之波蕩，故不能克復矣。

政和：有貴斯有賤，有名斯有實，虛則無是也。《老子》曰：致虛極，守靜篤虛，固足以受群實，靜固足以應群動。故曰莫如靜，莫如虛。以虛靜為得其居者，蓋言群動群實莫能闔之也。以取與為失其所者，蓋言去彼取此有所著也。大道廢，有仁義。因事之破！而後有舞仁義者，豈能復歸於道哉。

范曰：《莊子》曰：道德不廢，安取仁義？蓋失道而後德，失德而後仁，失仁而後義。仁以立人，義以立我，而去道也遠矣。事既破！，乃始蹙蹙為仁，踉蹌為義，蘄以慰天下之心，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，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。此古之至人所以槌提而絕棄之者，良有以也。

粥熊曰：運轉亡已，天地密移，疇覺之哉？

此則《莊子》舟壑之義。孔子曰：日夜無隙，丘以是徂。夫萬物與化為體，體隨化而遷。化不暫停，物豈守故？故向之形生，非今形生，俯仰之間，已涉萬變，烝散形朽，非一旦頓至，而昧者操必化之器，託不停之運，自謂變化可逃，不亦悲乎？

范曰：陰陽相照、相蓋、相治，四時相代、相生、相殺，芸芸萬類，日徂於一息。不留之間，俄成俄壞，代廢代興，迭盛迭衰，倏超倏滅。壑澤之藏，在今非故，交臂之間，已為陳迹。大化密移，而昧者不知也。非通乎晝夜之道，疇能覺之哉？

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，成於此者虧於彼。

所謂川竭谷虛，丘夷淵實也。

損盈成虧，隨世隨死。此世亦宜言生。往來相接，間不可省，疇覺之哉？成者方自謂成，而已虧矣；生者方自謂生，潛已死矣。

范曰：丘夷而淵實，則損於彼者未必不盈於此；栽成而木毀，則成於此者未有不虧於彼。損己而益，成己而壞，生死相循於無涯之變，往來相轉於不停之機，日夜無隙，間不容櫛，非大明終始者，疇覺所以然哉？

凡一氣不頓進，一形不頓虧，亦不覺其成，亦不覺其虧。

皆在冥中而潛化，固非耳目之所瞻察。

范曰：消者，俄且息氣，固不頓進也；盈者俄且虛形，固不頓虧也。其進也，日造所無而好所新；其虧也，日減所有而損所成。雖欲執之而留，皆自冥冥中去矣。《莊子》壑澤之喻，必日夜半有力者負之而去，蓋明乎此。

亦如人自世音生至老，貌色智能，亡日不異；皮膚爪髮，隨世隨落，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。

形色髮膚，有之羸者，新故相換，猶不可識，況妙於此者乎？

間不可覺，俟至後知。

盧曰：夫心識潛運，陰陽鼓作，故形體改換，天地密移，損益盈虛，誰能覺悟？所以貴夫道者，知本而不憂亡也。

政和：神也者，妙萬物而為言者也。妙不可識，則凡麗於形，拘於數，囿於天地之間者，二氣之運轉無已，萬物之往來不窮。求其主張推行是者而不可得，又烏足以知之哉？唯聖人通乎物之所造，覺此而冥焉。彼俟至後知，蓋亦後覺之莫覺者矣。

范曰：人生天地間，一受其成形，不亡以待盡，其形化，其心與之。然若驟若馳，莫覺莫悟，詎能不失赤子之心乎？古之體道者，以神御形，化化而不化於化，四肢百體，將為塵垢。死生亦大矣，而不得與之變。雖萬化而未始有極，何足以息心已？故含德之厚，復於嬰兒，上與造物者遊，下與外生死，齊終始者為友。

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，身亡所寄，廢寢食者。又有憂彼之所憂者，因往曉之，

彼之所憂者惑矣，而復以不惑憂彼之所惑，不憂彼之所憂，喻積惑彌深，何能相喻也哉。

曰：天，積氣耳。亡處亡氣。若屈伸呼吸，終日在天中行止，奈何憂崩墜乎？

夫天之蒼蒼，非鏗然之質；則所謂天者，豈但遠而無所極邪？自地而上

，則皆天矣。故俯仰喘息，未始離天也。

其人曰：天果積氣，日月星宿不當墜邪？曉之者曰：日月星宿，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，

氣亦何所不勝，雖天地之大，猶自安於太虛之域，況乃氣相舉者也。

只使墜，亦不能有所中傷。其人曰：奈地壞何？曉者曰：地，積塊耳，充塞四虛，亡處亡塊。若踏步蹠蹈，終日在地上行止，奈何憂其壞？其人舍然大喜。舍，宜作釋，此書釋字作舍曉之者亦舍然大喜。

此二人一以必敗為憂，一以必全為喜，此未知所以為憂喜也。而互相慰喻，使自解釋，固未免於大惑也。

廬曰：天為積氣，何處無氣也？地為積塊，何處無塊也？塊無所隱，氣無所崩，日月是氣中有光者，汝何憂於崩墜乎？

范曰：確然而上者，天其運乎。是直積氣耳，無為而清者耶。不然，將恐裂。隕然而下者，地其處乎。是直積塊耳，無為而寧者耶。不然，將恐發。崑崙磅礴，立礙於太虛之間，憂其壞者亦已惑矣，憂彼之所憂者其惑滋甚。以不惑是尚大不惑。

長廬子聞而笑之曰：虹蜺也，雲霧也，風雨也，四時也，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；山嶽也，河海也，金石也，火木也，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。知積氣也，知積塊也，奚謂不壞？

夫混然未判，則天地一氣，萬物一形。分而為天地，散而為萬物。此蓋離合之殊異，形氣之虛實。

夫天地，空中之一細物，有中之最巨者。難終難窮，此固然矣；難測難識，此固然矣。憂其壞者，誠為大遠；言其不壞者，亦為未是。天地不得不壞，則會歸於壞。遇其壞時，奚為不憂哉？

此知有始之必終，有形之必壞，而不識休戚與陰陽升降，器質與天地顯沒也。

廬曰：積氣積塊，以成天地，有積有成，安得無壞耶？但體大難終，不可則見。若遇其壞時，何得不憂？

范曰：經曰：焉知天地之喪，不有大於天地者乎？則即空中以觀，是為細物。又曰，天地者，形之大也。則即有中以觀，是為最巨，以其難終，故難窮，以其難測，故難識。憂其壞者，既為大遠；言其不壞者，亦為未是。然復謂天地不得不壞，遇其壞時奚為不憂？則長廬子之言由在可笑之域。

子列子聞而笑曰：言天地壞者亦謬，言天地不壞者亦謬，壞與不壞，吾所不能知也。雖然，彼一也，此一也。

彼一謂不壞者也，此一謂壞者也，若其不壞，則與人偕全；若其壞也，則

與人偕亡。何為欣戚於其間哉？

故生不知死，死不知生；來不知去，去不知來。壞與不壞，吾何容心哉？

生之不知死，猶死之不知生。故當其成也，莫知其毀，及其毀也，亦何知其成？此去來之見驗，成敗之明徵，而我皆即之，情無彼此，何處容其心乎？

盧曰：夫天地者，物之大者也。形體者，物之細者也。大者亦一物也，細者亦一物也，有物必壞，何用辯之哉？且人生不知死，死不知生，來去不自知，成壞不能了，近取諸己且未能知，亦何須用心於天地而憂辯於物外耶？

政和：自器言之，有成又有壞；自道言之，無成無壞。囿於器者，謂其有形有氣，不得不壞；通於道者，知其不陷不墜，莫得而壞。惟達者知通乎此。此列子所以無容心於其間也。

范曰：天地之在空中，譬猶一漚之在水也。水自為涯，漚亦成水，其壞亦水，成已俄壞，壞已俄成。杞人之憂其壞，是猶悲人之喪者也。有憂彼之所憂者，故能曉之，是猶悲人之悲者也。長廬子聞而笑之，是猶悲夫悲人之悲者也。進而上之，壞與不壞，無所容心，是為至極之論。然則生死之變，去來之機，皆不足以相知也。壞與不壞，曾何欣戚於其間哉？

舜問乎烝曰：道可得而有乎？

舜欲明群有皆同於無，故舉道以為發問之端也。

曰：汝身非汝有也，汝何得有夫道。

郭象曰：夫身者非汝所能有也，塊然而自有耳。有非所有，況於無哉？

盧曰：夫汝我者，自他形稱耳，非謂神明也。俗以己身為我，前人為汝，欲有其道，安可得乎？故曰汝身非汝有，安得有夫道。

舜曰：吾身非吾有，孰有之哉？據有此身，故重發問。曰：是天地之委形也。是一氣之偏後者也。生非汝有，是天地之委和也。積和故成生耳。性命非汝有，是天地之委順也。

積順故有存亡耳。郭象曰：若身是汝有，則美惡死生，當制之由汝。今氣聚而生，汝不能禁也；氣散而死，汝不能止也。明其委結而自成，非汝之有也。

孫子非汝有，是天地之委蛻也。

氣自委結而蟬蛻耳。若是汝有，則男女多少亦當由汝也。

故行不知所往，處不知所持，食不知所以。

皆在自爾中來，非知而為之也。

天地強陽，氣也。又胡可得而有邪？

天地即復委結中之最大者也。今行處食息，皆強陽之所運動，豈識其所以然？強陽，猶剛實也。而非剛實理之至，反之虛和之極，則無形無生，不死不

終，則性命何所委順？子孫何所委蛻？行處何所止泊？飲食何所因假者也？

盧曰：既不知神明之為道也，故假天地以言之。天主神用，地主形物。涉有者，委形也。體和者，生性也。應用者，委順也。情育者，委蛻也。汝今行止食息，但知強陽之所運，而不知神明之真宰也。亦可得有夫道者耶？或曰：虞、舜，聖人也，安得不知道乎？答曰：夫假賓主辯惑豈可玄默而已耶？然《莊子》曰：上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，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。是知有濟物之才，君居極之位者，未必能知道。處山林之下，有獨善之名者，未必能理人。是故黃帝即位三十年，然後夢華胥之國；放勳見乎四子，然後窅然汾水之陽。舜之未寤，亦何足怪之？

政和：虛則亡，實則有，凡得而有者，皆可執而取之。道妙無形，深不可識。既莫得而有，而人之一身，形體性命，方該而存，倏化而亡，亦安能有？形者，體也，故以身為天地之委形。和者，氣也，故以生為天地之委和。物之生也，順性命之理而已，故以性命為天地之委順。身也者，父母之遺體也，故以孫子為天地之委蛻。若然者，亦非我有也。故行不知所往，處不知所持，食不知所味。既有制之者矣。亦有使之者矣，直天地強陽，氣之所運動而已。又安能有夫道？雖然，道者，人之所共由也。故曰道將為汝居，是豈終不可得而有耶？蓋認而有之則莫能有，唯聖人有之以不有耳。

范曰：道本無物，汝身亦虛，虛而非有，道將孰寄？故觀天下之物，汝之所得擅者，莫若乎身；身之所存者，莫若乎生；其生之本者，莫若乎性命也；其身之所親者，莫若乎孫子也。汝皆不得而有之，故觀汝之身，知本無知，則行安知所往，處安知所持，食安知所味，是皆天地強陽，氣之所為耳。所謂道者，汝安得而有耶？

齊之國氏大富，宋之向氏大貧。自宋之齊，請其術。國氏告之曰：吾善為盜。始吾為盜也，一年而給，二年而足，三年大壤。自此以往，施及州閭。向氏大喜，喻其為盜之言，而不喻其為盜之道，遂踰垣鑿室，手目所及，亡不探也。未及時，以贓獲罪，沒其先居之財。向氏以國氏之謬己也，往而怨之。國氏曰：若為盜若何？向氏言其狀。國氏曰：嘻，若失為盜之道至此乎？今將告若矣。吾聞天有時，地有利。

謂春夏秋冬夏，方土出所有也。

吾盜天地之時利，雲雨之滂潤，山澤之產育，以生吾禾，殖吾稼，築吾垣，建吾舍。陸盜禽獸，水盜魚鼈，亡非盜也。夫禾稼、土木、禽獸、魚鼈，皆天之所生，豈吾之所有？

天尚不能自生，豈能生物？人尚不能自有，豈能有物？此乃明其自生自有者也。

然吾盜天而亡殃。

天亡其施，我公其心，何往而有怨哉。

夫金玉珍寶，穀帛財貨，人之所聚，豈天之所與？

天尚不能與，豈人所能聚？此亦明其自能自聚。

若盜之而獲罪，孰怨哉？

人有其財，我犯其私，所以致咎。

盧曰：夫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為芻狗。既無情於生育，豈有心於取與哉？小大相吞，智愚相役，因時以興利，力制以徇私，動用取與，皆為盜也。人財則不爾主守，以自供取之獲罪，此復怨誰也。

范曰：盜有羨志，取非其有。然有所謂公盜者，有所謂私盜者，禾稼、土木、禽獸、魚鼈，天之所生，國氏盜之而亡殃；金玉、珍寶、穀帛財貨，人之所聚，向氏盜之而獲罪。二者不同，非其有而取之則一也。

向氏大惑，以為國氏之重罔己也，遇東郭先生問焉。東郭先生曰：若一身庸非盜乎？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，載若形，況外物而非盜哉？

若其有盜耶，則我身即天地之一物，不得不私有之；若其無盜耶，則外內不得異也。

誠然，天地萬物不相離也，仞而有之，皆惑也。

夫天地，萬物之都稱；萬物，天地之別名。雖復各私其身，理不相離，仞而有之心之，惑也。因此而言，夫天地委形，非我有也，飾愛色貌，矜伐智能，己為惑矣。至於甚者，橫仞外物以為己有，乃標名氏以自異，倚親族以自固，整章服以耀物，藉名位以動眾，封殖財貨，樹立權黨，終身欣玩，莫由自悟。故《老子》曰：吾所以有大患者，為吾有身。《莊子》曰：百骸六藏，吾誰與為親？領斯旨也，則方寸與本虛齊空，形骸與萬物俱有也。

范曰：竊有小大皆迷者也。向氏喻其為盜之言，而不喻其為盜之道，故失之於殉貨；國氏喻其為盜之道，而不喻其所以為盜之道，故失之於累物。苟得乎道，則內之一身，不可橫私也。況於外物之紛紛乎？何則？且人之生也，百骸、九竅、六藏，該而存焉。吾誰與為親？認而有之，是為大惑。惟能不以利累形，不以形累心，則視萬物與我將擇焉而不可得，及吾無身吾有何患？

國氏之盜，公道也，故亡殃；若之盜，私心也，故得罪。

公者對私之名，無私則公名滅矣。今以犯天者為公，犯人者為私，於理未至。

盧曰：天地無私、取之無對，故無殃也。人心有私，取之有情，故為盜也。以有私之心取有私之物，私則有對，得罪何疑？故法者，禁人之私，無對無禁也。

有公私者，亦盜也；

直所犯之異耳，未為非盜。

亡公私者，亦盜也。

一身不得不有，財物不得不聚，復欲遣之，非能即而無心者也。

盧曰：聖人設法教化，不害人，不侵眾者，皆非盜也。不違法者，則為公道；違於法者，則為私道焉。雖不違於公而封於己者，亦為盜也，況違法封己乎。

公公私私，天地之德。

生即天地之一理，身即天地之一物。今所愛吝，復是愛吝天地之間生身耳，事無公私，理無愛吝者也。

知天地之德者，孰為盜耶？孰為不盜耶？

天地之德何耶？自然而已。何所歷其公私之名？公私之名既廢，盜與不盜，理無差也。

盧曰：知公知私而無私焉。與物同例而不怪者，是天地之德也。若知天地之德，取而無私心者，是不欺乎天。取之不殊於眾人，得之無私，不為盜。若然者，誰為盜耶？誰為不盜耶？唯了神悟道者知之矣。

政和：取非其有，無非盜也。或以公道而無殃，或以私心而得罪，時在夫不累於有與認而有之之間耳。然有公私者，未能無羨，故曰有公私者，亦盜也；而無公私者，亦未能勿忘，故曰亡公私者，亦盜也。公公私私，任其自然，而無容心焉。則兼懷萬物，是謂天地之德。知夫此者，泯然大同。雖參差不齊，而與天地為合。吾烏能知其辯哉？故天瑞之篇終焉。

范曰：自營為私，背私為公，公本無名，因私而得。天任理則大而公，故國氏盜天之所生則為公道，人任情則小而私，故向氏盜人之有則為私心。自道觀之，皆在一曲。有公私者，亦盜，無公私者亦盜，公公私私，天地之德。聖人兩不廢焉。覺此而冥，則盜與不盜，烏能知其辯？

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三竟

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四

和光散人高守元集

黃帝

稟生之質謂之性，得性之極謂之和，故應理處順，則所適常通，任情背道，則遇物斯滯。盧曰：此明忘形養神，從玄默以發真智。始其養也，則遺萬有而內澄心；發其智則化含生以外，接物。故其初也，則齋心服形不親政事；其末篇也，則贊孔墨以濟人焉。此其大旨。政和，古之明大道者，先明天而道德次之《列子》以天瑞首篇，而繼之以《黃帝》豈謂是歟。范曰：即無物之自虛

者，隨處皆通；執有物之為實者，觸途生礙。然則有而為之其易耶？必將泯是非利害之心，去智巧果敢之烈，猜慮不萌，俾物無得，而傷吾宗不出，俾人無得而先，崇自賢之行，持常勝之道，子以襲諸人間，則人道之患庶幾其息矣。華胥之國，姑射之山，夫豈遠哉？此一篇之旨也。

黃帝即位十有五年，喜天下戴己，隨世而喜耳。養正命，正當為性。娛耳目，供鼻口，焦然肌色奸黷，昏然五情爽惑。

役心智未足以養性命，祇足以焦形也。

盧曰：舉代之人，咸以聲色、飲食養其身，唯豐厚者，則為富貴矣。而聖人知此道足以傷生，故焦然不樂也。第一篇知神為生主，第二篇欲明道以養身，故先示眾人之所溺，然後漸次而進之。

又十有五年，憂天下之不治，隨世而憂耳。竭聰明，進智力，營百姓，焦然肌色奸黷，昏然五情爽惑。

用聰明未足以政治，祇足以亂神也。

盧曰：代謂之君子，理人之士也。皆勞心苦己，以身徇物，以求其名，以嚮其利耳。而不知役神以喪實，去道斯遠矣。

黃帝乃喟然讚曰：讚當作嘆。朕之過淫矣。淫當作深。養一己其患如此，治萬物其患如此。

惟任而不養，縱而不治，則性命自全，天下自安也。

盧曰：淫者，失於其道也。含生之物，咸知養己，自私以為生，不知所生而之死也；操仁義者，咸知徇名以取利，自私以為能，亦不知所以喪神傷生而知死也。徇己自私以為小人，濟物無私代以為君子。善之以惡約外則有殊，求名喪實約內則俱失。方明大道，故雙非之也。

范曰：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，道也。吉凶與民同患者，事也。體道則無憂，涉事則有患，聖人不得已而臨蒞天下，亦烏至而愒然耶？內而養一己，則養正命，娛耳目，供口鼻，其患既如此。外而治萬物，竭聰明，進智力，營百姓，其患又如此。是豈胥易技係勞形怵心，固若是其多憂耶？方以百姓心為心；則人之所畏不得不畏故爾。

於是放萬機，舍宮寢，去直侍；徹鐘懸，減厨膳，退而閒居大庭之綰，齋心服形，心無欲，則形自服。三月不親政事。

盧曰：放萬機者，非謂都無所行也。事至而應，如四時焉。故曰天何言哉？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。不勞焦思以邀虛名，不想能於千載欲垂芳於竹帛耳。但冥冥然應用，不得已而運之，不封崇其身名，不增加其嗜慾，不豐厚其滋味，不放肆於淫聲。齋肅其心，退伏其體。三月者，一時也。孔子曰：顏回三月不違仁是也。擇賢才而責成賞罰無私焉，是不親政事也。

晝寢而夢，

將明至理不可以情求，故寄之於夢。聖人無夢也。

遊於華胥氏之國。

政和：至人不以物累形，不以形累心，上與造物者遊，下與外生死、無終始者為友。憂喜無變於己，亦有何患？黃帝以此去萬有之累，而將復乎一。故齋心服形，夢遊華胥氏之國也。

范曰：聖人之治，一日二日萬幾，今曰放萬幾，則不勞心於土苴之末矣。舍宮寢，非累於居處之安也；去直侍，非樂於使令之眾也；徹鐘懸，則耳不綦聲；減厨膳，則口不綦味。退而間居大庭之館，齋心服形，三月不親政事，則又潔齋至矣。故華胥之國於此得而夢進焉。經曰：形接為事，神遇為夢。盡之所為，必形於夢，則魂交之寐未必虛也；夜之所夢，必合於晝，則形開之覺未必實也。惟通乎晝夜之道，而知者乃能。融夢覺於一致，等視世間得失、是非、貴賤生死，無非夢幻。故居化人之宮者，以夢而遊；執尹氏之役者，以夢而樂；獲鄭人之鹿者，以夢而訟。隨有所遇而安之者，知所幻而非真也。何獨於此而疑之？然古之真人，其寢無夢列子言此，將明至道之不可以情求，姑寄於夢而已。

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，台州之北。

不必便有此國也，明至理之必如此耳。《淮南》云：正西曰弇州，西北曰台州。

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，斯，離也。齊，中也。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，神遊而已。

舟車足力，形之所資者耳。神道恍惚，不行而至者也。

范曰：華則敷而離根，胥則出而相見。理有至妙，不必求之於窈冥昏默之中。雖離道之根，而與物相見，所謂歸根復命者，常自若也。正西曰弇州，正北曰台州，弇州之西，台州之北，則又歸根復命之地也。夫道降中庸，則有足者皆可至於丘。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，則去人為遠矣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，神遊而已。唯神也，不疾而速，不行而至，故出入六合，遊乎無有，烏往而不暇哉？

其國無師長，自然而已。其民無嗜慾，自然而已。自然者，不資於外也。不知樂生，不知惡死，故無夭殤；不知親己，不知疏物，故無愛憎；不知背逆，不知向順，故無利害；

理無生死，故無所樂惡；理無愛憎，故無所親疏，理無逆順，故無所利害也。

都無所愛惜，都無所畏忌。入水不溺，入火不熱，斫撻無傷痛，指植無瘡

癢。

至和者無物能傷，熱溺痛癢。實由矜懼，義例詳於下章。瘡癢，酸瘡也。義見《周官》。

乘空如履實，寢虛若處牀。雲霞不礙其視，雷霆不亂其聽，美惡不滑其心，山谷不躡其步，神行而已。

至順者，無物能逆也。

盧曰：寄言也，齋心服形，神與道合，則至其大國矣。夫神者，生之主也。既為生主，則役神以養生。養之失理，却成於損也。俗以益嗜慾者為養生，適為喪年之本矣。故君子養於性，小人養於情，養性者，無嗜慾，保自然，不樂生，不惡死，無向背憎愛，無畏忌自然。神行者，神合於道也。非是別有一國、別類之人耳。故曰：仁道不遠，行之則至。一言契者，交臂相得焉。

政和：在弇州之西，台州之北，去齊國幾千萬里，則其道幽遠而無窮。故惟神遊者，所能至也。無師長而自治，無嗜慾而自足，死生無變於己，親疏不累其身。不就利而利亦不至，不違害而害亦不來，都無所愛惜，都無所畏忌，而心有所忘，入水不溺，入火不熱，斫撻無傷痛，指撻無瘡癢。而形有所遺，乘空寢虛，不礙不躡，惡往而不暇，以是出入往來陰陽之所，不能測也，而況於人乎？故曰神行而已。

范曰：其國無師長，自然而已。則無出治之勞，而國者自治；其民無嗜慾，自然而已。則無貪求之念，而民者自樸。生不知死，死不知生也，故其出不訢，其入不距，孰為而有天惡？視人如我，視我如人也，故無所甚親，無所甚疏也。孰為而有愛憎？逆之而怒，順之而喜也，故不背所異，不向所同孰，為而有利害？；都無所愛憎，故其心無所知，都無所畏忌，故其形無惕。若然者，大浸稽天而不溺，大旱金石流，土山焦而不熱。雖有勇，刺之不入，雖有力，擊之弗中，觸實不礙，乘虛不墜。視不用目而見曉，聽不用耳而聞和。剗心無物，美惡不能汨也。潛行不窒，山谷不能躡也。利用出入，往來不窮，是其神之所為乎。

黃帝既寤，

亦寄之眠寤耳，聖人無眠覺也。

怡然自得，召天老、力牧、太山稽，三人，黃帝相也。告之曰：朕聞居三月，齋心服形，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，弗獲其術。

身不可養，物不可治，而精思求之未可得。

疲而睡，所夢若此。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，朕知之矣，朕得之矣，而不能以告若矣。

不可以情求，則不能以情告矣。

又二十有八年，天下大治，幾若華胥氏之國，

政和：勞形怵心，知而辯焉，故其術弗獲，齋心服形，覺而冥焉，故其道乃得。雖有情有信，而無為無形，故至道不可以情求，而知之得之者，亦莫能以告也。

而帝登假。假當為遐。百姓號之，二百年餘不輟。

盧曰：既寤於道也，自不因外物以得之。疲而睡者，冥於理，去嗜慾也。識神歸性，不可以情求也。不能以告若者，心澄忘言也。凡以數理天下者，但成其空名，數極則跡見，虛而不能實也。上以虛名責於下，下以虛名應於上，上下相蒙，積虛以為理，欲求純素，其可得乎？夫道者，神契理合，應物以真，非偏善於小能，不暴怒於小過。如春之布萬物皆生，俗易風移，自然而化，不知所以化，不覺所以成。故百姓思之，不知其極也。

范曰：有身則累物而喪我。入而內觀身，本無身也，必期於養之，則未離於身；見出而外觀物，本無物也，必期於治之，則未離於物。見物我靡認，其去道也遠矣。何者？至道之精，窈窈冥冥；至道之極，昏昏默默，求之以情，道終弗獲。其所以知之者，無知而已；其所以得之者，無得而已。知本無知，得本無得，又烏能以是告人耶？審造乎是，則游心於淡，合氣於漠，順物自然，無容私焉，而天下治矣。千歲厭世，去而上仙，彼且釋弓而登假，人則從是也。孰肯以物為事？嘗原莊周之書，言黃帝始以仁義撻人心，而繼以問道廣成，蓋以謂絕聖棄智而天下治。則黃帝其人，所謂撻人心者，是宜寓言耳。是篇之意正與此合。

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，見《山海經》山上有神人焉。

凝寂故稱神人。

吸風飲露，不食五穀；

既不食穀矣，豈復須吸風飲露哉？蓋吐納之貌，不異於物耳。

心如淵泉，形如處女；

盡柔虛之極者，其天姿自粹，非養而不衰也。

不偃不愛，

偃者亦愛也，芻狗萬物，恩無所偏。偃音隱偃。

仙聖為之臣；

仙者，壽考之跡聖者，治世之名。

不畏不怒，愿態為之使；

畏威也。若此豈有君臣役使之哉？尊卑長短，各當其分，因此而寄稱耳。

不施不惠，而物自足；不聚不斂，而已無愆。愆，蹇乏也。陰陽常調，日月常明，四時常若，若，順也。風雨常均，字育常時，年穀常豐，而土無札傷

，人無夭惡，物無疵癘，鬼無靈響焉。

天人合德，陰陽順序，昏明有度，災害不生，故道合二儀，契均四時。《老子》曰：以道蒞天下者，其鬼不神。

盧曰：此言神之合道也，故假以方外之中，託以神人之目，不因五穀以為養，吐納真氣以為全，心如澄水無波浪之能鼓形，如處女無思慮之所營。喜怒不入其襟，是非不干其用，無求無欲，同天地之不仁，不惠不施，正陰陽之生育萬物所不能撓，鬼神所不能靈證之真，其功若此也。

政和：神也者，妙萬物而為言者也。體神之妙而出乎形數之外，故能勝物而無累。吸風飲露，不食五穀，則不志於養；心如淵泉，形如處女，則靜一而不二；不佞不愛，仙聖為之臣；不畏不怒，愿慤為之使；則與道相輔而行。若然者，從容無為而陰陽和靜，群生不傷，故不施不惠，不聚不斂，陰陽調，四時若，字育時，年穀豐，人無夭惡，物無疵癘，鬼無靈響焉。此聖人所以曲成萬物而不遺者也。

范曰：神也者，妙萬物而為言者也。萬物在道之末。體神者，寓乎萬物之上，視萬物莫足以撓其心者，故能勝物而無累。然則列姑射之山，非神人，孰能居之？吸風飲露，不食五穀，則不志於養也；心如淵泉，則靜尊而不流；形如處女，則柔順而無忤；不佞不愛，則非作好以親也，而仙聖實為之制；不畏不怒，則非作惡，以疏也，而愿慤實為之役，於物無所與也；不施惠，而物咸自裕，於己無所取也；不聚斂，而已無不足。道足以役陰陽，則陰陽常調，而無謬戾之災。道足以旁日月，則日月常明，而無昏蝕之變。以道運數，則有以若四時。以道運氣，則有以均風雨，夫然故未嘗合六氣之靖。以育群生也，而字育常時，未嘗取天地之精。以佐五穀也，而年穀常豐，土無札傷。得以樂其生，人無夭惡，得以終其命。以物則遂性也，無疵癘之苦。以鬼則不神也，無靈響之出。是道也，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？

列子師老商氏，友伯高子，進二子之道，乘風而歸。

《莊子》云：列子御風而行，泠然善，旬五日而後反。蓋神人，禦寇稱之也。

盧曰：夫神之滯於有，則百骸俱礙；神之契乎真，則五根俱通也。有通則無遠不鑿，無礙則乘風而行。被羽服以往來，託鱗毛以騰躍者，故為常理也。非謂其尚奇也，而此寓言者也。

政和：經曰：善行無轍迹。御風而行，雖無轍迹之可見，然猶有所待也。惟神也，不行而至。

尹生聞之，從列子居，數月不省舍。因問請斬其術者，十反而十不告。尹生懟而請辭，列子又不命。尹生退。數月，意不已，又往從之。列子曰：汝何

去來之頻？尹生曰：曩章戴有請於子，章義，尹生之名。子不我告，固有憾於子。今復脫然，是以又來。列子曰：曩吾以汝為達，曩者，昔也。今汝之鄙至此乎？姬，將告汝姬，居也。所學於夫子者矣。

政和：三問而不答，十反而不告，道固不可言也。卒於告之者，亦告其所學於夫子者而已。

范曰：道無問，問無應。故古之人有三問而三不知，四問而四不答者。尹生之於列子，十反不告，豈不欲其因心會道而默識之故耶？彼且有憾，至於懟而請辭，何其鄙之若是也。故列子不得已而告之以所學之道，如不云所云。

盧曰：昔汝去也，吾將謂汝達吾道，今汝之息憾而來，知汝之鄙陋矣。

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。

夫子謂老商，若人謂伯高。

三年之後，心不敢念是非，口不敢言利害，始得夫子一眄而已。

實懷利害而不敢言，此匿怨藏情者也，故眄之而已。

盧曰：專一而不離恭敬，以至求顧吾之形，觀吾之行者也。

五年之後，心庚念是非，口庚言利害，庚，當作更。夫子始一解顏而笑。

是非利害，世間之常理，任心之所念，任口之所言，而無矜吝於胸懷，內外如一，不猶踰於匿而不顯哉？欣其一玫，聊寄笑焉。

盧曰：三年之後，專於定也，顧眄而已。五年之後，越於專，其晒明矣。

七年之後，從心之所念，庚無是非，從口之所言，庚無利害，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。

夫心者何？寂然而无意想也；口者何？默然而自吐納也。若順心之極，則无是非；任口之理，則无利害。道契師友，同位比肩，故其宜耳。

盧曰：審之而後言欲是非利害，无所誤也。

九年之後，橫心之所念，橫口之所言，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，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，亦不知夫子之為我師，若人之為我友，內外進矣。

心既无念，口既無違，故能恣其所念，縱其所言，體道窮宗，為世津梁。終日念而非我念，終日言而非我言，若以無念為念，無言為言，未造於極也。所謂無為而無不為者如斯，則彼此之異，於何而求？師資之義，將何所施？故曰內外盡矣。

盧曰：都無心，故是非利害不擇之而後言縱橫者也。縱心而言，皆合斯道。

范曰：是非之彰，道之所以虧矣；利害之生，情偽之所以感也。列子之學，三年之後，心不敢念是非，則心有所擇而念；口不言利害，則口有所擇而言。故始得夫子一眄而已，則道存於目擊之間也。五年之後，心庚念是非，則心

無所擇矣，由未能泯是非也；口庚言利害，則口無擇矣。由未能忘利害也。故夫子始一解顏而笑。則心冥於莫逆之際也。七年之後，縱心之所念，庚無是非，則是非泯矣，由未能至於無念；縱口之所言，庚無利害，則利害忘矣，由未能至於忘言。故夫子始引吾並席而坐，則意會於交臂之間也。橫心之所念，則出念不念，而念出於不念矣；橫口之所言，則出言不言，而言出於不言矣。孰是孰非，孰利孰害，彼我兩忘，而俱化於道，又烏知夫子之為我師，若人之為我友？數始於一參，中於五，屈於七，究於九。古之學道者，或九日而後能外生，或九傳而後得於疑始，或九年而大妙，蓋以入道之序，至是而終，進於無數故也。

而後眼如耳，耳如鼻，鼻如口，無不同也。

盧曰：眼、耳、口、鼻，不用其所能，各任之而無心，故云無不同耳。

心凝形釋，骨肉都融，不覺形之所倚，足之所履，隨風東西，猶木葉榦殼。竟不知風乘我邪，我乘風乎？

夫眼、耳、鼻、口，各有攸司。令神凝形廢，無待於外，則視聽不資眼目，鼻味不賴鼻口，故六藏七孔，四肢百節，塊然尸居，同為一物，則形奚所倚，足奚所履，我之乘風，風之乘我，孰能辯也。

盧曰：神凝者，不動也。形釋者，無礙也。骨肉都融者，忘形骸也。形骸忘於所之，神念離於所著，則與風氣同之上下也。

政和：三年而不惑，故始夫子一眄；五年而不蔽，故至於解顏而笑；七年而不累，故引之並席而坐；九年而是非利害簡之而不得，則物我兩忘，五官相徹，風之乘我，我之乘風，何容心焉？

令女居先生之門，曾未浹時，而懟憾者再三。汝之片體將氣所不受，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。

用其情，有其身，則肌骨不能相容，一體將無所寄，豈二儀之所能覆載？

履虛乘風，其可幾乎？尹生甚作，屏息良久，不敢復言。

盧曰：列子所以乘風者，為能忘其身也。《老子》曰：吾所以有大患者，為吾有身。及吾無身，吾有何患也？若其形骸之不忘，則一節之重則地所不能載，何暇乘風而凌虛哉？

政和：致道者忘心，況於懟憾者乎？片體氣所不受，一節地所不載，則汝身將非汝有也，何得有夫道？

范曰：六徹相因，則物物皆通；六鑿相攘，則物物皆礙。進於道者，眼如耳，耳如鼻，鼻如口，不知其所以觀聽，不知其所納嘗，眇然如一曾無所開心之疑也。有若死灰，形之釋也；有若槁木，骨肉都融，又將於大通矣。故在形應倚而倚不知形，在足應履而履不知足，隨風東西，由木葉榦殼。然則動而天

機行無轍迹、風之乘我，我之乘風，烏能知其辯？列子之道進此，可謂至矣。莊周以謂由有所待，豈非本其所由入而言之歟？

列子問關尹曰：至人潛行不空，

不空者，實有也。至人動止，不以實有為闕者也。郭象曰：其心虛，故能御群實也。

蹈火不熱，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。

向秀曰：天下樂推而不厭，非吾之自高，故不慄者也。

請問何以至於此？關尹曰：是純氣之守也，非智巧果敢之列。

至純至真，即我之性分，非求之於外。慎而不失，則物所不能害，豈智計勇敢而得冒涉難危哉？

盧曰：言至人潛行，積德非本，空虛者也。何如能蹈火不熱，登高不慄乎？以明純氣出乎性，守神以合道，則能至於此，故曰至人也。豈智巧果敢所能得耶？

姬，魚語汝。魚，當作吾。凡有貌像聲色者，皆物也。

上至聖人，下及昆蟲，皆形聲之物。以形聲相觀，則无殊絕者也。

物與物何以相遠也？

向秀曰：唯无心者獨遠耳。

夫奚足以至乎先？是色而已。

向秀曰：同是形色之物耳，未足以相先也。以相先者，唯自然也。

盧曰：凡有形者，皆物也，物皆是，色亦何後何先耶？而自貴賤物者，情感之甚也。會忘形守神習靜以生慧者，然後能通神明者。

則物之造乎不形，而止乎無所化。

有既無始，則所造者無形矣；形既無終，則所止者無化矣。造，音作。

夫得是而窮之者，焉得為正焉。

尋形聲欲窮其終始者，焉得至極之所乎？

盧曰：忘形守神，造乎不形也。寶真合道者，止乎無所化也。若得此道，而窮理盡性者，何得不為正乎？

彼將處乎不深之度，

即形色而不求其終始者，不失自然之正矣。深當作淫。

而藏乎無端之紀，

至理豈有隱藏哉？任而不執，故冥然無迹，端崖不見。

游乎萬物之所終始。

乘理而無心者，則常與萬物並游，豈得無終始之進者乎？

盧曰：至人者，言無失德也，故不淫其度矣。行無失達也，故藏乎無端矣

。常歸其本也，故游萬物之終始矣。

壹其性，養其氣，含其德，以通乎物之所造。

氣壹德純者，豈但自通而已哉？物之所至，皆使無闕，然後通濟群生焉。造，音操字。

盧曰：性不雜亂唯真，與天地合其德，而通於萬物之性命。

夫若是者，其天守全，其神無卻，物奚自入焉？

自然之分不虧，則形神全一，憂患奚由而入者也。

盧曰：寶道則性全，去情則無卻，無朕無迹也。外物何從而入焉？

范曰：冲氣之和，人所同受，交物忘反，或為之餒，唯純氣之守，專而無所於雜，和而無所於暴，致虛極矣，豈智巧果敢之列所能與耶？何則？貌像聲色，無物不同，則物與物固無以相遠。夫奚足以造乎？先以其鈞，是色而已。則物之造乎不形，而非形於形，止乎無所化，而不化於化，得是而窮之物安得而止焉？彼將處乎不淫之度，無有過也。藏乎無端之紀，無有窮也。遊乎萬物之所終始，則與造物之所造而不為，若然者，塗郤守神退藏於密，物無自入焉。茲所以潛行不窒，而實之所不能礙，蹈火不熱，而火之所不能焚，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，而高之所不能危也。

夫醉者之墜於車也，雖疾不死，骨節與人同，而犯害與人異，其神全也。乘亦弗知也，墜亦弗知也。

此借羸以明至理之必然也。

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，是故忤物而不撓。

向秀曰：遇而不恐也。

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，

向秀曰：醉故失其所知耳，非自然無心也。

而況得於天乎？

向秀曰：得全於天者，自然無心，委順至理者也。

聖人藏於天，故物莫之能傷也。

郭象曰：不窺性分之外，故曰藏也。

盧曰：夫醉人者，神非合於道也。但為酒所全者，憂懼不入於天府，死生不傷其形神，若得全於神者，故物不能傷也。

政和：至人神矣。純也者，謂其不虧其神也。純素之道，惟神是守。守而勿失，與神為一。故曰：至人潛行不窒，蹈火不熱，行乎萬物之上；而不慄。是純氣之守，非智巧果敢之列也。貌像聲色，有名有實，名實既有，麗於留動，一受其成，形不亡以待盡，則何以相遠？而獨造乎其先？道之為物，造乎不形，而不與物為偶，止乎無所化，則獨立而不為物所運。形色名聲果不足以索

彼之情，則得是而窮之者，焉得為正焉？至人於此，處乎不淫之度，則當而不過；藏乎無端之紀，則運而不窮；進乎萬物之所終始，則又與造物者遊也。一其性而不二，養其氣而不耗，含其德而不散，以通乎物之所謂造乎不形，止乎無所化者，其天守全，其神無郤物無自入焉。此所以潛行不窒，蹈火不熱，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也。醉者之乘車，以其全於酒，故能逆物而不撓。至人行乎萬物之上，以其藏於天，故能勝物而莫之能傷，是皆純氣之守，不虧其神故也。范曰：探形之始，天地與我並生；原數之先，萬物與我為一。奚物而謂之車？奚物而謂之人？奚物而謂之墜？奚物而謂之傷？一旦開天而人與接為構，則執物以為有，所見者誠車矣。認我以為實，所知者誠墜矣。知見立，而乘墜分，詎能無傷乎？彼醉者之全於酒，知以之泯，見以之冥，乘不知有車，墜不知有地，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。是故忤物而不懼，而暫寄其全於酒者，猶且然爾。況性之全，未始離者乎？天下一車爾，託而乘其上者，內開智見之營，營逐幻化之擾，擾一將傾覆於諸妄之地，匪直骨節之傷也。聖人藏於天，故莫之能傷，則向之所謂守全而無郤者是也。雖然，謂之天者，以其對人一性無性，況有天乎？謂其藏者，以其對開一天無天，況有藏乎？審造於是，固有言之所不能論者。

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，引之盈貫，盡弦窮鑄。措杯水其肘上，手停審固，杯水不傾。

發之，鏑矢復沓，

郭象曰：矢去也，箭鏑去復往沓。

方矢復寓。

郭象曰：箭方去，未至的，以復寄杯於肘，言敏捷之妙也。

當是時也，猶象人也。

盧曰：引滿，而置水於其肘上，發，一箭復沓，一箭猶如泥木象人也。志審神定，形不動，以致於此也。

伯昏無人曰：是射之射，

雖盡射之理，而不能不以矜物也。

非不射之射也。

忘其能否，雖不射而同乎射也。

當與汝登高山，履危石，臨百仞之淵，若能射乎？

內有所畏懼，則失其射矣。

盧曰：恃其能而安其形，審其當耳。非謂忘形遺物而以神運者也。

於是無人遂登高山，履危石，臨百仞之淵，背逡巡，足二分垂在外，揖禦寇而進之。禦寇伏地，汗流至踵。

盧曰：登高履危而懼，若此者，憂其身，惜其生也。曾不知有其形者，適足以傷其生；忘其形者，適所以成其生。禦寇但善於射者，非合於道者。若忘形全神，無累於天下者，乃不射之射也。

伯昏無人曰：夫至人者，上闕青天，下潛黃泉，揮斥八極，神氣不變。

郭象曰：揮斥，猶縱放也。夫德充於內，則神滿於外，無遠近幽深，所在皆明，故審安危之機而泊然自得也。

今汝泯然有徇目之志，爾於中也殆矣夫。

郭象曰：不能明至分，故有懼而所喪者多矣，豈唯射乎？

盧曰：夫至道之人，自得於天地之間，神氣獨主，憂樂不能入也。今汝尚恐懼之若此，豈近乎道者耶？汝於是終始初習耳，未能得其妙也。

政和：引之盈貫，言其力；措杯水其肘上，言其審，發之，鏑矢復沓，方矢發復寓，言其徒猶象人也，則又言其用志之專。然是技未至通乎道者也，故曰是射之射，非不射之射也。至人者，上闕青天，豈特登山之高也？下潛黃泉，豈特臨淵之深也？揮斥八極，神氣不變，豈特背逡巡，足二分垂在外也？列子於此伏地汗流，而不能射，是於守純而不虧，其神猶有未至也。故曰爾於中也殆矣夫。

范曰：引之盈貫，則持滿之至也；措杯水其肘上，則平直之至也；發之，鏑矢復沓，則前矢方發而復沓也；方矢復寓，則後矢復寓而在弦也；當是時，猶象人也，則其用志不分，由所謂望之似木雞者也；射之射如此而已。若夫不射之射，非特止是登高山，履危石，臨百仞之淵，其危亦已至矣，乃能不動其心，而發無不中，斯其所以為不射之射歟。推是以往，則夫至人者，上窺青天，則有以窮其高；下潛黃泉，則有以極其深。揮斥八極，神氣不變，是則至大至剛，塞乎天地之間，有如此者，又孰怵然而有恂目之志耶？

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四竟

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五

黃帝

范氏有子曰子華，善養私名，遊俠之徒也。舉國服之；有寵於晉君，不仕而居三卿之右。目所偏視，晉國爵之；口所偏肥，音鄙晉國黜之。肥，薄也。游其庭者侔於朝。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，彊弱相凌，雖傷破於前，不用介意。終日夜以此為戲樂，國殆成俗。

盧曰：偏視者，顧眄之深也。偏肥者，毀謗之厚也。士因其談以為榮辱，故遊其門者比於晉朝，而子華使令門客恣其言辯，無所迴避，人相毀辱，殆成風俗。

禾生、子伯，范氏之上客，出行，經垆外，垆，郊野之外也。宿於田更商

丘開之舍，更，當作與。。中夜，禾生、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，能使存者亡，亡者存，富者貧，貧者富。

盧曰：存者亡，毀之也。亡者存，譽之也。富者貧，奪之也。貧者富，施之也。而商丘開下里不達，將謂聖力所成之也。

商丘開先窘於飢寒，潛於牖北聽之。因假糧荷畚之子華之門。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，縞衣乘軒，緩步闊視。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，面目黎黑，衣冠不檢，莫不眦之。眦，音奴隔。既而狎侮欺詒，攬才必挨捋，攬音晃，才必音扶閉。挨音烏待，捋音排感切。亡所不為。商丘開常無愠容，而諸客之技單，憊於戲笑。

盧曰：撫弄，輕忽之極者也。狎侮者，輕近之也。欺詒者，狂妄之也。攬者，觸撥之也。才必者，拗捋之也。挨者，恥辱之也。捋者，違拒之也。

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，於眾中漫言曰：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。眾皆競應。

盧曰：以愚侮之眾，故偽爭應命耳。

商丘開以為信然，遂先投下，形若飛鳥，揚於地，骨無！。范氏之黨以為偶然，未詎怪也。因復指河曲之淫隅曰：彼中有寶珠，泳可得也。商丘開復從而泳之，水底潛行曰泳。既出，果得珠焉。眾昉同疑。昉，始也。子華防令豫肉食衣帛之次。俄而范氏之藏大火，子華曰：若能入火取錦者，從所得多少賞若。商丘開往無難色，入火往還，埃不漫，身不焦。范氏之黨以為有道，乃共謝之曰：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，誕，欺也。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。子其愚我也，子其聾我也，子其盲我也，敢問其道。

盧曰：從臺而下若飛焉，入水取珠若陸焉，入火往來無所傷焉，子華門人咸以為神而有道。此見欺怒而不愠者，必以我等聾盲之輩，敢問其道？

商丘開曰：吾亡道，雖吾之心，亦不知所以，雖然，有一於此，試與子言之，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，聞譽范氏之勢，能使存者亡，亡者存，富者貧，貧者富。吾誠之無二心，故不遠而來。及來，以子黨之言皆實也，唯恐誠之不至，行之之不及，不知形體之所措，利害之所存也。心一而已，物亡迕者，如斯而已。今昉知子黨之誕我，我內藏猜慮，外矜觀聽，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，怛然內熱，惕然震悸矣。水火豈復可近哉？

盧曰：《老子》曰：大智若愚者，似之而非也。但一志無他慮，能頓忘其形骸者，則死生憂懼不能入，況泯然與道合，寶神以會真，智周於宇宙，功備群有者，復何得一二論之耶？及是非生於心，則水火不可近之也。

自此之後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，弗敢辱也，必下車而揖之，宰我聞之，以告仲尼。仲尼曰：汝弗知乎？夫至信之人，可以感物也。動天地，感鬼神，橫六合，而無逆者，豈但履危險，入水火而已哉。商丘開信偽物猶不逆，況

彼我皆誠哉。小子識之。

盧曰：乞兄馬醫，皆下人也，愚之亦敢輕。夫子言其至信之感，理盡矣。

政和：誠信生神而神全者，聖人之道，抱神以遊。世俗之間，茫乎淳備，功利機巧必忘。夫人之心，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，是故忤物而不懼，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。彼以偽投之，此以誠應之，烏往而不可。故商丘開乘高臺自投其下，骨無！，泳河曲之隅而果得珠以出，入火往還而埃不漫身。不焦者，誠故也。蓋至誠之道，入而與神俱，不知形體之所措，利害之所存，故能勝物而不傷焉。是以醉者墜車而無犯害，黃帝遺玄珠而象罔得之。而蹈火不熱者，關尹固以為純氣之守也。若夫機心存於胸中，則純白不備。純白不備，則神生不定，而道之所不載，故商丘開知其誕妄。追幸昔日之不焦溺，則惕然震悸，水火不可復近者，以機心生而有疑故也。夫誠而信偽物，與不誠而猜慮，其相去也如此。若迺至信之人，則又進乎此矣。可以動天地，感鬼神，橫六合，而無逆，豈但履危險，入水火而已哉。

范曰：挾名勢以矜人者，無往而能服。體誠信以接物者，無入而不自得。商丘開可謂能體誠信矣，故聞范氏之譽則信以為實，受眾人之侮則不以為慍，墜高臺之上而無石為，泳河曲之珠而不溺，取火中之錦而弗焦。原其所以然，則誠存乎心，與物無迕而已。夫以我之誠信、彼之偽物由不能害，又況至信之人乎？動天地，感鬼神，橫六合，而無逆，無足怪者。

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鴛者，能養野禽獸，委食於園庭之內，雖虎狼鷓鴣之類，無不柔馴者，雄雌在前，孳尾成群，異類雜居，不相搏噬也。王慮其術終於其身，令毛丘園傳之。梁鴛曰：鴛，賤役也，何術以告爾？懼主之謂隱於爾也，且一言我養虎之法。凡順之則喜，逆之則怒，此有血氣者之性也。然喜怒豈妄發哉，皆逆之所犯也。夫食虎者，不敢以生物與之，為其殺之之怒也；恐因殺以致怒。不敢以全物與之，為其碎之之怒也。恐因其用力致怒。時其饑飽，達其怒心。

向秀曰：違其心之所以怒而順之也。

虎之與人異類，而媚養己者，順也。

殊性而愛媚我，順之故也。

故其殺之，逆也。

所以害物，而逆其心故也。

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？亦不順之使喜也。夫喜之復也必怒，怒之復也常喜，皆不中也。

不處中和，勢極則反，必然之數。

今吾心無逆順者也，則鳥獸之視吾，猶其儕也。故游吾園者，不思高林曠

澤；寢吾庭者，不願深山幽谷，理使然也。

聖人所以陶運群生，使各得其性，亦猶役人之能將養禽獸，使不相殘害也。

盧曰：夫形質各有殊，神氣則不異也。故《莊子》云：視其異也，則肝瞻楚越。視其同也，則萬物一體矣。至人以神會之也。入鳥不亂行，入獸不亂群者，逆順同志而不迕。故猛獸可養，海鷗可狎也。夫禽獸之入深山幽谷者，欲全其身遠人害也。苟無其虞，則園庭之與山林，夫何異哉？

政和：天下之至柔馳聘天下之至堅，此聖人所以為大勝之道也。虎狼，獸之猛者，鷓鴣，禽之攫者。異類雜居，不相搏噬，而自得於園庭之內，則所以調而馴之者，有其道故也。性命之情，順之則安。喜怒或過，陰陽並毗。逆之使怒，豈順其性命之情？故養虎者，時其饑飽，達其怒心。凡以順其性命之情而已。吾豈敢逆之使怒，謂不違其性也；亦不順之使喜，謂不淫其性也；夫喜之復也必怒，怒之復也常喜，皆道之過也；今吾心無逆順，則既不違其性使之怒，又不淫其性使之喜，彼之安處而自適也，宜矣。聖人之養生，不使好惡內傷其身，達之至於育萬物，和天下，豈有他哉？以此而已。

范曰：有血氣者，不能無喜怒。故禽獸異類，而喜怒之情常因於人之逆順。善養虎者，不敢逆之使怒，亦不順之使喜，故禽獸異類，視之猶儕也。然則襲諸人間，人道之息，固有甚於養虎者，惟聖人處物不傷物，故物亦莫之能傷。《莊子》寓言，於《人間世》亦有養虎之說，蓋明乎此。

顏回問乎仲尼曰：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，津人操舟若神。吾問焉，曰：操舟可學邪？曰：可。能游者可教也，善游者數能。

向秀曰：其數自能也，言其道數必能不懼舟也。

乃若夫沒人，則未嘗見舟而謾操之也。謾，所六切。

護，起也。向秀曰：能驚沒之人也。驚，音木。

吾問焉，而不告。敢問何謂也？

盧曰：善操舟者，能學之也。善游浮者，串習之也。至乎沒人，未嘗見舟而得者，斯乃神會，彼不能違。

政和：操舟若神者，道濟天下，不可窺測故也。能游者可教，謂其不溺於物。善游者數能，謂其久於其道。乃若夫沒人，則未嘗見舟而謾操之，則妙而不可知矣。問焉而不告，則道至於此不可以告人故也。

仲尼曰：；，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，而未達其實，而固且道與。；，音衣。

見操舟之可學，則是玩其文；未悟沒者之自能，則是未至其實；今且為汝說之也。

能游者可教也，輕水也；善游者之數能也，忘水也。

忘水者，則無矜畏之心也。

乃若夫沒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謾操之也，彼視淵若陵，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。覆却萬物方陳乎前，而不得入其舍。

神明所居者，故謂之舍也。

惡往而不暇？所遇皆間暇也。以瓦搯者巧，以鉤搯者憚，以黃金搯者昏。

互有所投曰搯。郭象曰：所要愈重，則其心愈矜也。

盧曰：見操舟可學者，玩其文也。若會其真者，彼則視水如陵，覆溺不入其靈府矣。何往而不閑暇哉？以瓦投物者，但見其巧，中而不憚於失瓦也。若以鉤投物，則不專於巧，中更恐失鉤之拙也。若以黃金為投者，不敢祈中，惟懼失金之損矣。是知向時之妙，忘於外物，今時之懼，惜於外物也。代人知矜外之兩失，而貪物以喪其生。

巧一也，而有所矜，則重外也。凡重外者拱內。

唯忘內外，遺輕重，則無巧拙矣。

政和： ；與噫同。蓋醫者，意也。謂之 ；，則或有救其失之義。能游者可教也，輕水也，則入水之溺，不累其形。善游者數能，忘水也，則蹈水之道無變於己。若夫沒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謾操之也，則物我如一，不疑其所行矣。死生驚懼不入乎胸中，而況利害之端乎？此所以視淵若陵，視舟之覆猶其車却覆却，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，無往而不暇也。彼內資於道不深則外變於物亦易矣。故以瓦搯者巧，以鉤搯者憚，以黃金搯者昏也。先儒謂互有所投曰搯，蓋探籌投鉤之謂也。惟所要愈重，則用心愈矜。故以瓦則巧，以鉤則憚，以金則昏。憚則恐失而已，至於昏則若亡矣。故曰重外者拱內，拱內者心有所系，而不能休休焉之類也。

范曰：古之乘道德以浮游者，虛己而無累，剝心而無物。塗却守神，物無自入焉，烏往而不暇耶？一有所矜，詎能無內拙之患？

孔子觀於呂梁。懸水三十仞，流沫三十里，鼃鼃魚鼃之所不能游也。見一丈夫游之，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也，使弟子並流而承之。數百步而出，被髮行歌，而游於塘下。孔子從而問之曰：呂梁懸水三十仞，流沫三十里，鼃鼃魚鼃所不能游，向吾見子蹈之，以為有苦而欲死者，使弟子並流將承子。子出而被髮行歌，吾以子為鬼也；察子，則人也。請問蹈水有道乎？曰：亡。吾無道。吾始乎故，長乎性，成乎命，與齋俱入，與汨偕出齋汨者，水迴入涌出之貌。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，此吾所以道之也。孔子曰：何謂始乎故，長乎性，成乎命也？曰：吾生於陵而安於陵，故也；

故猶素也，任其真素，則所遇而安也。

長於水而安於水，性也；

順性之理，則物莫之逆也。

不知吾所以然而然，命也。

自然之理不可以智知，知其不可知，謂之命也。

盧曰：夫生於陵而安於使，生於水而安於水，習則為常，故曰始乎故也，長乎性也。習其故，安其性，忽然神會以成其命，得之不自知也。故《易》曰：窮理盡性，以至於命。命者，契乎神道也。

政和：鼃鼃魚鼃之所不能游也而游之，則忘涉難之險者也。以子為鬼，察子，則人也，則亦疑於神矣。然求其為道，則從水之道不為私焉而已。與齋俱入者沈，以窮乎下，與汨俱出者浮，以擦乎上，任其自然而已。此所謂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者也。生於陵而安於陵，不失其所因而已。長於水而安於水，不逆其所性而已。自然者，不累於外，不變於己，其所以然莫知為之者，故曰不知所以然而然，命也。

范曰：有所因而使然，故也。無所因而自然，性也。不知所以然而然，命也。呂梁大夫與齋俱入，與汨偕出，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，乃能蹈乎鼃鼃魚鼃之所不能游者。豈有所偏能而然耶？然則體道之人，固無往而不適矣。

仲尼適楚，出於林中，見痾僂者承蜩，猶掇之也。仲尼曰：子巧乎。有道耶？曰：我有道也。五六月，纒垸二而不墜，則失道錙銖；

向秀曰：景二九而不墜，是用手之停審也，故承蜩所失者，不過錙銖之間耳。

纒三而不墜，則失者十一；景五而不墜，猶掇之也。

用手轉審，則無所失者也，

吾處也，若櫟株駒，

崔譔曰：櫟株駒，斷樹也。

吾執臂若槁木之枝。天地之大，萬物之多，而唯蜩翼之知。吾不反不側，不以萬物易蜩之翼，何為而不得？

郭象曰：遺彼故得此也。

盧曰：言初學累丸也，未嘗得之。習經半載，而能累二不墜矣。習之不已，乃至累五而不墜者，何耶？我身如櫟株，臂如桔木，心一志定，都無異思，雖萬物之多，而知在蜩翼，何為而有不得耶？

孔子顧謂弟子曰：用志不分，乃凝於神。

分猶散，意專則與神相似者也。

其痾僂丈人之謂乎。

盧曰：專心不維，乃凝於神會也。夫子以其未忘於蜩翼，故凝於神，非謂

神會者也。

丈人曰：汝逢衣徒也，亦何知問是乎？修汝所以，而後載言其上。

修，治也。言治汝所用仁義之術，反於自然之道，然後可載此言於其身上也。

盧曰：言夫子之徒皆縫掖之士，用仁義以教化於天下，使天下紛然尚名利，役智慮，而蕩失其真，勞其神明者，何知問此道耶？汝垂文字於後代者，復欲以言智之辯將吾此道載之於文字然。

政和：志者，致一之謂精。精於道者，無自而不可。其處身若櫛株駒，其執臂若槁木之技，則寂然不動而忘吾有形，雖天地之大，萬物之多，而唯蝸翼之知。不反不側，不以萬物易蝸之翼，則誠心不貳而外滑舉消，其專彌久，其失彌少。故其始也，失者錙銖；及其久也，失者十一；又其久也，猶掇之也。此無他，志致一而已。志致一之謂精，惟天下之至精為能通，天下之至神。故曰用志不分，乃凝於神。

范曰：承蝸，末技也。用志不分，乃造於凝神之妙。然則向之所謂純氣之守者，其用志不分，從可知矣。

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，每旦之海上，從漚鳥游，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。

心和而形順者，物所不惡。住當作數。

其父曰：吾聞漚鳥皆從汝游，汝取來吾玩之。明日之海上，漚鳥舞而不下也。

心動於內，形變於外，禽鳥猶覺，人理豈可詐哉？

故曰至言去言，至為無為，齊智之所知，則淺矣。

言為都忘，然後物無疑心。限於智之所知，則失之遠矣。或有疑丈人假偽形以獲蟬，海童任和心而鷗游，二情相背，而童不忤物。夫立言之本，各有伙趣，似若乖互會歸不異者，蓋丈人明夫心慮專一，猶能外不駭物，況自然冥至，形同於木石者乎？至於海童，誠心充於內，坦蕩形外，雖未能利害兩忘，猜忌兼消，然輕群異類，亦無所多怪。此二喻者，蓋假近以徵遠，借末以明本耳。

盧曰：夫神會，可以理通非以情知。知生則骨肉所猜，理生則萬類無間，然後知審精微也。同萬物者，在於神會；同群有者，在於情滅。欲獨矜其心智，則去道遠矣。

政和：古之有道者，去智忘機，純白內備，故入獸不亂群，入鳥不亂行，鳥獸不惡，而況人乎？蓋內本無心，物自不疑故也。純白不全，則機變之智多，於是有高飛以避罽弋之害。然則漚鳥之舞而不下，蓋以向也去智而今任智故也。聖人不以智治國。其有言也，無言之之累；其有為也，無為之之迹。齊

智之所知，則淺矣。

范曰：漚，海鳥也。出沒若漚。夫機心存於胸中，則海上之漚徒舞而不下，況於人乎？涉世之聖人，至言去言，雖言而未嘗言；至為無為。雖為而未嘗為，猜慮不萌，純白大備，入鳥不亂行，孰有舞而不下者？一將齊其智之所知，則言有當愆為有成虧，曾未免夫累，烏能深造乎道？

趙襄子率徒十萬，狩於中山，大畋曰狩。藉燔林，扇赫百里。有一人從石壁中出，隨煙燼上下。眾謂鬼物。火過，徐行而出，若無所經涉者。襄子怪而留之，徐而察之；形色七竅，人也；氣息音聲，人也。問奚道而處石？奚道而人火？其人曰：奚物而謂石？奚物而謂火？

此則都不覺有石火，何物而能闔之。

襄子曰：而嚮之所出者，石也；而嚮之所涉者，火也。其人曰：不知也。不知之極，故得如此。

魏文侯聞之，問子夏曰：彼何人哉？子夏曰：以商所聞夫子之言，和者大同於物，物無得傷闔者，游金石，蹈水火，皆可也。文侯曰：吾子奚不為之？子夏曰：剗心去智，商未之能。雖然，試語之有暇矣。

夫因心以剗心，借智以去智，心智之累誠盡，然所遺心智之跡猶存。明夫至理非用心之所體忘，言之則有餘暇矣。

盧曰：前章言游水之不礙，此章明火石之不傷。言人之習水者多，蹈火者少，恐物情之偏執也，故復言火以辯之。其內忘己形，外忘於物，不知石之所以礙，火之所以傷。文侯不曉而興問，子夏素知而善答，故文侯重質子既能知者，何不為之耶？

子夏曰：我但知而說之，則有餘也。若行而證之者，商則未知之能。

文侯曰：夫子奚不為之？子夏曰：夫子能之而能不為者也。文侯大說。

天下有能之而能不為者，有能之而不能不為者，有不能而彊欲為之者，有不為而自能者。至於聖人，亦何所為，亦何所不為？亦何所能，亦何所不能？俛仰同俗，升降隨物，奇功異迹，未嘗暫顯，體中之絕妙處，萬不視一焉。此卷自始篇至此章，明順性命之道，不係著五情，專志政柔，誠心無二者，則處水火而不焦溺，涉木石而不挂碓，觸鋒刃而無傷殘，履危險而無顛墜；萬物靡逆其心，入獸不亂群；神能獨游，身能輕舉，耳可洞聽，目可徹照。斯言不經，實駭常心。故試論之：夫陰陽遞化，五才遍育。金土以母子相生，水火以燥濕相乘，人性以靜躁殊途，升降以所能異情。故有雲飛之翰，淵潛之鱗，火游之鼠，木藏之蟲。何者？剛柔炎涼，各有攸宜，安於一域，則困於餘方。至於至人，心與元氣玄合，體與陰陽冥諧，方圓不當於一象，溫涼不值於一器，神定氣和，所乘皆順，則五物不能逆，寒暑不能傷。謂含德之厚，和之至也

。故常無死地，豈用心去就而復全哉？蹈水火，乘雲霧，履高危，入甲兵，未足怪也。

盧曰：言夫子能而不為者，方以仁義禮節、君臣之道以救衰俗耳。不獨善其身以群鳥獸焉。

政和：心與道冥則一體，未始有分，形與物遷，則萬化未始不異。物我相對，觸類為二，和之以天倪，烏用而求有以異？物我同根，彼是一致，無虛實之相形，則出入石壁，奚物而能闔？無利害相摩，則上下煙燼，奚物而能傷？故曰和者，大同於物，物無得傷。闔者，游金石，蹈水火，皆可也。子夏知之而未能，夫子能之而不為，蓋道非有心者所能得遠，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。故子夏於此則曰剗心去智，商未之能。聖人藏於天而不自銜鬻，則夫子能之而不為者，真是也。彼弊弊然游金石，蹈水火，以為有道，是以其道與世抗，使人得而相之者爾。故《列子》歷叔諸子之道，至此則尊夫子為大全焉。

范曰：石則實而能核，火則烈而善焚。觸實不核者，雖從石壁中出，不知其為石；蹈火不熱者，雖隨煙燼上下，不知其為火。坐進此道，唯和而同物，然後能之。蓋大同離人，萬物一視，以游金石，以蹈水火，無往不可。將以剗心，未能虛而無物；將以去智，未能同於大通，故雖語之有暇，而未之能為焉。夫子能之而能不為，是殆得之以心者然耶。

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，命曰季咸，知人死生、存亡、禍福、壽夭，期以歲月旬日，如神。鄭人見之，皆避而走。

向秀曰：不喜自聞死日也。

列子見之而心醉，

向秀曰：迷惑其道也。

而歸以告壺丘子，曰：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，則又有至焉者矣。

郭象曰：謂季咸之至又過於夫子也。

壺子曰：吾與汝既其文，未既其實，而固得道與？眾雌而無雄，而又奚卵焉？

向秀曰：夫實由文顯，道以事彰，有道而無事，猶有雌無雄耳。今吾與汝雖深淺不同，然俱在實位，則無文相發矣。故未盡我道之實也。此言至人之唱，必有感而後和者也。

而以道與世抗，必信矣。夫故使人得而相汝。

向秀曰：無其一方以必信於世，故可得而相也。

盧曰：列子見鄭巫而心醉，以其能知生死、禍福，將以道盡於此。壺丘子曰：吾與汝且亡其文跡，都未盡其實理也，汝豈得吾道歟？夫澄神寂慮如眾雌也，動用成功若雄也，汝方息事以靜心，安得無雄而求卵耶？乃欲以至道與俗

巫相敵，則汝之深信故鬼物知汝也。

政和解見：《莊子》書

范曰：神也者，妙萬物而為言，巫則誣神之言以告人者。故死生、存亡、禍福、壽夭，雖可期於歲月旬日之間，似妙而非妙，如神而已。既已謂之神巫，而又曰季咸，以寓物之妙而有感者也。咸則有感，感則有心，方且以我之有心而感入之心，以我之有見而見人之見，故死生、存亡、禍福、壽夭，八者妄名。起名既已妄，又妄見之，見既愈妄，又妄言之，世之滯於相而不能冥妄者，又妄受之，直以是為真，故棄而走也。雖列子由見之而心醉，未能制心也，以其道之至於壺丘子，未能絕學也。是直既其文，未既其實而已。夫道未始有物，而物無非道，故空虛無而莫之與匹，猶之眾雌而無雄也。苟居然獨而藏於胸中，是由無雄而卵也。而以道與世抗而必信焉，未能立乎不測而遊乎無有，故使人得而相汝。

嘗試與來，以予示之。明日，列子與之見壺子。出而謂列子曰：諱，子之先生死矣，弗活矣，不可以旬數矣。吾見怪焉，見濕灰焉。列子入，涕泣霑衾，以告壺子。壺子曰：向吾示之以地文，

向秀曰：塊然若土也。

罪乎不詭不止，罪字或作萌。

向秀曰：萌然不動，亦不自止，與枯木同其不華，死灰均其寂魄，此至人無感之時也。夫至人其動也。天，其靜也地，其行也水流，其湛也淵嘿。淵嘿之與水流，天行之與地止，其於不為而自然一也。今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，即謂之將死，見其神動而天隨，便為之有生。苟無心而應感，則與變升降，以世為量，然後足為物主而順時無極耳，豈相者之所覺哉。

是殆見吾杜德幾也。

向秀曰：德幾不發，故曰杜也。

盧曰：夫鬼神之靈能知人之動用之心耳。有所繫，鬼便知也。壺子色存乎濕灰，心著乎土壤，萌然無慮，故曰天文。振動則為生，止靜則冥寂，故曰不動不止也。

政和：見怪則非常，濕灰則不復然，古之至人，運道樞於無窮，則彼是莫得其偶。杜德幾而不發，則嗒焉似喪其耦，故示之以地文。而見吾杜德幾，則謂弗活也。地與陰同德，而其事文則一以為靜，一以為顯，故曰不詭不止。不詭，言不震動也；不止，言不止著也。

范曰：凡形，皆土也。有形矣，乃有可怪。有心矣，乃以為怪。土合於空，心合於無，道通為一，孰可為怪？古之至人，心若死灰，其藏深矣，不可測究，彼將以妄見而見焉，故直以為見怪也。不震，以言其未嘗動；不止，以言

其未嘗止。萌乎不震不止者，示之以地。文，固如此也。是殆見其杜德幾而不發者歟？

嘗又與來。明日，又與之見壺子。出而謂列子曰：幸矣，子之先生遇我也，有瘳矣。灰然灰或作全。有生矣，吾見杜權矣。

有用而無利，故謂之杜權。

列子入告壺子。壺子曰：向吾示之以天壤，

向秀曰：天壤之中，覆載之功見矣。此地之文，不猶外乎？

名實不入，

向秀曰：任自然而覆載，則名利之飾皆為棄物。

而機發於踵，郭象曰：常在極上起。此為杜權。是殆見吾善者幾也。

向秀曰：有善於彼，彼乃見之，明季咸之所見者淺矣。

盧曰：有權而不用，為杜也。若天之覆而未見其功，自下而升，為名實未入，故云有生矣。

政和：灰然有生者，或說以為不復然之中有生之意。向見其濕灰，則生之意已滅。滅則已矣，故以為弗活。今見其杜權，則動之用猶藏。然既以動矣，故以為有生。示之以天壤，壤者，土有息者也。所命於天者，於此有息焉，故曰天壤。名實不入，則真妄已冥。機發於踵，則息之所起，此所以為杜權也。蓋其道不可見，而繼道者如此而已，故曰是殆見吾善者幾也。

范曰：有名有實是物之居，無名無實是物之虛。名實不入，而機發於踵，則未嘗有未嘗無也。雖靜而無為，氣自是而起焉。所謂真人之息以踵是也。示之以天壤，固當如此。季咸初見其濕灰，不知其為杜也。遂以為死。及見其全然有生，然後知向之死灰為杜權而非正也。是殆見吾善者幾歟。

嘗又與來。明日，又與之見壺子。出而謂列子曰：子之先生坐不齋，或無坐字。

向秀曰：無往不平，混然一之。以筮窺天者，莫見其崖，故以不齋也。

吾無得而相焉。試齋，將且復相之。列子入告壺子。壺子曰：向吾示之以太沖莫朕，

向秀曰：居太沖之極，浩然泊心，玄同萬方，莫見其迹。

是殆見吾衡氣幾也。衡，平也。鯢旋之潘音藩。為淵，止水之潘為淵，流水之潘為淵，濫水之潘為淵，沃水之潘為淵，洑水之潘為淵，雍水之潘為淵，汧水之潘

為淵，肥水之潘為淵，是為九淵矣。

此九水名義見《爾雅》。夫水一也，而隨高下夷險，有洄激流止之異；似至人之心，因外物難易有動寂進退之容。向秀曰：夫水流之與止，鯢旋之與龍

躍，常淵然自若，未始失其靜默也。郭象曰：夫至人用之則行，舍之則止。雖波流九變，治亂紛紜，若居其極者，常澹然自得，泊乎無為也。

盧曰：心運於太沖之氣，漠然無跡，蕩然有形，而轉運不常，若水之變動殊名，未嘗離乎淵澄也。故不得其狀而辯之矣。

政和：地文則陰勝陽，天壤則陽勝陰，至於太沖，則有陰有陽而非陰非陽。故曰太沖莫朕。朕者，神之兆於物，陰陽不測，故莫得其朕也。且沖者，陰陽之交，太沖莫朕，則見其適平而已，故謂之衡氣幾。一陰一陽，沖而莫朕，證諸九淵，亦可知矣。潘者，反流之謂也，惟反流，然後能全一。此潘者，所以皆淵也。鯢旋之潘為淵，以言全一於至動；止水之潘為淵，以言全一於或止；流水以喻夫出。與物交濫，則出之過也。沃水以喻夫入，為物澤汎，則入之窮也。雍則河水既出還復入，又異夫入之窮矣。汧則既出而不流，又異夫還復入矣。肥則出異而歸同，蓋反流全一者，其義盡於此也。然《莊子》獨舉其三者，蓋別而為九，合而為三，其致一爾。

范曰：地文則陰也，天壤則陽也。至其太沖，則一陰一陽，如衡適平，是以謂之衡氣幾也。萬法平等，無有高下，彼見自不齊耳，故無得而相焉。《老子》曰：心善淵，淵虛而靜，不與物雜。波流之變，雖或不同，而淵湛之性，常自若也。所謂太沖者，蓋亦若此。

嘗又與來。明日，又與之見壺子。立未定，自失而走。壺子曰：追之。列子追之而不及，反以報壺子，曰：已滅矣，已失矣，吾不及也。壺子曰：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。

向秀曰：雖進退同群，而常深根寧極也。

吾與之虛而猗移，

向秀曰：無心以隨變也。

不知其誰何，

向秀曰：汎然無所係者也。

因以為茅靡，因以為波流，故逃也。茅靡當為頽靡。

向秀曰：變化頽靡，世事波流，無往不因，則為之非我。我雖不為，而與群俯仰。夫至人一也，然應世變而時動，故相者無所用其心，自失而走者也。

盧曰：絕思離念，入於無為，至虛而、無形，不見其相貌，如草之靡，如波之流，森然，汎然，非神巫之所識也。

范曰：季咸則有心而感者，故每入而皆曰見壺子；則無心而應者，故每至而皆曰示以有心而相無心；則累於形數而未離見，見之處直以為死生在是而莫之逃也。故示之地文，則嘆之以其死。示之以天壤，則幸之以其生。示之以太沖莫朕，則

又名之以不齋，無得而相焉。曾不知至人之心，靜而與陰同德，動而與陽同波。與陰同德彼亦不得而見焉，必示之以地文。文者，物之所自維也；與陽同波，彼亦不得而見焉，必示之以天壤。壤者物之所自生也。至於示之以太沖莫朕，則又陰陽適中，無所偏勝，有所謂天地之中者。三者皆謂之幾意。而動之微而見之，是故得而見之也。若夫未始出吾宗，則雖示而秘，彼將莫得而窺矣。此所以自失而走，追之弗及歟。然壺子之告列子，且曰：殆見吾杜德幾，又曰：殆見吾善者幾，又曰：殆見吾衡氣幾。皆曰吾者，由是立我矣。至於吾與之虛而委蛇，不知其誰何。雖吾亦喪之。示之者其誰邪？相之者其誰邪？其止也如茅之靡而不知其所以靡，其動也如波之流而不知其所以流，求我於動止之間，皆不可得，所以故逃也。

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，三年不出，

向秀曰：棄人事之近務也。

為其妻爨，向秀曰：遺恥辱。食稀如食人，向秀曰：忘貴賤也。於事無親

，
向秀曰：無適也無莫也。

雕琢復朴，塊然獨以其形立，

向秀曰：雕琢之文，復其真朴，則外事去矣。

然而封戎，向秀曰：真不散也。戎或作哉字。壹以是終。向秀曰：遂得道也。

盧曰：忘是非，等貴賤，齊物我，息外緣，不封於我，守一而終，然後契真。

政和：未始出吾宗者，蓋聖人以天為宗。藏於天，故未始出吾宗也。餘見《莊子解》

范曰：學者，學其所不能學也。列子之於道，既其文，未既其實。故自以為未始學而歸，將以學其所不能學也。三年不出，為其妻爨，食豕如食人，則忘我之至也。於事無為親，則致虛之極也。雕琢復朴，則既雕既琢，復歸於朴也。塊然獨以其形立，則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。紛然而封哉，一以是終，則萬緒擾擾雖攪而寧，而終莫之變也。

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五竟

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六

黃帝

子列子之齊，中道而反，

驚人之推敬於己，故不敢遂進。

遇伯昏瞀人。伯昏瞀人曰：奚方而反？曰：吾驚焉。惡乎驚？吾食於十漿

，客舍賣漿之家，而五漿先饋。

人皆敬下之也。

伯昏瞀人曰：若是，則汝何為驚己？曰：夫內誠不餌，

郭象曰：外自矜飾，內不釋然也。

形謀成光，

郭象曰：舉動便辟成光儀。

以外鎮人心，

外以矜嚴服物，內實不足。

使人輕乎貴老，

使人輕而尊長之者，由其形饑成光故也。

而其所惡。

郭象曰：以美形動物，則所患亂至也。

夫漿人特為食羹之貨，多餘之贏，

所貨者羹食，所利者盈餘而已。

其為利也薄，其為權也輕，而猶若是。

郭象曰：權輕利薄，可無求於人，而皆敬己，是高下大小無所失者。

而況萬乘之主，身勞於國，而智盡於事，

所以不敢之齊。

彼將任我以事，而效我以功，吾是以驚。

推此類也，則貨輕者望利薄，任重者責功多。

政和：古之至人，明白入素，無為復朴，天機不張，默與道契、惛然若亡而存，油然不形而神。則知我希而我貴矣。內誠不解，則未能忘心；形謀成光，則未能遺形。以外鎮人心，使人輕乎貴老而重己，身勞於國，智盡於士，則慘怛之疾恬愉之安時集於體，怵迫之恐欣懼之喜交溺於心。其所患，有，如此者，又烏能無驚乎哉？

范曰：聖人披褐懷玉而全其形，生之人藏其身也，不厭深渺而已。內誠不解，則非致道而忘心也。形謀成光，則非葆光而不耀也。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，則是有以外鎮人心，使人輕乎貴老而重己也。至人尸居環堵之室，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。往今有以使人輕乎貴老而重己，則其所患，而自貽也。其豈披褐懷

玉而藏其身之道哉？

伯昏瞀人曰：善哉觀乎。

汝知驚此者，是善觀察者也。

汝處己，人將保汝矣。

汝若默然不自顯耀，適齊之與處此，皆無所懼。苟違此義，所在見保矣。

盧曰：見威儀以示人，故人輕死以尊敬。將恐人主之勞於事也，必委以責功，食祿增憂，所以驚懼耳。伯昏曰：汝能退身以全真，含光以滅跡，人將保汝矣。何則？進善之心，人皆有之。多利之地，人皆競之。中人之性，可上可下，知名利之不可強也，則進善以自修。《詩》《書》《禮》《樂》事不易習，若退跡守閑，灰心滅智也，無招招之利，得善人之名，故學道之門，善惡同趣者。君子以澄心，小人以誨身，雖不體悟，亦從善之益之也。故曰人將保汝矣。

無幾何而往，則戶外之屨滿矣。歸之果眾伯昏瞽人北面而立，敦杖蹙之乎頤，敦，

堅也。立有間，不言而出。賓者以告列子。列子提履徒跣而走，暨乎門，問曰：先生既來，曾不廢藥乎。

廢，置也，曾無善言以當藥石也。

盧曰：廢，當為發，先生既來，何不發藥石之言，少垂訓耳。

曰：已矣。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，果保汝矣。非汝能使人保，順乎理以接物，則物不保之。今背理而感物，求物不保，不可得。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也。

郭象曰：任平而化，則無感無求。無感無求，乃不相保。

盧曰：汝之退身全行，絕學棄智，人所以保汝者，非汝能召之也。若能滅跡混真，愚智不顯者，人亦不知保汝矣。由是言之，汝之行適足為人所保，而不能使人不保也。

而焉用之感也？

汝用何術乃感物如此乎？

應豫出異。

郭象曰：先物施惠，惠不因彼豫出而異也。

且必有感也，搖而本身，又無謂也。

必恒使物感己，則彼我之性動易之。

與汝遊者，莫汝告也。

皆是搖本之徒，不能相啟悟者也。

彼所小言，盡人毒也。

小言細巧，易以感人，故為人毒害也。

莫覺莫悟，何相孰也。不能相成濟也。

盧曰：汝用何道感之耶？必讚勝豫之詞而出奇異之教，搖鼓汝舌，見能於眾物，雖靡然順汝，有何益耶？與汝同居者，不攻汝之短，但稱汝之長，如此

適足毒汝之行，驕汝之心，有何相成耶？

政和：善哉觀乎者，善其能內省。汝處己者，告之使退藏。至人抱神以遊世俗之間，使人無得而窺之，故必處己。而不處己，則人將保汝矣。人之保汝，非所謂無得而窺者也。故感而後應，不求有異，是乃所以使人無保汝之道也。感豫則感而後應，出異則求有以異。若是者，非特人果保汝而見有於人，且必有感，搖而本身，不能不累於物。夫與汝遊者，莫汝告也，則無自而覺。彼以小言，盡人毒也，則適以為患。莫覺莫悟，安能反於其道乎？故曰：何相孰也？相孰者，謂相與薰蒸至於成也。

范曰：感而後應，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，乃所以使人無保汝之道。感豫則非感而後應也，出異則非遊乎世之間也。用是則與人為徒，則鄧墟之家從汝者萬，齊國之眾價汝者三，尸而祝之，社而稷之；若畏壘之細民，又將竊竊然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，而脫履戶外者，殆將滿矣。必且有感，搖而本身，烏能和豫通而不失於見耶？故莫告而小言者，盡為人毒以害性；而莫覺莫悟者，又不能相與薰蒸以至於成也。然則食於十漿，而五漿先饋者，汝將固驚耶？

楊朱南之沛，老聃西遊於秦，邀於郊。至梁而遇老子。

《莊子》云：楊子居，子居或楊朱之字，又不與老子同時，此皆寓言也。

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：始以汝為可教，今不可教也。

與至人遊而未能去其矜夸，故曰不可教者也。

楊子不答。至舍，進涓漱巾櫛，脫履戶外，膝行而前，曰：向者夫子仰天而歎曰：始以汝為可教，今不可教。弟子欲請夫子辭，行不問，是以不敢。今夫子問矣，請問其過。老子曰：而睢睢而盱盱，而誰與居？

汝云何自居處而夸張若此，使物故欺之乎？

大白若辱，盛德若不足。

不與物競，則常處卑而守約也。

楊朱蹙然變容曰：敬聞命矣。其往也，舍迎將家，客舍家也。公執席，妻執巾櫛，舍者避席，煬者避竈。厚自箴異，則物憚之也。其反也，舍者與之爭席矣。

自同於物，物所不惡也。

盧曰：夫真隱之者，無矜夸之聲，無可貴之容。故楊子之往也，人迎送之；及聞善而政，居者與之爭席矣。前章言列子之使人保汝，而此章言楊朱能使人無汝保也。

政和：良賈深藏若虛，君子盛德容貌若愚。知我者希，則我貴矣。彼飾智以驚愚，矯激以為異，自銜自鬻，何足以語夫道？夫列子無意於駭人，猶或非之。則楊朱更貌改容有意於異眾，其曰不可教也，宜矣。大白若辱者，滌除玄

覽而不睹一疵，雖受天下之垢，然不修身以明汙也；盛德若不足者，德無以加，而不自以為有餘，所謂上德不德也。楊朱聞命而往，合者爭席，幾是已。蓋其往也，將迎執避，眾異之如彼也；及其反也，合者爭席，言眾輕之如此也，是以聖人披褐懷玉。故去彼取此。

范曰：賊莫大乎德。有心而心有眼，又況於睢睢盱盱者乎？睢則逆而不順，盱則干而不直，蓋內視己敗而外若有營之意。大白若辱，雖滌玄覽而常處，眾人之所惡；盛德若不足者，雖日新無敝而不自以為有餘。審造乎是，則合者與之爭席矣。

楊朱過宋，東之於逆旅。逆旅人有妾二人，其一人美，其一人惡，惡者貴而美者賤。楊子問其故。逆旅小子對曰：其美者自美，吾不知其美也；其惡者自惡，吾不知其惡也。楊子曰：弟子記之。行賢而去自賢之行，安往而不愛哉？

夫驕盈矜伐，鬼神人道之所不與；虛己以修理，天下之所樂推。以此而往，孰能距之？

盧曰：此重結前兩科之義也。夫能使人保於我者，其不保者，心嫉之哉？不敢令物之保己也，則天下皆忘其惡矣，況逆旅之妾乎？

政和：自道觀之，物無美惡，知美之為美，則惡為之對。世之所美者為神奇，所惡者為臭腐。神奇復化為臭腐，臭腐復化為神奇，則美與惡奚辯？聖人不藏是非美惡，虛己以遊世而已。不矜不伐，所謂行賢而去自賢之行，天下莫與之爭能，亦莫與之爭功，所謂安往而不愛也。

范曰：道無異相，孰美孰惡勺天下皆知美之為美，斯惡已。道無殊品，何貴何賤？以物觀之，自貴而相賤也。然則逆旅之妾，孰知其所以然哉？惟行賢而去自賢之行，則天下樂推而不厭矣。

天下有常勝之道，有不常勝之道。常勝之道曰柔，常不勝之道曰彊。二者亦知，亦當作易。而人未之知。故上古之言：彊，先不己若者；

所勝在己下者耳。

柔，先出於己者，

不與物競，則物不能加也。

先不己若者，至於若己，則殆矣。

遇敵必危之也。

先出於己者，亡所殆矣。理常安也。以此勝一身若徒，以此任天下若徒，謂不勝而自勝，不任而自任也。

夫體柔虛之道，處不競之地，雖一身之貴，天下之大，無心而御之，同於徒矣。徒，空黜之謂也。郭象曰：聽耳之所聞，視目之所見，知止其所不知

，能止其所不能，用其自用，為其自為，順性而不競於物者，此至柔之道也。故舉其自舉，持其自持，既無分銖之重，而我無力焉。

盧曰：強之與柔，二者易知也。人所以未知者何？即求勝之心多也，即遇不如己者未足為強，若遇敵於己者，則常危矣。以此心求勝一身一任天下也，常如徒役無時。自安若柔者，在己下者亦不欲勝之，況出乎己者耶？人謂不勝，而我乃自勝也；自任，故未嘗有失也。《老子》曰：柔弱勝剛強。

范曰：濟物而勝之，上也；以力而勝之，下也。故常勝之道曰柔，常不勝之道曰強。《老子》曰：天下莫柔弱於水，而攻堅強者，莫之能先。莊子於《外篇》論夔蛇之相憐，而曰指我則勝我，我亦勝我。折大木，蜚大屋，惟我能也。蓋明乎此。然柔之勝剛，弱之勝強，天下莫不知，而莫之能行。故積眾小不勝為大勝者，惟聖人能之。

粥子曰：欲剛必以柔守之，欲彊必以弱保之。

守柔不以求剛而自剛，保弱不以求彊而自彊。故剛彊者，非欲之所能致也。

積於柔必剛，積於弱必彊。觀其所積，以知禍福之鄉。禍福生於所積也。彊勝不若己，至於若己者剛；必有折也。柔勝出於己者，其力不可量。

范曰：柔者道之本，弱者道之用。故積於柔必剛，積於弱必強。觀其所積，而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。以強為用，而不知保之以弱，則所勝止於不己若者而已。以柔為用，則其終有以勝剛，故所勝有出於己者焉。古之人所以貴夫處不爭之地者，以其不爭，天下莫能與之爭。

老聃曰：兵彊則滅。

王弼曰：物之所惡，故必不得終焉。

木彊則折。強極則毀。柔弱者生之徒，堅彊者死之徒。

盧曰：君子曰：強梁者，不得其死；好勝者，必遇其敵。積德累仁，柔之道也。

政和：積眾小不勝為大勝者，唯聖人能之。老子曰天下莫柔弱於水，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，以其無以易之也。蓋有以易之，則徇人而失己，烏能勝物。唯無以易之，故萬變而常一，物無得而勝之者。此之謂常勝之道。常勝之道曰柔，常不勝之道曰強，二者易知，而人未之知者，此《老子》所謂柔之勝剛，弱之勝強，天下莫不知，而莫之能行者是也。強，先不己若者；柔，先出於己者。先不己若者，至於若己，則殆矣。先出於己者，亡所殆矣者。蓋道與世抗者，必遇其敵；懦弱謙下者，馳騁天下之至堅。正謂是也。以此勝一身若徒，以此任天下若徒者，謂由一身以達之天下，必若柔弱者之徒，乃能勝任也。為其不求勝物而自勝，不假任人而自任故也。抗兵相加哀者勝矣，故曰兵強則

滅。拱把之桐，梓人皆知養之，強則伐而拱之矣。故曰木彊則折。萬物負陰而抱陽，沖以為和，陽以發生為德，陰以肅殺為事。方其肅殺，則沖喪矣。故曰柔弱者生之徒，堅強者死之徒。

范曰：傳曰：剛強居下，柔弱處上。蓋柔而勝剛，弱而勝強，老氏之道術有在於是者。故《莊子》曰：以懦弱謙下為表。

狀不必童童當作同而智童，智不必童而狀童。聖人取童智而遺童狀，眾人近童狀而疏童智。狀與我童者，近而愛之；狀與我異者，疏而畏之？有七尺之骸，手足之異，戴髮含齒，倚而趣者，謂之人，而人未必無獸心，雖有獸心，以狀而見親矣。傅翼戴角，分牙布爪，仰飛伏走，謂之禽獸，而禽獸未必無人心。雖有人心。以狀而見疏矣。庖犧氏、女媧氏、神農氏、夏后氏，蛇身人面，牛首虎鼻，此有非人之狀，而有大聖之德。

人形貌自有偶有與禽獸相似者，古諸聖人多有奇表。所謂蛇身人面，非被鱗臆行，無有四肢；牛首虎鼻，非戴角垂胡，曼頰解頤；亦如相書龜背、鵠步、鳶肩、鷹喙耳。

夏桀、殷紂、魯桓、楚穆，狀貌七竅，皆同於人，而有禽獸之心。而眾人守一狀以求至智，未可幾也。

盧曰：夫異物之所親者，神也，神去則父子之親亦隔矣。故居恐怖之夜，與生物同宇，則不懼者，神有同也。處平常之宅，與死屍同室，則恐矣，神有異也。則彼死我生，猶是向時之形。一安一懼者，同類去而形非親也。而人不知含生之物，神同形殊以為憂畏，乃以狀貌同異以為親疏者，惑矣。故《莊子》曰：物所齊有者為神，故神為養生之主也。

范曰：孟子曰：人之所異於禽獸者，幾而希。庶民去之，君子存之。

夫索於形骸之外，則狀有同者，智不必同也。索於形骸之內，則智有同者，狀不必同也。是以古之人或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，或狀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，在夫存之去之之間而已。

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，帥熊、羆、狼、豹、軀、虎為前驅，鷗、鷓、鷹、鳶為旗幟，此以力使禽獸者也。堯使夔典樂，擊石拊石，百獸率舞，簫韶九成，鳳凰來儀，此以聲致禽獸者也。然則禽獸之心，奚為異人？形音與人異，而不知接之之道焉。聖人無所不知，無所不通，故得引而使之焉。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童者，其齊欲攝生，亦不假智於人也。牝牡相偶，母子相親；避平依險，違寒就溫；居則有群，行則有列；小者居內，壯者居外；飲則相携，食則鳴群。太古之時，則與人同處，與人並行。

德純者，禽獸不忌也。

帝王之時，始驚駭散亂矣。逮於末世，隱伏逃竄，以避患害。

人有害物之心，物亦知避之也。

范曰：可以力使，可以聲致，則禽獸之心有自然與人同者。齊欲攝生，不假於人，則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同者。至德之世，純樸不殘，故禽獸可係羈而遊，鳥鵲之巢可攀援而窺也。迨夫後世，好智以亂天下，弓弩畢弋機變之智多，則鳥亂於上矣。削格羅落置罟之智多，則獸亂於澤矣，故之蟲，肖翹之物，莫不失其性。

今東方介氏之國，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，蓋偏知之所得。

夫龜龍，甲鱗之宗；麟鳳，毛羽之長；爰逮蜎飛蠕動，皆嗚呼相聞，各有意趣，其相制御，豈異於人？但人不能解，因謂禽獸之聲無有音章。是以窮理備智，則所通萬途；因事偏達，偶識一條，《春秋左氏傳》曰：介葛盧聞牛鳴，曰是生四子，盡為犧矣。

太古神聖之人；備知萬物情態，悉解異類音聲。會而聚之，訓而受之，同於人民，故先會鬼神魑魅，

禹朝群神於會稽是也。

次達八方人民，末聚禽獸蟲蛾。百獸率舞是也。言血氣之類，心智不殊遠也。神聖知其如此，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。

盧曰：《春秋》介葛盧聞牛鳴，知生四牲犧，禹朝群神，舜百獸則其事也。

政和：先儒以童為同，當以為正也。至德之世，同乎無知，其德不離，同乎無欲，是謂素朴。故同與禽獸居，族與萬物並。禽獸可係羈而遊，鳥鵲之巢可攀援而窺也。黃帝阪泉之役，帝堯聲樂之致，蓋以此乎？介葛盧聞牛鳴，成周之時，設官使養鳥獸而教，擾之且掌與之言，則悉解異類音聲，會聚而訓受之。猶有見於後世者，《列子》嘆淳朴之散，原道德之意，寓之於書，方且易機，變之衰，俗而躋之淳厚之域，故其言有及於此。范曰：《周官》隸掌與獸言，則解六畜之語，固有遍知之所得者。然此喙鳴者，非工發隱亦不能與。是以伯翳綜聲於語鳥，葛盧辯音於鳴牛。

宋有狙公者，

好養猿猴者，因謂之狙公也。

愛狙，養之成群，能解狙之意。狙亦得公之心。損其家口，充狙之欲。俄而匱焉，將限其食。恐眾狙之不馴於己也。馴，音脣。先誑之曰：與若芋，芋，栗也。朝三而暮四，足乎？眾狙皆起而怒。俄而曰：與若芋，朝四暮三，足乎？眾狙皆伏而喜。物之以能鄙相籠，皆猶此也。聖人以智籠群愚，亦猶狙公之以智籠眾狙也。名實不虧，使其喜怒哉。

盧曰：含識之物雖同有其神，而圓首方足人最為靈智耳。智之尤者為聖人

為賢，才之大者為君王。聖人隨才而任，各得其宜，無小無大，各當其分，既無棄人，亦無棄物，籠之以智，豈獨眾狙也？

政和：古之善為道者，非以明民，將以愚之。蓋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故善為道者，使由之而已。反其常，然道可載而與之俱，無所施其智巧焉。

范曰：古之人言詐者，必曰狙詐，以狙之為物，善伺而好詐也。故伐其巧，恃其便，貌非其情，可且而忌智，詐智只為智籠。故名實未虧，而喜怒為用。然則群狙見畜於狙公，反覆乎三四之間，曾不自悟者，豈非因其所好而籠之故歟。

紀消子為周宣王養鬪雞，十日而問：雞可鬪已乎？曰：未也，方虛驕而恃氣。無實而自矜者。十日又問。曰：未也，猶應影響。接悟之速。十日又問。曰：未也；猶疾視而盛氣。

常求敵而必己之勝。

十日又問。曰：幾矣。雞雖有鳴者，已無變矣。

彼命敵而我不應，忘勝負矣。

望之似木雞矣，其德全矣。

至全者，更不似血氣之類。

異雞無敢應者，反走耳。

德全者，非但己無心，乃使外物不生心。郭象曰：養之以至於全者，猶無敵於外，況自全乎？

盧曰：恃氣以自矜，非必勝之道也。應物疾速如影響者，為物所轉未必自得也。疾視盛氣者，機心未忘也。唯忘形神全，死生不知變者，斯乃無敵於外物也。

政和：善勝敵者不爭，夫惟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蓋欲靜則平氣，欲神則順心，是謂不爭之德也。若是者，其天守全，其神無鄰，物奚自入焉？雖忤物而不懼，物亦莫之能傷；純氣之守，非智巧果敢之列也。是謂全德之人哉。

范曰：雞人所畜而繇於大者，則所養不能無待矣。故虛憍而恃氣於己，未能無所矜也，猶應響影於物，未能無所應也。疾視而盛氣，則猶不能無欲勝之心焉。若夫雞，雖有鳴者，已無變矣。望之似木雞矣，則所養之全有物，無敢敵者。夫形全猶足以為爾，而況全德之人乎？

惠盎惠盎，惠施之孫，見宋康王。康王蹠足警效，疾言曰：寡人之所說者，勇有力也，不說為仁義者也。客將何以教寡人？惠盎對曰：臣有道於此，使人雖勇，刺之不入；雖有力，擊之弗中。大王獨無意邪？宋王曰：善。此寡人之所欲聞也。惠盎曰：夫刺之不入，擊之不中，此猶辱也。臣有道於此，使人

雖有勇，弗敢刺；雖有力，弗敢擊。夫弗敢，非無其志也。臣有道於此，使人本無其志也。夫無其志也，未有愛利之心者。臣有道於此，使天下丈夫女子，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。此其賢於勇有力也，四累之上也。大王獨無意耶？

處卿大夫士民之上，故言四累也。

宋王曰：此寡人之所欲得也。

盧曰：刺不入，擊不中，一也。不敢刺，不敢擊，二也。本無擊之心，三也。使男女驩然愛利之，四也。如此，四重取其二者，何如耶？故宋王傾意欲聞之。

惠盎對曰：孔墨是已。

盧曰：此明智以齊物，崇教以化人，皆道之餘事陟乎德者。

孔丘、墨翟無地而為君，無官而為長；天下丈夫女子，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。今大王，萬乘之主也。誠有其志，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，其賢於孔墨也遠矣。宋王無以應，惠盎趨而出。宋王謂左右曰：辯矣，客之以說服寡人也。

盧曰：此崇道以明德，垂跡以利人，眾徒見孔墨之教傳，豈知隱道以彰德？所以問津，不群於鳥獸，此其大旨也。

政和：聖人之於天下，神武不殺，而以慈為寶。故仁眇天下而無不懷，義眇天下而無不服。是謂常勝之道賢於勇有力者遠矣。此天下所以愛利之也。言孔子而遂與墨翟俱者，《莊子》論古之道術，百家眾技各有所長。墨子於道，雖不該不遍，亦才士之有所長者也。

范曰：夫有愛利之心者，由未能使人忘我，而惠盎之言止此，特以對宋康而已。是篇必終於此言者，豈非常勝之道亦在是故歟？

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六竟

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七

和光散人高守元集

周穆王

夫稟生受有謂之形，俛仰變異謂之化。神之所交謂之夢，形之所接謂之覺。原其極也，同歸虛偽。何者，生質根滯，百年乃終；化情枝淺，視瞬而滅。神道恍惚，若存若亡，形理顯著，若誠若實。故洞監知生滅之理均，覺夢之塗一，雖萬變交陳，未關神慮。愚惑者以顯昧為成驗遲速而致疑，故竊然而自私，以形骸為真宅。孰識生化之本歸之於無物哉。盧曰：天地成器，無所不包，人生其中，但保其有。曾不知神為形主，無制於有。聖人所以養其本，愚者但知養其形，約以為生。貪生而不識生之主，形謝以為死，不知神識之長存。迷者為凡人，悟者通聖智，惑者多矣。故先說悟者以辯之。政和：道無真妄

，物有彼是。猶之夢覺，自生紛錯，唯大聖知之。通為一。范曰：滯於有者，一毫成隔；悟於無者，萬法同宗。體道之人，浮游乎萬物之祖，造形而上，與化人同游悟理之微，與造物默契一死生之理，齊夢覺之途。雖存亡得失，哀樂好惡，一無所知。雖天地四方，水火寒暑，一無所別。太虛無物，還性宅之，自然，又孰弊弊以物為事？

周穆王時，西極之國有化人來，化幻人也。入水火，貫金石，反山川，移城邑，乘虛不墜，觸實不礙。千變萬化，不可窮極。既已變物之形，又且易人之慮。

能使人暫忘其宿所知識。

政和：知變化之道者，其知神之所為乎？水火之所不能害，金石之所不能躡，高下一體，虛實兩忘，千變萬化，不可窮極，則亦神矣。然神者，妙萬物而不可測也。變物之形，易人之慮，是特窮數達變，因形移易者爾。謂之化人以此。

穆王敬之若神，事之若君。

盧曰：凡人之慮，不過嗜慾、憂憎、客利、仁義矣。化人今反其真，故云易也。化人者，應物之身也，窮聖極智，應用無方，千變萬化，未始有極者也。

推露寢以居之，引三牲以進之，選女樂以娛之。化人以為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，王之厨饌腥螻而不可饗，螻蛄臭也。王之嬪御羶惡而不可親。

盧曰：陋王之宮室，腥王之厨膳，羶王嬪御者，明化人不貴聲色滋味及居處也。

穆王乃為之改築，土木之功，赭堊之色，無遺巧焉。五府為虛，而臺始成。其高千仞，臨終南之上，號曰中天之臺。簡鄭衛之處子娥媯靡曼者，

娥媯，妖好也。靡曼，柔弱也。

施芳澤，正蛾眉，設笄珥笄，首飾，珥，瑱也。衣阿錫，阿，細縠。錫，細布。曳齊紙紈，齊，名紈所出也。粉白黛黑，珮玉環。雜芷若芷若，香草。以滿之，充滿臺館。奏《承雲》、《六瑩》、《九韶》、《晨露》以樂之。

《承雲》，黃帝樂；《六瑩》，帝嚳樂；《九韶》舜樂；《晨露》湯樂。

月月獻玉衣，旦旦薦玉食。言其珍異。化人猶不舍然，不得已而臨之。

盧曰：王不達其意，更崇飾之。化人猶不釋然，明心不在此之也。

政和：世之所美者為神奇，所惡者為臭腐。神奇臭腐，迭相為化，則美惡奚辯？化人以王之宮室、厨饌、嬪御為不可，而必改築簡擇，然後臨之，是未能忘美惡之情者也。故穆

王欽之，特若神而已。

范曰：孔子曰：不與化為人，安能化人。所謂化人者，殆亦化為人者耶？故水火、金石，可入而貫，山川城邑，可反而移，以無有入無間，不墜於虛；以無厚入有間，不硃於實。千變萬化，不可窮極，無體也。有以變物之形，無思也。有以易人之慮，謂之化人，固宜如此。穆王乃盡欽事之道，推露寢以居之，曾不知其卑陋而不可處也；引三牲以進之，曾不知腥螻而不可饗也；選女樂以娛之，曾不知膾惡而不可親也。於是築中天之臺，簡鄭衛之態，奏雲韶之樂，獻以玉衣，薦以玉食，曾不知其猶不舍然也。不得已而臨。是直隨其遇而安一宅，而寓於不得已焉耳。

居亡幾何，謁王同游。王執化人之袪，袪，衣袖也。騰而上者，中天乃止。暨及化人之宮，化人之宮構以金銀，絡以珠玉，出雲雨之上，而不知下之據，望之若屯雲焉。耳目所觀聽，鼻口所納嘗，皆非人間之有。王實以為清都紫微，鈞天廣樂，帝之所居。

清都，紫微，天帝之所居也。傳紀云：秦穆公疾不知人，既寤，曰：我之帝所，甚樂，與百神游鈞天，廣樂九奏萬舞，不類三代之樂，其聲動心。一說云趙簡子亦然也。

王俯而視之，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。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。

所謂易人之慮也。

盧曰：中天，至靈之心也。以穆王未能頓忘其嗜慾，故化以宮室之盛，奪其所重之心焉。

化人復謁王同游，所及之處，仰不見日月，俯不見河海。光影所照，王目眩不能得視；音響所來，王耳亂不能得聽。百骸六藏，悸而不凝，意迷精喪，請化人求還。

太虛恍惚之域，固非俗人之所涉。心目亂惑，自然之數也。

政和：言王實以為清都、紫微、鈞天、廣樂，帝之所居，則明其非也。構以金銀，絡以珠玉，觀聽嘗納，皆非人間之所有，而王至於不思其國，其可樂如此。其所及之處，仰不見日月，俯不見河海，目不能視，耳不能聽，而王意迷精喪，請化人求還，其不樂如此。此之謂變物之形而易人之慮。

化人移之，移，猶推也。王若碩虛焉。碩，墜也。

盧曰：至極之理，即化人所及之處也。萬象都盡也，何日月、江海之可存？眾昏皆除也，何光景之能有此？俗形所不能止，常心所未曾知，常戀未忘，故請歸也。

既寤，所坐猶嚮者之處，侍御猶嚮者之人。視其前，財酒未清，肴未晞扶貴反。王問所從來，左右曰：王默存耳。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。更問化人

問其形不移之意。

盧曰：亡攀緣之慮，入寂照之方，一念之間，萬代所不及。至人之域，豈更別有方聖？故酒未清，肴未晡。左右見王之默坐，而都無所往來，王因坐忘三月，不敢問矣。

化人曰：吾與王神游也，形奚動哉？

所謂神者，不疾而速，不行而至。以近事喻之，假寐一昔，所夢或百年之事，所見或絕域之物。其在覺也，俛仰之須臾，再撫六合之外，邪想淫念，猶得如此，況神心獨運，不假形器，圓通玄照，寂然凝虛者乎？

且曩之所居，奚異王之宮？曩之所游，奚異王之圃？王問恒，疑暫亡。

彼之與此，俱非真物。習其常存，疑其暫亡者，心之惑也。

變化之極，徐疾之間，可盡模哉？

變化不可窮極，徐疾理亦無間，欲以智尋象模，未可測。

盧曰：夫神之異形，此益明矣。王但閑習常見，故有疑於暫亡。若夫至道之人，常亡其形者，復何疑哉？神之變化徐疾，不可盡言。

政和：神心恍惚，經緯萬方，則神游者其疾。俛仰之間，再撫四海之外，形不必動而心與之俱矣。世之人以常有者為真，以常無者為妄，故閑習於常存，而置疑於暫亡。著有棄空，蔽於一曲，不知彼之與此俱非真也。明乎此，則曩之所居，奚異王之宮？曩之所游，奚異王之圃？

范曰：化人之宮，構以金銀，絡以珠玉，出雲雨之上，而不知下之據，望之若屯雲焉。其視夫中天之臺為如何哉？耳目所視聽，鼻口所納嘗，皆非人間之有，其視夫鄭衛之態、雲韶之樂、獻玉衣而薦玉食者為何如哉？王實以為清都，紫微，鈞天廣樂，帝之所居，曾不知變物之形、易人之慮有若是也。故俯而視之，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，則變物之形可知。王自以居十數年不思其國也，則易人之慮可知。雖然止是耳矣，由非其至。故化人復謁王同游，所及之處，仰不見日月，則非所謂上見光者。俯不見河海，則非所謂下為土者。光影所照，王目眩不能得視，以其未能見曉故耳者。音響所來，王耳亂不能得聽，以其未能聞和故耳。百骸六藏，悸而不凝，意迷精喪，請化人求還，怖其徑庭，惕然震悸，殆將自涯而反矣。已而既寤，則所坐猶嚮者之處，侍御猶嚮者之人，視其前，則酒未清，肴未晡。王問其所從來，曾不知其默存於此，而形未嘗動也。故以是為神游焉。惟神也，不疾而速，不行而至，立乎不測，游乎無有，俛仰而再撫四海，恍惚而經緯萬方，又豈形之所能累耶？審造乎是，則變化之極，徐疾之間，在我而已。化人之宮，夫何遠之有？

王大悅，不恤國事，不樂臣妾，

感至言，故遺世事之治亂，忘君臣之尊卑也。

肆意遠游。

盧曰：《莊子》之論夫貴道之人，遺天下而不顧，是猶塵垢糠口將猶陶鑄堯舜也。孰肯以物為事乎？且聲色嗜慾之溺也，豈有道之所耽翫乎？故王大悅其道，不恤國事，不樂臣妾也。遠游者，忘於近習者也。

命駕八駿之乘，右服古華字騮而左綠耳，右驂赤驥而左白古義字。主車則造父為御，上齊下合，此古字，未審為右，次車之乘，右服渠黃而左踰輪，左驂盜驪而右山子。柏天主車，參百為御，奔戎為右，馳驅千里，至于巨蒐氏之國。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，具牛馬之漚以洗王之足。

漚，乳也。以己所珍貴默之至尊。

及二乘之人。已飲而行，遂宿於崑崙之阿，赤水之陽。

《山海經》云：崑崙山有五色水也。

別日升于崑崙之丘，又觀黃帝之宮，而封之以貽後世。遂賓于西王母，觴于瑤池之上。

西王母，人類也。虎齒，蓬髮戴勝，善嘯也。出《山海經》。

西王母為王謠，徒歌日謠。詩名《白雲》。王和之，和，苔也。詩名《東歸》。其辭哀焉。乃觀日之所入。《穆天子傳》云：西登弇山。一日行萬里。王乃歎曰：於乎，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於樂，諧辯，後世其追數吾過乎。

自此已上，至命駕八駿之乘，事見《穆天子傳》。

穆王幾神人哉。言非神也。

政和：神不疾而速，不行而至。穆王不知，所以出入六合在此，而命駕驂乘，日行萬里。故雖至巨蒐之國，升崑崙之丘，觀黃帝之宮，賓王母于瑤池之上，非乘雲氣，御飛龍，游乎四海之外者也。故曰：幾神人哉，言近於神而非神也。

能窮當身之樂，猶百年乃徂，

知世事無常，故肆其心也。

世以為登假焉。

假字當作遐，世以為登假，明其實死也。

盧曰：擇翹駿，揀賢才，應用隨方，不限華夷之國，唯道所趣不遠。軒轅之宮，窮天地之所有，極神知之所說，不崇德以矜用，方樂道以通神，千載化而上升，世俗之人以為登遐焉矣。

范曰：穆王悟化人之言，乃不恤國事、臣妾，駕八駿之乘，至巨蒐之國，宿崑崙之阿，封黃帝之宮，觴瑤池之上。肆意遠游，一日萬里，亦可謂神矣。然語之以乘雲氣，御飛龍，而游乎四海之外，則未也。故以為幾神而已。

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，三年不告。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，尹文先生揖而

進之於室。屏左右而與之言曰：昔老聃之徂西也，顧而告予曰：有生之氣，有形之狀，盡幻也。造化之所始，陰陽之所變者，謂之生，謂之死。窮數達變，因形移易者，謂之化，謂之幻。

窮二儀之數，握陰陽之紀者，陶運萬形，不覺其難也。

造物者其巧妙，其功深，固難窮難終。

造物者豈有心者？自然似妙耳。夫氣質憤薄，結而成形，隨化而往，故未即消滅也。

因形者其巧顯，其功淺，故隨起隨滅。

假物而為變革者，與成形而推移，故暫生暫沒。功顯事著，故物皆駭。

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，始可與學幻矣。

注見篇目已詳其義。

吾與汝亦幻也，奚須學哉？

身則是幻，而復欲學幻，則是幻幻相學也。

盧曰：夫形氣之所變，化新新不住，

何殊於幻哉？故神氣所變者，長遠而難知，法術之所造，從近而易見，乃不知乎？難知者為大幻，易見者為小幻耳。若知幻化之不異生死，更何須學耳？

老成子歸，用尹文先生之言，深思三月，遂能存亡自在，懽校四時，冬起雷，夏造冰，飛者走，走者飛。

深思一時，猶得其道，況不思而自得者乎？夫生必由理，形必由生，未有有生而無理，有形而無生。生之與形，形之與理，雖精麤不同，而迭為賓主，往復流遷，未始暫停。是以變動不居，或聚或散。撫之有倫，則功潛而事著；修之失度，則跡顯而變彰。今四時之令不乖，則三辰錯序，雷冰反用，器物蒸爍，則飛鍊雲沙以成水瀕。得之於常，眾所不疑。推此類也，盡陰陽之妙數，極萬物之情者，則陶鑄群有，與造化同功矣。若夫偏達數術，以氣質相引，俛仰則一出一沒，顧眄則飛走易形，蓋術之末者也。

終身不著其術，固世莫傳焉。

日用而百姓不知，聖人之道也。顯奇以駭一世，常人之事耳。

盧曰：精乎神氣之本，審乎生死之源，則能變化無方，此必然之理也。會須心悟體證，故不可以言語文字傳者也。

政和：可與往者。與之至於妙道。揖而進之於室者？以此不可與往者，慎勿與之。屏左右而與之言者，以此陰陽之運，四時之行，萬物之理，俄造而有，倏化而無，故曰有生之氣，有形之狀，盡幻也。物以生為始，以死為終，以生為常，以死為變，而皆冥於造化陰陽之所運者也。故曰造化之所始，陰陽之

所變者，謂之生，謂之死。既窮造化陰陽之數，又達有氣有形之變，則謂之化。付之係於數變者，復因其形而移易之，則謂之幻。造物者，天也。天則神矣，故巧妙而不可測，功深而不可究，此所以難終難窮。因形者，人也。人則明矣，故巧顯而遽成，巧淺而俄壞，此所以隨起隨滅。夫生死固然也，幻化或使也，自道觀之，皆非真常。則知幻化之不異於生死也，奚往而非幻哉？今且吾與汝皆幻也，而學幻焉。是猶所謂夢之中又占其夢者。與自在存亡者言物或存或亡，而吾固自存也。燔校四時，則役陰陽而不役於陰陽；冬起雷，夏造冰，則制四時，而不制於四時；飛者走，走者飛，則馳萬物而不馳於萬物。巧妙功深，且與造物者游矣。終身不著其術，世莫傳焉，則為其難終難窮，難測難識故也。故善學幻者，建之以常無有，然後足以盡此。

范曰：以我幻物，倒而本正，非所以通物也。然自道觀之，所以通物猶是也。故氣兆芒忽，形分混沌，無物不然。範於鑪錘者，為造化之所始，設於機緘者，為陰之所變，生死得以命之，故謂之生，謂之死。窮數達變者，未能超出於無數之先。因形移易者，未能頓革於無形之表。幻化得以命之，故謂之化，謂之幻。是二者，或本於造物，而得之自然，故巧妙功深，而難終難窮；或本於因形，而未能無待，故巧顯功淺，則隨起隨滅。若夫果之以道，則幻化之與死生，亦未嘗異茲。偃師之倡者，所以能與造物同功歟？苟明是理，則汝身非汝有也。孰有之哉？是亦幻而已矣。以幻學幻，與夫夢之中又占其夢者，奚異？老成子歸，用尹文先生之言，深思三月，則由未能不思而得也。然遂能存亡自在，而不累於物，燔校四時，而不拘數，雷冰反用，飛走異形，終身不著其術，又況夫體道者乎？操至權以獨運，斡萬化於不測，固有所謂密用而獨化者，世豈能識之者哉？

子列子曰：善為化者，其道密庸，其功同人。

取濟世安物而已，故其功潛著而人莫知焉。

五帝之德，三王之功，未必盡智勇之力，或由化而成，孰測之哉？

帝王之功德，世為之名，非所以為帝王也。揖讓干戈，果是所假之塗，亦奚為而不假幻化哉？但駭世之迹，聖人密用而不顯焉。

政和：五帝之德，三王之功，其道密庸者，言其道之藏諸用。其功同人者，言其功之顯諸仁。五帝曰德，三王曰功，其迹之所履者爾。其心未嘗不一也，然既已為智勇之力，而未敢必又以為由化而成，而或者疑之，其善為化莫測如此。是謂與天地同流者歟。

范曰：其道密庸，藏諸用也。其功同人，顯諸仁也，是道也，非體神為化未易致此，然道者，其本也。功者，特其餘事耳。故藏諸用者，雖曰退藏於密，而可用可見者本焉。顯諸仁者，雖曰為徒於人，亦未嘗不侔於無也。為化若

是，則塵垢口糠猶足以陶鑄帝王。彼智勇之任是時，應世之蹤迹耳，豈其所以進哉？古之人所以藏其利器，不以示人，酬酢萬變，淡然無事者，誠以此道也。然則，雖鬼神之幽，將不能窺，而況於世俗之昏，亦何以測其妙乎？

覺有八徵，夢有六候。

徵，驗也。候，占也。六夢之占，義見《周官》。

奚謂八徵？一曰故，故事，二曰為，作為。三曰得，四曰喪，五曰哀，六曰樂，七曰生，八曰死。此者八徵，形所接也。奚謂六候？一曰正夢，平居自夢。二曰噩夢，

《周官》注云：噩當為驚愕之愕，謂驚愕而夢。

三曰思夢，因思念而夢。四曰寤夢，覺時道之而夢。五曰喜夢，因喜悅而夢。六曰懼夢，因恐怖而夢。此六者，神所交也。

此一章大旨，亦明覺夢不異者也。

范曰：周穆王之神之遊，似至非至；老成之子學幻，似真非真。審造其極，則等視世間萬殊，有同覺夢，故於此復繼以覺夢之說也。莊周《齊物》之篇，其言覺夢與此同意。故與為則涉於事，得與喪則異乎物，哀樂則萌於心，生死則係於數。此八者，形所接也，其事為可驗，故謂之八徵。平安而夢，是為正夢；驚愕而夢，是為噩夢；思夢則思而有所感，若孔子之夢周公是也；寤夢則寤而有所見，若狐突之夢太子是也；喜夢則有所喜而夢；懼夢則有所懼而夢；此六者，神所交也。其兆為可占，故謂之六候。

不識感變之所起者，事至則惑其所由然；識感變之所起者，事至則知其所由然。知其所由然，則無所怛。

夫變化云為皆有因而然，事以未來而不尋其本者，莫不致惑。誠識所由，雖譎怪萬端，而心無所駭也。

盧曰：夫虛心寂慮，反照存神，則能通感無礙，化被含靈矣。人徒見其用，化之跡不識。夫通，化之本也，何者？以其道密用而難知，其功成不異於人事，故五帝、三王，人但知其智勇之力，不能識其感化而成之者也。然覺有八徵，夢有六候者，生人之跡不過此矣。故、為、得、喪、哀、樂、生、死，形所接也；正、愕、思、寤、喜、懼，神所交也。形所接者，咸以為覺；神所交者，感以為夢。而覺夢出殊，其於化也，未始有別。知八徵，六候之常化也，是則識其所由矣。夫知守神不亂，而化之有由，則所遇徵候，何所驚怛也？

政和：其覺也涉事，故驗之以八證。其夢也藏理，故占之以六候。所遭謂之故，所作謂之為，得言所益，喪言所失，哀樂累其心，死生變於己。之八者，形開而可驗者也，故曰：此八證者，形所接也。正、愕、思、寤、喜、懼，之六者，魂交而可占者也，故曰此六候者，神所交也。其夢也，魂交。其覺

也，形開。晝夜之變也，不識感變之所起者，事至則惑其所由然，蓋不知其夢而自以為覺也。識感變之所起者，事至則知其所由然，所謂大覺而知此其大夢者也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者，萬物一齊，孰覺孰夢，何怛化之有？

范曰：覺有八徵，雖形所接，因其八徵而驗之，未嘗不形於夢。夢有六候，雖神所交，因其六候而占之，未嘗不始於覺。然則感變之所起，殆亦有因而然者耶。不識其所起，則事之至也，惑其所由然。識其所起，則事之至也，知其所由然。知其所由然，則死生亦大矣，不得與之變，而況利害之端。夫孰足以患？心已怛，如怛化之怛。心有所愛，則忘所憂而曖，心有所怛則慮所患而明。識感變之所起，則無患矣，何怛之有？

一體之盈虛消息，皆通於天地，應於物類。

人與陰陽通氣，身與天地並形，吉凶往復，不得不相關通也。

故陰氣壯，則夢涉大水而恐懼，

失其中和，則濡溺恐懼也。

陽氣壯，則夢涉大火而燔，火性猛烈，遇則燔也，陰陽俱壯，則夢生殺，陰陽以和為用者也，抗則自相利害，或生或殺也。

甚飽則夢與，甚饑則夢取。

有餘故欲施，不足故欲取。此亦與覺相類也。

是以以浮虛為疾者，則夢揚，以沈實為疾者，則夢溺。藉帶而寢，則夢蛇，飛鳥，銜髮，則夢飛。

此以物類而致感也。

將陰夢火，將疾夢食。飲酒者憂，歌舞者哭。

此皆明夢，或因事致感，或造極相反，即《周禮》六夢六義，理無妄然。

盧曰：神氣執有則化隨，陰陽所感則夢變。或曾極而為應，或像似而見跡，或從因而表實，或反理而未表情，若凝理會真，冥神應道者，明寂然通變，憂樂不能入矣。

范曰：形有盈虛，氣有消息。雖天地之大，此實與之通；雖物類之夥，此實與之應。夢覺相符，豈苟然哉？故夢之所見，或以陰陽為之寇，或以物變為之感。或與覺相反，或與事相類，殆有所因而然也。古之人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，其以此歟。

子列子曰：神遇為夢，形接為事。

《莊子》：曰：其寐也，神交。其覺也，形開。

故晝想夜夢，神形所遇。

此想為覺時有情慮之事，非如此間常語。

晝日想有此事，而後隨而夢也。

故神凝者，想夢自消。

晝無情念，夜無夢寐。

信覺不語，信夢不達，物化之往來者也。

夢為鳥而戾於天，夢為魚而潛於淵，此情化往復也。

古之真人，其覺自忘，其寢不夢，幾虛語哉？

真人無往不忘，乃當不眠，可夢之有？此亦寓言以明理也。

盧曰：夫六情俱用，人以為實意。識獨行人以為虛者，同乎為幻夢。行人以為夢為實者，同呼為真。是曾不知覺亦神之運，夢亦神之行，信一不信一，是不達者也。若自忘，則不夢，豈有別理者乎？

政和：通天下一氣耳。此所以盈虛、消息，皆通於天地，應於物類。陰氣壯則夢大水而恐懼，陽氣壯，則夢大火而燔，陰陽俱壯而和，則或夢生，陰陽俱壯而乖，則或夢殺。以浮虛為疾者，則夢揚，以沈實為疾者，則夢溺。盈虛之理也。甚飽夢與，甚飢夢取，將陰夢火，將疾夢食，消息之理也。藉帶而寢，則夢蛇，飛鳥銜髮，則夢飛，因其類也。飲酒者憂，歌憐者哭，反其類也。蓋形之所接存於晝，故神之所遇生於夜。是則神形所遭，皆盈虛消息之自爾。若夫冥以一真，每與道俱，則覺夢一致，實妄兩忘，是之謂真人。

范曰：其寐也，魂交，故遇而為夢。其覺也，形開，故接而為事。晝想夜夢，是直形神之所遇耳。必有神凝者焉。通晝夜而知，融夢覺而一成。然寐遽然覺，物之化往來，未嘗容心於其間，故夢為鳥而戾於天，夢為魚而沒於淵，不知周之夢為壺蝴蝶歟，不知蝴蝶之夢為周歟？萬學自化，化無欣戚，非大覺者，孰能為比。雖然，夢若反一，猶有妄見，道至於真人者，靜而與陰同德，動而與陽同波，以真冥妄，真妄一真。覺之與夢，一無所別。茲所以其覺自妄，其寢不夢也。然黃帝之華胥，不為未至者，是特寓是以明理而已矣。

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七竟

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八

周穆王

西極之南隅有國焉，不知境界之所接，名古莽之國。陰陽之氣所不交，故寒暑亡辯；日月之光所不照，故晝夜亡辯。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，五旬一覺，以夢中所為者實，覺之所見者妄，四海之齊，謂中央之國，即今四海之內。跨河南北，越岱東西，萬有餘里。其陰陽之審度，故一寒一暑；昏明之分察，故一晝一夜。其民有智有愚，萬物滋殖，才藝多方，有君臣相臨，禮法相持，其所云為，不可稱計。一覺一寐，以為覺之所為者實，夢之所見者妄。東極之北隅，有國曰阜落之國。其土氣常燠，日月餘光之照，其土不生嘉苗。其民食草根木實，不知火食，性剛悍，彊弱相藉，貴勝而不尚義，多馳步，少休息

，常覺而不眠。

方俗之異，猶學夢反用，動寢殊性，各適一方，未足相非者也。

盧曰：故舉此二國之異，而神之可會者未嘗殊也。故知神理之契運，不明夢覺衣食，苟嗜慾之不忘，則情繫于俗矣。

政和：陽為動為明，陰為靜為晦。西極之南，偏於陰，故其民一於向晦，靜而多眠。東極之北，偏於陽，故其民一於向明，動而多覺。中央之國乎天地之所合也，四時之所交也，風雨之所會也，陰陽之所和也，何明而動？何晦而息？動靜不失其時，一覺一夢，實妄以解，非體真常而善為化者，孰能與於此乎？

范曰：雞晝明而夜昏，梟晝昏而夜明，彼物然耳，惟人亦如之。故西極之南隅，東極之北隅，與夫中央之國，方俗異宜，夢覺殊致，惡識其所以然？

周之尹氏大治產，其下趨役者，侵晨昏而弗息。有老役夫筋力竭矣，而使之彌勤。晝則呻呼而即事，夜則昏憊而熟寐，精神荒散，昔昔夢為國君，居人民之上，總一國之事，遊宴宮觀，恣意所欲，其樂無比。覺則復役。人有慰喻其勤者，役夫曰：人生百年，晝夜各分。分，半也。吾晝為僕虜，苦則苦矣，夜為人君，其樂無比。何所怨哉。尹氏心營世事，慮鍾家業，心形俱疲，夜亦昏憊而寐。昔昔夢為人僕，趨走作役，無不為也。數罵杖撻，無不至也。眠中唵嚙呻呼，唵，吾南反，嚙音藝。徹旦息焉。尹氏病之，以訪其友。友曰：若位足榮身，資財有餘，勝人遠矣。夜夢為僕，苦逸之復，數之常也。

夫盛衰相襲，樂極哀生，故覺之所美，夢或惡焉。

若欲覺夢兼之，豈可得耶？尹氏聞其友言，寬其役夫之程，減己思慮之事，疾並少間。

此章亦明覺夢不異，苦樂各適一方，則役夫勤於晝而逸於夜，尹氏榮於晝而辱於夜，理苟不兼，未足相跨也。

盧曰：夫勞形而逸其神者，則覺疲而夢安。勞神而役形者，則覺樂而夢苦。神者，生之主也，而人不知養神以安形。形者，神之器也，而人不知資形以逸神也。故形神俱勞，兩過其分，若勞佚適中者，疾並少間矣。

政和：一陰一陽，冲和適平，此天與之形也。形失其平，於是偏而為疾。或晝苦而夜樂，或晝逸而夜勞，終始反復必至之理也。寬其役夫之程，減己思慮之事，則各適其平，是以疾病少間。雖然，萬物一齊，孰覺孰夢，方其夢也，不知其夢也，覺而後知其夢，亦愚者自以為覺耳。必有大覺，而後知此。其大夢也，君乎，牧乎，固哉？

范曰：尹氏，則尹人者也，可謂逸矣，乃昔昔夢為人僕。役夫，則趨役者也，可謂苦矣，乃昔昔夢為國君。然則苦役逸之復，殆有數存焉於其間者耶。

世之所貴，未必貴也。世之所賤，未必賤也。自道觀之，物無貴賤，是直以隸相尊而已。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？其遞相為君臣乎？而愚者從役於晝，夜乃或自以為覺，切切然知之君乎，牧乎，固哉？

鄭人有薪於野者，遇駭鹿，御而擊之，御迎。斃之。恐人見之也，遽而藏諸隍中，覆之以蕉，不勝其喜。俄而遺其所藏之處，遂以為夢焉。順塗而詠其事，傍人有聞者，用其言而取之。既歸，告其室人曰：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，吾今得之，彼直真夢矣。室人曰：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邪？詎有薪者邪？今真得鹿，是若之夢真邪？夫曰：吾據得鹿，何用知彼夢我夢耶？薪者之歸，不厭失鹿，其夜真夢藏之之處，又夢得之之主，爽旦，案所夢而尋，得之。遂訟而爭之，歸之士師。士師曰：若初真得鹿，妄謂之夢；真夢得鹿，妄謂之實。彼真取若鹿，而與若爭鹿。室人又謂夢仞人鹿，無人得鹿。今據有此鹿，請二分之。以聞鄭君。鄭君曰：嘻，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？訪之國相。國相曰：夢與不夢，臣所不能辯也。欲辯覺夢，唯黃帝、孔丘。

聖人之辯覺夢何耶？直知其不異耳。

今亡黃帝、孔丘，孰辯之哉？且恂士師之言可也。

恂者，信也。音苟。因喜怒而迷惑，猶不復辯覺夢之虛實，況本無覺夢也。

盧曰：夫以為夢者，但妄識耳。神識之不審，則為妄夢焉。傍聞而取鹿者，亦不審也，此復為夢矣。得鹿者又夢而求鹿，以經獄官焉，其皆不審也，妄情同焉。故二分之。能了其妄者，其唯聖人乎？若時無聖人，事無的當，故士師之以不了斷不了，更為妄焉。

政和：自道觀之，孰覺孰夢，是非一氣。果且有辯乎？刑名而降，真偽起矣。故真得鹿也，妄謂之夢。真夢庇也，妄謂之實。是非之塗，繁然殺亂，惡能知其辯？黃帝、孔子，以真冥妄，果且無彼是乎哉？士師之言，以真辯妄，果且無彼是乎哉？故求證於黃帝、孔子而莫得，則且恂士師之言可也。

范曰：體道之人，見獨趨寂，得失無足以累其心者。鹿之為物好群，則非見獨矣。善走則非趨寂矣。故薪於野而得之者已而俄失，遂以為夢。聞其言而取之者已而俄得，亦以彼為真夢也。迨歸而告其室人，又復以為夢仞人鹿焉，然則鹿之得失，夢之虛實，孰知其所以然哉？彼是相攻，妄生分別爭競之端起矣。彼夢之中又占其夢者，乃復夢分人鹿焉，庸詎而能知此其大夢也耶？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，故辯覺夢者，唯黃帝、孔子而已。士師則有為而治事者，國相則無為而論道者。

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，朝取而夕忘，夕與而朝忘，在塗則忘行，在室則忘坐，今不識先，後不識今。闔室毒之。謁史而卜之，弗占；謁巫而禱之，弗禁

；謁醫而攻之，弗已；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，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。儒生曰：此固非卦兆之所占，

夫機理萌於彼，著龜感於此，故吉凶可因卦兆而推，情匿可假象數而尋。今忘者之心，泊爾釣於死灰，廓焉同乎府宅，聖人將舞所容其鑿，豈卦兆之所占？

非祈請之所禱，

夫信順之可以祈福慶，正誠之可以消邪偽，自然之勢也。故負愧於神明，致怨於人理者，莫不因茲以自極。至於情無專惑，行無狂躄，則非祈請之所禱也。

非藥石之所攻。

疾病結於府藏，疾病散於肌體者，必攻脉診以察其盈虛，投藥石以攻其所苦。若心非嗜慾所亂，病非寒暑所傷，則醫師之用宜其廢也。

吾試化其心，變其慮，庶幾其瘳乎。

夫忘都無心慮，將何所化？此義自云易令有心，反令有慮，蓋辭有左右耳。

於是試露之，而求衣；飢之，而求食；幽之，而求明。

先奪其攻己之物以試之。

儒生欣然告其子曰：疾可已也。然吾之方密，傳世不以告人。試屏左右，獨

與居室七日。從之。莫知其所施為也，

儒者之多方，固非一塗所驗也。

而積年之疾，一朝都除。

上句云使巫醫術之所絕思，而儒生獨能以其所病者，先引華子之忘同於自然，以明無心之極，非數術而得復推，儒生之功，有過乎史巫者，明理不冥足，則可以多方相誘。又欲令忘者之悟知曩之忘懷，實幾乎至理也。

盧曰：《老子》曰：為學日益，為道日損。損之又損，以至於無為。華子學道而忘其有，儒生學有以益其知。益其知者，是非必辯於目前。忘其有者，得喪不入於天府。豈占卜、醫藥所能痊之哉？於是儒生以多方誘其心，是非惑其慮，華子於是失道而後德，失德而後是非交馳於胸中，故坐忘之道失矣。

華子既悟，迺大怒，黜妻罰子，操戈逐儒生。宋人執而問其以。華子曰：曩吾忘也，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。今頓識既往，數十年來，存亡得失，哀樂好惡，擾擾萬緒起矣。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、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，須臾之忘，可復得乎？

疾病與至理相似者猶能若是，況體極乎？

盧曰：華子思反真而無從也，故怒其妻子，以逐儒生也。

子貢聞而怪之，以告孔子。孔子曰：此非汝所及乎。顧謂顏回記之。

此理亦當是賜之所逮，所以折之者，欲寄妙賞於大賢耳。

盧曰：子貢辯學之士，進取強學者也，故曰此非汝所及也。顏回好學亞聖，不違於仁者也，故令顏回記之者，用明道於大賢耳。

政和：知忘，是非心之適也。墮肢體而離形，黜聰明而去智，天機不張，默與道契，惛然若亡而存世，豈得而窺之？俗人昭昭，我獨若昏。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，而知通於神，此聖人之所以不病也。而世俗以不知為病，故謂華子為病忘。方且化其心，變其慮，使存亡得失、哀樂好惡，擾擾萬緒隨之而起，以累其形。因其亂心，則儒生所謂除其疾者。其開人而賊生者，與孔子不以語子貢者，以其多而而雜，顧顏回記之，則為其能坐忘故也。

范曰：宋者，火所次而明，陽者，性常浮而動，里則處而非奧，華則敷而離根，子則又其嬰孩之時也，中年則涉人偽之已深，病忘則還性。天之暫復，而謂之病，見世欲之病，非迷而不復者也。古之語致道者，必貴乎忘心。宋子之病，其幾乎忘心，而得道之真者耶？真則致一矣。朝取而夕忘，忘於朝也；夕與而朝忘，忘於夕也；在途則忘行，忘於途也；在室則忘坐，忘於室也；今不識先，忘於今也，後不識今，忘於後也；始則忘取與，是忘物也；中則忘行坐，是忘所也；終則忘後先，是忘時也；且獨奈何而以此為病耶？既已謂之病，必有受之者，其曰忘，則受之者又其誰也。不知其未嘗病，乃闔室毒之，毒之不己，乃謁史而卜之，卜之弗已，又謁巫而禱之，禱之弗已，又謁醫而攻之。三者無所用其術，魯之儒又躡其後而自媒能治焉。魯者，文物之地。儒者，仁義之衍。大全自此析矣。然彼自無疑，則非吉凶之所能知，卦兆奚占？彼自無愆，則非鬼神之所能測，祈請奚禱？彼自無疾，則非陰陽之所能寇，藥石奚攻？欲愈其忘，試化其心，試變其慮，庶幾其有疹乎？於是露之，使知寒；飢之，使知飢，幽之，使知明。心非一而為物偶矣。其寒而知求衣，飢而知求食，幽而知求明，見非獨而心有對矣。鑿之七日，混沌之七竅遂開，除之一朝，世間之萬態俱起。大怒而黜其妻子，以其有親於我，而責之深也。操戈而逐儒生，以其有求於我而憾之切也。存亡得失、哀樂好惡，向也各各不知，今也營營不已。須臾之忘，安可得哉？子貢問於孔子而怪之，以其溺於博學之辯而已。孔子顧謂顏回而記之，以其造於坐忘之妙而已。然則華子之忘，猶非誠忘者耶。其病則冥然而忘，及其悟則拂然而怒，未能兩忘而化於道故耳。

秦人逢氏有子，少而惠，及壯有迷罔之疾。

惠非迷也，用惠之弊，必之於迷焉。

聞歌以為哭，視白以為黑，饗香以為朽。《月令》曰：其臭朽。嘗甘以為

苦，行非以為是；意之所之，天地四方，水火寒暑，無不倒錯者焉。

盧曰：夫矜於小智者，人以為慧。體道保和者，人以為愚。夫齊聲色，妄水火者，非俗人之所辯。故以道為迷罔焉。

楊氏告其父曰：魯之君子多術藝，將能已乎？汝奚不訪焉。其父之魯，過陳，遇老聃，因告其子之證。老聃曰：汝庸知汝子之迷乎？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，昏於利害，同疾者多，固莫有覺者。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，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，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，一國之迷不足以傾天下。天下盡迷，孰傾之哉？向使天下之人，其心盡如汝子，汝則反迷矣。哀樂、聲色、臭味、是非，孰能正之？且吾之此言未必非迷，而況魯之君子迷之郵者，

魯之君子，盛稱仁義，明言是非，故曰迷之郵者也。

焉能解人之迷哉？榮汝之糧，不若遺歸也。

榮者，棄也。此章明是非之理未可全定，皆眾寡相傾以成辯爭也。

盧曰：榮，棄也。天下俗士甚多，悟道者少，眾迷以嗤獨智翻以為迷。

故《老子》云：下士聞道大笑之，不笑不足以為道也。今欲使趙競之士正其是非者，失道彌遠矣。魯之儒生於忘形保神之道，乃迷之甚者也。何能曉人之迷爾？不如棄汝路糧速歸矣。

政和：是非之彰也，道之所以虧也。彼亦一是非，此亦一是非，則歌哭之聲，黑白之色，香朽之臭，甘苦之味，以至於四方之內，人各是其所是，而非其所非。將誰使正之？民之迷，

其日久矣。竊竊然知之，謂彼為迷。吾烏能知其辯？此老子所以謂其父曰，汝庸知子之迷乎？又曰，哀樂、聲色、臭味、是非，孰能正之也？玄珠之遺，象罔得之，則迷罔之疾，亦豈世之所識哉？

范曰：仁，人心也。由心而行，是所謂惠。少而惠，則開天而已。及壯而有迷罔之疾，則無所用知將造乎道之無矣。方之北時之冬謂之罔。罔者，有之合也。迷而至於罔，其幾於至無而為群有之所宗者耶？其謂之疾，則世俗既是為疾故也。聞歌以為哭，則未能無聲，特於聲有所不分。視白隊為黑，則未無色，特於色有所不辯。饗香以為朽，則將至於無臭矣。嘗甘以為苦，則將至於無味矣。行非以為是，則又造乎道之有封而未始有是非者矣。其本也，意之所之，天地、四方、水火、寒暑，無不倒錯、是又其物物混融，了無分別者耶。楊氏告其父以魯之君子多藝術為能已者，蓋其躬服仁義，明言是非，而析道之渾全故也。其父之魯，過陳，遇老聃，因告其子之者，蓋其以深為根，以約為紀，而體道之博大故也。是時天下之人惑於是非，昏於利害，同疾者多，莫有覺者，孰為迷耶？孰為不迷耶？且自身而達之家，自家而而達之鄉，自鄉而達之國，自國而達之天下，莫不盡迷，孰傾之哉？向使天下之人，其心盡如汝子

，汝則反迷矣。又況哀樂，聲色也，臭味也，是非也，眾寡相傾，特未可定吾誰使正之，使同乎我與若者。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，烏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？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，烏能正之一將以迷之郵者？蘄欲解人之迷，其惑以滋甚，將反汝情性，而無由入矣。故棄汝之糧，不若遄歸也。老子於此必曰：吾之言未必非迷者，蓋欲遣其為言之累故耳。

燕人生於燕，長於楚，及老而還本國。過晉國，同行者誑之，指城曰：此燕國之城。其人愀然變容。指社曰：此若里之社。乃喟然而歎。指舍曰：此若先人之廬。乃涓然而泣。指壠曰：此若先人之冢。其人哭不自禁。同行者啞然大笑，曰：予昔給若，此晉國耳。其人大慚。及至燕，真見燕國之城社，真見先人之廬家，悲心更微。

此章因情有一至，哀樂既過，則向之所感，皆無欣戚者也

盧曰：夫人，性相近，習相遠者，各隨其情，習所安也。生於燕者，未離其本也。長於楚者，安於所習也。所歸於本而不之識，故偽薄者是人得之焉，將所似而誘之信者，於是生惑也，反知不實，忘情以生慚，縱得見真，仍以為薄者，是非皆不相了，因人以惑其情焉。況今之君子咸妄執晉國之城社也，寧知養神反本之至道哉？

范曰：一性之所，亘古不遷。逐物忘返，則搖蕩恣睢於轉徙之途者，多矣。厥有繕性，俗學以求復其初者，又且大惑易性，認物為己，殆亦不知真宅之所歸而然耶。燕人生於燕，

長於楚，則逐物而失其性之所況也。及老而還本國，則繕性而求復其初之所況也。過晉國，同行者誑之，指城曰：燕國之城，則愀然而形於色。指社曰：燕國之社，則喟然發於聲。指舍曰：此若先人之廬，則涓然而泣矣。指壠曰：此若先人之冢，則哭不自禁矣。既而告之曰：此晉國耳，乃復大慚，則大惑易性，不知歸其真宅之況也。及至燕，真見燕國之城社，真見先人之廬冢，悲心更微。其得失所謂入而後悅之者歟。之人也，雖曰迷而後復，固與夫繭然疲役而不知所歸者異矣。《徐無鬼》有越人之說，莊周有舊都之喻，義與此合。

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八竟

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九

和光散人高守元集

仲尼

智者不知而自知者也。忘智故無所知，用智則無所能，知體神而獨運，忘情而任理，則寂然玄照者也。盧曰：此篇言證無為之道者，方可無所不為，世人但見聖人之跡，而不知所證之本也，學者徒知絕情之始，而不知皆濟之用，皆失其中也。

政和：或使則實，莫為則虛，微妙並觀，有無不蔽，無不忘也，無不有也，澹然無極，是謂契理。范曰：惟忘乎智，乃能不用其智，惟造乎神，乃能不名其聖，若然者，入而內觀，是非利害，不入於胸次，故眼如耳，耳如鼻，鼻如口，口無不同。在我者，蓋如此也，出而外觀，則毀譽，憂喜不汨於心術，故視生如死，視富如貧，視人如豕，視吾如人。在物者，蓋如此也。力雖服海內不自用，辯雖彫萬物而不自悅，真知真能得之在我，所謂無為而無不為者，其在是乎。

仲尼閒居，子貢入侍，而有憂名。

政和：聖人退藏於密，故心不愛樂、吉凶。與民同患，故有憂

子貢不敢問，

子貢雖不及性與天道，至於夫子文章，究聞之矣。聖人之無憂，常流所不及，況於賜哉？所以不敢問者，將發明至理，惟起余於大賢，然後微言乃宣耳。

出告顏回。顏回援琴而歌。孔子聞之，果召回入，問曰：若奚獨樂？回曰：夫子奚獨憂？

回不言欲旨問，故弦歌以激發夫子之言也。

孔子曰：先言爾志。曰：吾昔聞之夫子曰：樂天知命故不憂，回所以樂也。

天者，自然之分，命者，窮達之數也。

政和：樂天，則不尤人；知命，則不尚力。任其自然，不累乎心。何憂之有？

孔子愀然有問，曰：有是言哉？

將明此言之不至，故示有疑問之色。

汝之意失矣。此吾昔日之言爾，請以今言為正也。

昔日之言，因事而興，今之所明，盡其極也。

政和：道惡乎往而不存？言惡乎存而不可？隨時之宜之謂是，體道之常之謂正，故昔日之言可以為是，而自今觀之，不可以為正也。然以昔日之言為是，以今日之言為正，其所言者，特未定也。知時無止證羈今故，則束於教者，豈足以語此？

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，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。

無所不知，無所不樂，無所不憂，故曰大也。

政和：真樂無樂，亦無所不樂；真知無知，亦無所不知。修之身，故無憂；修之天下，故有憂之大。

范曰：退朝曰燕居。燕曰閒。故有所謂燕居，有所謂閒居。子貢之學，得

其言未得其所以言。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而聞矣；夫子之言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而聞也。故於聖人之憂，則有所不敢問。顏回之學，具體而微，造形而悟，非真愚也。終日不違，非助我也，無所不說。故聞聖人之憂，則援琴而歌，蓋將有所激焉。此孔子聞之所以果召，回入而有獨樂之問也。體道者常樂，涉事者常憂。天者，莫之為而為也，吾則樂之而不辭。命者，性之所自出也，故則知之而無蔽，樂天知命，則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。俯視世間，萬事舉，無足以累吾心者，此回之所以樂也。雖然，止是耳矣，猶非其至。故孔子以是為昔日之言。夫言無常是，應時為正。昔之所是，今或非之，昔之所可，今或否之。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，未知其有憂之大，是未能以今言為正者也。即此以觀，《列子》，可謂深於《易》矣。王通曰：天下皆憂，吾獨得不憂。豈知聖人之意哉？

今告若其實：修一身，任窮達，知去來之非我，亡變亂於心慮，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。

此直能定內外之分，辯榮辱之境，如斯而已，豈能無可無不可哉？

盧曰：夫樂乎天，知乎命，而不憂感者，是時濟之道，非應用救物之事焉。仲尼曰：吾昔有此言，今則異於昔。

政和：古之知道者，以行止非人所能而在天，以廢興非力所政而在命，不榮通，不醜窮，適來時也。適，去順也。安時而處順，哀樂不能入也，何憂之有？然是特修一身者爾。

曩吾修《詩》《書》，正禮樂，將以治天下，遺來世；

《詩》《書》禮樂，治世之具，聖人因而用之，以救一時之弊，用失其道，則無益於理也。

非但修一身，治魯國而已。

夫聖人知周萬物，道濟天下。若安一身，救一國，非所以為聖也。

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，仁義益衰，情性益薄。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，其如天下與來世矣。

治世之術實須仁義，世既治矣，則所用之術宜廢。若會盡事終，執而不舍，則情之者寡而利之者眾。衰薄之始，誠由於此。以一國而觀天下，當今而觀來世，政弊豈異？唯圓通無閼者，能唯變所適，不滯一方。

吾始知《詩》《書》禮樂無救於治亂，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，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。

唯棄禮樂之失，不棄禮樂之用，禮樂故不可棄，故曰未知所以革之之方。而引此以為憂者，將為下義張本，故先有此言耳。

盧曰：非詩書禮樂不足以為治天下之法，而世之理論，不由詩書禮樂所能

救焉。若去其法，又無以為禮之本也。此唯有道者之所深憂。

政和：《詩》《書》者，載治之言。禮樂者，載治之具。孔子體道之真以治身，超然自得乎形色、名聲之表矣，而憫天下之弊，故言仁義，明禮樂，吁俞曲折以慰天下之心。然世之人滅質溺心，無以返其性情而復其初。則仁義益衰，而性情益薄，其道不行於當年矣，為天下後世慮，所以憂也。

雖然，吾得之矣，未樂而知者，非古人之謂所樂知也。

《莊子》曰：樂窮通物非聖人。故古人不以無樂為樂，亦不以無知為知，任其所樂，則理自無樂，任其所知，則理自無知。

無樂無知，是真樂真知；

都無所樂，都無所知，則能樂天下之樂，知天下之知，而我無心者也。

故無所不樂，無所不知，無所不憂，無所不為。

居宗體備，故能無為而無不為也。

《詩》《書》禮樂，何棄之有？革之何為？

若欲損《詩》《書》易治術者，豈救弊之道？即而不去，為而不恃，物自全矣。

盧曰：知天命之所無可奈何而安其分以不憂者，君子之平常心也。古之開物成務、濟人利俗，則不然也，不安其樂，不任其知，先天而不違，後天而奉天時，是真樂真知也。若然者，故無不樂，無不知，故能所不為矣。豈復委任之哉？是以詩書禮樂誠可以助化之本也。革之者何為乎？

顏回北面拜手曰：回亦得之矣。

所謂不違如愚者也。

出告子貢。子貢茫然自失，

未能盡符至言，故遂至自失也。

歸家淫思七日，不寢不食，以至骨立。

發憤思道，忘眠食也。

顏回重往喻之，乃反丘門，弦歌誦書，終身不輟。

既悟至理則忘餘事。

盧曰：顏生亞聖之道不違，聞而得之矣。子貢因詩書以為智，故為言而失其所宗。回重喻之，乃悟為學之益，不知日損之道也。

政和：道德不廢，安取仁義？性情不離，安用禮樂？樂天者，有所樂，非古人之所謂樂也。知命者，有所知，非古人之所謂知也。樂天者，必期於無所樂，是謂真樂。知命者，必期於無所知，是謂真知。若是，則無所不樂，無所不知，無所不憂，無所不為，與化為人焉。往而不能化，人治詩書禮樂可也。退仁義，擯禮樂，亦可也。故其始也，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。及其得也，則

曰詩書禮樂何棄之有？革之何為？子貢向也不敢問，至其聞之，茫然自失，思無所得，則誦書不輟而已。所謂得其言而未得其所以言者歟。

范曰：道之真以治身，所以修一身也。不榮通，不醜窮，所以任窮達也。適來則安之，適去則順之，則知去來之非我矣。不為軒冕，肆志不為，窮約趨俗，則亡變亂於心慮矣。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者，固有在是。一將不得而馘世，則緒餘以為國家，土苴以治天下。以百姓心為心者，詎能愬然無憂耶？故詩書禮樂，先王之陳迹也，此為治之具，而非治之道。修詩書，將以為治乎？而仁義日益衰。正禮樂，將以為治乎？而情性日益薄。道不行於一國，其如天下何？道不行於當年，其如來世何？吾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，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。此樂天知命者所以若是其多憂也。雖然，吾得之矣。樂天者，非古人之所謂樂也，真樂無樂，任其所樂，故無所不樂。知命者，非古人之所謂知也，真知無知，任其所知，故無所不知。若然者，雖日有憂，是豈蒿自以憂世之患

者哉？故能無為而無所不為也。向之所謂詩書禮樂者，用之而不必棄，因之而不必革。順物自然，無容私焉。孰能弊弊然以天下來世為事？顏回造於坐忘之妙者也，故聞聖人之言而有得焉。子貢溺於博學之辯者也，故茫然自失而已。

陳大夫聘魯，私見叔孫氏。叔孫氏曰：吾國有聖人。曰：非孔丘耶？曰：是也。何以知其聖乎？

至哉此問。夫聖人之道絕於群智之表，萬物所不窺擬，見其會通之迹，因謂之聖耳。豈識所以聖也？

叔孫氏曰：吾常聞之顏回。

至哉此答。自非體二備形者，何能言其髣髴，瞻其先後乎？以顏子之量，猶不能為其稱謂，況下斯者乎？

曰：孔丘能廢心而用形。

此顏回之辭。夫聖人既無所廢，亦無所用，廢用之稱，亦因事而生耳。故俯仰萬機，對接世務，皆形進之事耳。冥絕而灰寂者，固泊然而不動矣。

盧曰：聖人應物而生，濟時用，導群有，以示跡不顯，真以化凡焉。

陳大夫曰：吾國亦有聖人，子弗知乎？曰：聖人孰謂？曰：老聃之弟子有亢古郎反，又音庚。倉子者，得聃之道，

老聃猶不言自得其道，亢倉於何得之？蓋寄得名以明至理之不絕於物理者爾。

能以耳視而目聽。

夫形質者，心智之室宇；耳目者，視聽之戶牖。神苟徹焉，則視聽不因戶

牖，照察不闕牆壁耳。

政和：仲尼應物而忘心，故見其聖者，以為能廢心而用形。亢倉子適己而忘形，故見其聖者，以為能耳視而目聽。廢心用形，猶桔槔俯仰。人之所引，亦引人也。耳視目聽，與列子心凝形釋、骨肉都融同義。然何廢何用？無視無聽，聖人之道，烏可致詰？此特人者見之耳。

范曰：心者形之所主，形者心之所合。必有以制心，乃能廢心，故不為心所累。必有以使形，乃能用形，故不為形所役。聖人之所以聖，既無所廢，亦無所用。叔孫氏之聞者如此，故以是稱仲尼也。耳主聽，目主視。精全而不虧，則其耳徹矣，乃或能視。神用而不竭，則其目徹矣，乃或能聽。聖人之所以聖，視不以目，聽不以耳，陳大夫之所見者如此，故以是而稱亢倉子也。

魯侯聞之大驚，

不怪仲尼之用形，而怪耳目之易任，迹同於物，故物無駭心。

使上卿厚禮而致之。亢倉子應聘而至。

汎然無心者，無東西之非己。

魯侯卑辭請問之。亢倉子曰：傳之者妄。我能視聽不用耳目，不能易耳目之用。

夫易耳目之用者，未是都無所用。都無所用者，則所假之器廢也。

盧曰：夫耳目者，視聽之器也。唯神能用之。若神不在焉，則死人之耳目，不能視聽矣。亢倉子知人之所能，故不用耳目為視聽之主矣。是命耳見而目聞耶？此乃傳者不曉，因妄為說耳也。

魯侯曰：此增異矣，其道奈何？寡人終願聞之。

盧曰：魯侯仍未了此意，更以為增加奇異焉。固請其道矣。

亢倉子曰：我體合於心，

此形智不相違者也。

心合於氣，

此又遠其形智之用，任其泊然之氣也。

氣合於神，

此寂然不動，都忘其智。智而都忘，則神理獨運，感無不通矣。

神合於無。

同無則神矣，同神則無矣。二者豈有形乎？直有其智者不得不親無以自通，忘其心者則與無而為一。

盧曰：夫體既有質而成礙，心則有繫而成執，體合於心者，不在於形礙，而在封執也。故氣之於心，雖動而無所執。故心合於氣者，不在封執而在於動用也。故氣合於神者，不在於動，而在於了識也。神之於無，則妙絕有形

，故不在於了識，而在於冥真矣。

其有介然之有，唯然之音，雖遠在八荒之外，近在眉睫之內，來干我者，我必知之。

唯豁然之無，不干聖慮耳。涉於有分，神明所照，不以遠近為差也。

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，心腹六藏之所知，其自知而已矣。

所適都忘，豈復覺知之至邪？

盧曰：是故有形有音，無遠無近，來干我者，皆能知之。都不用四支七竅，如明鏡高懸，朗然自照，豈運其耳哉也？

魯侯大悅。他日以告仲尼，仲尼笑而不答。

亢倉言之盡矣，仲尼將何所云。今以不答為答，故寄之一笑也。

盧曰：寄之一笑者，得忘言之旨也。

政和：耳視目聽，猶不能外乎形。視聽不用，耳目則離形矣。蓋耳目視聽，未離乎形，猶有所不及。至於不用耳目，則形充空虛。視乎冥冥，聽乎無聲，與神為一，世豈足以識之？體合於心，則以外而進內，心合於氣，則以實而致虛。氣合於神，則立乎不測。神合於無，則動於無方。無聽之以耳，而聽之以氣，吾以神遇，而不以目視，此所謂以無有入無間者。與介然之有、有形之小，唯然之音，有聲之微，遠在八荒之外，華九方也；近在眉睫之間，非無所也，囿於有形，感於有聲，吾雖黜聰明而同乎大通。來干我者，我必知之，亦惡知其所以然哉？故曰其自知而已矣。仲尼笑而不答者，解顏一笑，不知答也。

范曰：耳目，形也。視聽，用也。精神洞徹，了無所闕者，能以耳視而目聽，然特能易耳目之用而已，未至於都無所用。若乃無形之上，獨以神視無聲之表，獨以炁聽，則耳目不用，而聰明長存矣。故魯侯以是為增異也。原其所以致此，亦必有道。體合於心，則其體察矣，乃無謬心之躡。心合於氣，則其心凝矣，乃無使氣之強。氣無不運也，其化常本於神，氣合於神則融而無間矣，神無不在也；其用常託於無，神合於無，則混而為一矣。彼辯物而小，則為介然之有。感物而應，則為唯然之音。其在八荒之外，可以為遠乎？道亦在是，無間於遠。其在眉睫之內，可在為近乎？道亦在是，無間於近。大智並觀，物莫能間，無有遠近，遂知來物外觀於身，身本無身，故七孔四支之所覺，吾不知也。內觀於心，心本無心，故心腹六藏之所知，吾不知也。真知無知，無所不知，是其神之所為乎？道之至此，則至矣盡矣，不可以有加矣，故魯侯以告仲尼，仲尼所以笑而不答也。

商太宰見孔子曰：丘聖者歟？孔子曰：聖則丘何敢，

世之所謂聖者，據其跡耳，豈知所以聖所以不聖者哉？

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。

示現博學多識耳，實無所學，實無所識也。

政和：夫子既聖矣，而曰聖則何敢，蓋不居其聖也。雖博學而無所成名，雖多識而一以貫之，此孔子所以為集大成。

范曰：達巷黨人知，足以知聖人者也。故曰博學而無所成名。漢陰丈人知，不足以知聖人者也。故曰博學以擬聖。然則聖人無名，孰得而稱之？博學多識，特以對商太宰而已。然其告子貢則曰：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。予一以貫之，何也？博學多識者。道中庸所以同乎人，一以貫之者，極高明，所以同乎天。

商太宰曰：三王聖者歟？孔子曰：三王善任智勇者，聖則丘不知。曰：五帝聖者歟？孔子曰：五帝善任仁義

者，聖則丘弗知。曰：三皇聖者歟？孔子曰：三皇善任因時者，聖則丘弗知。

孔子之博學，湯武之干戈，堯舜之揖讓，義黃之簡朴，此皆聖人因世應務之羸跡，非所以為聖者。所以為聖者，固非言迹之所逮者也。

盧曰：將明大道之非跡也，代人所詮者，徒知其跡耳。故夫子因眾人之所常見，欲明至真之聖人也。

政和：皇言道，帝言德，王言業。善任因時所以行道，善任仁義所以成德，善任智勇所以修業。然有為之累，非無為之事，故曰聖則丘弗知也。雖然，皇也，帝也，王也，應時而造所任者，跡也。其所以跡，非其所以聖。

范曰：王言業，故善任智勇；帝言德，故善任仁義；皇言道，故善任因時。是皆應世之羸跡耳，豈其所以聖哉？故夫子皆曰弗知。又因以見其不居聖也。

商太宰大駭，

世之所謂聖者，孔子皆云非聖，商太宰所以大駭也。

曰：然則孰者為聖？孔子動容有間，曰：西方之人，

聖豈有定所哉？趣舉絕遠而言之也。

有聖者焉。不治而不亂，

不以治治之，故不可亂。

不言而自信，言者不信。不化而自行，

為者則不能化，此能盡無為之極也。

蕩蕩乎民無能名焉。

何晏《無名論》曰：為民所譽，則有名者也。無譽，無名者也。若夫聖人，名無名，譽無譽，謂無名為道，無譽為大。則夫無名者，可以言有名矣；無

譽者，可以言有譽矣。然與夫可譽可名者豈同用哉？此比於無所有，故皆有所有矣。而於有所有之中，當與無所有相從，而與夫有所有者不同。同類無遠而相應，異類無近而不相違。譬如陰中之陽，陽中之陰，各以物類自相求從。夏日為陽，而夕夜遠與冬日共為陰；冬日為陰，而朝晝遠與夏日同為陽。皆異於近而同於遠也。詳此異同，而後無名之論可知矣，凡所以至於此者何哉？夫道者，惟無所有者也。自天地以來，皆有所有矣。然猶謂之道者，以其能復用無所有也。故雖處有名之域，而沒其無名之象，由以在陽之遠體，而忘其自有陰之遠類也。夏侯玄曰：天地以自然運，聖人以自然用。自然者，道也。道本無名，故老氏曰強為之名。仲尼稱堯蕩蕩無能名焉，下云巍巍成功，則強為之名，取世所知而稱耳。豈有名而更當云無能名焉者耶？夫唯無名，故可得遍以天下之名名之，然豈其名也哉？推此足喻而終莫悟，是觀泰山崇崛，而謂元氣不浩芒者也。

丘疑其為聖，弗知真為聖歟？真不聖歟？

聖理冥絕，故不可擬言，唯疑之者也。

商太宰嘿然心計曰：孔丘欺我哉。

此非常識所及，故以為欺罔也。

盧曰：夫立跡以崇教，明行以興化者，皆救俗之賢聖耳。若夫體大道者，覆載如天地，化行若四時，不見有可治而不可亂者，不假立言而為信者，沛然而澤利萬物，哀然而含識皆生，蕩蕩難明。此為聖者寄之於方所，立言以辯之，猶恐未為至也，故以疑似而遣言。斯乃太宰所不知，以為夫子誑之耳。

政和：莊子論燧人、伏羲、神農、黃帝、唐虞以來，其為天下，皆以為德之下衰。孔子以三皇、五帝、三王之治為不知其聖，乃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，蓋道歲也。聖人時也，五帝、三王之治，閱眾甫於亨嘉之會，猶時之有春夏也，見其外王之業而已，故曰：不知其聖。西方之人，去華而復質，猶時之有秋冬也，靜而聖而已，故曰：有聖者焉。夫有不治也，然後治之；無事於治，何亂之有？故不治而不亂。待言而信者，信不足也；默然而喻，故不言而自信。道化之行，猶有行之之迹，化而無迹，孰推行是？故不化而自行，此之謂。莫之為，而常自然也。道不可名，無所畛域，故曰：蕩蕩乎民無能名焉。雖然，聖不可知，謂是為聖，豈真是哉？故疑其為聖而已。商太宰以其言不近人情，故始也驚怖而大駭，且求之度數而弗得，故其終默然心計，而以孔子為欺我也。

范曰：夫有土者有大物也，有大物者不可以物。物而不物，故能物物，是古之人門在宥天下，不聞治天下也。自三代以下者，釋示恬淡無為而悅夫啍啍之意，屈折禮樂以正天下之形。吁，俞仁義慰天下之心，名曰治之，亂孰甚焉

？然則聖人之治也，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。故從容無為而萬物煩累，吾又何暇治天下哉？于以設教則無言之之累，爾其自信；于以運化則無化之之迹，爾其自行。道常無名，自人觀之，雖見夫蕩蕩，其大而無名之朴，終無得而稱之也。百姓謂我自然，帝力於我何有？莊子所謂聖人無名者，其是歟？然聖與不聖，方其致疑而未之或知也，殆將進乎聖而不可知之神矣。商太宰不足以語此，故以孔子之言為欺我哉。

子夏問孔子曰：顏回之為人奚若？子曰：回之仁賢於丘也。曰：子貢之為人奚若？子曰：賜之辯賢於丘也。曰：子路之為人奚若？子曰：由之勇賢於丘也。曰：子張之為人奚若？子曰：師之莊賢於丘也。猶矜莊也。子夏避席而問曰：然則四子者何為事夫子？曰：居，吾語汝。夫回能仁而不能反，

反，變也。夫守一而不變，無權智以應物，則所適必闕矣。

盧曰：可與適道，未可與權。

賜能辯而不能訥，

盧曰：有進取之能，未階乎道也。

由能勇而不能怯，

盧曰：但知其雄，不能守其雌也。

師能莊而不能同。

辯而不能訥，必虧忠信之實；勇而

不能怯，必傷七恕之道；莊而不能同，有違和光之義，此皆滯於一方也。

盧曰：自守矜嚴，不能同物，失於和也。

兼四子之有以易吾，吾弗許也。

四子各是一行之極，設使兼而有之，求變易吾之道，非所許。

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。

會同要當寄之於聖人，故欲罷而不能也。

盧曰：兼有仁辯、嚴勇，吾且不與之易，況不能兼之。夫子能兼四子之不能也，故事我而不貳心矣。此論道之大者，更在其行藏之卷耳。

政和：聖人之道極高明，而道中庸，或過，或不及，皆非道也。賢者過之，聖人無取焉。回能仁而不能反，非大仁也；賜能辯而不能訥，非大辯也；由能勇而不能怯，非大勇也；師能莊而不能同，非和光也。雖不該不遍，在道一曲，然各有所長，時有所用，乃若夫子之大全，則備道而兼有之。彼數子者，仰聖人而自知其小，則孔子雖各以其所能為賢於己，而彼其所事我者，亦安能貳己哉？

范曰：顏淵得其行而未得其所以行，故雖或不違於三月之久，未能克己於一日之間，豈非能仁而不能反者耶？子貢得其言而未得其所以言，故孔子列之

言語之科，孟子稱其說辭之善，豈非能辯而不能訥者耶？乘桴之游，或譏其好勇過我，三軍之問，或譏其臨事而懼，則由能勇而不能怯可知；飾堂堂之容難與為仁，持嚶嚶之志不掩其行，則師能莊而不能同可知。之四子者，皆非全才，故兼其有以易吾，聖人弗許也。然則夫子之道，其猶海乎？或小或大，或多或寡，各隨所取而有得焉耳。

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九竟

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

仲尼

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，日損之師。友伯昏瞀人，乃居南郭。從之處者，日數而不及。

來者相尋，雖復日日料簡，猶不及盡也。

雖然，子列子亦微焉，

列子亦自不知其數也。

朝朝相與辯，無不聞。

師徒相與講肄，聞於遠近。

盧曰：來者既多，列子亦不知其數；日日談講，聖人之跡無不聞也。

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，不相謁請；

其道玄合，故至老不相往來者也。

相遇於道，目若不相見者，道存則視廢也。門之徒役以為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。敵讎。

盧曰：眾疑有讎怨，見不相往來也。

有自楚來者，問子列子曰：先生與南郭子奚敵？子列子曰：南郭子貌充心虛，耳無聞，目無見，口無言，心無知，形無惕。往將奚為？

充，猶全也。心虛則形全矣，故耳不惑聲，目不滯色，口不擇言，心不用知，內外冥一；則形無震動也。

盧曰：貌全而心至，終不耳目心口之為辯也，故心無所用，知形無所憂惕。

雖然，試與汝偕往。閱弟子四十人同行，

此行也，豈復簡優劣計長短，數有四十，故宜而記之也。

見南郭子，果若欺魄焉，而不可與接。

欺魄，士人也。一說云：欺頭。神凝形喪，外物不能得闕之矣。

顧視子列子，形神不相偶，而不可與群。

神役形者也。心無思慮，則貌無動用，故似不相攝御，豈物所得群也。

盧曰：閱簡弟子往見之，果若欺魄為像人，若令之欺頭者，形神不可與接

也。

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與言，
偶在末行，非有貴賤之位。遇感而應，非有心於物也。
衍衍然若專直而在雄者。

夫理至者無言，及其有言，則彼我之辯生矣。聖人對接俯仰，自同於物，故觀其形者，似求是而尚勝也。

盧曰：末行者，情未忘於是非耳，衍衍然求勝之氣耳。

子列子之徒駭之。

見其尸居，則自同於土木，見其接物，則若有是非，所以驚。

反舍，咸有疑色。

盧曰：疑其未忘勝負之心。

范曰：南明也，居南郭則自幽而即明之意。從之處者，日數而不及，以言保汝之眾也。朝朝相辯，無不聞，以言肄業之勤也。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，不相謁請，則又其道之兼忘而不相往來者，相遇於道，目若不相見，則又其道之默契而無所用見者。門之徒役遂以為有敵不疑，曾不知夫體道之人彼我混冥，未嘗立敵也。有自楚來而問者，子列子告之以南郭子其貌充矣，則全而不虧；其心虛矣，則剝而無物。耳之聞也，反聽而已；目之見也，內視而已。默而識之，以。則無言；覺而冥之，以知則無知。若然則踐形而上，又孰有惕然震悸者？彼且離人而常寂焉。往而為妄，行而偽，故曰：往將奚為。雖然，道無往而不存，亦無往而不可。閱弟子四十人同行者，言其與有足者偕至於丘也。見南郭子，果若欺魄焉，而不可與接，則熱然似非人矣。顧視子列子，形神不相偶，而不可與群，則答然似喪禍矣。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者與言，則又採而出，感而應，而不得已而有言焉。是其言也，猶時女也，曷嘗有心於為言哉？故自外觀矣，殆見其衍衍然以道自樂。其靜也專，其動也直，雖若有尚物求勝之心，而所謂不雄成者常自若也。彼偕來之眾方且疑，其以道與世亢，又烏能無驚乎哉？

子列子曰：得無意者無言，進知者亦無言。

窮理體極，故言意兼忘。

用無言為言亦言，無知為知亦知。

方欲以無言廢言，無知遣知，希言傍宗之徒固未免於言知也。

無言與不言，無知與不知，亦言亦知。

比方亦復欲全自然，處無言無知之域，此即復是遣無所遣，知無所知。遣無所遣者，未能離遣；知無所知者，曷嘗忘知？固非自然而忘言，知也。

亦無所不言，亦無所不知；亦無所言，亦無所知。

夫無言者，有言之宗也；無知者，有知之主也。至人之心豁然洞虛，應物而言，而非我言即物而知，而非我知。故終日不言，而無玄默之稱，終日用知，而無役慮之名。故得無所不言，無所不知也。

如斯而已。汝奚妄駭哉。

不悟至妙之所會者更羸，至高之所適者反下，而便怪其應寂之異容，動止之殊貌，非妄驚如何？

盧曰：至知之與意，兩俱忘言也。若優劣不等，則須用言以導之。用無言之言，無知之知，亦何異乎？言之與知，雖然有道，自當辯之，則未嘗言，未嘗不言；未嘗知，未嘗不知。理正合如此而已，汝何妄怪哉？

政和：日數而不及者，言偕來者眾，而夫子之不可及也。列子亦微焉者，言列子之道亦不可得而見也。朝朝相與辯，而不聞者，道不可聞，聞而非也。不得已而有辯，則其所聞也亦淺矣。連牆二十年，不相請謁，則與老子所謂不相往來同意。相遇於道，目若不相見，則不必目擊而道固存矣。百骸九竅賅而存焉，所謂貌充也。窅然空然，視之不見，所謂心虛也。有人之形，故耳、目、口形貌無不充，無人之情，故無聞、無見、無言、無知、無惕其室虛矣。欺魄若存，形而非真，猶所謂象人也。形神不相偶，謂神不守形。衍衍然若專直而在雄者，謂不能知雄而守雌。以列子之道，南郭且視之如此，此其徒所以駭之而咸，有疑色也。言者，所以傳道也。言所以在意，得意而忘言，故曰得意者無言。可以言論者，物之祖也，而不知內矣。故曰進知者亦無言。用無言為言亦言者，至言也。無知為知亦知者，至知也。以我之無言合道之不言，以我之無知，合道之不知，由得意與進知者觀之，亦所以為言，亦所以為知也。其道不外乎此，何妄駭之有？

范曰：意之所隨者，不可以言傳也，故得意者無言。知之所不能知者，辯不能舉也，故進知者亦無言。無言者，道也。用無言為言者，亦未能忘言，無知者，道也。用無知為知者，亦未能忘知。雖未嘗忘言，有所謂未之嘗言者，亦在可言之域；雖或未忘知，有所謂未之或知者，亦在可知之域。曰言曰知，本無所遣，亦無所累。應物而言，亦無所不言也，而實無所言；即物而知，亦無所不知也，而實無所知。嚮之所謂道者，如斯而已。汝將何驚耶？

子列子學也，上章云，列子學乘風之道。三年之後，心不敢念是非，口不敢言利害，始得老商一眄而已。五年之後，心更念是非，口更言利害，老商始一解顏而笑。七年之後，從心之所念，更無是非；從口之所言，更無利害。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，

眄笑並坐，似若有褒貶升降之情。夫聖人之心，應事而感，以外物少多為度，豈定於一方哉？

九年之後，橫心之所念，橫口之所言，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，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，外內進矣。而後眼如耳，耳如鼻，鼻如口，口無不同。心凝形釋，骨肉都融；不覺形之所倚，足之所履，心之所念，言之所藏。如斯而已，則理無所隱矣。

《黃帝篇》已有此章，釋之詳矣。所以重出者，先明得性之極，則乘變化而無窮；後明順心之理，明無幽而不服。二章雙出，各有攸趣，可不察哉？

盧曰：老子曰：大智若愚，大辯若訥。人徒知言之為異，不知夫不言不知之為同，故《黃帝篇》中明用無言之言以濟人此篇復重論言，明用言之不殊於無矣。

政和：始得一眇，言道存於目擊之間；解顏而笑，言心得於形釋之外；引之並席而坐，則進而與之俱。內外進矣，則妙而不可測也。形充空虛，故心凝形釋，骨肉都融，造形上極，故理無所隱也。

范曰：御風而行，猶有所待。故上篇論乘風之道，此不復言，以明列子之學匪直止是而已。

初，子列子好游。壺丘子曰：禦寇好游，游何所好？列子曰：游之樂所玩無故。

言所適常新也。

人之游也，觀其所見；我之游也，觀其所變。

人謂凡人、小人也，惟睹榮悴殊觀以為休戚，未覺與化俱往，勢不暫停。

游乎游乎，未有能辯其游者。

人與列子游則同，所以游則異，故曰游乎游乎，明二觀之不同也。未有辯之者，言知之者鮮矣。

盧曰：翫物之變，遷謝無恒，人但樂其見，吾觀其化，此所以異於人。

壺丘子曰：禦寇之游固與人同歟，而曰固與人異歟？凡所見，亦恒見其變。

苟無暫停之處，則今之所見常非向之所見，則觀所以見，觀所以變，無以為異者也。

玩彼物之無故，不知我亦無故。

彼之與我，與化俱往。

務外游，不知務內觀。外游者，求備於物；內觀者，取足於身。取足於身，游之至也；求備於物，游之不至也。

人雖七尺之形，而天地之理備矣。故首圓足方，取象於二儀，鼻隆口竅，比象山谷，肌肉連於土壤，血脉屬於川瀆，溫蒸同乎炎火，氣息不異風雲。內觀諸色，靡有一物不備。

豈須仰觀俯察，履涉朝野，然後備所見？

曰日：汝自以異於人。人之所視，未嘗異汝也，何者？汝知物，知物之變遷，不知汝之無。故但外游而不內觀，雖感物而亡身，斯為至矣，亦何必求備於外游乎？

於是列子終身不出，自以為不知游。

既聞至言，則廢其游觀。不出者，非自匿於門庭者也。

政和：所玩無故，則常新也。人之游也，觀其所見於貌像聲色而已。我之游也，觀其所變則在消息盈虛。未有能辯其游者，言兩者之異，未之或知也。然以性見者、於其所見，亦常見其變也。故曰：凡所見？亦常見其變。以我徇彼，則徒見彼之無故。反外照內，則在我者未嘗不常新也。故曰：玩彼物之無故，不知我亦無故。務外游者與物俱徂，見物不見性；內觀者反身而誠，見性不見物。窮響以聲，此求備於物之類也。處陰休影，此取足於身之類也。故游之至與不至，唯內外之為辯。列子終身不出，則反求諸己之謂也。

壺丘子曰：游其至乎。

向者難列子之言游也，未論游之以至，故重叙也。

至游者，不知所適；至觀者，不知所眡。

內足於己，故不知所適，反觀於身，故不知所眡。

物物皆游矣，物物皆觀矣，

忘游故能遇物而游，忘觀故能遇物而觀。

是我之所謂游，是我之所謂觀也。

我之所是，蓋是無所是耳。所適常通而無所凝滯，則我之所謂游觀。

故曰：游其至矣乎。游其所矣乎。

盧曰：夫形無所適，目無注視，則物無不視而物無不游矣。若此游觀者，真至游矣乎。

政和：至游者，因性而動者也。至觀者，即性而見者也。有所適則有盡，性豈有盡者哉？故至游者不知所適。有所眡則有礙，性豈有礙者哉？故至觀者不知所眡。無所不游而實無所游，無所不觀而實無所觀，上與造物者游，如斯而已。故曰：游其至矣乎。

范曰：物化無窮，在彼為故，在此為新。有陰有陽，而新故相除者，天也。有處有辯，而新故相除者，人也。游之樂，所玩無故，則所適常新矣。然人之游也，觀其所見，則以物之榮觀為可樂而已；我之游也，觀其所變，則又與造物者游，而觀復於芸芸之間也。游乎游乎，孰知其所然哉？子列子之好游，蓋明夫此。雖然，物我異觀。猶非其至，故以人之游為觀其所見，不知亦但見其變也。以游之樂為所玩無故，不知我亦無故也。是直務外游而不務內觀者

耳，又烏能逍遙無為而游於物之所不得逐而皆存者耶？

《莊子》曰：人有能游，且得不游乎？人而不能游，且得游乎？唯體道者乃能游於世而不僻。故務內觀者，則由勝之內，行乎無名者也；務外游者，求備於物，則由勝之外，志乎期費者也。取足於身，所觀在道，游之至也；求備於物，所游在物，游之不至也。游之為樂，若是其異。故封子自以為不知游，而壺丘子復告之以游觀之說焉。夫鞅掌以觀無妄者，是謂至游不知所適則自適而已。大觀而物無不可者，是謂至觀。不知所既，財內砥而已。夫若然者，道不違物，物無非道，則物物皆游，物物皆觀，是我之所謂游，是我之所謂觀也。萬物皆備於我，反身而誠，樂莫大焉，又何必以外游為務哉？道其至此則至矣，盡矣，不可以有加矣。古之人人知之亦當囂，人不知亦囂囂者，庶幾乎此也。

龍叔謂文摯曰：子之術微矣。吾有疾，子能已乎？文摯曰：唯命所聽。然先言子所病之證。

盧曰：文摯所醫，止於藏府骨肉之疾耳。龍叔所說，忘形出俗之心耳。不與俗類，自以為疾焉。

龍叔曰：吾鄉譽不以為榮，國毀不以為辱；得而不喜，失而弗憂；視生如死，視富如貧，視人如豕，

無往不齊，則視萬物皆無好惡貴賤。

視吾如人；忘彼我也。處吾之家，如逆旅之會；不有其家。觀吾之鄉，如戎蠻之國。天下為一。凡此眾疾，爵賞不能勸，刑罰不能威，盛衰、利害不能易，哀樂不能移。固不可事國君，交親友，御妻子，制僕隸。

夫人所以受制於物者，以心有美惡，體有利害。苟能以萬殊為一貫，其視萬物，豈覺有無之異？故天子所不能得臣，諸侯所不能得友，妻子所不能得親，僕隸所不能得狎也。

此奚疾哉？奚方能已之乎？

盧曰：《莊子》曰：譽之不加勸，毀之不加沮，定乎內外之分，辯乎榮辱之境也。夫契其神而志其形者，則貧富、死生、人畜、彼此皆過客耳，夫何異哉？今用心之若此也，則君臣朋友之道廢，愛憎喜怒之心絕矣。何方能愈之耶？

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。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。既而曰：嘻，吾見子之心矣。方寸之地虛矣。幾聖人也。子心六孔流通，一孔不達。

舊說聖人心有七孔也。

今以聖智為疾者，或由此乎？非吾淺術所能已也。

盧曰：背明而立者，反歸於凡俗之慮也。向明而望者，仰側至道之心也。

方寸虛者，緣執書也。一孔不達者，未盡善也。夫七竅俱通者，寧復以聖智之道為病耶？此病非文摯所能止。

政和：子之術微矣，言其微妙之謂也。心龍叔所告以為疾，文摯所命謂之病，則欲知其受疾之始而已。毀譽不能榮辱，得失不能憂喜，死生不能變其心，貧富不能累其形。視人如豕，則忘人之貴於物；視我如人，則忘我之異於人。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，則無留居也；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，則不擇地也。凡此眾疾，爵賞不能勸，刑罰不能威，則既不受制於人。盛衰利害不能易，哀樂不能移，則又不見役於物。仰固不可以事國君，交親友，俯固不可以御妻子，制僕隸也。昔之以天下辭者，皆曰適有幽憂之病，則命龍叔背明而立，向明而望之，疑其有幽憂之疾故也。聖人之道，莫貴乎虛。今日吾見子之心，方寸之地虛矣，則幾聖人者也。耳、目、鼻、口皆關於心，六孔流通，則眼如耳，耳如鼻，鼻如口之謂也。一孔不達，則心凝矣。視彼外物，何足以為之累？然且謂之疾者，豈病亡心之類、歟？

范曰：古之體道者，萬物一視而無彼此之擇，眾態一齊而無親疏之間。雖以天下譽之，得其所謂瞽然不顧；雖以天下非之，失其所謂儻然不受。得自是也，吾無所喜；失自是也，吾無所憂。不以生為可樂，死為可哀，自生自死而已。不以富為可欲，貧為可惡，自貧自富而已。視人如豕，忘貴賤也；視吾如人，忘彼我也。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，則以家觀家而無不同矣；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，則以鄉觀鄉而無不同矣。夫若然者，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，雖有斧鑕之威弗能禁，盛衰利害不能易也，哀樂之變不能移也。天子所不得臣，諸侯不得友，近而妻子不得而親，賤而僕隸不得而狎，其道之大同若此。彼且以之為疾而冀其發藥焉，殊不知此非藥石之所攻也。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，則以體道為心者，欲其趨至幽之域故爾；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，則以治人為事者，欲其離至幽之方故爾。既而曰：嘻，吾見子之心矣。方寸之地虛矣，則圓明之府瑩無纖埃，而造乎剝心之妙矣。聖人之道，其殆庶幾乎，故曰：子心六孔流通，一孔不達。蓋所謂未達一間者，夫如是，又豈淺術所能已也？

無所由而常生者，道也；

忘懷任遇，通亦通，窮亦通，其无死地，此聖人之道者也。

盧曰：至道常存，不由外物。

由生而生，故雖終而不亡，常也；

《老子》曰：死而不亡者壽。通攝生之理，不失元吉之會，雖至於死，所以為生之道常存。此賢人之分，非能忘懷闔得自然而全者也。

盧曰：真常順理，隨形死生而自不亡者，道之常也。

由生而亡，不幸也。

役智求全，貴身賤物，違害就利，務內役外，雖之於死，蓋由於不幸也。

盧曰：貪有生而亡道者，不幸也。

有所由而常死者，亦道也；

行必死之理，而之必死之地，此事實相應，亦自然之道也。

盧曰：俗聞禮教之道，必分而至死者。

由死而死，故雖未終而自亡者，亦常；

常之於死，雖未至於終，而生理亦盡，亦是理之常也。

盧曰：愛生死之身，行生死之教，而不存道俗以為常。

由死而生，幸也。

犯理違順，應死而未及於死，此誤生者也。

盧曰居遷謝之業而節於嗜慾者亦為知生之幸也。

故無用而生謂之道，用道得終謂之常；

用聖人之道，存亡而得理也。

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，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。

乘凶危之理，以害其身，亦道之常也。

盧曰：不役智以全者，道也。用此道而終者，常也。俗士役其智以至死，以為濟物之道也。用此道而至死，亦謂之常。眾所樂者，眾為道。眾所安者，眾為常。然則出離之道與世間之道名同而實異也。

政和：所貴乎道者，謂其可以死生也。道獨存而常今，亦無往而不存。獨存而常今，故曰：無所由而常生。無往而不存，故曰：有所由而常死。由其道而生，則雖死而不亡，是理之常也。故曰：由生而生，故雖終而不亡，常也。乃若由生而亡，非正命也，故曰：不幸也。由其道而死，則未終而亡，不以為變，故曰：雖未終而自亡者，亦常。乃若由死而生，則罔之生也，幸而免爾，故曰：由死而生，幸也。造化之所始，陰陽之所變，既化而生，又化而化，由於道，聽於命，方生方死，乃常然耳。

范曰：道二死與生而已。生者造化之所始，死者陰陽之所變。體道之人通乎物之所造，故死生亦大矣，不得與之變也。一將入於晝夜之道，墮乎出入之機，則出生入死，莫覺莫悟，或悅生而累形，或忘生而徇利，烏知其所以然哉？故列子於此推而明之。無所由而常生者，可以生而生也，可以生而生，而雖考終厥命而有不亡之理，此其所以為常也。若夫由生而亡，是直不幸而已，顏子之夭是也。有所由而常死者，可以死而死也，可以死而死，則雖未終其天年而有自亡之道，此其所以為常也。若夫由死而生，是直幸而免而已，盜跖之壽是也。夫無所用而生者，任自然之道，乃能用道而得終。有所用而死者，行必死之道，乃能用道而、得死。皆謂之常，可也。若幸不幸，則言其變而已。

季梁之死，楊朱望其門而歌；
盡生順之道，以至於亡，故無所哀也。

隨梧之死，楊朱撫其尸而哭。

生不幸而死，故可哀也。

隸人之生，隸人之死，眾人且歌，眾人且哭。

隸者，猶群輩也。亦不知所以生，亦不知所以死，故哀樂失其中，或歌或哭也。

盧曰：得全生之理而歸盡者，聖賢所以不哀也。失真以喪理與至於死者，賢智所以傷也。凡眾人之生死歌哭，皆物之常，何知其所至哉？

政和：死而不亡，則其死可樂，所以望其門而歌；不幸而死，則其死可哀，所以撫其尸而哭。乃若隸人之生死，則或相和而歌，或相環而哭，又烏知死生之所在？

范曰：傳曰：子於是日哭，則不歌。夫歌哭異道，禮之吉凶，所以不相干也。唯體道之人則不然，故季梁以道為任，其死也，楊朱望其門而歌，豈非以順受其正則於死為不足哀故歟？古之人有臨尸而歌者，如此而已。隨梧不能忘我，其死也，楊朱撫其尸而哭，豈非以不幸而死則於其死為不敢樂故歟？古之人有人哭亦哭者，如此而已。雖然，悲樂者，德之耶？至人豈有心於為是哉？雖望門而歌，曾不知今之歌者其誰乎？雖撫尸而哭，殆非嗷嗷然隨而哭之也。與夫隸人之生死，而眾人且歌，眾人且哭者異矣。

目將眇者，先睹秋豪，

盧曰：老人之視也，遠則見，近則昏，是失明之漸也。

耳將聾者，先聞蚋飛；

盧曰：秦呼蚊為蚋。患耳者，聞耳中蟲飛之聲，是失聰之漸也。

口將爽者，先辯淄澠；

爽者，差也。淄澠水異味，既合則難辯別也。盧曰；余陵反。二水名，在齊地。

鼻將窒者，先覺焦朽；

焦朽者有節之氣，亦微而難別也。

體將僵者，先亟犇佚；

僵者，仆也。如顏淵知東野之御馬將奔也，與人之理亦然。

心將迷者，先識是非。

目耳口鼻身心，此六者常得中和之道，則不可渝變。居亢極之勢，莫不頓盡，故物之弊必先始於盈滿，然後之於虧損矣。窮上反下，極盛必衰，自然之數。是以聖人居中履和，視目之所見，聽耳之所聞，任體之所能，順心之所識

，故智周萬物，終身全具者也。

盧曰：口失正味，則別有所辯；鼻失所聞，則別有所覺；體將僵仆，必先奔馳。心迷至道，在於是非。是非所以彰，道之所以亡。

故物不至者則不反。

要造極而後還，故聰明強識，皆為闇昧衰迷之所資。

盧曰：反其常執，則階於至道矣。故曰：視秋豪之末者，不見太山；聽蚊蚋之音者，不聞雷霆。故《莊子》曰：膠離朱之目，故天下皆明矣；戾工輪之指，故天下皆巧矣。合儒墨之學，矜是非之名以為富，記糟粕之跡以為能，欲反於真，何方可致也？故《易》曰：無思也，無為也，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。此聖人所以殷勤於至道也。

政和：物極心反，是事之變。一受其成，形不亡以待盡，故未免乎累。聖人不位乎其形，冥冥之中，獨見曉焉；無聲之中，獨聞和焉。豈以形累神哉？

范曰：睹秋豪者將以為明，曾不知五色令人目盲也；聞蚋飛者將以為聰，曾不知五音令人耳聾；口之於味，固有能辯淄澠者矣，而五味濁口，或至於使口厲爽；鼻之於臭，固有能覺焦朽者矣，而五臭薰鼻，或至於困憊中顛。體將僵者，先亟奔佚，此東野之馬所以至於必敗也；心將迷者，先識是非，此是非之彰，道之所以虧也。物極則反，自然之理，聖人覺此而冥焉。消息盈虛，與時俱行。進退存亡，不失其正。耳目之視聽，一無所役；鼻口之納嘗，一未嘗縱。體合於心，心合於氣，死生亦大矣，而無變于己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？

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竟

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一

仲尼

鄭之圃澤多賢，

有道德而隱默者也。

東里多才。

有治能而參國政者。

盧曰：脩崇道德者賢，習文審刑者才。

圃澤之役有伯豐子者，役猶弟子行過東里，遇鄧析。

鄧析，鄭國辯智之士，執兩可之說，而時無抗者。作竹書，子產用之也。

鄧析顧其徒而笑曰：為若舞，彼來者奚若？

世或謂相嘲調為舞弄也。

其徒曰：所願知也。知猶聞也。

盧曰：鄧析自矜於其同侶，為而欲欺弄於伯豐，析之門人咸願如此也。鄧

析謂伯豐子曰：汝知養養上去聲下上聲之義乎？

盧曰：張湛云：上音颺字，下音癢字。

愛人養而不能自養者，犬豕之類也；養物而物為我用者，人之力也。使汝之徒食而飽，衣而息，執政之功也。

喻彼為犬豕，自以為執政者也。

長幼群聚而為牢藉庖厨之物，奚異犬豕之類乎？伯豐子不應。

非不能應，譏而不應。

盧曰：嫌其不知本，不足與言也。

伯豐子之從者越次而進曰：大夫不聞齊、魯之多機乎？

機者，巧也。多巧能之人。

有善治土木者，有善治金革者，有善治聲樂者，有善治書數者，有善治軍旅者，有善治宗廟者，群才備也。而無相位者，無能相使者。

事立則有所不周，藝成則有所不兼。巧偏而智敵者，則不能相君御者也。

而位之者無知，使之者無能，而知之與能為之使焉。

不能知眾人之所知，不能為眾人之所能，群才並為之用者，不居知能之地，而無惡無好，無彼無此，則以無為心者也。故明者為視，聽者為聽，智者為謀，勇者為戰，而我無事焉。荀柴謂傅根夏侯玄曰：子等在世，榮問功名勝我，識減我耳。嘏玄曰：夫能成功名者識也，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有餘於末者耶？答曰：成功名者志也，局之所弊也。然則志局自一物也，固非識之獨濟。我以能使子等為貴，而未必能濟子之所為也。

執政者迺吾之所使，子奚矜焉？鄧析無以應，目其徒而退。

盧曰：夫任群才以為理，因眾物以為用，使雞犬牛馬咸得其宜，士農工商各安其位者，唯有道者能之耳，豈汝曹自致耶？汝徒見其末而不識其本，欲以螳螂之臂而拒車轍者，是不知量也。鄧析理析而恥見其徒，故目之而去也。

政和：百家眾技不能相通，譬如耳目鼻口也，各有所長，時有所用，然有真君存焉。其使形者也，治土木金革以為器，治聲樂書數以為用，治軍旅以禦外，治宗廟以善內，群才可謂備矣。然皆有之以為利者，必無之以為用，迺能總而一之。蓋有為則有所不能為，無為則無所不為，故曰：位之者無知，使之者無能，而知之與能為之使焉。鄧析不通乎此，以執政自矜，宜其見笑於大方每家。伯豐子不應，則不言之辯也。

范曰：賢以德言，才以能言，伯豐子即上篇所謂弟子伯豐是也。鄧析操兩可之說，設無窮之辭，蓋辯者之囿，故以養養之義難伯豐子也。傳曰：巧者勞而智者憂，無能者無所求，飽食而遨遊。夫體道之人，去其智巧而復於無能，則食而飽，衣而息，固未嘗有為也。彼且以是為犬豕之類，宜乎伯豐子之能

以不應歟。若夫齊魯之多機，有土木金革之工，有聲樂書數之藝，有治軍旅以即戎者，有治宗廟以奉祀者，群才必備，莫能相兼，故無相位，無相使者，殆亦巧者勞而智者憂之類歟。然則天下之治能者多矣。百家眾技皆有所長，時有所用，譬如耳目鼻口不能相通。見天地之純全，明古人之大體者，唯聖人而已。故不務知眾人之所知，而有知者為之用；不強能眾人之所能，而有能者為之役。又孰弊弊然以胥易技係勞形休心為事耶？老氏所謂用人之力者，如此而已。

公儀伯以力聞諸侯，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，王備禮以聘之。公儀伯至。觀形，懦夫也。

懦者，弱也。

宣王心惑而疑曰：女之力何如？公儀伯曰：臣之力能折春蠶之股，堪秋蟬之翼。堪，猶勝也。王作色曰：吾之力能裂犀兕之革，曳九牛之尾，猶憾其弱。憾，恨。女折春蠶之股，堪秋蟬之翼，而力聞天下，何也？公儀伯長息退席，曰：善哉王之問也。臣敢以實對。臣之師有商丘子者，力無敵於天下，而六親不知，以未嘗用其力故也。

以至柔之道御物，物無與對，故其功不顯。

臣以死事之。乃告臣曰：人欲見其所不見，視人所不窺；欲得其所不得，修人所不為，

人每攻其所難，我獨為其所易。

盧曰：眾人之所為，眾人之所視者，皆利名之道、動用之跡耳。眾人所窺不為者，斯乃有道者之所遊。故能無敵天下者，力無對也。

故學昧者先見輿薪，學聽者先聞撞鐘。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。

古人有言曰：善力舉秋毫，善聽聞雷霆。亦此之謂也。

於外無難，故名不出其一道。

道至功玄，故其名不彰也。

盧曰：輿薪，近物也。撞鐘，巨聲也。夫易聞易見，自近而及遠也，夫善為生者先養其神，神全則無為之功著，則外物無不通。故曰：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也。是以得之於一心，成之於一家，故外人不知也。

今臣之名聞於諸侯，是臣違師之教，顯臣之能者也。

未能令名迹不顯者也。

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，

愈免於矜，故能致此也。

以能用其力者也，

善用其力者，不用其力也。

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？矜能顯用。

盧曰：我雖不及師之隱晦其迹也，豈不猶負其能而自顯乎？夫合大道而化萬物者為有力也，故莊子曰：藏山於澤，藏舟於壑。有力者夜半負之而趨，昧者猶不知也，而宣王誤為筋力耳。

政和：積眾小不勝為大勝者，唯聖人能之，豈尚力之謂哉？此不用力所以為真有力者歟，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。故曰：人欲見其所不見，視人所不窺，欲得其所不得，修人所不為，自有所見，棄而忘之，以至於無見，則視乎冥冥，無以異於見輿薪也。自有所聞，棄而忘之，以至於無聞，則聽乎無聲，無以異於聞撞鐘也。德之不形，名安所出哉？然則顯其名者，是違其教矣。唯猶愈於尚力以求名，此所以見取於時也。

范曰：折春蠶之股，堪秋蟬之翼，可謂弱矣，而弱者道之用也。裂犀兕之革，曳九牛之尾，可謂剛矣，而剛者死之徒也。故天下有常勝之道曰柔，常不勝之道曰剛。公儀伯之師，力無敵於天下，而六親不知者，殆亦操常勝之道而未嘗用其力者歟。夫天下之理，能視人所不窺者，乃能見人之所不見，能修人所不為者，乃能得人之所不得。見輿薪者不為明目，而學眇者必先見輿薪；聞撞鐘者不為聰耳，學聽者必先聞撞鐘何？則先行其易者，後其難者，則終無難矣。唯其無難，故名無得而稱之也。公儀伯之以力聞諸侯，疑若違師之教而顯臣之能者，然以能用其力，此於力無所以負也。若夫以力較力者，合眾力而攻之，彼有時而屈，又烏能馳騁天之下至堅哉？《莊子》曰：用之者假不用者也，以長得其用，而況乎無不用者乎？此公儀伯之能用其力所以不若商丘子之未嘗聞也。

中山公子牟者，魏國之賢公子也。

公子牟者，文侯之子，作書四篇，號曰道家。魏伐得中山，以邑子牟，因曰中山公子牟也。

盧曰：公子牟，文侯之子也，封於中山，故曰中山公子。

好與賢人游，不恤國事，而悅趙人公孫龍。

公子牟、公孫龍似在列子後，而今稱之，恐後人所增益以廣書義。苟於統例無所乖錯，而足有所明，亦奚傷乎？諸如此，皆存而不除。

樂正子輿之徒笑之。公子牟曰：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？子輿曰：公孫龍之為人也，行無師，學無友，

不祖宗聖賢也。

佞給而不中，

雖才辯而不合理也。

漫衍而無家，

儒墨刑名亂行而无一定之家。

好怪而妄言。

愛奇異而虛誕其辭。

欲惑人之心，屈人之口，與韓檀等肆之。

韓檀，人姓名，共習其業。《莊子》云：桓國公孫龍能勝人之口，不能服人之心，辯者之固。

盧曰：行不因師，獨學無友，辯而不中於理，漫衍而無所宗，其道能屈人之口，不能服人之心也。韓檀，《莊子》云：桓團，俱為人名，聲相近者也。

公子牟變容曰：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？請聞其實。

不平其言，故形於色。罪狀龍太過，故責其實驗也。

子輿曰：吾笑龍之詒孔穿，

孔穿，孔子之孫也。《世記》云：為龍弟子。詒，欺也。

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，發發相及，矢矢相屬，前矢造準而無絕落，後矢之括猶銜弦，視之若一焉。

箭相連屬，無絕落處，前箭著棚，後箭復中前箭，而後所湊者猶銜弦，視之如一物之相連也。

孔穿駭之。龍曰：此未其妙者。逢蒙之弟子曰鴻超，怒其妻而怖之。引烏號之弓，綦衛之箭，

烏號者，黃帝弓也。綦者，地名也，出美箭。衛者，羽也。

射其目。矢來注眸子而眶不睫，矢墜地而塵不揚。

箭行勢極，雖著而不覺，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也。

是豈智者之言歟？公子牟曰：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。以此言戲子輿後鏃中前括，鈞後於前。

同後發於前發，則無不中也。近世有人擲五木，百擲百盧者，人以為有道，以告王夷甫。夷甫曰：此無奇，直後擲如前擲耳。庚子嵩聞之曰：王公之言闇得理。皆此類也。

矢注眸子而眶不睫，盡矢之勢也。

夫能量弓矢之勢，遠近之分，則入物之與不入，在心手之所詮，不患者蹉跌。今設令至拙者闇射箭之所至，要當其極。當其極也，則豪分不復進。闇其極，則隨遠近而制其深淺矣。劉道真語張叔奇云：嘗與樂彥輔論此，云不必是中賢之所能，孔、顏射者，則必知此。湛以為形用之事，理之麤者，偏得其道，則能盡之。若庖丁之投刃，匠石之運斤，是偏達於一事，不待聖賢而後能為之者也。

子何疑焉？

盧曰：均後於前者，百發如一焉，故視之若一耳。睽不睫者，矢勢至睫而盡矣，故塵不揚於地，非是中睫而落也。子輿之聞，視之若一也，則謂自弦及棚，箭相連接，不絕如一焉。聞注眸而墜，則謂射目不入，是解之不了於至理，非公孫龍之詭妄焉。

樂正子輿曰：子，龍之徒，焉得不飾其闕？吾又言其尤者。尤甚。龍誑魏王曰：有意不心。

夫心寂然無想者也，若橫生意慮，則失心之本矣。

盧曰：心之動者為意，世人皆識其意而不識其心。

有指不至。

夫以指求至者，則又因我以正物。因我以正物，則未造其極。唯忘其所因，則彼此互得矣。惠子曰：指不至也。

盧曰：凡有所指，皆未至也。至則無指矣。

有物不盡。

在於羸有之域，則常有有，在於物盡之際，則其一常在。其一常在而不可分，雖欲損之，理不可盡。唯因而不損，即而不違，則泰山之崇崛，元氣之浩茫，泯然為一矣，惠子曰：一尺之棰，日取其半，萬世不竭也。

盧曰：若盡，則非有也。一尺之棰，日取其半，萬世不竭者，折之雖多，但微細而理不應盡也。

有影不移。

夫影因光而生，光苟不移，則影更生也。夫萬物潛變，莫不如此。而惑者未悟，故借喻於影。惠子曰：飛鳥之影，未嘗動也。

盧曰：移則影變矣。新新相及，故不見其移焉。

髮引千鈞。

夫物之所以斷絕者，必有不均之處。處處皆均，則不可斷。故髮雖細，而得秤重物者，勢至均故也。

盧曰：細而眾鈞，可以舉重，亦猶毛之折軸，積而不輕也。

白馬非馬。

此論見存，多有辯之者。辯之者皆不弘通，故闕而不論也。

盧曰：白以命色，馬以命形，白馬非馬，辯形色也。

孤犢未嘗有母。不訐此義。

盧曰：謂之孤犢，安得有母也？

其負類反倫，不可勝言也。

負者，猶背也。類者，同也。言如此之比，皆不可備載也。

公子牟曰：子不論至言而以為尤也，尤其在子矣。尤失反在子輿。夫無意

則心同，同於無也。無指則皆至。志指，故無所不至也。盡物者常有。

常有盡物之心，物既不盡，而心更帶有也。

影不移者，說在改也。

影改而更生，非向之影。《墨子》曰：影不移，說在改為也。

髮引千鈞，勢至等也。

以其至等之故，故不絕。絕則由於不等。故墨子亦有此說也。

白馬非馬，形名離也。

離者，猶分也。《白馬論》曰：馬者，所以命形也。白者，所以命色也。

命色者非命形也。尋此等語，如何可解，而猶不歷然。

孤犢未嘗有母，非孤犢也。

此語近於鄙，不可解也。

樂正子輿曰：子以公孫龍於鳴皆條也。

謂龍之言，無異於馬也。而皆謂有條貫也。

設令發於餘竅，子亦將承之。

既疾龍之辯，又忿牟之辭，故遂吐鄙之慢言也。

公子牟默然良久，告退，曰：請待餘日，更謁子論。

既忿氣方盛，而不可理論，故遜辭告退也。

盧曰：失理而忿者，不可與言，故告退也。

政和：行毀乎隨，故欲其有師；學陋於獨，故欲其有友。多言數窮，不如守中，故佞給者為不中。百家眾技，時有所用，故漫衍者為無家。有射之射，有不射之射，後鏃中前括，不過鈞後於前。矢注眸子而目不睫，故不過盡矢之勢而已。是射之射，又何疑焉？意生於心，有意而心異矣。故有意不心，而無意則心同。指以指物，所不指則不至，故莫若無指則皆至，物不可窮也。必有其物而欲盡，則常滯於有，故有物不盡，而盡物者常有。影不移者，謂或枉或直，其影則一，故其說在改也。髮引千鈞，謂積小不勝為大勝，故曰勢至等也。雖然公孫龍能勝人之口，不能服人之心，辯者之囿也。《列子》載此，蓋所以扶邪說之蔽。

范曰：傳稱桓團、公孫龍辯者之徒，飾人之心，易人之慮，能勝人之口，不服人之心。而龍之自稱，亦以合同異，離堅白、然不然，可不可困百家之知，窮眾口之辯為至達，則詭辭數萬固無足法者。中山公子牟，莊子以為有意於道而未至，故以公孫龍為至言而悅之，苟卿並與十二子而非之者，蓋以此也。夫龍之為人，行無師，學無友，佞給而不中，漫衍而無家，好怪而妄言，徒欲惑人之心、屈人之口而已。茲樂正子輿所以非之歟。觀其詒孔穿，有曰：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，斯謂之鈞後於前可矣。鴻超之射其妻，矢注眸子而眊不

睫，斯謂之盡矢之勢可矣。若夫有意不心，有指不至，有物不盡，有影不移，髮引千鈞，白馬非馬，孤犢未嘗有母，是又負類反倫，有不可勝言者。樂正子輿曰：子以公孫龍鳴皆條也。豈非其言之無謂，猶風之鳴眾察故歟？雖然，公子牟常悅龍之為人矣。而莊子復有公孫龍問魏牟之說，卒況之以坎井之蛙者，蓋始悅而終非之故也。

堯治天下

天下欲治，故堯治之。

五十年，不知天下治歟，不治歟？不知億兆之願戴己歟？不願戴己歟？夫道治於物者，則治名滅矣。治名既滅，則堯不覺在物上，物不覺在堯下。

顧問左右，左右不知；問外朝，外朝不知；問在野，在野不知。

若有知者，則治道未至也。

堯乃微服游於康衢，聞兒童謠曰：立我蒸民，莫匪爾極。不識不知，順帝之則。

蒸者，眾也。夫能使萬物咸得其極者，不犯其自然之性也。若以識知制物之性，豈順天之道哉？

堯喜問曰：誰教爾為此言？童兒曰：我聞之大夫。大夫曰：古詩也。

當今而言古詩者，則今同於古也。

堯還宮，召舜，因禪以天下。功成身退舜不辭而受之會至而應。

盧曰：夫貴其身以居眾人之上也，則常懼不尊於人；愛其身以居眾人之上也，則常恐不益於物。若兼亡於天下者，則順之而不宰，理之於未萌，取之不以為尊，去之不以為失。如天之運，四時成焉，如地之載，萬物生焉。功成事遂而身退者也，故無私焉。夫能無私也，禪大位而不悛，受大位而不辭也。

政和：堯非有人，非見有於人。非有人，故天下治與不治，所不知也。非見有於人，故億兆之願戴己與不戴己，所不知也。問之左右，問之在朝，問之在野，皆所不知，則蕩蕩乎民無能名焉，故也。立我蒸民，莫匪爾極。則衣食足而咸受命之中。不識不知，則衣食足而循天之理。百姓謂我自然，此之謂太上之治。

范曰：有心於為治者，天下未必治；惟無以天下為者，乃能治之。不能為異者，人未必戴；必有異焉，人乃戴之。然聞在宥天下，不聞治天下，則治與不治，吾無容心也。君子不得已而臨莅，則治之者必本於無為。神人惡眾至，眾至則不比，則戴與不戴，吾無容心也。天下樂推而不厭，則戴之者有所不能釋。故堯在位五十年，而天下之治與不治，億兆之願戴己與不願戴己，皆所不知也。百姓謂我自然，帝力於我何有？問之左右，問之外朝，問之在野，殆

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。若夫游於康衢，聞兒童之謠，然後知其立我蒸民者，莫匪爾極；順帝則者，不識不知。豈非治極於無象而然耶？夫立我蒸民，莫匪爾極，《思文》嘗以是而稱后稷矣。不識不知，順帝之則，《皇矣》嘗以是而稱文王矣。故《列子》舉此以譽堯，直曰古詩而已。堯還宮召舜，因禪以天下者，功成而不居故也。舜不辭而受之者，會至而能應故也。且以堯之為帝也，以黃屋為非心；舜之為帝也，有天下而不與。則其相授受固自有道矣。而史之所記，謂堯之受舜，則有歷試之事；謂舜之受堯，則有升聞之德。嗚呼，豈其所以為堯舜哉？

關尹喜曰：在己無居，
況然無係，豈有執守之所？

形物其著。

形物者，猶事理也。事理自明，非我之功也。

其動若水，

順物而動者，故若水也。

其靜若鏡，

應而不藏者，故若鏡也。

其應若響，

應而不唱者，故若響也。

盧曰：天至極者，神也，微妙玄通，深不可極。視之不見，聽之不聞；常在於己而莫知其居，形萬物而不可著見。其動若水潤下而濟上，其靜若鏡照用而不疲，其應若響不遺於物，此養神之至理也。

故其道若物者也。物自違道，道不違物。

同於道者，道亦得之。

盧曰：此至道者，非有形之物，而善應而不遺，故物自違，道不違於物也。

善若道者，亦不用耳，亦不用目，亦不用力，亦不用心。

唯忘所用，乃合道耳。

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，弗當矣。

盧曰：欲得善為此道者，隳支體，黜聰明，虛其心而養其神，則自然而向證也。

瞻之在前，忽然在後；用之彌滿六虛，廢之莫知其所。

道豈有前後多少哉？隨所求而應之。

盧曰：唯此養神之道難知難見，非有非無。瞻之者居萬物之先，輕忽之者不與物競。用之則六虛皆備，廢之則莫知所存。獨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其

至矣哉。

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，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。

以有心無心而求道，則遠近其於非當，若兩忘有無先後，其於天二心矣。

盧曰：有心而求之者，自遠於道，非道遠之也；無心而合道，自近之於道，其道近之也。有心無心，人自異耳，道無遠也。

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，

自然無假者，則無所失矣。

知而亡情，能而不為，真知真能也。

知極則同於無情，能盡則歸於不為。

盧曰：唯默然而內昭，因性而成者，乃得之矣。知因性者必亡其情，能亡其情而無為者，此乃真知真能也。

發無知，何能情？發不能，何能為？

盧曰：夫發者，起人所不能知，更何能為情哉？發起人所不能為，復何能自為情哉？惑者變性以為情，智者變情以為性。故《易》曰：不性其情，何能久行其正也？

聚塊也，積塵也，此則府宅。雖無為而非理也。

盧曰：夫無為者而無不為也。若兀然如聚塊積塵者，雖則去情無為，非至理者也。

政和：道行於萬物之上，聖人體道，運而無積，而物不能離焉，故曰在己無居，形物其著。所謂其動若水者，言與物委蛇而同其波，順理而動也。其靜若鏡者，不將不迎，應而不藏，靜而不變也。其應若響者，未嘗唱也，常和人而已，道也者，應物而不造故也。道若物也，物茲遠於道，所謂物自違道。道大同於物，所謂道不違。物無始曰道不可聞，聞而非也；道不可見，見而非也。所以善若道者，亦不用耳，亦不用目。黃帝曰：無處無服始安道，無思無慮始知道。所以善若道者，亦不用力，亦不用心。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，故曰：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，弗當矣。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後者，言不可度也。用之彌滿六虛，廢之莫知其所者，言不可執也。政道者忘心，心無所知是謂得之。有心者，無心者皆未能忘心也，故不足以有得。默而得之，性而成之，無所用其心者也，故有以得之。知而忘情，則無知之累，是謂真知。能而不為，則無能之巧，是謂真能。若發乎無知，又何以能情？若發乎不能，又何能為也？道常無為而不無為。聚塊也，積塵也，雖曰無為，豈道也哉？故曰：雖無為而非理也。

范曰：有積也故不足，無藏也故有餘。至人無積亦虛而已，故體道在己，未嘗居而有之也。然善貸且成，豈常有心於泛應哉？形物之著，咸其自受爾

。故順而不逆，其動若水；應而不藏，其靜若鑑；和而不唱，其應若響。順物自然，無容私焉，是其道之所以若物者歟。夫道不遠人，人自遠道，故曰：物自遠道。同於道者，道亦得之，故曰：道不違物。善若道者，耳目有所不用，即耳目以求道，則視聽雖詳，只為聾盲。心力有所不用，即心力以求道，則形智雖勞，只為極枯。又烏能當於道哉？惟道之運，無乎不在。瞻之在前，隨之不可；忽焉在後，迎之不可；用之彌滿六虛，則塞乎天地之間，而不睹其端倪也；廢之莫知其所，則入於窈冥之間，而莫窺其朕兆也。遠玄者，玄亦遠之，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；近玄者，玄亦近之，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。惟即默而識者乃能得之，惟率性而行者乃能成之。道之在我，其無所失矣。故古之人知而忘言，是為真知，乃無所不知；能而不為，是為真能，乃無所不能。若夫聚塊也，積塵也，蔽於莫為，豈所謂道者哉？

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一竟

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二

晉張湛、唐通事舍人盧重玄解

宋政和訓、宋左丞范致虛解

和光散人高守元集

湯問

張曰：夫智之所限知，莫若其所不知，而世齊所見以限物，是以大聖發問，窮理者對也。盧曰：夫萬物之情，各貴其生，不知養其所注。生而愛身以喪其生，故此篇去形，全以生通其情，情通性達，以契其道也。政和形而上者神不可測，形而下者物不可窮。世之人以耳目之所及而期視聽之所不至，則淺矣。范曰：六合之外，聖人存而不論；六合之內，聖人論而不議，則湯之所問，革之所答，固未易為。淺見寡聞者，道也。一曲之士，怖其逕庭，乃以是篇所議為迂誕恢詭，昧君子之言，豈俗學之弊歟，與拘虛坎井者奚異哉？

殷湯問於夏革革字，《莊子》音棘曰：古初有物乎？疑宜混茫而已。夏革曰：古初無物，今惡得物？

今之所以有物，由古之有物故也。

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，可乎？

後世必復以今世為古世，則古今如循環矣。設令後人謂今亦無物，則不可矣。

政和：《易》有太極，是生兩儀。天地之間，古猶今也。

殷湯曰：然則物無光後乎？夏革曰：物之終始，初無極已。始或為終，終或為始，惡知其紀？

今之所謂終者，或為物始，所謂始者，或是物終。終始相循，竟不可分也

然自物之外，自事之先，朕所不知也。

謂物外事先，廓然都無，故無所措言也。

盧曰：後世必以今日為古，何殊今日問古耶？安得無物也？由湯以上古為先，然則物始事先，更相前後，此不可知也。

政和：無端之紀，莫知其極。始終之不可，故又烏知先後之所在？然在物之內，雖時無止始終先後，猶有數焉，故曰：烏知其紀而已。自物之外，自事之先，以智之所知而窮其智之所不知，則亦惑矣。故曰：朕所不知也。

范曰：冉求問於仲尼曰：未有天地，可知乎？仲尼告之，曰：古猶今也，蓋時徙不留，物逝無舍。昔日以為今者，今日視之則為古矣；今日以為今者，後日視之則為古矣。然則後何以異於今，而今何以異於昔耶？爰自氣母一判參差，萬類充牣兩間。有始者必有終，有終者必有始，始終相反，如環無端。自非大明終始者，焉知其所始？焉知其所終？雖然，終始無故，惟其時物猶可得而致知也。若夫自物之外有不物者存，自事之先有無事者存，無古無今，無始無終，雖聖人於此，殆亦未之或知也。

殷湯曰：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？

湯、革雖相答，然於視聽猶未歷然，故重發此問，今盡然都了。

革曰：不知也。

非不知也，不可以智知也。

湯固問，革曰：無則無極，有則有盡，朕何以知之？

欲窮無而限有，不知而推類也。

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，無盡之中復無無盡。

既謂之無，何得有外？既謂之盡，何得有中？所謂無無極，無無盡，乃真極真盡矣。

無極復無無極，無盡復無無盡。

或者將謂無極之外，更有無極；無盡之中，復有無盡；故重明無極復無無極，無盡復無無盡也。

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，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。

知其無，則無所不知；不知其有，則乃是真知也。

政和：若域之內，則上下八方為有；若方之外，則上下八方為無。自有觀徼，則有極盡；自無觀妙，則無極盡。故湯之問革而革多以不知為言也。

范曰：夫物量無窮，烏至而倪小大？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，則迷亂而不能自得矣。上下八方，豈易得而致知耶？故無則無極，上下八方則非超於無者也。有則有盡，上下八方則已墮於有者也。自人觀之，但見其無極而已，而

無極之外，豈更有無極者哉？但見其無盡而已，無盡之中，豈更有無盡者哉？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，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。是乃窮理之言也。

湯又問曰：四海之外奚有？革曰：猶齊州也。齊，中也。

盧曰：言無安得有極盡耶？是以道無不遍，無之謂也，體用俱大，非虛實無有也。

湯曰：汝奚以實之？革曰：朕東行至營，人民猶是也。如是問也。問營之東，復猶營也。西行至豳，人民猶是也。問豳之西，復猶豳也。脫以是知四海、四荒、四極之不異是也。

四海、四荒、四極，義見《爾雅》。知其不異是問，則是是矣。

盧曰：四方窮之不可盡，皆有生死、愛惡、父母、妻子，故知四荒、四極之外不異、營、豳之內則是是也。

政和：天地覆載，道為之公。四方無窮，無所畛域。觀於遠近，何殊之有？

范曰：中天地者為中國，外於中國者為四夷。五方之性雖曰不同，五土之宜雖曰各異，姑即其所有者而言之，則四海之外亦奚異於齊州乎？故距齊以東，其行至營，人民猶是。問營之東，復猶營也。則東至日所出從可知矣。距齊以西，其行至豳，人民猶是。問豳之西，復猶豳也。則西至日所入從可知矣。用是以觀，故知四海、八荒、四極之不異是也。傳曰：東至於泰遠，四至於豳國，南至於濮鉛，北至於祝栗，謂之四極。觚竹北戶，西王母目下，謂之八荒。九夷、八狄、七戎、六蠻，謂之四海。

故大小相含，無窮極也。含萬物者，亦如含天地；

夫含萬物者天地，容天地者太虛也。

含萬物也，故不窮；

乾坤含化，陰陽受氣，庶物流形，代謝相因，不止於一生，不盡於一形，故不窮也。

含天地也，故無極。

天地籠罩三光，包羅四海，大則大矣，然形器之物，會有限極。窮其限極，非虛如何？計天地在太虛之中，則如有如無耳。故凡在有方之域，皆巨細相形，多少相懸。推之至無之極，豈窮於一天，極於一地？則天地之與萬物，互相包裹，迭為國邑，豈能知其盈虛，測其頭數者哉？

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？

夫太虛也無窮，天地也有限，以無窮而容有限，則天未必形之大者。然則鄒子之所言，蓋其掌握耳。

亦吾所不知也。

夫萬事可以理推，不可以器徵。故信其心智所知反，而不知所知之有極者，膚識也。誠其耳目所聞見，而不知視聽之有限者，俗士也。至於達人，融心智之所滯，玄悟智外之妙理，豁視聽之所闕，遠得物外之形。若夫封情慮於有方之境，循局步於六合之間者，將謂寫載盡於三墳五典，歸藏窮於四海九州；焉知太虛之寥廓，巨細之無限，天地為一宅，萬物為游塵？皆拘短見於當年，昧然而俱終。故列子闡無內之至言，以坦心智之所滯；恢無外之宏唱，以開視聽之所闕。使希風者不覺矜伐之自釋，束教者不知桎梏之自解。故剗斫儒墨，指斥大方，豈直好奇尚異而徒為夸大哉？悲夫，聃周既獲譏於世論吾子亦獨以何免之乎？

盧曰：夫神道之含萬物也，故不窮陰陽之含天地也。故無極天地萬物之外，我所不知以辯之，非謂都不知也。

政和：無名天地之始，有名萬物之母。為萬物之母者天地，故含萬物而不窮；為天地之始者道，故含天地無極。天地空中之一細物，而道包之，則天地之表固有大於天地者矣。

范曰：小者不同而別，大者覆入而同之。惟天地為能覆載萬形，惟太虛為能包裹六極。大小相含，孰知其所以然哉？以其含萬物也，故莫知所窮，此所以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。以其含天地也，故未始有極，此所以天地雖大未雖其內。然則天地者，是直空中之細物，有形之最巨者耳，安知無形之表而有大大於天地者哉？此可以意了，雖以言論，故每執之以不知也。

然則天地亦物也。物有不足，故昔者女媧氏練五色石以補其闕。

陰陽失度，三辰盈縮，是使天地之闕，不必形體虧殘也。女媧神人，故能練五常之精以調和陰陽，使晷度順序，不必以器質相補也。

盧曰：張湛此注當矣。

斷鼇之足鼇巨龜也以立四極。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，怒而觸不周之山

，
共工氏興霸於伏羲、神農之間，其後苗裔恃其彊，與顓頊爭為帝。顓頊，是黃帝之孫。不周山，在西北之極。

折天柱，絕地維；故天傾西北，日月星辰就焉；地不滿東南，故百川水潦掃焉。

盧曰：亂常敗德，則為折天柱、絕地維也。是以聖人知天道視有餘、補不足，故三光百川得其大要也。

政和：練石補闕，斷鼇立極，蓋聖人財成輔相之道，日月星辰就于天之西北，百川水潦歸于地之東南，則其勢然也。

范曰：《易》以乾為陽物、坤為陰物，則天地猶未離乎物也。故古之人或

練石補闕，斷鼇立極，或折天之柱、絕地之維，天地雖大猶不能全，則彌綸範圍豈無所待耶？日月星辰，其行也左旋，則以天不足西北故也；百川水潦，其流也東注，則以地不滿東南故也。《黃帝書》曰：天不足西北，故北陰也，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；地不滿東南，故東南陽也，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強也。近取諸身，而天地之大可見矣。

湯又問：物有巨細乎？有修短乎？有同異乎？革曰：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，有大壑焉，實惟無底之谷，

事見《大荒經》《詩含神霧》曰：東注無底之谷，
其下無底，

稱其無底者，蓋舉深之極耳。上句云無無極限，有不可盡。實使無底，亦無所駭。

名曰歸墟。《莊子》云：尾閭。八紘九野之水，天漢之流，莫不注之，而無增無減焉。

八紘，八極也。九野，天之八方中央也。世傳天河與海通。

盧曰：大壑無底者，言大道之無能窮盡者也。至微至細，入於無間者，不過水也。注之無增減者，萬有無不含容者也。

其中有五山焉：一曰岱輿，二曰員嶠，三曰方壺，四曰瀛洲，五曰蓬萊。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付其頂平處九千里。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，以為鄰居焉。其上臺觀皆金玉，其上禽獸皆純縞。珠玕之樹皆叢生，華實皆有滋味，食之皆不老不死。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，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，不可數焉。

兩山間相去七萬里，五山之間凡二十八萬里，而日夜往來往來者不可得數，風雲之揮霍不足逾其速。

盧曰：有形之物，生於大道之中而增飾，翫好而不知老、不知死，動用不住，倏往忽來，無限數也。

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，

若此之山，猶浮海上，以此推之，則凡有形之域，皆寄於太虛之中，故無所根蒂。

常隨潮波上下往還，不得暫峙焉。

盧曰：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為五根，隨波流不得暫止也，此舉世皆隨聲色香味染，著而不得休息，乃至忘生輕死以殉名利，不知止慮還源、養神歸道者也。

仙聖毒之，訴之於帝。帝恐流於四極，失群仙聖之居，乃命禹彊。

《大荒經》曰：北極之神名禹彊，靈龜為之使也。

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。

《離騷》曰：巨鼈戴山，其何以安也？

迭為三番，六萬歲一交焉。五山始峙而不動。

盧曰：夫形質者神明居也，若五根流浪而失所守，則仙聖無所居矣。《莊子》云：一受其成形，不亡以待盡。若五根漂蕩，則隨妄而至死矣。一生虛過，豈不哀哉？故大聖作法設教以止之，五根於是有安矣。五塵以對之，五識以因之，故云十五也。因心以辯之，故云三番、六萬歲一交耳。自此知制五根之道也。

而龍伯之國有大人，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，一釣而連六鼈，合負而趣歸其國，灼其骨以數焉。

以高下周圍一萬里山，而一鼈頭之所戴，而此六鼈復為一釣之所引，龍伯之人能並而負之，又鑽其骨以卜計，此人之形當百餘萬里。鯤鵬方之，猶蚊蚋蚤風耳。則太虛之所受，亦奚所不容哉？

盧曰：伯者，長也，龍有力之大者也。以喻俗中之嗜慾矜夸、愛貪縱情，求以染溺而為鈎，負六情以自適，豈徒失其所守？乃更毀而用之也。

於是岱輿負嶠二山流於北極、沈於大海，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。

盧曰：俗心所溺，唯聲色為重。君子小人，困於名利也。故曰二山流焉。愛溺深重喻之大海神識流浪不可勝言。

帝憑怒，憑，大也。侵滅龍伯之國使阨，侵小龍伯之民使短。至伏羲、神農時，其國人猶數十丈。

《山海經》云：東海之外，大荒之中，有大人之國。《河圖玉板》云：從崑崙以北九萬里，得龍伯之國，人長四十丈，生萬八千歲始死。

盧曰：大聖惡夫嗜慾之為害也，乃立法以制之。因聖智之教行，故其國漸小。然神農雖治，猶數十丈焉者，蓋人不能滅之，但喊削而已。

范曰：傳稱東海之外有大壑，即此所謂大壑也。其下無底，則傳所謂東注無底之谷是已。名曰歸墟，則所謂尾閭泄之是已。八紘九野之水，天漢之流，莫不注之，而無增無減，則又注焉而不滿，酌焉而不竭，不以頃久推移，不以多少進退，有如此者。嘗考太史公言：三神山在渤海中，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。未至，望之如雲。及到，即引而去。豈此所謂五山者耶？故非仙聖之種莫能居此。然五山之根無所連著，帝恐流於西極，乃命禹疆之神戴以巨鼈之首，而五山始峙不動，龍伯之國有大人焉，數步而暨五山之所，一釣而負六鼈以歸，員嶠之山遂沈於大海，仙聖之種乃為之播遷。帝大怒，於是侵滅其國，侵小其民，至伏羲神農時，其國人猶數十丈。然則傳所謂東海之外，大荒之中，有大人之國，得非此所謂大人者歟？

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僬僥國，人長一尺五寸。事見《詩含神霧》。

東北極有人名曰諍人，長九寸。

見《山海經》。《詩含神霧》云：東北極有此人。既言其大，因明其小耳。

范曰：五山戴於巨鼈，一鈞連於龍伯，以明物之巨者如此。僬僥國之短，人一尺五寸；東北極之諍人，九寸而已，以明物之細者如此。大智觀於遠近，故小而不寡，大而不多，又何以知毫末足以定至細之倪？又何以知天地足以窮至大之域？

荊之南有冥靈者，以五百歲為春。五百歲為秋。上古有大椿者，以八千歲為春，八千歲為秋。朽壤之上有菌芝者，生於朝，死於晦。春夏之月有蠓蚋者，因雨而生，見陽而死。

盧曰：苟有嗜慾，失其真焉。則形巨者與形小，長壽者與促齡，亦何異也？故知上極神仙，下及螻蟻，迷真失道，情慾奔馳，其喪一也。

范曰：冥靈、大椿，莊子所謂大年也。菌芝、蠓蚋，莊子所謂小年也。時有久近，數有多寡，覺此而冥焉者，遙而不悶，掇而不跂，則眾人安用知彭祖之為久而匹之乎？

終髮北之北《莊子》云：窮髮。有溟海者，天池也，有魚焉，其廣數千里，其長稱焉，其名為鯤。有鳥焉，其名為鵬，翼若垂天之雲，其體稱焉。

《莊子》云：鯤化為鵬。

世豈知有此物哉？

翫其所常見，習其所常聞，雖語之，猶將不信焉。

大禹行而見之，伯益知而名之，夷堅聞而志之。

夫奇見異聞，眾所疑。禹、益、堅豈直空言譎怪以駭一世，蓋明必有此物，以遣執守者之固陋，除視聽者之盲聾耳。夷堅未聞，亦古博物者也。

范曰：鱗炎舛乎下，能潛而不能飛。鯤者，潛也，麗乎陰者也。羽炎亢乎上，能飛而不能潛。鵬者，飛也，麗乎陽者也。鯤鵬雖大，尚未免乎陰陽之類。世之俗儒，拘耳目之近，遂以為無是物也，又烏知所謂無極無盡者哉？故列子必託言於大禹、伯益、夷堅之徒者，以其說古固有之，非直肆空言以駭一世故也。

江浦之間生麼蟲，麼細也其名曰焦螟，群飛而集於蚊睫，弗相觸也。栖宿去來，蚊弗覺也。離朱、子羽方晝拭眦揚眉而望之，弗見其形；

離朱，黃帝時明目人，能百步望秋毫之末。子羽未聞。

禡俞、師曠方夜擗耳俛首而聽之，弗聞其聲。

禡俞，未聞也。師曠，晉平公時人，夏革無緣得而稱之，此後著書記事者潤益其辭耳。夫用心智賴耳目以視聽者，未能見至微之物也。

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桐之上，同齋三月，心死形廢；

所謂心同死灰，形若枯木。

徐以神視，

神者，寂然玄照而已，不假於目。

塊然見之，若嵩山之阿；

以有形涉於神明之境，嵩山未足喻其巨。

徐以氣聽，

氣者，任其自然而不資外用也。

砰然聞之，若雷霆之聲。

以有聲涉於空寂之域，雷霆之音未足以喻其大也。

盧曰：苟有形聲之礙也，則積壤成山，聚蚊成雷，塊然見之，砰然聞之，不足多怪。

范曰：離朱、子羽、古之明目者，然視止於有形，而無形之上有所弗見。褫俞、師曠，古之聰耳者，然聽止於有聲，而無聲之表有所弗聞。唯黃帝、容成，居空桐，齋三月，心若死灰，其神凝矣；形若槁木，其容寂矣，視以神而不以目，聽以氣而不以耳，故江浦之間焦螟群集。向也離朱、子羽，方晝拭眦揚眉，而望之弗見其形，今則塊然見之若嵩山。向也褫俞、師曠，方夜擗耳俛首，而聽之弗聞其聲，今則砰然聞之若雷霆。細大之倪，孰知其所以然哉？且由眾人觀之，則鯤鵬也，麼蟲也，其相去之遠，豈可勝言哉？由無極盡之際觀之，則二者均為物耳，何足以相過與？

吳、楚之國有大木焉，其名為櫛，音柚。碧樹而冬生，實丹而味酸。食其皮汁，已憤厥之疾。齊州珍之，渡淮而北而化為枳焉。鸚鵡不踰濟，貉踰汶則死矣，地氣使然也。此事義見《周官》雖然，形氣異也，性鈞已。無相易已，生皆全已，分皆足已。吾何以識其巨細？何以識其脩短？何以識其同異哉？

萬品萬形，萬性萬情，各安所識，任而不執，則鈞於全足，不願相易也。豈智所能辯哉？

盧曰：陰陽所生，土地所宜，神氣所接，習染所變，皆若是也，復何足以辯之哉？

政和：巨細，形也。脩短，數也。有形與數，同異之名立矣。四方之外、六合之裏，有萬不同，孰知其極？大禹、伯益見而名之，則猶接於耳目心知之間。黃帝、容成神視氣聽，則已造乎微妙玄通之表。睹道之人，不隨其所廢，不原其所起，有性皆鈞，有生皆全，有分皆足，知此而已，又何必識其巨細、脩短同異之所止哉？

范曰：《考工記》曰：橘踰淮而北為枳，鸚鵡不踰濟，貉踰汶則死，地氣

然也。其言蓋本乎此。夫物生天地間，盈虛異形，消息異氣，而性之所稟，有自然而不可易者，生皆全，已一無或虧；分皆足，已一無或歉。巨細也，脩短也，同異也，覺而冥之，曾無夸跌，奚必致知於其間耶？《莊子》之《逍遙遊》義與此合。

大形、王屋二山，

形，當作行，太行在河內野王縣，王屋在河東東垣縣。

方七百里，高萬仞，本在冀州之南，河陽之北。北山愚公者，

俗謂之愚者，未必非智也。

年且九十，面山而居。懲

廬曰：形，尸剛反。懲戒也，創也，草政也。

山北之塞，出入之迂也。聚室而謀，曰：吾與汝畢力平險，指通豫南達于漢陰，可乎？雜然相許。雜猶余也。其妻獻疑

獻疑，猶致難也。

曰：以君之力，曾不能損魁父之丘，如大形王屋何？

魁父，小山也，在陳留界。

且焉置土石？雜曰：投諸渤海之尾、隱土之北。

《淮南》云：東北得州曰隱土。

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，叩石懇壤，箕畚運於渤海之尾。鄰人京城氏之孀妻孀，

寡也。有遺男，始齠，跳往助之。寒暑易節，始一反焉。河曲智叟笑而止之，

俗謂之智者，未必非愚也。

曰：甚矣汝之不惠。以殘年餘力，曾不能毀山之一毛，其如土石何？北山愚公長息曰：汝心之固，固不可徹，曾不若孀妻弱子。雖我之死，有子存焉。子又生孫，孫又生子，子又有子，子又有孫，子子孫孫，無窮匱也；而山不加增，何苦而不平？河曲智叟亡以應。

屈其理而服其志也。

操蛇之神聞之，

《大荒經》云：山海神皆執蛇。

懼其不已也；

必其不已，則山會平矣。世咸知積小可以高大，而不悟損多可以至少。夫九層起於累土，高岸遂為幽谷。苟功無廢合，不期朝夕，則無微而不積，無大而不虧矣。今砥礪之與刀劍相磨不已，則知其將盡。二物如此，則丘壑消盈無所致疑。若以小大遲速為惑者；未能推類也。

告之於帝。帝感其誠，
感愚公之至心也。

命夸蛾氏二子

夸蛾氏，傳記所未聞，蓋有神力者也。

負二山，一厝朔東，一厝雍南。自此，冀之南、漢之陰無隴斷焉。

夫期功於旦夕者，聞歲暮而致欺；取美於當年者，在身後而長悲。此故俗士之近心，一世之常情也。至於大人，以天地為一朝，億代為瞬息，忘懷以造事，無心而為功。在我之與在彼，在身之與在人，弗覺其殊別，莫知其先後。故北山之愚與嫠妻之孤，足以哂河曲之智，嗤一世之惑。悠悠之徒，可不察與。

盧曰：此一章，興也。俗安所習而隨於眾，眾所共者則為是焉。雖嗜慾所纏，從生至死，生既流蕩無已，死又不知所之。愚者營營於衣食以至終，君子營營於名色以至死，咸以為樂天知命，自古而然。若夫至學之人，必至於求道忘生以契真。聞斯行諸，不計老少，窮生不聞，神或感而自通。故《易》曰：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。然後形礙之可忘，至平之理暢矣。

政和：平險而達之者，去其有形之弊。帝感其誠者，造乎不形之妙。河曲之叟累乎形之有盡，而不知夫道之無窮，以智笑愚，曾不知純純之愚為大智也。

范曰：懸岩之溜穿石，單極之便斷榦。水非石之鑽，繩非木之鋸，靡使然也。體道之人審燭厥理，以古今為一息，以生死為一條，篤強行之志，無期效於俄頃之間；持不息之誠，無要功於歲時之近。等視世間萬事，豈嘗所謂難者耶？故太行、王屋二山，峙冀州之南，跨河陽之北，方七百里，其崇萬仞，可謂·高且大矣。然未離形數，可得而平焉。北山愚公者，年且九十，面山而居。懲山北之塞，出入之迂也。於是聚族合謀，畢力平險。荷箕畚，運土石，投諸隱土之北，置諸渤海之尾，所以去之，可謂遠矣。許之者有雜然之眾，助之者有始齷之男；獻其疑者有所弗聽，笑止者有所弗顧；以無窮匱之子孫，平不加增之土石，所以持之，可謂久矣。彼其不已，若是其卒也。懼操蛇之神，感夸蛾之子，力負二山之險，俾無隴斷之登。嗚呼，愚而復智之極也，是其所以為愚公者與？

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二竟

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三

湯問

夸父不量力，欲追日影，逐之於隅谷之際。

隅谷者，虞淵也，日所入。

渴欲得飲，赴飲河、渭。河、渭不足，將走北飲大澤。未至，道渴而死。棄其杖，尸膏肉所浸，生鄧林。鄧林彌廣數千里焉。

《山海經》云：夸父死，棄其杖，而為鄧林。

盧曰：夫人一至以祈道，則去有以契真。若將恃能以求勝，則步影而不及。及其契真也，則形盡平焉；及其追末也，則喪生以見跡。跡之著也，鄧林所以生；真之契也，丘隴所以平也。

政和：變化推遷，莫知其極。鄭人之為秋栢，夸父之生鄧林，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者耶？

范曰：傳稱夸父死，棄其杖而為鄧林，此所謂夸一父是也。逐日於隅谷之際，赴飲於河渭之間，卒焉北走大澤，未至而死。豈非以太自累而不量其力者耶？

大禹曰：六合之間，四海之內，照之以日月，經之以星辰，紀之以四時，要之大歲。神靈所生，其物異形，或夭或壽，唯聖人能通其道。

聖人順天地之道，因萬物之性，任其所適，通其逆順，使羣異各得其方，壽夭成得盡其分也。

政和：日月有明故曰照，星辰成列故曰經，四時有序故曰紀，太歲總焉故曰要。神靈所生，言天地之所生，蓋天神而地靈也。其物異形，或夭或壽，聖人遊乎萬物之所終始，而通物之所造，故曰：唯聖人能通其道。

夏革曰：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，不待陰陽而形，不待日月而明，夫生者自生，形者自形，明者自明，忽然自爾，固無所因假也。不待殺戮而夭，不待將迎而壽，自夭者不由禍害，自壽者不由接養。不待五穀而食，不待繒纊而衣，不待舟車而行，其道自然，自然者，都無所假也。

非聖人之所通也。

聖人不違自然，而萬物自運，豈樂通物哉？自此章以上，皆夏革所告殷湯也。

盧曰：夫形動之物，各有所宜，聖人能順其生以通其道也。然則神識至靈，更無所待，非羣有之所資育，蓋獨運之自然，豈聖人所能通哉？

政和：六合之外，聖人存而不論，豈物物而通之哉？其無待而然者耶？鳥識所以然，任其自然付之自爾，蓋樂通物，非聖人也。

范曰：大禹所言則止於有極盡之間，夏革所言則造乎無極盡之外。故或曰：唯聖人能通其道。或曰：非聖人所通。槩而論之，若物之外，若物之內，烏睹其所以異哉？

禹之治水土也，迷而失塗，謬之一國。

游絕垠之外者，非用心之所逮，故寄言迷謬耳。

濱北海之北，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。距至也。其國名曰終北，

盧曰：終北者，言其極幽極微，玄默之地。

不知際畔之所齊限。無風雨霜露，不生鳥獸，蟲魚，草木之類。四方悉平，周以喬陟。山之重壟也。

盧曰：玄默之境，無有際畔，風雨鳥獸，羣動所不至也，其中坦然至平而已矣。喬陸者，形器之礙。

當國之中有山，山名壺領，狀若甌音擔。甌音槌頂有口，狀若負環，名曰滋穴。有水湧出，名曰神瀆，山頂之泉曰瀆。臭過蘭椒，味過醪醴。

盧曰：山中喻心，水為慧用，蓋神所瀆出者。

一源分為四埒，注於山下。山上水流曰埒。經營一國，無不悉徧。

盧曰：通乎四支，遍乎百體，以周形器。

土氣和，亡札厲。人性婉而從物，不競不爭；柔心而弱骨，不驕不忌；長幼儕居，不君不臣；男女雜游，不媒不聘；緣水而居，不耕不稼；土氣溫適，不識不衣；百年而死，不夭不病。其民孳阜亡數，有喜樂，亡衰老哀苦。

盧曰：百骸九竅，應事而用。不爭不競，不相矜誇；含陰含陽，隨運而用；其道至柔，不衣不食，衰老所不逐，夭壽所不拘。上士勤之，則至其國矣。

其俗好聲，相携而迭謠，終日不輟音，饑倦則飲神瀆，力志和平。過則醉，經旬乃醒。沐浴神瀆，膚色脂澤，香氣經旬乃歇。

盧曰：人以氣為生，故曰好聲也。出入之息，故云不輟。飲食真慧無雜思，故云醉也。覺慮起又沐其中，故云澤香。

政和：謬之一國，以明非聖人之所通也。不知際畔之所齊限，則六合之內有不可窮者也。《易》曰：陰陽不測之謂神。在天之時無風雨霜露，在地之氣無鳥獸草木。其民飲神瀆而沐浴焉，則能已饑倦而澤膚色，可以養生，可以盡年，謂之神瀆，是其所以為不可測也。

周穆王北游過其國，三年忘歸。既反周室，慕其國，口然自失。不進酒肉，不召嬪御者，數月乃復。

盧曰：周穆王亦曾至其國矣，不能常止其地，故云乃復焉。

范曰：妣氏治水土，其跡之所及者遠，而殊陬異域有非足跡之所可至者。故寄言迷謬也。濱北海之北，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，其去人也，遠矣。其國名曰終北，則造乎歸根復命之地，不知際畔之所齊限則游乎廣漠無極之野，無風雨霜露則陰陽之氣有所不交，不生鳥獸蟲魚草木則散殊之類有所不育，四方悉平則夷而未嘗陟也，周以喬陟則高而不可踰也。國之中有山，山之頂有口，有水湧出，名曰神瀆，則傳所謂大出尾下者是已。一源分為四好，注於山下，則

傳所謂山下有水者是已。經營一國，無不悉遍，則言其周流汎應而善利萬物也。夫然故土無札傷，物無疵癘。婉而從者無競爭之心，柔而靜者無驕忌之行，不君不臣無長幼之序，不媒不娉無男女之別。緣水而居，不待五穀而食；土氣溫適，不待繒纈衣；躋仁壽之域，無夭傷之苦。飲神瀆而力志和平，則疏瀹心智，蓋若飲之以和。浴神瀆而膚色脂澤，則滌除塵垢，蓋若洗之以善。周穆王北游過其國，三年忘歸。既反周室，慕其國，口然自失。數月乃復。是又造道未至者如此。

管仲勉齊桓公因游遼口，俱之其國，幾剋舉。

盧曰：管仲能說其處也，故云：游遼口；欲往而不能得至，故曰：幾剋舉也。

隰朋諫曰：君舍齊國之廣，人民之眾，山川之觀，殖物之阜，禮義之盛，章服之美，妖靡盈庭，忠良滿朝，肆叱則徒卒百萬肆，疑作叱。視撫則諸侯從命，視，疑作指。亦奚羨於彼而棄齊國之社稷，從戎夷之國乎？此仲父之耄，奈何從之？

盧曰：夫俗之君子心所言者，正在於人民、禮義、章服、聲色，是尊貴稱情也。

桓公乃止，以隰朋之言告管仲，仲曰：此固非朋之所及也。

朋之知極於齊國，豈知彼國之巨偉，故管仲孩之也。

臣恐彼國之不可知之也。齊國之富奚戀？隰朋之言奚顧？

此國自不可得生耳，豈以朋之言故止也。

盧曰：隰朋之所及者，不達於此耳。夷吾云：以我之所聞，但恐不得如所傳耳。故云：恐不可知之也。所審如所傳說，往而能到者，則世俗聲色富貴何足戀？禮義忠良何足顧哉？

政和：道惡乎往而不存？故在無者亦道也，在有者亦道也。解心釋形則蔽無廢有，勞形休心則徇有棄無。聖人之於道，一有一無，微妙並觀，乃無不可。然則戀國之富者固不足以知道，而舍夫種種之民，慕夫不可測之國者亦豈足以得道哉？穆王之意，管仲、隰朋之言，皆未為得也。

范曰：隰朋之為人也，上忘而下不畔，愧不若黃帝，而哀不已若者。其於國有不聞，其於家有不見，仲父固嘗以是為可以屬國哉？然其智適可以治齊而已，故終北之游遂以為非而諫之。是篇所論，若大禹則深造乎道者，若穆王則涯而反者，若桓公是直望道而未之見者耳。

南國之人被髮而裸，力果北國之人鞞巾而裘，中國之人冠冕而裳。九土所資，或農或商，或田或漁；如冬裘夏葛，水舟陸車，默而得之，性而成之。

夫方土所資，自然而能，故吳越之用舟，燕朔之乘馬，得之於水陸之宜

，不假學於賢智。慎到曰：治水者茨防決塞，雖在夷貊，相似如一，學之於水，不學之於禹也。

政和：南方之氣熱，故被髮而裸，與《書島》夷卉服之義同也。北方之氣寒，故鞞巾而裘，與《書島》夷皮服之事同也。中國謂之夏，則文明盛大，故冠冕而裳，治辯而禮，具九土所資農商田漁，冬裘夏葛，一人之身，百工之所為備。然皆默而得之，性而成之，特異宜而已。

范曰：南國之被髮，北國之鞞巾，中國之冠冕，習俗之不同也。九土所資，或農或商，或田或漁，智能之不同也。冬裘夏葛，服各異宜。水舟陸車，器各異用。蓋有自然而不可易者，孰知其所以然哉？默而得之，性而成之而已。

越之東有輒休又休之國，其長子生，則鮮而食之，謂之宜弟。其大父死，負其大母而棄之，曰：鬼妻不可與同居處。楚之南有炎人之國，其親戚死，巧其肉而棄之，然後埋其骨，乃成為孝子。秦之西有儀渠又康之國者，其親戚死，聚柴積而焚之。燻則煙上，謂之登遐，然後成為孝子。此上以為政，下以為俗，而未足為異也。

此事亦見《墨子》。

盧曰：夫眾是則為當，眾習則為常，故至當至常，人所不辯。彼習俗者眾矣，寧知其至理哉？

政和：越之東，楚之南，秦之西，上無禮，下無學，然且行以為政，習以為俗。此亂倫者也，不足為教。

范曰：越之東，楚之南，秦之西，皆遐陬異域，不能相通。故上之為政，下之為俗，有不可比而同者。

孔子東游，見兩小兒辯鬥，問其故。一兒曰：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，而日中時遠也。一兒以日初出遠，而日中時近也。一兒曰：日初出大如車蓋，及日中，則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？一兒曰：日初出滄滄涼涼，及其日中如探湯，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？孔子不能決也。兩小兒笑曰：孰謂汝多知乎？

所謂六合之外，聖人存而不論。二童子致笑，未必不達此旨，或互相起予也。

盧曰：聖人之生，所貴明道。達則兼濟天下，窮則獨善其身。獨善者，養道以全真；兼濟者，設教以利物。若進非全道，退非利生，一曲之辯，聖人所以未嘗說也。夫不決者，非不知也。世人但以問無不知為多，聖人以辯之無益而不辯。若有理無理一皆辯之，則聖人無益之勞實亦多矣。然則二童之爭也，事亦可明，何者？日之初升，光未遠，人居光外，見其大焉。日之既中，光備萬物，人居光內，見其質焉。亦如遠望燭光，更見其大；近窺則焰，乃更以

小焉。物理則然，辯之何益？

范曰：日出於東方而入於西極，以體圓則未離乎形，以圍一則未離乎數，一墮於形數之域，則或遠或近，固得而測度。然則孔子不能決者，豈真弗能次哉？是直存而不論耳？

均，天下之至理也，

物物事事皆平皆均，則理無不至也。

連於形物亦然。

連，屬也。屬於器物者，亦須平焉。

均髮均縣，輕重而髮絕，髮不均也。

髮甚微脆，而至不絕者，至均故也。今所以絕者，猶輕重相傾，有不均處也。

均也，其絕也。

若其均也，寧有絕理。

莫絕。言不絕也。人以為不然，凡人不達理也自有知其然者也。

會自有知此理為然者。《墨子》亦有此說。

盧曰：夫理之至者，天下無不均，不待均之然後均也。有形之物亦然，當理則自均矣。猶如以髮懸重，雖微不絕。絕者不均，均則不絕。世人以為不是，不知理之必然也。

政和：一陰一陽之謂道，仁者見之謂之仁，智者見之謂之智。赫赫乎日月之光，韋目所見，各有不同。故以形見之，則以為遠者小而近者大；以氣見之，則以為近者熱而遠者涼。而所以為日，固不可以遠近期也。

范曰：髮引千鈞，勢至等也。義與此合。

詹何，

詹何，楚人，以善釣聞於國。

以獨繭絲為綸，芒鍼為鉤，荊蓀為竿，剖粒為餌，引盈車之魚。

《家語》曰：鯤魚其大盈車。

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，綸不絕，鉤不伸，竿不撓。

夫飾芳餌，挂微鉤，下沈青泥，上乘驚波，因水勢而施舍，頡頏委縱，與之沈浮，及其施絕，故生而獲也。

楚王聞而異之，召問其故。詹何曰：臣聞先大夫之言，蒲且子之弋也。

蒲且子，古善弋射者。

弱弓纖繳，乘風振之，連雙鶻於青雲之際。用心專，動乎均也。臣因其事，放而學釣，五年始盡其道。當臣之臨河持竿，心無雜慮，唯魚之念；投綸沈鉤，乎無輕重，物莫能亂。魚見臣之鉤餌，猶沈埃聚沫，吞之不疑。所以能以

弱制彊，以輕致重也。大王治國誠能若此，則天下可運於一握，將亦奚事哉？楚王曰：善。

善其此諭者，以諷其用治國矣。

盧曰：夫聖人之理俗也，必審萬物之情而設教化以運之，則百姓日用而不知，靡然無不應。亦猶弱弓纖繳，乘風而振之；輕鉤微餌，因波而運之，則不得不為我所制也。道者之養生全真含生，靡然以向化，則理天下者亦由茲道焉。

政和：刑名而降，大則制小，彊則制弱。道以懦弱為表，以小而妙之為玄，此物所以不得遜而皆存也。百仞之淵，其深可測，青雲之際，其高可及，而道則覆載之者也。與道同體，則守小樸而萬物自賓。以細綸而引盈車之魚，以弱弓而連雙鷁於青雲之際，其喻在此。聖人之治天下，如斯而已。

范曰：楚王聞詹何之釣而知所以治國，黃帝問童子之牧而知所以為天下，其理一也。

魯公扈、趙齊嬰二人有疾，同請扁鵲求治。扁鵲治之。既同愈。謂公扈、齊嬰曰：汝曩之所疾，自外而干府藏者，固藥石之所已。今有偕生之疾，與體偕長。今為汝攻之，何如？二人曰：願先聞其驗。扁鵲謂公扈曰：汝志彊而氣弱，故足於謀而寡於斷。

志謂心智，氣謂質性。智多故多慮，性弱故少決也。

齊嬰志弱而氣彊，故少於慮而傷於專。

智少而任性，則果敢而自用。

若換汝之心，則均於善矣。扁鵲遂飲二人毒酒，迷死三日，剖胸探心，易而置之；投以神藥，既悟如初。二人辭歸。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，而有其妻子，妻子弗識。齊嬰亦反公扈之室，而有其妻子，妻子亦弗識。

二子易心，乘其本識，故各反其家，各非故形，故妻子不識也。

二室因相與訟，求辯於扁鵲。扁鵲辯其所由，訟乃已。

此言恢誕，乃書記少有。然魏世華佗能剝腸易胸，湔洗五藏，天下理自有不可思議者，信亦不可以臆斷，故宜存而不論也。

盧曰：夫形體者，無知之物也。神識者，有知之主也。守乎本則真全而合道，滯乎質則失性而徇情。俗人徒見形之有僧愛，不知神之為主宰也。今言易其心而各有妻子者，明心為情主，形實無知耳。所以道者貴乎養神也。

政和：形失其平為疾，性失其平亦為疾。治形之疾，藥石攻之，治性之疾，則有道術存焉。志氣之帥也，氣體之充也，志主謀慮，氣主果斷，一失其平，強弱相反。故志強而氣弱者足於謀而寡於斷，志弱而氣強者少於慮而傷於專。心者，五官之主也。易其心，使強弱適乎是，以無疾妙物之謂神，投以藥

，妙物深矣。聖人以神道妙天下，舉平與陂通而為一，何以異於是？

范曰：孟子曰：志至焉，氣次焉。又曰：持其志，無暴其氣。志者，心之所之也。氣者，志之所役也。一有或偏，則性失其平而為疾矣。故志譬則帥也，氣譬則眾也，志強而氣弱，雖有帥而莫為之用。其失也，疑而不決；志弱而氣強，則雖有眾而莫為之至。其失也，果而自用。儻不為之發藥，又烏足以化其心，易其慮，而庶幾其有瘳乎？嘗觀魏世華佗有剗腸易胃、濯洗五藏之術，則是篇所言，亦無足怪。

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。

瓠巴，古之善鼓琴人也。

鄭師文聞之，

師文，鄭國樂師。

棄家從師襄游。

師襄，亦古之善琴人也，從其游學。

柱指鈞弦，三年不成章。

安指調弦，三年不能成曲。

師襄曰：子可以歸矣。嫌其難教。師文舍其琴，歎曰：文非弦之不能鈞，非章之不能成。文所存者不在弦，所志者不在聲。

遺弦聲，然後能盡弦聲之用也。

內不得於心，外不應於器，故不敢發手而動弦。

心、手、器三者，互應不相違失，而後和音發矣。

盧曰：人知以形習聲，不知辯聲運形者神也。若心不應器，雖成而不精。若極聲之能、盡形之妙，理須神契而心自得也。

且小假之，以觀其後。無幾何，復見師襄。師襄曰：子之琴何如？師文曰：得之矣。請嘗試之。

盧曰：得於心，應乎器，然後習其聲以通乎神矣。

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，

商，金音，屬秋。南呂，八月律。

涼風忽至，草木成實。

得秋氣，故成熟。

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鐘，

角，木音，屬春。夾鐘，二月律。

溫風徐迴，草木發榮。

得春氣，故榮華。

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鐘，

羽，水音，屬冬。黃鐘，十一月律。

霜雪交下，川池暴沍。

得冬氣，故凝陰水凍。

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，

徵，火音，屬夏。蕤賓，五月律。

陽光熾烈。堅冰立散。

得夏氣，故消釋。此一時彈琴，無緣頓變四節。蓋舉一時之驗，則三時可知，且欲並言其所感之妙耳。

將終，命官而總四弦，則景風翔，慶雲浮，甘露降，醴泉湧。至和所致師襄乃撫心高蹈曰：微矣，子之彈也。雖師曠之清角，

師曠為晉平公奏清角，一奏之，時有白雲從西北起，再奏之，大風至而雨隨之；三奏之，裂帷幕，破俎豆，飛廊瓦，左右皆奔走，平公恐伏，晉國大旱，赤地三年。平公得聲者，或吉或凶也。

鄒衍之吹律，

北方有地，美而寒，不生五穀。鄒子吹律煖之，意而禾黍滋也。

亡以加之，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。

盧曰：成性所行，動然而應陰陽之數、四時之序，水火且不能焚溺，況風雨寒燠之氣哉？故《易》曰：先天而天弗違，況於人乎？況於鬼神乎？此之謂也。謂之聲律而變者不因四時也。

政和：夫至樂者，調理四時，大和萬物，而四時迭起，萬物循生。至其妙也，二類相合，兩者交通，或謂之死，或謂之生，或謂之實，或謂之榮，行留散徙，不主常聲。故以聲感氣，隨感而應，亦理之必至者耳。春叩商弦以召南呂，而秋氣應之；秋叩角弦以激夾鐘，而春氣應之；夏叩羽弦以召黃鐘，而冬氣應之；冬叩徵弦以激蕤賓，而夏氣應之。則樂之感有至於易四時之序而奪造化之機者，其妙若此。至於總而調之，則交通而成和，是以景風翔，慶雲浮，甘露降，醴泉湧。蓋通天下一氣耳。聲合於氣，其應也自然而已。鳥舞魚躍，乃其餘事。

范曰：琴者，君子常御之樂。其制詳而義深，其聲妙而功大；始乎防心以自禁，終乃出器以入覺。故聲作於跬步之間，而感應乎大清之上，昔者黃帝鼓清角之琴以大合鬼神，而鳳凰蔽日，堯鼓琴而天神格，舜歌南風而天下化，又豈直瓠巴之鳥舞魚躍而已哉？然琴之制，絲託於木，其音乃發。蓋火得木而有聲，神因形而應世，殆有不測之妙存乎其間。苟拘拘然溺於形器之近，蔽於聲音之末，烏能樂得其道哉？師文之學，始也柱指而鈞弦，終也舍琴而興歎，所存者不在弦，所志者不在聲，可謂得乎此矣。夫然故叩弦召律，四氣變移。及

命宮而總四弦，景風翔，慶雲浮，甘露降，醴泉湧，其聲和而致祥若是。彼師曠之清角，奏之而風雨應；鄒衍之律，煖之而禾黍滋。詎能進此哉？是宜師襄子為之撫心而高蹈也。

薛譚學謳於秦青，二人薛秦國之善歌者。未窮青之技，自謂盡之，遂辭歸。秦青弗止，餞於郊衢，撫節悲歌，聲振林木，響遏行雲。薛譚乃謝求反，終身不敢言歸。秦青顧謂其友曰：昔韓娥韓國善謳者也。東之齊，匱糧，過雍門，鬻歌假食。既去而餘音繞梁欂，三日不絕，左右以其人弗去。過逆旅，逆旅人辱之。韓娥因曼聲哀哭，曼聲猶長引也。一里老幼悲愁，垂涕相對，三日不食。遽而追之。娥還，復為曼聲長歌。一里長幼喜躍抃舞，弗能自禁，忘向之悲也。乃厚賂發之。發，猶遣也。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，效娥之遺聲。

六國時有雍門子，名周，善琴，又善哭，以哭于孟常君。

盧曰：夫六根所用，皆能獲通，通則妙應無方，非獨心識而已。故魯公扈章直言心用，瓠巴以下乃從聲通焉。

政和：聲振林木，響遏行雲，則其出音之勁、餘韻之遠而已。曼聲歌哭，一里老幼，或喜或悲，則動蕩人之精神，變易人之思慮，此其謳歌之造乎妙者也。

范曰：秦青之撫節，振林木而遏行雲；韓娥之曼聲，變一里之老幼。誠動於中而感應於外，不得不然，又況夫誠己而發有耶？

伯牙善鼓琴，鐘子期善聽。伯牙鼓琴，志在登高山。鐘子期曰：善哉，峨峨兮若泰山。志在流水。鐘子期曰：善哉，洋洋兮若江河。伯牙所念，鐘子期必得之。伯牙游於泰山之陰，卒逢暴雨，止於巖下；心悲，乃援琴而鼓之。初為霖雨之操，更造崩山之音。曲每奏，鐘子期輒窮其趣。伯牙乃舍琴而歎曰：善哉，善哉，子之聽夫。志想象猶吾心也。

言心闇合，與己無異。

吾於可逃聲哉？

發音，鐘子期已得其心，則無處藏其聲也。

盧曰：夫聲之所成，因而感之，心之所起，聲則隨之。所以五根皆通，盡為識心所傳；善於聽者；聲咳猶知之，況復聲成於文，安可不辯耶？

政和：在心為志。凡音之起，由人心生也。感於物而後動，則心之所之可得而審矣。然聽止於耳，則知聲而不知音；聽合於心，則審音以知其意。此子期聽所以造乎微也。

范曰：道不可聞，聞而非也。則無聲之表，固有聽之弟及者。伯牙之所鼓，子期之所聽，未離乎形聲之間、高山流水，每奏而輒窮其趣，復何聲之可逃哉？

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三竟

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四

湯問

周穆王西巡狩，越崑崙，不至弇山。反還，未及中國，道有獻工人名偃師

。中道有國，獻此工巧之人也。

穆王薦之，薦，當作進。問曰：若有何能？偃師曰：臣唯命所試。然臣已有所造，願王先觀之。穆王曰：日以俱來，日謂別日。吾與若俱觀之。

盧曰：神用之妙，豈唯聲哉？色香滋味，咸及其理矣。故此章言刻象之盡微。

越日偃師謁見王。王薦之，曰：若與偕來者何人邪？對曰：臣之所造能倡者。倡，俳優也。穆王驚視之，趣步俯仰，信人也。巧夫頷其頤，則歌合律；捧其手，則舞應節。千變萬化，惟意所適。王以為實人也，與盛姬內御並觀之。

《穆天子傳》云：盛姬，穆王之美人。

技將終，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。王大怒，立欲誅偃師。偃師大懼，立剖散倡者以示王，皆傅會革、木、膠、漆、白、黑、丹、青之所為。王諦料之，內則肝膽、心肺、脾腎、腸胃、外則筋骨、支節、皮毛、齒髮，皆假物也，而無不畢具者。合會復如初見。

如向者之始見王也。

王試廢其心，則口不能言，廢其肝，則目不能視；廢其腎，則足不能步。

此皆以機關相使，去其機關之主，則不能相制御。亦如人之五藏有病，皆外應七孔與四支也。

盧曰：夫內肝膽心肺，所以能外為視聽行步神識，運之乃為生物耳。苟無神則不能用其五根矣。今造化之生物，亦何異於偃師之所造耶？若使無神，自同於草木；神苟在也，動用何足奇耶？木人用偃師之神，故宜類彼生物也。神工造極，化何遠哉？

穆王始悅而歎曰：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？詔貳車載之以歸。

近世人有言人靈因機關而生者，何者？造化之功至妙，故萬品咸育，運動無方。人藝羸拙，但寫載成形，塊然而已。至於巧極則幾乎造化，似或依此言而生此說，而此書既自不爾。所以明此義者，宜以巧極思之無方，不可以常理限，故每舉物極以祛近惑，豈謂物無神主耶，斯失之遠矣。

夫班輸之雲梯，墨翟之飛鳶，自謂能之極也。

班輸作雲梯，可以凌虛仰攻。墨子作木鳶，飛三日不集。

弟子東門賈、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，二子終身不敢語藝，而時執規矩。

時執規矩，言其不敢數之也。

盧曰：夫偃師之精微，神合造物；班輸之輩，但巧盡機關，以明至妙之功，不可獨循規矩也。

政和：假於異物，託於同體，寓百骸，象耳目，視聽言貌、趣步俯仰，若性之自為而不知為之者，則其巧妙，其功深，獨成其天，有人之形，豈特幾乎以其真哉？偃師之造，信乎與造化同功者矣。雖然，生者，假借也。道與之貌，天與之形，亦奚以異於此？

范曰：崑崙者，安靜之丘。弇山者，日入之所。越崑崙而不至弇山，則雖欲戾動而之靜，未能去明而即幽，故反還而已。偃師之倡，功同造化。頷其頤，則歌合律，若天籟之自鳴；棒其乎，則舞應節，若天機之自動。千變萬化，惟意所適。穆王驚而視之，信以為實人也。曾不知其傳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而已。彼進乎技者然耳，又況體道之人通乎物之所造者，宜如何哉？

甘蠅，古之善射者，殼弓而獸伏鳥下。

箭無虛發，而鳥獸不敢逸。《戰國策》云：更羸虛發而鳥下也。

弟子名飛衛，學射於甘蠅，而巧過其師。紀昌者，又學射於飛衛。飛衛曰：爾先學不瞬，而後可言射矣。紀昌歸，偃卧妻之機下，以目承牽挺，牽挺，機躡。二年之後，雖錐末倒眚，而不瞬也。以告飛衛，飛衛曰：未也，

盧曰：夫虛弓下鳥者，藝之妙也。巧過其師者，通於神也。妙在所習，神在精微也。先學不瞬，精之至也；以目承躡而不動者，神定之矣。定而未能用，故曰猶未也。

必學視而後可。

盧曰：此用不瞬以為視也。

視小如大，視微如著，而後告我。

盧曰：視審也，則見小如大矣。

昌以鼈懸虱於牖，南面而望之。旬日之間，浸大也；三年之後，如車輪焉。以睹餘物，皆丘山也。

視虱如輪，則餘物稱此而大焉。

乃以燕角之弧、朔蓬之等射之，貫虱之心，而懸不絕，

以彊弓勁矢貫虱之心，言其用手之妙也。

以告飛衛。飛衛高蹈批膺曰：汝得之矣。

盧曰：視小如大，貫之不足為難。

紀昌既盡衛之術，計天下之敵己者，一人而已，乃謀殺飛衛。

盧曰：欲摧其能擬，過其師法耳。欲滅飛衛之名，非謂斷其命也矣。

相遇於野，二人交射，中路矢鋒相觸，而墜於地，而塵不揚。飛衛之矢先窮。窮，盡者也。紀昌遺一矢，既發，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，而無差焉。

盧曰：二矢同道，相及而勢盡，故墜地而塵不飛者，微之甚也。以棘刺扞不差，審之至也。

於是二子泣而投弓，相拜於塗，請為父子，剋臂以誓，不得告術於人。

祕其道也。此一章義例已詳於仲尼篇也。

盧曰：此所謂神交而意得也，非矢之藝。故投弓而誓焉，神契方傳矣，故不得以術告之也。

政和：內有所定，然後在外者能有所應。微有所審，然後於其著者能無所遺。伯昏瞽人謂列子曰：汝休然有徇目之志於中也，殆矣。夫蓋謂其內不能有所定也。紀昌先學不瞬，而以目承牽挺者以此。《莊子》曰：自大視細者不明。蓋謂其微不能有所審也。昌以鼈毛垂虱，而望之浸大者以此。蓋不通乎此而善射者，寡矣。

范曰：夫射於百步之外，其至爾之力也，其中非爾力也。故教人射者必志於殼，而學之者亦必志於殼。豈非力分之內可學，而能力分之外不可勉而至故耶？飛衛學射於甘蠅，而術過其師，固有得於自然之天性者。夫人之身居於內則心為之主，接於物則目為之先，故神合於心而其機常寓於目。紀昌學射於飛衛，必告之先學不瞬者，蓋欲其神全於內，然後忤物而不懼故也。然不瞬而已，猶非其至。古之養勇，亦有所謂不目逃者。若夫視小如大，視微如著，棲睫之蟲，見若嵩山，則又庶夫徐以神視者矣。故能殼燕孤貫懸虱，而不射之射得之在我焉。迨其久，既盡穿楊之巧，乃彎射羿之弓，抑何虛矯恃氣而以爭術尚勝為心耶？故始而相遇於野，則交射而矢鋒相觸，已而相拜於塗，則投弓而剋臂以誓。夫學射之賤，猶且不得告術於人，又況夫體道在己而進於不傳之妙者耶？

造父之師曰秦豆氏。

秦豆氏見諸雜書記。

造父之始從習御也，執禮甚卑；秦豆三年不告。造父執禮愈謹，乃告之曰：古詩言：良弓之子，必先為箕；良冶之子，必先為裘。

箕裘者皆須柔屈補接，而後成器。為弓冶者，調筋角，和金鐵亦然。故學者必先攻其所易，然後能成其所難，所以為諭也。

慮曰：箕者，所以造弓之具也。裘者，所以扇冶之具也。老子以為橐籥，今之韠袋也。彼以約弓之牀，此以扇火之韠，非弓冶，而弓冶又資之也。

汝先觀吾趣。趣，行也。趣如吾，然後六轡可持，六馬可御。造父曰：唯

命所從。泰豆乃立木為塗，僅可容足；既得安腳。計步而置，疏槩如其步數。

履之而行。趣走往還，無跌失也。造父學之，三日盡其巧。泰豆歎曰：子何其敏也？得之捷乎。

敏，疾也。捷速也。

凡所御者，亦如此也。

盧曰：立木如足，布之如步。《莊子》云：側足之外皆去其土，則不能履之者，必不定也。若御馬者亦如使其足，則妙矣。

曩汝之行，得之於足，應之於心。推於御也，齊輯乎轡銜之際，急緩乎脣吻之和；正度乎胸臆之中，而執節乎掌握之間。內得於中心，而外合於馬志，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，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，誠得其術也。得之於銜應之於轡；得之於轡，應之於手；得之於手，應之於心。則不以目視，不以策驅；心閑體正，六轡不亂，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；迴旋進退，莫不中節。

與和鸞之聲相應也。

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，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；未嘗覺山谷之險，原隰之夷，視之一也。吾術窮矣，汝其識之。

夫行己之所踐，容足而已。足外無餘，而人不敢踐者，此心不夷，體不閑故也。心夷體閑，即進止有常數，遲疾有常度。苟盡其妙，非但施之於身，乃可行之於物。雖六轡之煩，馬足之眾，調之有道，不患其亂。故輪外不恃無用之轍，蹄外不賴無用之地。可不謂然也。

盧曰：莊生解牛云：其骨也有間，其刀刃也無厚，無厚入有間，恢恢然有餘地也。言其理則多暇也。不視足外之地則其志專，志專利運足如其心矣。若移之於轡銜，易之於馵駿，當轍應足，何所傾危？世人皆求其末而不知其本，識真之士必求其本然後用之。故射御之末藝，猶須合道焉。

政和：中無主而不止，外無正而不行，此性習相成之道也。故政道者必始之以習，及其得道也，乃能成之於性，良弓之子必學為箕，良冶之子必先為裘，所以喻習也。立木為塗，僅可容足，計步而置，履之而行，所以使之習也。蓋立木為塗，僅可容足，推之於御，故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，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。計步而置，履之而行，推之於御，故山谷之險，原隰之夷，可使視之如一，齊輯乎轡銜之際，而急緩乎脣吻之和，所謂外合於馬志者也。正度乎胸臆之中，而執節乎掌握之間，所謂內得於中心者也。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，言其服御如此。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，言其順適如此。轡係銜者也，故得之於手，應之於轡，手執轡者也。故得之於轡，應之於手，心運手者也。故得之於手，應之於心，至於不以目視，不以策驅，而迴旋進退莫不中節，則若性之自然而不知為之者，此之謂善御。

范曰：紀昌學射於飛衛，飛衛不教之以射而教之以先學不瞬；造父學御於泰豆氏，泰豆氏不教之以御而教之以先觀吾趣，蓋引而不發，開而弗達，使之深造乎自得之妙而已。射御末技，猶且然爾，矧夫道可傳而不可受？則示於此者正容而悟，觀於彼者目擊而存，所謂自得，其得宜如何哉？觀泰豆之御，方其始也，輯乎轡銜之際，急緩乎脣吻之和，正度乎胸臆之中，而執節乎掌握之間，內得於中心，外合於馬志，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，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。則由於法度之中，未嘗敢越，有如此者。迨其久也，得之於銜，應之於轡，得之於轡，應之於手；得之於手，應之於心。不以目視，不以策驅；心閑體正，六轡不亂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，迴旋進退莫不中節，則超乎法度之外，不勉而中，有如此者。若夫要其終而言之，則輿輪之外無餘徹，馬蹄之外無餘地，未嘗覺山谷之嶮、原隰之夷，視之一也。則又無適而非行，無行而非道，舉平與陂，道通為一，奚往而不暇哉？道乎進其至此，進乎技矣。

魏黑卵以暱嫌殺丘邴章。暱嫌，私恨。

盧曰：夫以私嫌而殺傷、嗜慾而夭物者，皆世俗之常情，非有道之士也。

丘邴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讎。丹氣甚猛，形甚露，計粒而食，順風而趨，雖怒，不能稱兵以報之，

有膽氣體羸虛，不能舉兵器也。

恥假力於人，誓手劍以屠黑卵。黑卵悍志絕眾，力抗百夫。筋骨皮肉，非人類也。延頸承刃，披胸受矢，鏗鏗摧屈，而體無痕撻。負其材力，視來丹猶雛鷓也。來丹之友申他曰：子怨黑卵至矣，黑卵之易子過矣，將奚謀焉？來丹垂涕曰：願子為我謀。申他曰：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劍，一童子服之，却三軍之眾，奚不請焉？

盧曰：天地至精之物，但以威制於三軍。若以斷割為功，非至精者也。

來丹遂適衛，見孔周，執僕御之禮，請先納妻子，後言所欲。孔周曰：吾有三劍，唯子所擇；皆不能殺人，且先言其狀。一曰含光，視之不可見，運之不

知有。其所觸也，泯然無際，經物而物不覺。二曰承影，將旦昧爽之交，日夕昏明之際，此面而察之，淡淡焉若有物存，莫識其狀。其所觸也，竊竊然有聲，經物而物不疾也。三曰宵練，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，

與日月同色也。

方夜見光而不見形。言其照夜。其觸物也，騏然而過，騏，伏墮切。隨過隨合，覺疾而不血刃焉。此三寶者，傳之十三世矣，而無施於事，不能害物。匣而藏之，未嘗啟封。來丹曰：雖然，吾必請其下者。孔周乃歸其妻子，與齋七日。晏陰之間，晏晚暮也。跪而授其下劍，來丹再拜受之以歸。

以其可執可見，故授其下者。

盧曰：器珍者，則害物深；至道至精，無所傷物。

來丹遂執劍從黑卯。時黑卯之醉偃於牖下，自頸腰三斬之。黑卯不覺，來丹以黑卯之死，趣而退。遇黑卯之子於門，繫之三下，如投虛。黑卯之子方笑曰：汝何蚩而三招予，來丹知劍之不能殺人也，歎而歸。黑卯既醒，怒其妻曰：醉而露我，使我噬疾而腰急。其子曰：疇昔來丹之來，遇我於門，三招我，使我體疾而支彊，彼其厭我哉。

盧曰：夫道至之人，無傷於萬物；萬物之害亦所不能傷焉，故毒蟲不螫，猛獸不攫，故物之至精者亦無傷。《老子》曰：其神不傷，人是以聖。人貴夫知者，何以其不傷於萬物者也？

政和：含光者襲明而不耀，承影者處陰而不移。宵練晦之時，練有形之質，含光則無有也。故視之不見，運之不有，經物而不覺，承影則若有若無。故雖莫識其狀而且或聞其聲，宵練則既有矣。為其有形之質也，故晝見影焉。為其處晦之時也，故夜見光焉。道以無為上，若有若無次之，而囿於有者為下，故三劍含光為上，承影次之，宵練為下。來丹之所受者，其宵練與？然是三者不以斬決為勝，亦皆劍之神者矣。天下有常勝之道，直之無前，運之無旁，而天下服，豈在於擊鬥為哉？故莊子以斬領決肺為庶人之劍也。惜乎來丹不通乎此。知劍之不能殺人而後欺，何以為常勝之道乎？

范曰：黑卯則道之復乎至幽者，邴章則道之顯於至明者，來丹則又至陽之色也。故以父之讎而謀報黑卯，請劍於衛孔周焉。夫有千越之劍者，匣而藏之，不敢用也，寶之至也。道之利用若是，故直之無前，舉之無上，按之無下，運之無旁，決浮雲，絕地紀，恢恢然其於游刃有餘地矣。來丹受劍於孔周，徒用之以復讎而已，故因黑卯之醉，自頸至腰三斬之，則與夫上斬頸領下決肝肺者無以異矣，豈知所以用之道哉？

周穆王大征西戎，西戎獻鍔鍔之劍，火浣之布。其劍長尺有咫，練綱亦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。火浣之布，浣之必投於火；布則火色，垢則布色；出火而振之，皓然疑乎雪。此《周書》所云。皇子以為無此物，傳之者妄。蕭叔曰：皇子果於自信，果於誣理哉。

此一章斷後，而說切玉劍火浣布者，明上之所載，皆事實之言，因此二物無虛妄者。

盧曰：夫金之不能切玉者，非器之利也；布之不能澣於火火不燒者，物之異也。天地之內，萬物之多，有可以理求者，亦有非理所及者，然則玉雖堅有可刻之理，劍雖鐵有必斷之鋒也。以必斷之鋒當可刻之物，不入者自非至利耳，非無可切之理焉，況已有之何所疑也？又動植之類，其性不同，有因水火而

生者，有因水火而殺者，故火山之鼠得火而生，風生之獸得風而活。人約空立，魚約水存。然則火浣之纊非紵非麻，布名與中國等，火與鼠毛同，此復何足為怪也？果於自信不達矣夫。

政和：世之人以耳目所接者為有，而以其所不及者為無。然八荒之外，不可窮頡，安可以耳目所不及者遂以為無哉？

范曰：切玉之刀，火浣之布，理固有之，而拘耳目之用者必以為無是物焉，又烏能知極盡之際哉？是篇必終之以此，以明前之所載皆即當至理，非徒侈空言以駭世故也。

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四竟

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五

和光散人高守元集

力命

張曰：命者，必然之期，素定之分也。雖此事未驗，而此理已然。若以壽夭存於御養，窮達係於知力，此感於天理也。盧曰：命者，必定之分，非力不成。力者，進取之力，非命不就。有其命者，必資其力，有其力者，或副其命。亦有力之不能致者，無命也；侍命而不力求者，候時也，信命不信力者，失之遠矣；信力不信命者，亦非當也。政和：力有智愚，命有窮達，得喪之差，莫相為對。不貳其心，所以立命。范曰：古人有常言曰：莫知致而至

者，命也。又曰：不知吾所以然而然者，命也。夫命之在天，未形有分，且然無問固，豈力之所能制哉？唯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，非有德者不能與此。

力謂命曰：若之功奚若我哉？命曰：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？力曰：壽夭、窮達、貴賤、貧富，我力之所能也。命曰：彭祖之智，不出堯舜之上，而壽八百；顏淵之才，不出眾人之下，而壽四八；仲尼之德，不出諸侯之下，而困於陳、蔡；殷紂之行，不出三仁之上，而居君位。季札無爵於吳，田恒專有齊國。夷、齊餓於首陽，季氏富於展禽。若是汝力之所能，奈何壽彼而夭此，窮聖而達逆，賤賢而貴愚，貧善而富惡邪？力曰：若如若言，我固無功於物，而物若此邪？此則若之所制邪？命曰：既謂之命，奈何有制之者邪？朕直而推之，曲而任之。自壽自夭，自窮自達，自貴自賤，自富自貧，

不知所以然而然者，命也，豈可以制也？

朕豈能識之哉？朕豈能識之哉？

此篇明萬物皆有命，則智力無施。《楊朱篇》言人皆肆情，則制不由命。義例不一，似相違反。然治亂推移，愛惡相攻，情偽萬端，故要時競，其獎孰知所以？是以聖人兩存而不辯。將以大扶名教，而致弊之由不可都塞。或有恃

詐力以干時命者，則楚子問鼎於周，無知亂適於齊。或有矯天真以殉名者，則夷齊守餓西山，仲由被醢於衛。故列子叩其二端，使萬物自求其中。苟得其中，則智動者不以權力亂其素分，矜名者不以矯抑虧其形生。發言之旨，其在於斯。嗚呼，覽者可不察哉。

盧曰：命者，天也。力者，人也。命能成之，力能運之，故曰運命也。《莊子》曰：知不可奈何，安之若命。是力不能運也。孔子曰：五十而知天命。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。然歷國應聘而思執鞭之士，是不忘力也。

政和：命在天，力在人，力若可致也。然在天者有非人所能勝，則君子不謂力，命在所聽也。然在人者有非天所能違，則君子不謂命。壽夭、窮達、貴賤、貧富，萬物之所受，蓋有制之者矣。為其不敢违也，故直而推之。為其不可遏也，故曲而任之。既非力之所能使，亦非命之所能違，自然而已。孰弊弊然以多識為事？故曰：朕豈能識之哉？

范曰：時無止也，故年有大小，彭祖、顏淵，壽夭之所不同也。分無常也，故勢有得失。仲尼、殷紂，窮達之所以不同也。季札無爵於吳，田恒專有齊國，其貴賤固異矣。自道觀之，有所謂等貴賤者。夷、齊餓於首陽，季氏富於展禽，其貧富固異矣。自道觀之，有所謂同貧富者。自然之分，殆不可得而致知，故直而推之，俾其各正而無私；曲而任之，俾其委順而無迎。壽夭、窮達、貴賤、貧富咸其自取，使之者其誰耶？惟達命之情者不務，知之所無奈何，故死生亦大矣。不得與之變，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，夫孰足以患心已？

北宮子謂西門子曰：朕與子並世也，而人子達；並族也，而人子敬；並貌也，而人子愛；並言也，而人子庸；並行也，而人子誠；並仕也，而人子貴；並農也，而人子富；並商也，而人子利。朕衣則桓褐，食則粢蠶，居則蓬室，出則徒行。子衣則文錦，食則梁肉，居則連櫺，出則結駟。在家熙然有棄朕之心，在朝諤然有傲朕之色。請謁不相及，遨遊不同行，固有年矣。子自以德過朕邪？西門子曰：予無以知其實。汝造事而窮，予造事而達，此厚薄之驗歟？

謂德有厚薄也。

盧曰：吾所造皆達，汝所造皆窮，德之厚薄可見矣。

而皆謂與予並，汝之顏厚矣。北宮子無以應，自失而歸。中塗遇東郭先生。先生曰：汝奚往而反，偶偶而步，有深愧之色邪？北宮子言其狀。東郭先生曰：吾將舍汝之愧，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。曰：汝奚辱北宮子之探乎？固且言之。西門子具：北宮子言世族、年貌、言行與予並，而賤貴、貧富與予異。子語之曰：予無以知其實。汝造事而窮，予造事而達，此將厚薄之驗歟？而皆謂與予並，汝之顏厚矣。東郭先生曰：汝之言厚薄，不過言才德之差，吾之言

厚薄，異於是矣。夫北宮子厚於德，薄於命；汝厚於命，薄於德。汝之達，非智得也；北宮子之窮，非愚失也。皆天也，非人也。

此自然而然而然，非由人事巧拙也。

而汝以命厚自矜，北宮子以德厚自愧，皆不識夫固然之理。西門子曰：先生止矣。予不敢復言。聞理而服。

盧曰：西門子求之而遂，命也。北宮子求之不遂，亦命也。不知命則有自矜之色，自知命則無憂愧之心。得與不得，非智愚，非才德也。西門子不敢復言者，知命之遂不敢恃德也。

北宮子既歸，衣其裋褐，有狐貉之溫；進其菘菹，有稻粱之味；庇其蓬室，若廣廈之蔭；乘其輦輅，若文軒之飾。終身適然，不知榮辱之在彼也，在我也。

一達於理，則外物多少不足以槩意也。

盧曰：知命則不憂不愧，亦不知德之厚薄也。

東郭先生聞之曰：北宮子之寐久矣，一言而能寤，易怛也哉。

盧曰：寐者，言未覺也，及其寤也，乃怛之常耳。

政和：世族、言行、年貌、相若，而貴賤、貧富、窮達相異，北宮子非愚失也，西門子非智得也，失者以德厚自愧，得者以命厚自矜，皆在物一曲，不通乎道，非東郭其孰覺之？予不敢復言，特知其非是而已。悟則其意也消於道也其庶幾乎？

范曰：命在天，德在己。古之君子修其在己者，俟其在天者，雖造事而達，吾不以命厚而有所矜；雖造事而窮，吾不以德厚而有所愧。安時處順，衰樂不能入也。北宮子衣則裋褐，食則粢糲，居則蓬室，出則徒行，可謂窮矣，彼不知其厚於德也，乃以是而自愧。西門子衣則文錦，食則粱肉，居則連櫺，出則結駟，可謂達矣，彼不知其薄於德也，乃以是而自矜。詎識夫固然之理哉？東郭先生辭而闢之，然後聞言而悟者無深愧之色，聞理而服者去躬矜之行。施於身者不願人之文繡也，衣其裋褐有狐貉之溫，豈固以惡衣為恥哉？飽於內者不願人之膏粱也，進其菘菹有稻粱之味，豈固以惡食為恥哉？堂高數仞，我得志弗為也，雖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矣，從車千乘，我得志弗為也，雖乘其輦輅若文軒之飾矣。終身適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，在我也。則又遊券之內，行乎無名。其視物之儻來適去，猶觀雀蚊蚋虻之相過乎前耳。詎足以易吾之素履邪？非知命不能進此。

管夷吾、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，同處於齊。管夷吾事公子糾，鮑叔牙事公子小白。齊公族多寵，嫡庶並行。

齊僖公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，僖公愛之，令禮秩同於太子也。

國人懼亂。管仲與召忽奉公子糾奔魯；

糾，襄公之次弟子。

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。

小白，糾之次弟。

既而公孫無知作亂，

襄公立，絀無知秩服，遂殺襄公而自立。國人尋殺之。

齊無君，二公子爭入。管夷吾與小白戰於莒，道射中小白帶鉤，小白既立

。

小白即桓公也。

魯殺子糾，召忽死之，管夷吾被囚。

齊告魯曰：子糾兄弟，弗忍加誅，請殺之。召忽、管仲、讎也，請得而醢之。不然，將滅魯。魯患之，遂殺子糾。召忽自殺，管仲請囚也。

鮑叔牙謂桓公曰：管夷吾能，可以治國。桓公曰：我讎也，願殺之。鮑叔牙曰：吾聞賢君無私怨，且人能為其主，亦必能為人君。如欲霸王，非夷吾其弗可。君必舍之。遂召管仲。魯歸之齊，鮑叔牙郊迎，釋其囚。桓公禮之。

鮑叔親迎管仲於堂阜，而脫其桎梏，於齊郊而見桓公也。

而位於高、國之上，鮑叔牙以身下之，

高國，齊之世族。

任以國政，號曰仲父。桓公遂霸。管仲嘗歎曰：吾少窮困時，嘗與鮑叔賈，分財多自與；鮑叔不以我為貪，知我貧也。吾嘗為鮑叔謀事而大窮困，鮑叔不以我為愚，知時有利不利也。吾嘗三仕，三見逐於君，鮑叔不以我為不肖，知我不遭時也。吾嘗三戰三北，鮑叔不以我為怯，知我有老母也。公子糾敗，召忽死之，吾幽囚受辱，鮑叔不以我為無恥，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名不顯於天下也。生我者父母；知我者鮑叔也。此世稱管鮑善交者，小白善用能者。然實無善交，實無用能也。實無善交實無用能者，非更有善交，更有善用能也。

此明理無善交用能，非但管鮑桓公而已。

盧曰：言其命之所應用，則因交而獲申，非是更別有善交用能也。然則恃才獲用者，命也。因交而達者，力也。非唯天時，抑有人謀。人力而遂者，皆歸於命。命之來也，鮑叔不得不盡力，桓公不得不用之，皆命矣夫。

召忽非能死，不得不死；鮑叔非能舉賢，不得不舉；小白非能用條，不得不用。

此皆冥中自相驅使，非人力所制也。

盧曰：皆命成於力，力成於命，非有私焉。

范曰：管仲之於齊，其視鮑叔則友也，其視桓公則君也。分財自與而不以

為貴，謀事窮困不以為愚，仕而三遂不以之為不肖，戰而三北不以之為怯，幽囚受辱不以為無恥，則鮑叔之於夷吾，固得夫善交之道矣。始有莒道之戰，而射中帶鉤；終有堂阜之迎，而釋其桎梏；位居高國之上，號稱仲父之尊；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，則桓公之於夷吾，固得夫用能之道矣。管鮑善交而實無善交者，桓公善用能而實無善用能者，舍是而求，豈更有善交、更有善用能者哉？是則莫之為而常自然，殆有不可得而致知者。

及管夷吾有病，小白問之，曰：仲父之病病矣。可不諱。云

言病之甚，不可復諱而不言也。

盧曰：將死，不可諱言。

至於大病，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？夷吾曰：公誰欲歟？小白曰：鮑叔牙可。曰：不可。其為人也，潔廉善士也，清己而已。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人，欲以己善齊物也。

一聞人之過，終身不忘。不能棄瑕錄善。使之理國，上且鉤乎君，下且逆子民。

必引君令，其道不弘。道苟不弘，則逆民而不能納矣。

其得罪於君也，將弗久矣。小白曰：然則孰可？對曰：勿已，則隰朋可。非君然而可也。其為人也，上忘而下不叛，

居高而自忘，則不憂下之離散。

愧其不若黃帝，而哀不己若者。

慚其道之不及聖，矜其民之不逮己，故能無棄人也。

盧曰：自忘其高，自愧無德，則進善之志深矣。不如己者，哀而憐之，則下人不離叛矣。

以德分人謂之聖人，

化之使合道，而不宰割也。

以財分人謂之賢人。

既以與人，己愈有也。

以賢臨人，未有得人者也；

求備於人，則物所不與也。

以賢下人者，未有不得人者也。

與物升降者，物必歸。

其於國有不聞也，其於家有不見也。

道行則不煩聞見，故曰：不瞽不聾，不能成功。

勿已，則隰朋可。

郭象曰：若有聞見，則事鍾於己，而羣下無所措其手足，故遺之可也。未

能盡其道，故僅之可也。

盧曰：不責物之常情，是不聞於國也；不求人之小過，是不見於家也。

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，不得不薄；非厚隰朋也，不得不厚。厚之於始，或薄之於終；薄之於終，或厚之於始。厚薄之去來，弗由我也。

皆天理也。

盧曰：夷吾之情，非有厚薄，此公薦也。薦之則為厚，不薦則為薄，此皆力也。桓公既不用鮑叔，鮑叔之命也；用隰朋，隰朋之命也。使鮑叔無命，而夷吾不施力焉；而隰朋無命，夷吾雖施力亦無益也。

政和：謂之有者以別於所無，而謂之無者蓋以名其莫之有也。世稱管鮑善交而曰實無善交，蓋言其善與人交不可跂及。其為交也，莫之或有矣。故曰：實無善交者。而又繼之曰：非更有善交也。稱小白善用能者而曰實無善用能，蓋言其善用能不可跂及。其善用能也，莫之或有矣。故曰：實無善用能。而又繼之曰：非更有善用能也。天下之事，時勢適然者，不得不然。召忽之死子糾之勢不得不死也；小白之用夷吾時，不得不用也。鮑叔舉夷吾於小白，至夷吾屬齊國之事，則違鮑叔而薦隰朋，是皆視時與勢，非私我與彼者。當其時，順其勢，厚薄終始，吾何容心焉耳？鮑叔之與人，則和而同，故於交友之際則能全之；鮑叔之行己，則清而失之隘，故於理國之事則不足以有任。管仲厚之於始而薄之於終，亦何有於我哉？曰賢君無私怨者，明人君以天下為公；曰不羞小節而恥不顯於天下者，明人臣當自重。以天下之任、以德分人者，善貸且成，故謂之聖人，然聖人之實不盡於此。以財分人者，利下之事，故謂之賢人，然賢人之實不盡於此。

范曰：老氏曰：容乃公，公乃王。公也，王也，名生於實。惟公則可以為公，惟王則可以為王。若鮑叔之為人，不己若者有所不比，一聞人之過，終身不忘，豈所謂能容者哉？若隰朋之為人，上忘而下不叛，愧不若黃帝，而哀不己若者。其於國有不聞，其於家有不見，則得夫容，乃公之道矣。管仲之對桓公，以鮑叔為不可以屬國，非固薄之也，不得不薄；以隰朋為可以屬國，非固厚之也，不得不厚。薄厚之去來，詎可容心於其間哉？一本乎自然而已。

鄧析操兩可之說，設無窮之辭，當子產執政，作《竹刑》。竹刑，簡法。鄭國用之。數難子產之治。子產屈之。子產執而戮之，俄而誅之。

此傳云子產誅鄧析《左傳》云駟喘殺鄧析，而用其《竹刑》。子產卒後二十年，而鄧析死也。

然則子產非能用《竹刑》，不得不用；鄧析非能屈子產，不得不屈；子產非能誅鄧析，不得不誅也。

此章義例與上章同也。

盧曰：作法者，力也。受戮者命也。用其法者，亦力也。誅其身者，亦命也。力其事者，才也。才不遇者，亦命也。

政和：不得不用《竹刑》者，時也。不得不誅鄧析者，勢也。

范曰：謹按《左氏春秋》：昭公二十年，子產卒。定公九年，駟喘殺鄧析而用其《竹刑》。此則言子產殺鄧析者是直寓言以明理而已。

可以生而生，

或積德履仁，或遇時而通，得當年之歡，騁於一己之志，似由報應，若出智力也。

天福也；

自然生耳，自然泰耳，未必由仁德與智力。然交復信順之行，得騁一己之志，終年而無憂虞，非天福如之何也？

可以死而死，

或積惡行暴，或饑寒窮困，故不顧刑戮，不賴生存，而威之以死，似由身招，若應事而至者也。

天福也。

自然死耳，自然窮耳，未必由凶虐與愚弱。然肆凶虐之心，居不賴生之地，而威之以死，是之死得死者，故亦曰天福者也。

盧曰：居可生之時而得其生者為天福也，居可死之時而得其死者亦天福也。如夷吾求生於齊桓之時，而得遂其生者，信為天福也；如鋤麀之觸槐以取喪，不辱君命不傷賢才，得遂其死，垂名不朽，亦天福也。

可以生而不生，

居榮泰之地，願獲長年而早終。

天罰也；

願生而不得生者，故曰天罰。

可以死而不死，

居困辱之地，而不願久生而更不死也。

天罰也。

輕死而不死，復是天罰。

盧曰：居榮泰之地，處崇高之位，是可以生而不得生，如董賢之類是也；居困辱之地，處屯苦之中，是可以死而不得死，如人競之類是也。求之不遂，皆為天罰也。

可以生，可以死，得生得死，有矣；

此之生而得生，此之死而得死。

不可以生，不可以死，或死或生，有矣。

此義之生而更死，之死而更生者也。此二者可上義已該之而重出，疑書誤

然而生生死死，非物非我，皆命也，智之所無奈何。

生死之理，既不可測，則死不由物，生不在我，豈智之所如？

盧曰：不由於物，亦不由我，知不能運，力不能成，然後可以任命矣。

政和：以順而至者謂之福，以逆而降者謂之罰。可以生而生，可以死而死，皆順其常然，故謂之天福。言天之所福，應順而至也。可以生而不生，可以死而不死，皆逆其固然，故謂之天罰。言天之所罰，緣類而降也。然或可以生而死，或可以死而生，若是者，命之行也，孰知其故哉？故雖智者大迷，而唯達者知通焉。

范曰：生也死之徒，死也生之始，孰知其紀？惟原始反終而知死生之說者達命之情，不務智之所無奈何。

故曰：窈然無際，天道自會；漠然無分，天道自運。

無際無分者，是自然之極，自會自運者，豈有役之哉？

天地不能犯，

天地雖大，不能違自然也。

聖智不能干，

聖神雖妙，不能逆時運也。

鬼魅不能欺。

鬼魅雖妖，不能詐真正也。

自然者默之成之，

默，無也。

平之寧之，

平寧無所施為。

將之迎之。

功無遺喪，似若將迎。

盧曰：若合道成命，天地不能違，聖智不能干。運用合理，應變如神，鬼魅所不能欺，何況於人事乎？

政和：窈者，言深而難見。漠者，言蕩而難名。妙體無體，故窈然無際，而其道以自然而會；妙用無用，故漠然無分，而其道以自然而運。若是則生死之變，孰知其故哉？天地不能犯者，言天地雖大，而自然之理所不能違也；聖智不能干者，言聖智雖妙，而自然之理所不能逆也；鬼魅不能欺者，言鬼魅雖幽，而自然之理所不能罔也。蓋自然者默而成之，有乎不言。其無為也，寂然不動，故平之寧之，則處靜息迹而不累於有；其有為也，感而遂通天下

之故，故將之迎之，則應物不藏而不蔽於無。

范曰：窈者，幽之極，漠者，定之至，言天道窈然至幽，而物莫能窺，故曰自會而已。無有際限，天道漠然至定而物莫能撓，故曰自運而已。無有分別，天地雖大，有所不能犯；聖智雖妙，有所不能干；鬼魅雖妖，有所不能欺。生生死死，咸有自然。默之者不假乎辯說也，成之者無事於贅虧也。平之而已，則無欠無餘；寧之而已，則勿撓勿擾。有以將之，斯能處適去之順；有以迎之，斯能安適來之時。知其不可奈何，而安之若是。非至命者疇克爾。

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五竟

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六

力命

楊朱之友曰季梁，季梁得疾，七日大漸。漸，劇也。其子環而泣之，請醫。季梁謂楊朱曰：吾子不肖，如此之甚，汝奚不為我歌以曉之？楊朱歌曰：天其弗識人胡能覺？匪祐自天，弗孽由人。我乎汝乎，其弗知乎？醫乎巫乎，其知之乎？

言唯我與汝識死生有命耳，非醫巫所知也。

其子弗曉，終謁三醫。

不解楊朱歌旨，謂與己同也。

盧曰：其子謁醫，夫天命不能識乎？人亦何能覺之耶？天不別加福，人亦不為過。而遇病者，此其命也。夫我與汝尚不能知，醫與巫何能知乎？又將歌意我與爾能此疾，我不能疾，巫能之也。

一曰矯氏，二曰俞氏，三曰盧氏，診其所疾。矯氏謂季梁曰：汝寒溫不接，虛實失度，病由饑飽色欲，精慮煩散，非天非鬼。雖漸，可攻也。季梁曰：眾醫也，亟屏之。俞氏曰：汝始則胎氣不足，乳湏有餘。病非一朝一夕之故，其所由來漸矣，弗可已也。季梁曰：良醫也。且食之。

盧曰：矯氏所說之病，皆人事之失關乎力者也。俞氏所說之病，與形俱生，受氣不足，不可差也。

盧氏曰：汝疾不由天，亦不由人，亦不由鬼，稟生受形，既有制之者矣，亦有知之者矣，

夫死生之分，脩短之期，咸定於無為，天理之所制矣。但愚昧者之所惑，玄達者之所悟也。

藥石其如汝何？季梁曰：神醫也。重貺遣之。俄而季梁之疾自瘳。

盧曰：盧氏所說之病，乃由乎神。神之所造，有功有過。神者，報神之器也，神以制之矣。未受於形，神以知之矣。神既不足，形乃隨之。長短美醜，質形已定矣，藥石豈能愈之？季梁以為神醫，修神養德而病自愈。

范曰：動與過，疾所生也。醫能已此有疾而待治者，不如吾聞而藥之可也。然無妄之疾勿藥，有喜雖病者能言其病，庶幾其有瘳，然則非藥石之所能攻者。季梁得疾，七日大漸。其子環而泣之，則常人之所昏迷而顧惜之也。季梁謂楊朱曰：吾子不肖，如此之甚，汝奚不為我歌以曉之？則欲其推死生之理以警悟之也。奈何樸鄙之心終焉而弗去，故於是為之謁三醫焉。矯氏則逆性命之理而有所攻，故曰眾醫；俞氏則順性命之情而無所治，故曰良醫。若夫盧氏則原始反終，知其默有制之者，而湯劑砭石無所復加，非進乎技而與乎神，孰能至此？故季梁以是為神醫也。古之人有疾入靈府、病在膏肓者，而神醫皆以為不可治而信之，殆亦盧氏之類歟。

生非貴之所能存，身非愛之所能厚；生亦非賤之所能夭，身亦非輕之所能薄。故貴之或不生，賤之或不死；愛之或不厚，輕之或不薄。此似反也，非反也；此自生自死，自厚自薄。或貴之而生，或賤之而死；或愛之而厚，或輕之而薄。比似順也，非順也；此亦自生自死，自厚自薄。

范曰：生非汝有，是天地之委和也。身非汝有，是天地之委形也。或生或死，或厚或薄，豈人之所能違哉？咸其自然耳。

鬻熊語，文王曰：

鬻熊文王師也。

自長非所增，自短非所損。算之所亡若何？

算猶智也。

盧曰：若知形報，為則無以其私情。私情者，有貴有愛有賤有薄者也。形骸不由情之所厚薄，則得之以順違之似反，其實非反非順也，亦猶長短好醜，豈由情愛所遷耶？智算所無可奈何也。

范曰：鶴經雖長，斷之則憂，非固增之也；鳧脛雖短，續之則悲，非固損之也。長短相形，有數存焉於其間，雖巧歷不能計，而況其凡乎？是以大椿朝菌久近不齊，彭祖、殤子壽夭不等。冥冥之中，咸有定分，詎可以差數睹哉？

老聃語關尹曰：天之所惡，孰知其故？

王弼曰：孰，誰也。言誰能知天之意耶？其唯聖人也。

言迎天意，揣利害，不如其已。

夫順天理而無心者，則鬼神不能犯，人事不能干。若迎天意。料倚伏，處順以去逆，就利而違害，此方與逆害為巨對，用智之精巧者耳，未能使吉凶不生，禍福兼盡也。

盧曰：夫不知道者寧知天之所愛惡乎？若預迎天意、揣度利害以徇私情，不知順理而任命也。此章言力不能違命，命不可預知。任之則後時，力之則違命，所以愧。夫知道之修神養真，造業之始創力轉命，以我乎天者也。

政和：命有所制，則天且不能知也，而也於人乎？匪祐自天，弗孽由人，則禍福唯所召，而灾祥以類應，非天之所私，而亦非人之所能為也。巫醫，技之賤者爾，命之所制，雖智所不能知。病而求醫，謂彼乃能知此耶？三醫，曰矯氏，曰俞氏，曰盧氏，矯言拂而治之，俞言順而理之，盧言總一其理而冥之也。蓋曰寒溫不節，虛實失度，則知其疾之在人而已，不通乎命，是拂而治之者也；曰胎氣不足，乳湮有餘，則知疾之所受於天而已，安之若命，是順而理之者也。若夫疾不由天，則非俞氏之所治；疾不在人，則非矯氏之所攻；莫知所以然而然，是命之行也，雖有藥石將焉用之？此之謂總一其理而冥之者，謂之神醫，不亦宜乎？貴生者養形以存生，愛身者不以養傷身，然非所以完身養生也。蓋徇物既不免於危身，生而憂戚不得者，又不免於愁身傷生。惟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也，蓋生非貴之所能存，而亦非賤之所能夭故也。唯忘身者乃能無患，蓋身非愛之所能厚而亦非輕之所能薄故也。故貴之或不生，賤之或不死，愛之或不厚，輕之或不薄，由理之常觀之，此似反也，而安之命則非反也。或貴之而生，或賤之而死，或愛之而厚，或輕之而薄，由理之變觀之，此似順也，而制於命則非順也。凡此皆其自然，故皆曰自生自死，自厚自薄。鬻熊之言曰：自長非所增，自短非所損，言自然者不可得而增損。經曰：天之所惡，孰知其故？言自然者不可得而窺測。此古之真人所以不以故滅命。

范曰：疇於人者，侔於天。人之所利，天之所惡，人孰從而知之耶？迎天意，揣利害，則智有時而困矣，乃前識者所以為道之華愚之始也。上天之載，無聲無臭，豈可俄而度哉？故曰：不如其已。

楊布楊朱弟也。問曰：有人於此，年兄弟也，言兄弟也，才兄弟也，貌兄弟也，而壽夭父子也，貴賤父子也，名譽父子也，憎愛父子也。吾惑之。

盧曰：年，言才貌相似也，故云兄弟也。壽夭貴賤，隔懸也，故云父子也。此命之難知也，故疑惑也。

楊子曰：古之人有言，吾嘗識之，將以告若。不知所以然而然，命也。

自然之理，故不可以智知。

今昏昏昧昧，紛紛若若，隨所為，隨所不為。日去日來，孰知其故，皆命也夫。

盧曰：眾人所不知以為自然，昏昏昧昧，日去日來，運行無窮者，人以為是為命也乎？

信命者，亡壽夭；

有壽夭，則非命。

信理者，亡是非；

有是非，則非理。

信心者，亡逆順；
有逆順，則非心。
信性者，亡安危。
有安危，則非注。
則謂之都亡所信，亡所不信。
理亦無信與不信也。

真矣慤矣，奚去奚就？奚哀奚樂？奚為奚不為？
理苟無心，則無所不為，亦無所為也。

盧曰：壽夭者命也，是非者理也，逆順者心也，安危者性也。使夫信命者亡壽夭，信理者亡是非，信心者亡逆順，信性者亡安危，則謂之都亡所信，亡所不信，然後至於真道也。亦何去何就，何哀何樂，何所為，何所不為哉？此之謂至道也。

范曰：兄弟，天倫也，所以言其同；父子天屬也，所以言其異。有人於此，年均也，而壽夭則異；言均也，而貴賤則異；才均也，而名譽則異；貌均也，而憎愛則異。孰使之然哉？自然而已矣。自然之理，不可致知，故昏昏昧昧，則冥而已，無所用見；紛紛若若，則順而已，無所於逆。隨所為，隨所不為，吾無容心也。知去來之非我，無變亂於心慮，又孰知其故哉？莫知致而至者，宜在於此，故歸之於命也。夫信命者亡壽夭，則彭殤定分等之為一條，信理者亡是非，則堯桀，自然同之為一貫；信心者亡逆順，未嘗背逆而嚮順也；信性者亡安危，未嘗去危而即安也。道其至此，信與不信亦將泯矣。故真則止一而不妄，慤則完實而不毀，去就哀樂無所復分。何為乎？何不為乎？固將自化。

《黃帝之書》云：至人居若死，動若械。

此舉無心之極。

亦不知所以居，亦不知所以不居；亦不知所以動，亦不知所以不動；亦不以眾人之觀易其情貌，亦不謂眾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。

不為外物視聽改其度也。

獨往獨來，獨出獨入，孰能礙之？

物往亦往，物來亦來，任物出入，故莫有礙。

盧曰：居若死，無心也。動若械，用機關也。如木人之運動有何知哉？不在乎情，不在乎貌也，神遊而已矣。誰能礙之耶？

政和：兄弟，以言先後之倫；父子，以言上下之等。才貌言年在己者也，壽夭貴賤名譽愛憎在外者也。年同而壽夭異，言同而名譽異，才同而貴賤異，貌同而愛憎異。凡以在己者出於固然，而在外者蓋有不可得而必者也。理有

自然，有使然，所謂莫知所以然而然。命也者，既莫知其為自然，又莫知其為使然也。昏昏昧昧，言不可明。紛紛若若，言莫之能定。隨所為，隨所不為，言其應而不藏。日去日來，言其運而無積。夫如是，孰能知之？故曰：孰知其故？皆命也。夭壽不貳，修身以俟之，所以立命，故信命者亡壽夭；是是非非之謂智，而智所以窮理，故信理者亡是非；人心順之則喜，逆之則怒，故信心者亡逆順，人之性得之則安，失之則危，故信性者亡安危。信者任其自然之謂也。雖然一於信，猶有所係也，惟亡所信，亡所不信，然後為至真矣，則無妄慤矣，則著誠若是者，無入而不自得也。故曰：奚去奚就？奚哀奚樂？奚為奚不為？至人居若死者，寂然不動之謂；動若械者，若機械之運。亦不知所以居，亦不知所以不居，謂其雖靜而居，亦未嘗滯於靜而所以為靜者，有不知也。亦不知所以動，亦不知所以不動，謂其雖動而出，亦未嘗流於動而所以為動者，有不知也。亦不以眾人之觀易其情貌，亦不以眾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，則萬態不能變於己。獨往獨來，獨出獨入，其運無乎不在者也。夫孰能礙之？

范曰：古之得道者，冥然而止，若立槁木；成然而行，若曳槁枝。居而無所係，動而無所逐，固未嘗以外物之變遷而芥蒂於胸中也。出入六合，遊乎九州，獨往獨來，獨出獨入，無得而偶之者，是遺物而立獨也，是朝徹而見獨也，又孰有與道大蹇而觸途生患者哉？

墨音眉屎勅夷、

盧曰：默詐佯愚之狀。

單音戰至音啞、

盧曰：輕動之狀也。

啾齒然啞許爰、

盧曰：迂緩之狀也。

慙妨滅慙音敷

此皆默詐輕發、迂緩急速之貌。

四人相與游於世，胥如志也；窮年不相知情，自以智之深也。

盧曰：同游於世，終年不相知名，自以為善也。

巧佞、

盧曰：辯諂之狀也。

愚直、

盧曰：質朴之狀也。

婁魚略斫齒略、

婁斫，不解悟之貌。

盧曰：慙駿之狀也。

便辟

盧曰：折旋之狀。

四人相與游於世，胥如志也；窮年而不相語術，自以巧之微也。

盧曰：同游於世，終年不相訪，各自以為巧。妙也。

苦交苦、牙。

盧曰：頑戾強悞之狀也。

情露、

盧曰：不隱之狀也。

□音蹇極、

盧曰：訥澀之狀也。

凌諛音碎。

此皆多諛訥澀辯治之貌。

盧曰：尋間語責之狀也。

四人相與游於世，胥如志也；窮年而不相曉悟，自以為才之得也。

盧曰：各自以為才能。

眠莫典。姁、徒繭。

盧曰：無精采之狀也。

誣止累諉、如偽。

盧曰：並煩重之貌。

勇敢、

盧曰：雄健之狀也。

怯疑、

眠姁，不開通之貌。誣諉、煩重之貌。

盧曰：懦弱不決之狀。

四人相與游於世，胥如志也；窮年不相謫發，自以行無戾也。

盧曰：各自以為適宜得中之道也。

多偶、

盧曰：和同之狀也。

自專、

盧曰：獨任之狀也。

乘權、

盧曰：用勢之狀也。

隻立、

盧曰：孤介之狀也。

四人相與游於世，胥如志也；窮年不相顧眄，自以時之適也。此眾態也，貌不一，而咸之於道，命所歸也。

盧曰：變詐巧辯，愚拙佞直，眾態不同，而皆以為命者，理不然矣。今說者言受氣有厚薄，故如此不同，一皆委之於天，更無可奈何者，此不知者也。故知道之士，養其神，舍其真，易其慮，變其身，彼形骸自我而造也。力其行，移其命，此皆生生者之功美矣。然則因形以辯命，則力不如命；因力以徵形，則命不如力也。政和：墨屎言其質無所通，單至言其行有所達，嚙啞以言性之緩，慙慙以言其心之急，自以為智之深者，蓋各以其所知者如此也。巧佞者詐，愚直者誠，婣斫者剛立之稱，便辟者柔從之貌，自以為巧之微者，蓋各以其所能者如此也。者心有所藏，情露者事無所隱，口極者吃訥之至，凌諛者辯說之給，自以為才之得者，蓋各以其所得者如此也。眠挺者若不力於行，誣諉者若不敏於言，勇敢則爭先，怯疑則就後，自以為行無戾，蓋各以其所行者如此也。多偶者同乎眾，自專者異於眾，乘權者則依勢而行，隻立則獨居而處，自以為時之適，蓋以其所遇者如此也。是眾能態者，各生於心之所能，故心既不同，則貌亦不一，此所以自徇殊面而名聲異號也。雖然，有所行者必由於道，由於道者必聽於命。是眾態者，或有所止，或有所差，而均由於道、聽於命。故曰：咸之於道命所歸也。

范曰：眾志異慮，有所止者，有所差；羣趣殊方，有所拂者，有所宜。然自以智之深者，窮年不相知情；自以巧之微者，窮年不相語術；自以才之得者，窮年不相曉悟；自以行舞戾者，窮年不相譴發；自以時之適者，窮年不相顧眄。紛紛之眾態，貌各不同，然皆相與游於世，胥如志也。殆亦任其真性而然耳。

侷侷姑危。成者，俏成也，俏，音肖，俏，似也。

盧曰：魏魏者，幾欲之狀也。俏者，似也。

初非成也，侷侷敗者，俏敗者也，初非敗也。

世有幾得幾失之言，而理實無幾也。

盧曰：已欲成而不成者，似於成而非成也；垂欲敗而不敗者，似於敗而非敗也。

故迷生於俏，

惑其以成敗而不能辯迷之所由也。

俏之際昧然。於俏而不昧然，

際猶會也，言冥昧而難分耳。

盧曰：人之所迷，生於似者也。不了也不了，則昧然矣。若相似而不昧然，斯謂明也。

則不駭外禍，不喜內福；

禍福豈有內外，皆理之玄定者也。見其卒起，因謂外至，見其漸著，因謂內成也。

隨時動，隨時止，智不能知也。

動止非我，則非謂所識也。

盧曰：所謂明者，了於性，通於神。力之所以生，命之所以成。故無外禍可駭懼，無內福可忻喜。動止隨時，不須智度也。

政和：侷者，幾欲之貌。俏者，肖似之稱。侷侷成者，幾欲成而非成也。故曰俏成也，初非成也。言似成而非也。侷侷敗者，幾欲敗而非敗也，故曰俏敗也，初非敗也，言似敗而非也。自迹觀之，成敗之幾，間不容髮，自理觀之，毫釐之差，速以千里。此昧者所以生迷於疑似之際，而終莫能悟也。故曰迷生於俏，俏之際昧然。若夫達人之觀，則朝徹見獨。所以於俏而不昧然。成敗之端，無變於己，所以不駭外禍，不喜內福。動止不違其時，而未嘗留情焉。所以隨時動，隨時止，若是則非智所能識也，故曰：智不能知也。

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，

無喜懼情也。

於彼我而有二心者，不若揜目塞耳，背坂面隍亦不墜仆也。

此明用智計之不若任自然也。

盧曰：若能彼我無二心，則言凶悔吝不生矣。苟不能知命任理，則全身遠害且免傾墜顛仆也。是以世人不忘於力求，而不能委於命也。

范曰：天下萬物，迭廢迭興，倏起倏滅，成敗之機相尋於無窮。故幾於成者，初非成也，俏成而已；幾於敗者，初非敗也，俏敗而已。俏似之際，疑而弗決，迷之所由生也。聖人睹變化之無窮，識盈虛之有數，超然自得，不累於物，禍亦不至，福亦不來，動止隨時，一無所迁，豈容私智於其間哉？信於命，而彼我無二心；莫之為，而常自然而已。

故曰：死生自命也，

若其非命，則仁智者必壽，凶愚者必夭，而未必然也。

貧窮自時也。

若其非時，則勤儉者必富，而奢惰者必貧，亦未必然也。

盧曰：子夏曰：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。天者，時也。陽和布氣，羣物皆生。聖人利見，含靈俱暢。自我而定謂之命，因化所及謂之時也。

怨夭折者，不知命者也；怨貧窮者，不知時者也。

此皆不識自然之理。

當死不懼，在窮不戚，知命安時也。

盧曰：知命安時，德之大也。時來不可俱，命至不可卻。故曰：安時而處順，憂樂不能入。戚生於肖似，迷生於不知時焉。

政和：直然無間之謂命。故信命者，於彼我無二心，於彼我而有二心，則為有間矣。有心者不能致夫道，而政道者忘心。故有二心者不若揜目塞耳、背坂面隍，而不墜仆，蓋揜目塞耳者，黜其聰明；背坂面隍者，無所顧望。若是者，驚懼不入於胸次，所以亦不墜仆也。此雖未通乎命，然猶愈於彼。死生自命者，言制之於彼。貧窮自時者，言所遇不在我。命在彼，而夭壽不貳，君子俟命而已，則怨夭折者豈知命者哉？時在彼，而貧達不同，君子待時而已，則怨貧窮者豈知時者哉？惟當死不懼，則以死生為晝夜，此知命者也。在窮不戚，則以窮通為寒暑之序，此安時者也。

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，料虛實，度人情，得亦中，亡亦中，半也。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，不料虛實，不度人情，得亦中，亡亦中。量與不量，料與不料，度與不度，奚以異？

盧曰：凡料天下之事十得五中者，必為善料也。而少智不料，亦得半矣。有何異也？

唯亡所量，

不役智也。

亡所不量，

任智之所知也。

則全而亡喪。亦非知全，亦非知喪。自全也，自亡也，自喪也。

自全者，非用心之所能，自敗者，非行失之所致也。

盧曰：假使勤心苦志料得其半，則不如無料而全其生。勞思慮者不知命，無所料者不知力，不知力者乃近於道矣，故去彼取此而已。

政和：事有利害，理有虛實，人之情有誠偽，非多智所能度，非少智所不能度，茲所以失得各半也。必以多智為必得，是無夭也；必以少智為必亡，是無人也。故曰：量與不量，料與不料，度與不度，奚以異？唯冥而一之，付之自爾，則幾乎以其真。

范曰：命可聽而不可逆，時可因而不可違。怨夭折者，非知命也；怨貧窮者，非知時也。唯君子為能知命安時，故視死生為晝夜之常，當死不懼，未嘗惡死；視窮通為寒暑之序，在窮不戚，未嘗醜窮。豈嘗弊精神，妄億度，以鑿為智哉？

齊景公游於牛山，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：美哉國乎？鬱鬱芊芊，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乎？使古無死者，寡人將去斯而之何？史孔、梁丘據皆從而泣曰：臣賴君之賜，跪食惡肉可得而食，駑馬稜車可得而乘也，且猶不欲死，而況

吾君乎？晏子獨笑於旁。公雪涕而顧晏子曰：寡人今日之勝悲，孔與據皆從寡人而位，子之獨笑，何也？晏子對曰：使賢者常守之，大公、桓公將常守之矣；使有勇者，而常守之，則莊公、靈公將常守之矣。數君者將守之，吾君方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，唯事之恤，行假念死乎？行假當作何暇。

盧曰：死而復生者，人咸歸於釋論道書、與儒教髣髴而不明言之。今比云吾君方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者，則死生之理灼然可詳矣。是知力以成命，成命而後生，則生生之功可見矣。

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？以其迭處之迭去之。至於君也，而獨為之流涕，是不仁也。見不仁之君，見諂諛之臣。臣見此二者，臣之所為獨竊笑也。景公慚焉，舉觴自罰。罰二臣者各二觴焉。

政和：晏子曰：善哉，古之有死也，仁者息焉。故以流涕為不仁。

范曰：天與地無窮，人死者有時。操有時之具，託無窮之間，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隙也。然則有國之君雖欲長守，得乎哉？景公泣於牛山，蓋不知此，宜乎晏子之竊笑也。

魏人有東門吳者，其子死而不憂。其相室曰：公之愛子，天下無有。今子死不憂，何也？東門吳曰：吾常無子，無子之時不憂。今子死，乃與嚮無子同，臣奚憂焉？

政和：子孫非汝有，是天地之委蛻也。其來不能却，其去不能止，則有子非所喜，而亡子非所患。非達性命之情，何以與此？

農赴時，商趣利，工追術，仕逐勢，勢使然也。然農有水旱，商有得失，工有成敗，仕有遇否，命使然也。

自然冥運也

盧曰：夫士農工商，各趣利而逐勢者，力所為也；水旱成敗否泰者，力所不能成，則委命以自安之，是收其操楡是不損護也。世人皆以無可奈何，乃推之於命耳。不能力求者，迷於似得者也。東門吳善安於命者也，非謂善於知命者也。若生者有生，生者是得夫所以造吾命者，復安肯委命於生者？是得夫所以迭處迭去也。若知命者，當委命而任力焉。

政和：勢在人，命在天。在人者可以力為，在天者不可以力致。士農工商，舉天下之民不過此四者，赴時趣利，追術逐勢，我所能也。水旱得失，成敗遇否，我所不可能也。所可能者在人，所不可能者在天。人之不勝天也，久矣。故列子論力命之說，以此終篇。

范曰：赴者，趣之緩也。追者，逐之緩也。闢土殖穀曰農，故所赴者時；通財鬻貨曰商，故所趣者利；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，則追術而已；士相與言仁義於宴間，則逐時而已。朝夕從事，不見異物而遷焉，勢使之然也。若夫農

有水旱，商有得失，工有成敗，士有遇否，則非勢之有也，蓋亦有命存焉。

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六竟

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七

和光散人高守元集

楊朱

張曰：夫生者，一炁之斲聚，一物之斲靈。斲聚者終散，斲靈者歸虛。而好逸惡勞，物之常一性。故當生之所樂者，厚味、美服、好色、音聲，而已耳。而復不能肆性情之所安，耳目之所娛，以仁義為關鍵，用禮樂為衿帶，自枯槁於當年，求餘名於後世者，是不達乎生生之趣也。盧曰：夫君子殉名，小人殉利，唯名與利，皆情之所溺，俗人所爭焉。故體道之人也，為善不近名，不趨俗人之所競，為惡不近刑，不行俗人之所非。違道以求名，溺情以從欲，俱失其中也。故有道者不居焉。此言似反，學者多疑，然則《楊朱》之篇，亦何殊於盜跖也？政和：聖王不作，處士橫議，察焉以自好。列禦寇知邪說之蔽于一曲，而世之學者不幸，不見天地之大，全道術為天下裂，故辭而闕之。范曰：侍智詐以干時者，或以權力。亂其素分；拂天真以殉偽者，或以矯抑虧其形生。惟茲二者，皆非中道，故《力命》之篇一推命分，《楊朱》之篇惟貴放逸。或以為二義乖背，不似一家之書，豈知至人立言之旨，兩存而不廢也？

楊朱游於魯，舍於孟氏。孟氏問曰：人而已矣，奚以名為？曰：以名者為富。既富矣，奚不已焉？曰：為貴。既貴矣，奚不已焉？曰：為死。既死矣，奚為焉？曰：為子孫。

夫事為無已者，故情無厭足。

名奚益於子孫？曰：名乃苦其身，焦其心。

夫名者，因偽以求真，假虛以招實，矯性而行之，有為而為之者，豈得無動憂之弊邪？

乘其名者，澤及宗族，利兼鄉黨，況子孫乎？

范曰：名公器也，不可多取。故殘生損性，以身為殉者，至人之所以深悲也。然有名則尊榮，亡名則卑辱。沒世不稱，君子疾之。故求生前之富貴，貽身後之子孫，則名有不可已者。

凡為名者必廉，廉斯貧；為名者必讓，讓斯賤。

此難家之辭也。今有康讓之名，而不免貧賤者，此為善而不求利也。

盧曰：夫人之生世也，唯名與利。聖人以名利鈞之，則小人死於利，君子死於名，無有不至者也。善惡雖殊，俱有求也。然而求名而遂者，豈唯取富貴乃榮及子孫，利兼鄉黨矣？雖苦身焦心、勤於廉讓者，志有所望而情有所忘，俱失中也。

曰：管仲之相齊也，君淫亦淫，君奢亦奢。

言不專美惡於己。

志合言從，道行國霸。死之後，管氏而已。

盧曰：實名之利薄也。

田氏之相齊也，君盈則己降，君斂則己施。

此推惡於君也。

民皆歸之，因有齊國；子孫享之，至今不絕。

盧曰：偽名之利深也。

若實名貧，偽名富。

為善不以為名，而自生者，實名也。為名以招利，而世莫知者，偽名。偽名則得利者也。

曰：實無名，名無實。名者，偽而已矣。

不偽不足以招利。

盧曰：行實者無其名，求名者無其實，故不偽則利不彰也。

昔者堯、舜偽以天下讓許由、善卷，而不失天下，享祚百年。

偽實之迹，因事而生。致偽者由堯舜之迹，而聖人無偽也。

伯夷、叔齊實以孤竹君讓，而終亡其國，餓死於首陽之山。實偽之辯，如此其省也。省，猶察也。

盧曰：偽者取名而無實，真者實行而忘名。堯舜之與夷齊炳然如此，真偽之迹耳不易察哉。世人若不殉名利而失真，則溺情慾而忘道矣。天下善人少，不善人多，則殉名者稀，從慾者眾。雖有智者，亦無可奈何，蓋俱失中也。

政和：聖人無名，而人與之名，故所謂名者皆實其實。賢士殉名，而名或過於實，故所謂名者多取以偽。雖然，古之聖人無為名尸，惟恐名之累己也。名亦既有，則實偽奚辯？故有以實而得名者，有以偽而得名者，有以實而為偽者，有以偽而為實者。而管仲、田氏方且與堯、舜、夷、齊、爭名實偽之間，此《莊子》之論養生所以欲為善無近名也。

范曰：康而無求則不免於貧，遜而無爭則不免於賤，若是則名何益哉？然名一也，有實偽之不同。實名貧，管仲是也；偽名富，田成是也。推而上之，若堯舜之遜天下，若夷齊之遜國，或不失天下而享祿百年，或終亡其國而至於飢死，殆亦實與偽之間歟。

楊朱曰：百年，壽之大齊。得百年者，千無一焉。設有一者，孩抱以逮昏老，幾居其半矣。夜眠之所弭，晝覺之所遺，又幾居其半矣。痛疾哀苦，亡失憂懼，又幾居其半矣。量十數年之中，適然而自得，亡介焉之慮者，亦亡一時之中爾。則人之生也奚為哉？奚樂哉？為美厚爾，為聲色爾。而美厚復不可常

厭足，聲色不可常翫聞。乃復為刑賞之所禁勸，名法之所進退；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，規死後之餘榮，偶偶爾順耳目之觀聽，惜身意之是非，徒失當年之至樂，不能自肆於一時。重囚纍梏，何以異哉？

異，異也，古字。

盧曰：舉俗之人咸以百年為一生之期，而復晝夜哀苦之所滅矣。泰然稱情者無多時焉，稱情之事不過稱聲色美味，而復以刑賞名教之所束縛，不得肆其情，亦何以異乎囚繫桎梏者？此皆滯情之言也。

政和：《莊子》曰：至樂治身，唯無為幾存。人之生也，與憂俱生，所樂身安、厚味、美服、好色、音聲也。身不得安逸，口不得厚味，形不得美服，目不得好色，耳不得音聲，則大憂以懼，終身役役，以求至樂，其為樂也，亦疏矣，故唯無以樂為者是為至樂。今且勸禁於刑賞。進退於名法，順耳目之觀聽，惜身意之是非，以求吾樂，乃與重囚纍梏者無以異，惡足活身哉？

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，知死之暫往；

生實暫來，死實長往，則世俗常談。而云死復暫往，卒然覽之，有似字誤。然此書大旨。自以存亡往復，形氣轉續，生死變化，未始絕滅也。注《天瑞篇》中已具詳其義矣。

故從心而動，不違自然所好；當身之娛非所去也，故不為名所觀。

為善者不近名者。

從性而游，不逆萬物所好；死後之名非所取也，故不為刑所及。

為惡者不近刑者。

名譽先後，年命多少，非所量也。

盧曰：舉太古之人者，適其中也。夫有生有死者，形也。出生入死者，神也。知死生之暫來暫往也，則不急急以求名；知神明之不死不生也，則不遑遑以為道。故從心而動，不違自然所好也，娛身而已矣。何用於名焉？故從性而游，不逆萬物所嗜也，適意而已矣，何懼於刑焉？是以名譽年命，非所料量也。娛身適意者，動與道合，非溺於情也。

政和：死於此，未必不生於彼，則死生特往來之暫耳。心有起滅，性無加損，故從心而動者不去當身之娛，從性而游者不取死後之名。從心而動，不違自然所好，言在己者因其固然；從性而動，不違萬物所好，言在外者順其自爾。不為名所觀，此《莊子》所謂無近名也；不為刑所及，此莊子所謂無·近刑也。若是者，身後之名固非所觀，而當身之娛亦曾不足累，則名譽先後，年命多少，豈遑卹之哉？

范曰：人生天地間，譬猶一涯之在水也，生化而死，成已俄壞，死化而生，壞已俄成。惟原始反終，故知死生之說。從心而動，從性而游，當身之娛非

所去也。為善無近名而已，故不為名所勸，死後之名，非所取也。為惡無近刑而已，故不為刑所及，名譽先後，年命多少，未嘗容心於其間，又曷嘗拘迫遑遽，措一身於重囚纍梏之間為哉？

楊朱曰：萬物所異者生也，所同者死也。生則有賢愚、貴賤、是所異也；死則有臭腐、消滅，是所同也。雖然，賢愚、貴賤、非所能也，臭腐、消滅亦非所能也。故生非所生，死非所死，賢非所賢，愚非所愚，貴非所貴，賤非所賤。

皆自然爾，非能之所為也。

然而萬物齊生齊死，齊賢齊愚，齊貴齊賤。

皆同歸於自然。

十年亦死。百年亦死。仁聖亦死，凶愚亦死。生則堯舜，死則腐骨；生則桀紂，死則腐骨。腐骨一矣，孰知其異？且趣當生，奚遑死後？

此譏計後者之惑也。夫不謀其前，不慮其後，無戀當今者，德之至也。盧曰：生者，一身之報也。死者，一報之盡也。賢愚貴賤，生物之殊也，故為異焉；臭腐消滅，死物之常也，故為同焉。世人皆指形以為死，生不知形外之有神。神之去也，一無知耳。故賢愚貴賤、臭腐消滅皆形所不自能也。不自能則含生之質未嘗不齊，人皆知其所齊，不知其所以異，且競當生，不暇養所生，故有道者不同於茲矣。

政和：達生之情者，知生暫來，況於為死而不已者乎？知有生必有死，有始必有終，齊死生，同賢愚，等貴賤，則百慮一致爾。為死後之計，是惑也。

范曰：役於陰陽之機緘，範於造化之鑪冶，以身為大患，以生為有涯，不能悅其志意，養其壽命，皆非通道者也，何者？貴賤賢愚以生則異，臭腐消滅以死則同。十年亦死。百年亦死，彭祖、殤子無久近之分也。仁聖亦死，凶愚亦死，仲尼、盜跖無善惡之間也。又孰以身為殉，而規死後之餘榮哉？

楊朱曰：伯夷非亡欲，矜清之卸，音尤，以放餓死。守餓至死。展季非亡情，矜貞之卸，以放寡宗。清貞之誤，善之若此。

此誣賢負實之言，然欲有所抑揚，不得不寄責於高勝者耳。

盧曰：殉名之過實以至於此，非所以體真全道、忘名證實者也。

政和：人不能無欲，既謂之人，惡得無情？則欲與人情之有也。伯夷矜清非無欲，展季矜貞非無情，以放於餓死，以放於寡宗，非所謂不以好惡內傷其身，常因自然而不益生者也。

范曰：伯夷之餓死，展季之寡宗，皆未免於有所矜者，是直論其制行之跡以矯好名之弊而已。讀是書者，必得意忘言然後可。

楊朱曰：原憲窶於魯，子貢殖於衛。

窶貧也。殖，貨殖。

原憲之窶損生，子貢之殖累身。然則窶亦不可，殖亦不可，其可焉在？曰：可在樂生，可在逸身。故善樂生者不窶，足己之所資，不至乏匱也。

善逸身者不殖。

不勞心以營貨財也。

盧曰：固窮而不力求，損於生者也，貨殖而為命，累於身者也。唯有道者不貨殖以逸其身，不守窮以苦其生。樂道全真，應物無滯也。

政和：能尊生者，雖富貴不以養傷身，雖貧賤不以利累形。原憲之窶損生，為其以利累形也；子貢之殖累身，為其以養傷身也。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，非所謂樂生者，故善樂生者不窶。苦身疾作，多積財而不盡用，非所謂逸身，故善逸身者不殖。

范曰：原思塊坐於環堵之室，其窶可知；子貢鬻財於齊魯之間，其殖可知。斯二者，一則損生，一則累身，吾未知其可也。

楊朱曰：古語有之：生相憐，死相捐。此語至矣。相憐之道，非唯情也；勤能使逸，飢能使飽，寒能使溫，窮能使達也。相捐之道，非不相哀也；不含珠玉，不服文錦，不陳犧牲，不設明器也。

盧曰：知相憐相捐之道為至矣，皆人不能至焉，何則？相憐在於贍濟乎生，相捐在於無累乎形，此為至當矣。若生不能贍之令安，死則徒埋珠寶以眩名，招寇盜以重傷，是失其宜矣。

政和：天下之事，唯實與誠。勤能使逸，飢能使飽，寒能使溫，窮能使達，此相憐之實也。不含珠玉，不服文彩，不陳犧牲，不設明器，此相捐之誠也。

范曰：生相憐者疑若悅生，死相捐者疑若惡死。死生異道，固未能以是為一體也。楊子於此殆亦有為而言耶？

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，管夷吾曰：肆之而已，勿壅勿關。晏平仲曰：其目奈何？夷吾曰：恣耳之所欲聽，恣目之所欲視，恣鼻之所欲向，恣口之所欲言，恣體之所欲安，恣意之所欲行。

管仲功名人耳，相齊致霸，動因威謀，任運之道既非所宜，且於事勢不容此言。又上篇復能勸桓公適終北之國，恐此皆寓言也。

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，而不得聽，謂之闕聰；闕塞。目之所欲見者美色，而不得視，謂之闕明；鼻之所欲向者椒蘭，而不得嗅，謂之闕顛；

鼻通曰顛顛。音舒延切。

口之所欲道者是非，而不得言，謂之闕智；體之所欲安者美厚，而不得從

，謂之闕適；意之所欲為者放逸，而不得行，謂之闕性。凡此諸闕，廢虐之主。廢，大也。去廢虐之主，熙熙然以俟死，一日、一月、一年、十年，吾所謂養。

任情極性，窮歡盡娛，雖近期促年，且得盡當生之樂也。

拘此廢虐之主，錄而不舍，戚戚然以至久生，百年、千年、萬年，非吾所謂養。

惜名拘禮，內懷於矜懼憂苦，以至死者，長年遐期，非所謂貴也。

盧曰：夷吾之才足以相霸主，振頹綱，而布奢淫之情足以件將來，敗風俗。故夫子賞其才也，則曰：微管仲，吾其被髮左衽矣。忽其失理也，則曰：管仲之器小哉，管氏而知禮，孰不知禮？列子因才高之人以極其嗜慾之志，令有道者知其失焉。然縱耳目之情，窮聲色之欲者，俗人之常心也。故極而肆之，以彰其惡耳，非所以垂訓來世，法則後人者也。

管夷吾曰：吾既告子養生矣，送死奈何？晏平仲曰：送死略矣，將何以告焉？管夷吾曰：吾固欲聞之。平仲曰：既死，豈在我哉？焚之亦可，沈之亦可，瘞之亦可，露之亦可，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，衾衣繡裳而納諸石椁亦可，唯所遇焉。

晏嬰，墨者也，自以儉省治身，動遵法度，非達死生之分。所以舉此二賢以明治身者，唯取其奢儉之異乎。

盧曰：俗人殉欲之志深，送死之情薄。薄則易為節，深則難為情，故厚其生則眾心之所喜，薄其死則羣情所易從。列子乃因侈者以肆情，因儉者以節禮。故王孫之輩，良吏譴之，失其中道也。

管夷吾顧謂鮑叔、黃子曰：生死之道，吾二人進之矣。

當其有知，則制不由物；及其無知，則非我所聞也。

盧曰：既不由我矣，則任物以處之，此世人謂死為無知者也。若由我者，肆情以樂之，此世人謂順情為貴者也。若然者，堯、舜、周、孔不足為俗人重，桀、紂、盜跖可為後代師矣。豈有道者所處也？至人忘情，聖人制禮。情忘也，則嗜慾不存矣，何聲色之可耽耶？禮制也，則生死跡著矣，何焚露之可薄耶？縱情之言，皆失道也。

政和：貴生者不足以養生，唯樂生者乃能養生；哀死者不足以送死，唯捐死者乃能送死。肆之而無所拘，而視聽言行勿違吾之心，此養生而肆之之道也。任之而無所係，而沈瘞焚露勿異吾之情，此送死而捐之之道也。達死生之分如此，是之謂盡其道。

范曰：管仲以其君伯，晏子以其君顯，是直尊主強國之人，其於生死之道未必能達。列子記此，蓋寓言救弊故耳。

子產相鄭，專國之政；三年，善者服其化，惡者畏其禁，鄭國以治，諸侯憚之。而有兄曰：公孫朝，有弟曰公孫穆。朝好酒，穆好色。朝之室也，聚酒千鍾，積糶成封，望門百步，糟漿之氣逆於人鼻。方其荒於酒也，不知世道之安危，人理之悔吝，室內之有亡，九族之親疏，存亡之哀樂也，雖水火兵刃交於前，弗知也。穆之後庭，比房數十，皆擇稚齒媠媠者，媠，烏果切。媠，奴坐切。以盈之。方其耽於色也，屏親昵，絕交游，逃於後庭，以晝足夜，三月一出，意猶未愜。鄉有處子之媠姣者，必賄而招之，媒而挑之，弗獲而後已。子產日夜以為戚，密造鄧析而謀之，曰：喬聞治身以及家，治家以及國，此言自於近至於遠也。喬為國則治矣，而家則亂矣。其道逆邪？將奚方以救二子？子其詔之。鄧析曰：吾怪之久矣，未敢先言。子奚不時其治也，喻以性命之重，誘以禮義之尊乎？盧曰：喻以性命，誘以禮義者，欲止其貪逸之情，陷其軒冕之位，此皆世俗名利之要歸也。

子產用鄧析之言，因間以謁其兄弟，而告之曰：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，智慮。智慮之所將者，禮義。禮義成，則名位至矣。若觸情而動，耽於嗜慾，則性命危矣。子納喬之言，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。朝、穆曰：吾知之久矣，擇之亦久矣，

覺事行多端，選所好而為之耳。

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？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，以難遇之生，俟易及之死，可孰念哉？而欲尊禮義以夸人，矯情性以招名，吾以此為弗若死矣。

達哉此言。若夫刻意從俗，違性順物，失當身之暫樂，懷長愁於一世，雖支體具存，而實鄰於死者。

為欲盡一生之歡，窮當年之樂，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，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；不遑憂名聲之醜，性命之危也。且若以治國之能夸物，欲以說辭亂我之心，榮祿喜我之意，不亦鄙而可憐哉？我又欲與若別之。別之猶辯也。夫善治外者，物未必治，而身交苦；善治內者，物未必亂，而性交逸。以若之治外，其法可暫行於一國，未合於人心；以我之治內，可推之於天下，君臣之道息矣。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，若反以彼術而教我哉？子產忙然無以應之。

盧曰：殉情耽慾之人，詭辭邪辯，足以塞聖賢之口，亂天下法。故桀紂之智，足以飾非；少卯之辭，足以惑眾。雖不屈於一時，亦鼓倡於當代。故夫子屈盜跖之說，子產困於朝穆之言，不足多悔也。而惑者以為列子叔之以暢其情，張湛注之以為達其理，斯乃鄙俗之常好，豈道流之雅術乎？

他日以告鄧析，鄧析曰：子與真人居而不知也，孰謂子智者乎？鄭國之治偶耳，非子之功也。

不知真人則不能治國，治國者偶耳。此一篇辭義，太逕挺抑抗，不似君子

之音氣。然其旨欲去自拘束者之累，故有過逸之言者耳。

盧曰：夫當才而賞之，擇德而任之，則賢者日進，而不肖者退矣。任必以才，善人之道亨通矣；退必不肖，小人之道不怨矣。使賢不肖各安其分、適其志，則鄭國之治當矣。彼二子酣酒而愛色，禮義所不修，不因父兄之勢以干時，縱心嗜慾而不悔，此誠真人也。而乃欲矯其跡，為其心，取祿位以私之，是國偶然有以理，非子之至公也，豈得為智乎？此言真人者，非真聖之人，乃真不才之人。

政和：勞形怵心者役於或使，解心釋形者近於自然。或使者疑於妄，自然者全其真。朝穆荒湛于酒色，而動不顧名聲之醜、性命之危，蓋解心釋形而無所累者也。子產矜禮義法度之治，矯情性榮祿之美，唯恐其身之不治，蓋勞形怵心而有所拘者也。無所累者足以善其死。有所拘者不足以樂其生，則苦身勞生者為妄，而任情縱心者為真矣。故朝穆自以為所治者內，而以子產之治為外，曰：善治外者，物未必治而身交苦；善治內者，物未必亂而性交逸。非真人，孰能達此哉？

范曰：以智治國國之賊，不以智治國國之福。子產猶眾人之母也，能食而不能教。乘輿之濟，聖人非之。則於治國，猶有未至，故與真人居而不知也。古之真人不知悅生，不知惡死，脩然而往，脩然而來。慘怛之疾，恬愉之安，不監於體；怵惕之恐，欣歡之喜，不監於心。又曷嘗苦心勞形而以危其真為事？

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七竟

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八

楊朱

衛端木叔者，子貢之世也。藉其先貲，家累萬金。不治世故，放意所好。其生民之所欲為，人意之所欲玩者，無不為也，無不玩也。墻屋臺榭，園囿池沼，飲食車服，聲樂嬪御，擬齊、楚之君焉。至其情所欲好，耳所欲聽，目所欲視，口所欲嘗，雖殊方偏國，偏邊非齊土之所產育者，無不必致之，猶藩墻之物也。及其游也，雖山川阻險，塗逕脩遠，無不必之，猶人之行咫尺也。賓客在庭者日百往，庖厨之下不絕煙火，堂廡之上不絕聲樂。奉養之餘，先散之宗族；宗族之餘，次散之邑里；邑里之餘，乃散之一國。行年六十，氣幹將衰，棄其家事，都散其庫藏、珍寶、車服、妾媵。一年之中盡焉，不為子孫留財。及其病也，無藥石之儲；及其死也，無瘞埋之資。

達於理者，知萬物之無常，財貨之暫聚。聚之非我之功也，具盡奉養之宜。散之，非我之施也，且明物不常聚。若斯人者，豈名譽所勸，禮法所拘哉？

一國之人受其施者，相與賦而藏之，反其子孫之財焉。禽骨又屈釐聞之

，曰：端木叔，狂人也，辱其祖矣。段干生聞之，曰：木叔，達人也，德過其祖矣。其所行也，其所為也，眾意所驚，而誠理所取。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，固未足以得此人心也。

政和：達生之情者，縱而勿闕；知分之定者，積而能散。人之所欲為，無不為也；意之所欲玩者，無不玩也。縱心之所欲而勿闕焉，非遠生之情者，何以與此？散之邑里，棄其藏積，積而能散，非知分之定者，何以與此？窮當年之樂，不顧身後之憂，唯達者能通之。故無瘞埋之資可也。國人相與賦而藏之亦可也。禽骨釐以常德責其行，故以為辱祖；段干木以達德得其心，故以為過祖。索之於外，此眾意所以驚；索之於內，此誠理所以取。衛之君子以禮教自持，則拘於形骸之內，是惡知此意，故未足以得此人心也。

范曰：體道之人睹物，寄之儻來，知貨財之整聚，認而有之，皆惑也。故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，若端木叔，可謂知此矣。

孟孫陽問楊子曰：有人於此，貴生愛身，以蘄不死，可乎？曰：理無不死。以蘄久生，可乎？曰：理無久生。生非貴之所能存，身非愛之所能厚。且久生奚為？

設令久生，亦非所願。

五情好惡，古猶今也；四體安危，古猶今也；世事苦樂，古猶今也；變易治亂，古猶今也。既聞之矣，既見之矣，既更之矣，百年猶厭其多，況久生之苦也乎？

夫一生之經歷如此而已，或好或惡，或安或危，如循環之無窮。若以為樂耶，則重來之物無所復欣；若以為苦耶，則切己之患不可再經，故生彌久而憂彌積也。

孟孫陽曰：若然，速亡愈於久生；則踐鋒刃，入湯火，得所志矣。楊子曰：不然。既生，則廢而任之，究其所欲，以俟於死；

但當肆其情以待終耳

將死，則廢而任之，究其所之，以放於盡。

制不在我，則無所顧戀也。

無不廢，無不任，何遽遲速於其間乎？

政和：有生者必有死，有始者必有終，自然之理也。貴身愛生，以蘄不死，是豈達於理者哉？夫有生則復於不生，故生非貴之所能存；有形則復於無形，故身非愛之所能厚。若是而蘄久生，是益惑也。夫情之好惡，有以怵於內；體之安危，有以迫於外；世事苦樂，有以累吾心；變易治亂，有以動吾行。自古及今，聞見而更之者，可以前料而逆知，則百年之生有終身之憂，而無一朝之樂也。故方且厭其多而苦其久，尚可蘄久生之為乎？此孟孫陽所以聞楊子

之言而遂欲速亡也。然蘄久生者固非達於理，而欲速亡者亦未為通於道，是二者胥失也。唯既生，則廢而任之，究其所欲，以俟於死，則無傷生之患。將死，則廢而任之，究其所之，以放於盡，則無惡死之患。可以生而生，可以死而死，生死無變於己，此之謂達。

范曰：貴其生者不自賊，以役於物，疑若能存矣，而生非貴之所能存；愛其身者不自賊，以困於物，疑若能厚矣，而身非愛之所能厚。雖欲久生而不死，得乎哉？又況五情之好惡，四體之安危，世事苦樂，變易治亂，又復終始如環無端。所歷既久矣，所閱既眾矣，百年猶厭其多，壽者惛惛，久憂不死，何之是苦也？其為形也亦遠矣。所謂不羨久生，蓋有在是。昧乎此者，乃以速亡為愈於久生，則踐鋒刃，入湯火，得所志矣。殊不知既生，則廢而任之，肆其情而無所撓拂，非以生為悅也，將死，則廢而任之，順其適而無所覬覦，非以死為惡也。無不廢，無不任，安時處順，盡其所受於天者，豈遽遲速於其間哉？

楊朱曰：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，舍國而隱耕；大禹不以一身自利，一體偏枯。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，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。人人不損一毫，人人不利天下，天下治矣。

政和：不以一毫利物，為己者也；不以一身自利，為人者也。為人者不可以失己，為己者不可以失人。若夫損一毫而利天下，有所不與；悉天下以奉一身，有所不為。人我之分各足而止，則其為人太少，其自為太多，固不足以治天下。而楊朱之道術獨有在於是，此一曲之士也。

范曰：伯成舍國而隱耕，為己者也；大禹過門而不入，為人者也。雖制行之迹不同，而救世之心則一。古之人非其義也，非其道也，一介不以與人，況損一毫乎哉？非其義也，非其道也，一介不以取諸人，況悉天下乎哉？楊朱之行，失之為我，不拔一毛而利天下，孟子固嘗禽獸之矣。子列子有取焉者，當是時，天下之俗譎詐大作，質朴並散，雖世之學士大夫未有知貴己賤物之道者，於是棄絕乎禮義之緒，奪攘乎利害之際，趨利不以為辱，殞身不以為怨，漸清陷溺以至於不可救己。故是篇所載，有取於楊朱者，殆亦有意矯天下之弊而然耶。

禽子問楊朱曰：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，汝為之乎？

疑楊子貴身太過，故發此問也。

楊子曰：世固非一毛之所濟。

嫌其不達己意，故亦相答對也。

禽子曰：假濟，為之乎？楊子弗應。禽子出語孟孫陽，孟孫陽曰：子不達夫子之心，吾請言之。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，若為之乎？曰：為之。孟孫陽曰

：有斷若一節得一國，子為之乎？禽子默然有間。孟孫陽曰：一毛微於肌膚，肌膚微於一節，省矣省察。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，積肌膚以成一節。一毛固一體萬分之一物，奈何輕之乎？禽子曰：吾不能所以答子。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、關尹，則子言當矣；

聃、尹之教，貴身而賤物也。

以吾言問大禹、墨翟，則吾言當矣。

禹、翟之教，忘己而濟物也。

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。

政和：老子、關尹之道術，貴身而賤物；大禹、墨翟之道術，忘己而濟物。然為己者固不失人，而為人者固不失己。楊朱學老子、關尹之道而不能至者也，故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；墨翟學大禹之道而不能至也，故摩頂放踵利天下而為之。然皆非道之全也。孟孫陽有見於楊朱之道，禽骨釐有見於墨翟之道，故各是其所是耐有所不該。

范曰：子華子語昭僖侯曰：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，以謂左手攫之則右手廢，右手攫之則左手廢，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，子能攫之乎？昭僖侯曰：寡人不攫也。蓋以兩臂重於天下故耳。然則侵肌膚而獲萬金，斷一節而得一國，豈遽為之耶？楊朱之行過於為己。載是說者，將以救弊於一時而已，若槩之以聖人之道，未免為有蔽。故禽子對孟孫陽曰：以子之言問老聃、關尹，則子言當矣，以聃、尹之教賤物而貴己故也。以吾之言問大禹、墨翟，則吾言當矣，以禹翟之教忘己而濟物故也。

楊朱曰：天下之美歸之舜、禹、周、孔，天下之惡歸之桀、紂。然而舜耕於河陽，陶於雷澤，四體不得暫安，口腹不得美厚，父母之所不愛，弟妹之所不親。行年三十，不告而娶。及受堯之禪，年已長，智已衰。商鈞不才，禪位於禹，戚戚然以至於死。此天人之窮毒者也。鯀治水土，績用不就，趣諸羽山。禹纂業事讎，惟荒土功，子產不字，過門不入，身體偏枯，手足胼胝。及受舜禪，卑宮室，美紱冕，戚戚然以至於死。此天人之憂苦者也。武王既終，成王幼弱，周公攝天子之政。邵公不悅，四國流言。居東三年，誅兄放弟，僅免其身，戚戚然以至於死。此天人之危懼者也。孔子明帝王之道，應時君之聘，伐樹於宋，削迹於衛，窮於商周，圍於陳蔡，受屈於季氏，見辱於陽虎，戚戚然以至於死。此天民之遑遽者也。凡彼四聖者，生無一日之歡，死有萬世之名。名者，固非實之所取也。雖稱之弗知，雖賞之不知，與株塊無以異矣。

觀形既事，憂危之迹著矣。求諸方寸，未有不攬拂其心者。將明至理之言，必舉美惡之極，以相對偶者也。

桀藉累世之資，居南面之尊；智足以距羣下，威足以震海內；恣耳目之所

娛，窮意慮之所為，熙熙然以至於死，此天民之逸蕩者也。紂亦藉累世之資，居南面之尊；威無不行，志無不從；肆情於傾宮，縱欲於長夜；不以禮義自苦，熙熙然以至於誅。此天民之放縱者也。彼二凶也，生有從欲之歡，死被愚暴之名。實者，固非名之所與也，雖毀之不知，雖稱之弗知，此與株塊奚以異矣。

盡驕奢之極，恣無厭之性，雖養以四海，未始愜其心。此乃憂苦窮年也。

彼四聖雖美之所歸，苦以至終，同歸於死矣；彼二凶雖惡之所歸，樂以至終，亦同歸於死矣。

政和：萬物所異者生，所同者死，唯人亦然。故聖智凶愚，所稟固異，及歸於盡，未始不同。然則名實奚辯？憂樂奚擇？此遊方之外者所以齊死生而兩忘其道。

范約：萬物所異者生也，所同者死也。舜之窮毒，禹之憂苦，周公之危懼，孔子之遑遽，彼四聖也，天下之美歸之，而戚戚然以至於死，其死則同矣。夏桀之逸蕩，商紂之放縱，彼二凶也，天下之惡歸之，而熙熙然以至於死，其死則同矣。故仁聖亦死，凶愚亦死，烏睹其所以異？

楊朱見梁王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。梁王曰：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，三畝之園而不能芸，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，何也？對曰：君見其牧羊者乎？百羊而羣，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，欲東而東，欲西而西。使堯牽一羊，舜荷箠而隨之，則不能前矣。且臣聞之；吞舟之魚，不游支流；鴻鵠高飛，不集汙池。何則？其極遠也。黃鐘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。何則？其音疏也。將治大者不治細，成大功者不成小，此之謂矣。

政和：治家以及國，此言先後之漸。施於國者不可施於家，此言小大之宜。故牧羊者童子之任，而牧天下唯堯舜之道。將治大者不治細，成大功者不成小。此治之要，所以在知道。

范曰：千鈞之弩，不為鼯鼠發機；萬石之鐘，不為莛撞起音。鯤非溟海，無以運其軀；鳳非脩梧，無以晞其翼。將治大者不治細，成大功者不成小。自然之理也。

楊朱曰：太古之事滅矣，孰誌之哉？三皇之事，若存若亡；五帝之事，若覺若夢。三王之事，或隱或顯，億不識一。當身之事，或聞或見，萬不識一。目前之事，或存或廢，千不識一。太古至于今日，年數固不可勝紀。但伏羲以來，三十餘萬歲，賢愚、好醜、成敗、是非，無不消滅，但遲速之間耳。

以遲速而致惑，奔競而不已，豈不鄙哉。

矜一時之毀譽，以焦苦其神形，要死後數百年中餘名，豈足潤枯骨？何生之樂哉？

政和：時運不留，迹隨以泯。後之視今，猶今之視昔。則務一時之毀譽，而以生為可樂者，是不足以達於理也。太古遠矣，其事無傳，故若滅若沒，莫能誌之。三皇以降，比太古為近，故其事疑於存亡；五帝以降，比三皇為又近，故其事疑於有，而若覺若夢。然曰若存若亡，則疑於在而實無在也；曰若覺若夢，則疑於有而實無有也。至三王以還，則為尤近，故曰或隱或顯。蓋其所過者方嚮於無，而其所存者可證其有，故其憶顯特未定也。若夫當身之事，雖既往而未遠，然所過者聞，所存者見既已趣寂。目前之事方適，今而尚在，然目所注者存，目所過者廢，亦既不停。是以論其時則久近之殊，言其事則多寡之異。年運而往，其於不可識則一也。若是則賢愚之異性，好醜之異形，成敗是非異理，遲速之間，同於泯絕而已。方且終身役役與物，相刃相靡，競一時之虛譽，規身後之餘榮，尊生者也。

范曰：事之在天下，俄成俄壞，迭盛迭衰，代廢代興，倏起倏滅，是亦一無窮，非亦一無窮。爰自古初以來至于今，不知其幾千餘萬歲矣，賢愚好醜，是非成敗，有萬不同，同歸于盡。而昧者不知，乃始胥易技係，勞形怵心，內盈柴柵，外重纏繖，終身役役，曾不得須臾寧神者，不自許也，尚何生之可樂哉？

楊朱曰：人肖天地之類，懷五常之性，
肖，似也。類同陰陽，性稟五行也。

有生之最靈者也。人者，爪牙不足以供守衛，肌膚不足以自捍禦，趨走不足以逃利害，無毛羽以禦寒暑，必將資物以為養性，任智而不恃力。故智之所貴，存我為貴；力之所賤，侵物為賤。然身非我有也，既生，不得不全之；物非我有也，既有，不得不去之。身固生之主，物亦養之主。雖全生，身不可有其身；雖不去物，不可有其物。有其物，有其身，是橫私天下之身，橫私天下之物。其唯聖人乎。

知身不可私，物不可有者，唯聖人可也。

公天下之身，公天下之物，其唯至人矣。此之謂至至者也。

天下之身，同之我身，天下之物，同之我物，非至人如何？既覺私之為非，又知公之為是，故曰至至也。

政和：肖天地之類，謂方圓動靜之形；懷五常之性，謂仁義禮智信之德。萬物所同者生，而惟人萬物之靈，故曰：有生之最靈者也。以其最靈，故於智為有餘；以其爪牙不利，無毛羽之蔽，故於力為不足。智有餘而力不足，故必資物以為養，蓋以我之智可以制彼之力，使為我用故也。雖然任智矣，而又恃其力，則莫知物我之貴賤。故智之所貴，存我為貴，以我貴於物也；力之所賤，侵物為賤，以物能役我也。夫身非我有，聖人豈以物殉身哉？為其為神明

所託也，故既生，不得不全之；物非我有，聖人豈以身逐物哉？知其為耳目之役也，故既有，不得不去之。有生所貴者，故曰：身固生之主。養形必先之以物，故曰：物亦養之主。雖然，有生之所患者身，則雖全生，身不可有其身也；志之所以喪者物，則雖不去，物不可有其物也。外有其物，內有其身，蔽於一偏，暗於大理，竊竊然橫私天下之身與其物，豈知道之所以為公哉？聖人知身者天下之委形，故能公天下之身，知物與物何以相遠，故能公天下之物。唯天下之至聖為能與於此，故曰：此之謂至至者也。

范曰：汝身非汝有也，以不可有而有之，是橫私天下之身；外物不可必也，以不可必而必之，是橫私天下之物。《老子》曰：知當容，容乃公。惟公則能兼容。《莊子》曰：大人合并以為公。惟公則能合并。公天下之身者，內若於身，而身本無身也公天下之物者，外若於物，而物本無物也。進是道者，詎有介然之知存乎胸中。而以自營為事哉？惟至人無己，然後能之。若聖人則未離乎人道，彼其於此，猶有未至也。此之謂至至者豈非莊周所謂未始有物者，不可以加者耶？

楊朱曰：生民之不得休息，為四事故：一為壽，不敢恣其嗜慾。

二為名，不敢恣其所行。

三為位，曲意求通。

四為貨。專利惜費。

有此四者，畏鬼，畏人，畏威，畏刑，此謂之遁人也。違其自然者也。

可殺可活，制命在外。全則不係於己。

不逆命，何羨壽？不矜貴，何羨名？不要勢，何羨位？不貪富，何羨貨？此之謂順民也。得其生理，天下無對，制命在內。

外物所不能制。

政和：務生者為壽，干譽者為名，尊爵者為位，逐利者為貨。內有違遽之心，則外有怵惕之恐，此所以幽則畏鬼責，明則畏人非。威之所加，刑之所及，且罔不惟畏也。終身役役，不須臾寧，是其所以不得休息者歟？知其分定，無然歆羨，則處靜以休息。烏往而不暇。謂之遁人，言違其常理謂之順民，言因其固然。違其常理者，聽於命而不知，故可殺可活，而制命在外；因其

固然者，命萬物而無所聽，故天下無對，而制命在內。

范曰：壽者惛惛，久憂不死，何之苦也？其為形也亦遠矣，故以生為累，有至於畏鬼責者；夜以繼日，思慮善否，其為形也亦疏矣，故以顯為是，有至於畏人。權勢不大，而夸者以之悲，則為位而已。詎能無畏威乎？錢財不積，而貪者以之憂，則為貨而已，詎能無畏刑乎？若然遁天倍情，忘其所受，生殺之稱，制之非我，烏能自適其適哉？惟體道人安自然之定分，循不易之真理，適來則安之、適去則順之，曾未嘗外慕動而有歆羨之心，故畸人而侔於天，遺物而立於獨，斡旋萬化，惟我所為。古之人所謂命萬物而無所聽者，蓋在乎此。

故語有之曰：人不婚宦，情欲失半人不衣食，君臣道息。周諺曰：田父可坐殺。晨出夜入、自以性之恒；啜菽藟藿、自以味之極；肌肉羸厚，筋節口音區位切。急，一朝處以柔毛綈募，薦以梁肉蘭橘，心口體煩，內熱生病矣。而憊矣。

言有所安習者，皆不可卒改易，況自然乎？

故野人之所安，野人之所美，謂天下無過者。昔者宋國有田夫，常衣緼縻亂麻，僅以過冬。暨春東作，自曝於日，不知天下之有廣夏隩室，絃續狐貉。顧謂其妻曰：負日之暄，人莫知者，以獻吾君，將有重賞。里之富室告之曰：昔人有美戎菽、甘舂莖芹萍子者，對鄉豪稱之。

鄉豪，里中之貴者。

鄉豪取而嘗之，蜚於口，慘於腹，眾哂而怨之，其人大慙。子，此類也。

政和：天下各安其性命之情，則之四者存可也，亡可也；天下不安其性命之情，則於是愚智相譏，而歆羨起矣。夫義之於君臣也，禮之於夫婦也，命也，有性焉，君子不謂命。口之於味也，四肢之於安佚也，性也，有命焉，君子不謂性。楊子舉婚宦君臣之言，引田父鄉豪之說，凡以明使天下不安其性命之情者，以此而已。

楊朱曰：豐屋、美服、厚味、姣色，有此四者，何求於外？有此而求外者，無厭之性。無厭之性，陰陽之蠹也。

非但累其身，乃侵損正氣。

政和：動與過，刑之所取。宵人之離內刑者，陰陽食之。然則無厭之性為陰陽之蠹者，豈其內刑之過歟？

范曰：南溟之鵬不能展翼於蓬蒿，一而鷦之逍遙則有餘地；東海之鼈不能容足於坎井，而蛙之跳梁則有餘水。自然定分，有不可易。故無夸跂之心，儻或遊券之外而至乎期費，則盈嗜慾，長好惡，而性命之情病矣。陰陽之寇，奚自而可逃耶？是篇所言，大抵過於放逸，蓋以救弊故也。苟不明夫救弊之旨而

以是為常，則世俗之君子危身棄生以殉物者多矣，又烏能安於定分哉？故復繼之以田父之說。

忠不足以安君，適足以危身；義不足以利物，適足以害生。安上不由於忠，而忠名滅焉；利物不由於義，而義名絕焉。君臣皆安，物我兼利，古之道也。

政和：忠所以安君也，忠而輕用吾身，則不足以安君而適所以危身；義所以利物也，義而反愁我已，則不足以利物而適足以害生。故忠以安君者，欲君臣皆安；義以利物者，欲物我兼利。此古之道也。

鬻子曰：去名者無憂。老子曰：名者實之賓。而悠悠者趨名不已。名固不可去，名固不可賓邪？今有名則尊榮，亡名則卑辱。尊榮則逸樂，卑辱則憂苦。憂苦，犯性者也；逸樂，順性者也。斯實之所係矣。名胡可去？名胡可賓？但惡夫守名而累實。守名而累實，將恤危亡之不殺，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？

政和：自內言之，去名無憂；自外言之，有名尊榮。雖然，聖人任其自爾，何容心焉？去功與名，還與眾人，非所以蕲無憂也。苟有其實。人與之名不受，非所以圖尊榮也。兩無所係，此之謂順性命之道也。

范曰：名不可比周，爭也，不可夸誕，有也；不可勢重，脅也。故古人謂是為公器而不可多取。彼烈士之殉名，廉士之重名，奸人之盜名，又烏知至人以是為己桎梏而有所謂無為名尸者哉？是篇始有為名之說，必終以此，所以遺其言之累耳。

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八竟

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九

和光散人高守元集

說符

張曰：夫事故無方，倚伏相推，言而驗之者，攝乎變通之會。盧曰：此篇去末明本約形，辯神立事以顯真。因名以求實，然後知徇情之失道，從欲以喪真。故知道者不失其自時，任能者不必遠害。政和：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。《天瑞》自然之驗，《說符》言人事以合之。此書名篇始終之義。范曰：事物之變，有萬不同。成敗之相因，倚伏之相禪，言而驗之，豈苟然哉？契乎自然之符而已。孔子曰：予欲無言。則無言者，聖人之本心，卒不得已而有言者，期於明道故也。使天下之人皆造乎道，尚何事於有言哉？故《老子》之書終於信言不美，所以總叙其作經之意《列子》之書終於《說符》，所以自祛其著書之迹。

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。壺丘子林曰：子知持後，則可言持身矣。

《老子》曰：後其身而身先。

列子曰：願聞持後。曰：顧若影，則知之。列子顧而觀影，形枉則影曲，形直則影正。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，屈伸任物而不在我。此之謂持後而處先。

物莫能與爭，故常處先。此語似壺子答而不條顯，列子一得持後之義，因而自釋之。壺子即以為解，故不復答列子也。

盧曰：夫影由形立，曲直在於形；生形由神存，真偽在於神用，若見影而形辯，知形而神彰；不責影以正身，不執身以明道；觀其末而知其本，因其著而識其微，然後能常處先矣。

政和：道以柔弱謙下為表，故隨感而應，未嘗先人也。如彼桔槔，俯仰隨人。不與物爭，而天下莫能與之爭，則後其身而身先，有在於此。故曰：屈伸任物而不在我，此之謂持後而處先。

范曰：影之為物，火與日，吾屯也；陰與夜，吾代也。疑若有待矣，而實無所待。彼往則我與之往，彼來則我與之來，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，或枉或直，隨形而已。故列子觀之而得持後之說也。人皆取先，己獨取後。日受天下之垢，是之謂持後，則不與物爭，而天下莫能與之爭，故常處先。《老子》曰：聖人後其身而身先。又曰：欲先人，以其身後之。義與此協。

關尹謂子列子曰：言美則響美，言惡則響惡；身長則影長，身短則影短。名也者，響也；身也者，影也。

夫美惡報應，譬之影響，理無差焉。

故曰：慎爾言，將有知之；慎爾行，將有隨之。

所謂出其言善，千里應之。行乎邇，見乎遠。

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，觀往以知來，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。

見言出則響入，形往則影來，明報應之理，不異於此也。而物所未悟，故曰先知之耳。

盧曰：響之因聲，聲善則響美；名之因實，實善則名真。故名者聲之響，身者神之影也。聲出而響和，行習而神隨，故聖人聞響以知聲，見行而知道也。

政和：言發而響應，形動而影從，美惡長短在此而不在彼。故君子將有言也，將有行也，必慎其獨。《易》曰：先知其幾於神乎。見出以知入，觀往以知來，為之於未有，非幾於神者與？

范曰：言行之接物，若聲之於響，形之於影。聲有美惡，響則應之；形有長短，影則從之。故言出乎身，加乎民；行發乎邇，見乎遠。言行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，可不慎乎？惟研幾之。聖人朝徹於見獨之先，作炳於眇綿之上，見出知入，觀往知來。言行之大，始於擬議，而終有成變化。故言無瑕謫之

可累，行無轍迹之可尋。

度在身，稽在人。人愛我，我必愛之；人惡我，我必惡之。

禮度在身，考驗由人。愛惡從之，物不負己。

湯武愛天下，故王；桀、紂惡天下，故亡此則成驗此所稽也。

盧曰：禮度在於身，稽考在於人，若影之應乎形，響之應乎聲。湯武、桀紂，其迹可稽也，其度可明也，愛惡之心，不可不慎也。

稽度皆明而不道也，譬之出不由門，行不從徑也。

稽度之理既明，而復道不行者，則出可不由戶，行不從徑也。

以是求利，不亦難乎？

違理而得利，未之有。

盧曰：稽度之事可明而不為道者，譬行不由門戶與街衢耳。欲以求利身於天下者，不亦難乎？

嘗觀之神農、有炎之德，稽之虞、夏、商、周之書，度諸法士賢人之言，所以存亡，廢興而非由此道者，未之有也。

自古迄今，無不符驗。

盧曰：考其行，稽其迹，自古帝王贊聖之言，猶人存亡廢興，柴然可明。若不由此道而為理者，未之有也。

政和：度言其可度，稽言其所考，欲知己之可度，當念彼之所稽，斯得矣。是故人之愛惡於我。自我之愛惡爾。帝之所興，王之所起，縉紳先生多能明之。驗其廢興之道，未有不由此者。

范曰：以身為度者，其本在此；以稽為決者，其效在彼。有以愛人，人斯愛我矣；有以惡人，人斯惡我矣。愛惡之情，未嘗不本諸己。湯武積德有海內，愛之可知，故其興也勃然；桀紂不仁失天下，惡之可知，故其亡也忽焉。豈非稽在人之驗與是道也？自古及今，未有不由此者。

嚴恢曰：所為問道者為富。問猶學也。今得珠，亦富矣，安用道？

道，富之本也。珠，富之末也。有本故末存，存末則失本也。

子列子曰：桀、紂唯重利而輕道，是以亡。

非不富，失本則亡身。

幸哉余未汝語也，人而無義，唯食而已，

義者，宜也。得理之宜者，物不能奪也。

是雞狗也。彊食靡角，勝者為制，是禽獸也。

以力求勝，非人道也。

為雞狗禽獸矣，而欲人之尊己，不可得也。

豈欲人之尊己。’道在則自尊耳。

人不尊己，則危辱及之矣。

樂推而不厭，尊己之謂。苟違斯義，亡將至。

盧曰：無乏少者謂之富，非謂求利之富也。若重利輕道，桀紂所以亡也。雞犬禽獸不知仁義，爭食恃力，不知其他。行此則危辱及身，欲人之尊己，豈可得矣？此謂因名求實。

政和：經曰：雖有拱璧，以先駟馬，不如坐進此道。苟輕道而徇物，則人不尊己，而危辱及之。

范曰：平為福，有餘為禍，物莫不然，而財其甚者也。夫富者苦身疾作，多積財而不得盡用，其為形也亦外矣，又烏知體道之人有所謂知足者哉？遊券之內，行乎無名，有萬不同，隨取皆備，又國財在所并焉。故莫之爵而常自然，天下樂推而不厭。固未嘗重利輕道，而以富為是也。

列子學射中矣，

率爾自中，非能期中者也。

請於關尹子。尹子曰：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？對曰：弗知也。關尹子曰：未可。

雖中而未知所以中，故曰未可也。

退而習之。三年，又以報關尹子。尹子曰：子知子之所以中乎？列子曰：知之矣。關尹子曰：可矣。守而勿失也。

心平體正，內求諸己，得所以中之道，則前期命矣，發無遺矣。

非獨射也，為國與身亦皆如之。故聖人不察存亡，而察其所以然。

射雖中，而不知所以中，則非中之道。身雖存，不知所以存，則非存之理。故夫射者，能拙俱中，而知所以中者異；賢愚俱存，而知所以存者殊也。

盧曰：不知所以中者，非善之善者也。得之於手，應之於心，命中而中者，斯得矣。得而守之，是謂之道也。能知其道，非獨射焉，為國為身亦皆如是也。善知射者，不貴其中，貴其所以必中也。善知理國理身者，亦不貴其存，貴其所以必存。故賢愚理亂可知者有道也。

政和：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，可乎？蓋前期而中，則所制在此，使無二適，唯我所為。推此以修身，推此以治國，是或一道也。聖人不察其存而察其所以存，不察其亡而察其所以亡。存亡末也，所以存亡者其本也。察其所以存則知免於亡，察其所以亡則知保其存。

范曰：古之射者，內志正，外體直，奠而後發，不失正鵠，蓋有所謂前期而中者。苟反求諸己而不知所以中之之道，詎能矢矢相屬而發發相及哉？雖然，非獨射也，為國與身亦皆如之。惟聖人深達神機，明乎無朕，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者，故養生則裕於屈伸，處己則適乎消長，蒞事則知成敗之策，御敵

則達擒縱之權。酬酢萬變，無往不瑕，與所謂前期而中者伺異矣。

列子曰：色盛者驕，力盛者奮，未可以語道也。

色力是常人所務也。

故不斑白語道，失，而況行之乎？

色力既衰，方欲言道，悟之已晚。言之猶未能得，而況行之乎？

故自奮，則人莫之告。人莫之告，則孤而無輔矣。

驕奮者，雖告而不受，則有忌物之心，耳目自塞，誰其相之？

賢者任人，故年老而不衰，智盡而不亂。

不專己智，則物願為己用矣。

故治國之難，在於知賢，而不在自賢。

自賢者，即上所謂孤而無輔。知賢則智者為之謀，能者為之使，物無棄才，則國易治也。

盧曰：俗之所恃者色與力也，恃色則驕怠之心厚，恃力則奮擊之志多，不可以語其道也。色力衰者為班白，白首聞道猶不能行，況能行之乎？故守單弱者道必親之，自強奮者人不肯告。人不肯告，寧有輔佐者乎？賢者任於人，故窮年而神不衰，盡智而心不亂。以此理國者，知賢而任之則賢才為之用，自賢而無輔則失人矣。

政和：道以素朴為質，以懦弱謙下為表。故以色驕人而不鋤其色，以力尚人而不能不負其力，皆未足以語大道之方也。傳曰：行賢而去自賢之行，烏往而不愛哉？故不自奮則人樂告以善道矣。於是聞道則有年雖長而色若孺子者，此之謂年老而不衰。於是知道則有達理而不以物害己者，此之謂智盡而不亂。此治國之道所以在於其身，下人而惟驕矜之是去。

范曰：汝惟不伐，乃能無以色驕人；汝惟不矜，乃能無以力勝人。以體道者不能進此。又況天下之理，自用則小，好問則裕。善為國者，以賢下人未嘗以賢臨人，故聰明者竭其視聽，智力者盡其謀。能行賢而去自賢之行，豈容有不治者哉？

宋人有為其君以玉為楮葉者，三年而成。鋒殺莖柯，毫芒繁澤，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。此人遂以巧食宋國。子列子聞之，曰：使天地之生物，三年而成一葉，則物之有葉者寡矣。故聖人恃道化，而不恃智巧。

此明用功能不足以贍物，因道而化，則無不周。

盧曰：夫斲雕為朴，還淳之道也。故曰：善約者不用膠漆，善閉者不用關鑰，是以大辯若訥，大巧若拙耳。若三年成一葉，與真葉不殊，豈理國全道之巧乎？是以聖人恃其道化，如和氣布而萬物生，不恃智巧也。若違天理而偽巧出，此之為未明本末也。

政和：道雕刻眾形而不為巧。竊竊然恃智力而為之，安得物物而給諸？故匪雕匪琢，運量萬物而不匱，此聖人所以任道化而不任智巧。

范曰：大制不割。刻雕眾形，彼盈於天地之間者，幹而實，條而蔓。匪規匪矩而有形者，剗裁自我；匪丹匪青而有色者，藻飾自我。有萬不同，一無不備，豈固以人助天而有刻楮之勞哉？聖人者，天地而已矣，故以道為化，無為而天下助，孰弊弊然以智巧為事乎？

子列子窮，容貌有飢色。客有言之鄭子陽者，曰：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，居君之國而窮，君無乃為不好士乎？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。子列子出見使者，再拜而辭。使者去。子列子入，其妻望之而拊心曰：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，皆得佚樂。今有飢色，君遇而遺先生食。先生不受，豈不命也哉？子列子笑謂之曰：君非自知我也。以人之言而遺我粟，至其罪我也，又且以人之言，此吾所以不受也。其卒，民果作難而殺子陽。

盧曰：夫食人之祿，憂人之事。君不知我，因人之言而賜之；若罪我也，亦因人之言而責我也。吾所貴夫知我者真悟道之士也。及子陽難作而不見害，此真所謂不為外物之所傷累者也。

政和：尊生者不以養傷身。列子於是蓋有先知之理焉。

范曰：古之善為士者，三族之位不足易其介，萬鐘之祿不足遷其守。苟可以無與而與焉，固未嘗受而喜之也。其曰：民果作難而殺子陽，又以明聖人之知幾如此。

魯施氏有二子，其一好學，其一好兵。好學者以術干齊侯，齊侯納之，以為諸公子之傅。好兵者之楚，以法干楚王，王悅之，以為軍正。祿富其家，爵榮其親。施氏之鄰人孟氏，同有二子，所業亦同，而窘於貧。羨施氏之有猶富也。因從謂進趣之方。二子以實告孟氏。孟氏之一子之秦，以術干秦王。秦王曰：當今諸侯力爭，所務兵食而已。若用仁義治吾國，是滅亡之道。遂宮而放之。其一子之衛，以法干衛侯。衛侯曰：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。大國吾事之，小國吾撫之，是求安之道。若賴兵權，滅亡可待矣。若全而歸之，適於他國，為吾之患不輕矣。遂刖之，而還諸魯。既反，孟氏之父子叩胸而讓施氏。施氏曰：凡得時者昌，失時者亡。子道與吾同，而功與吾異，失時者也，非行之謬也。且天下理無常是，事無常非。

應機則是，失會則非。

先日所用，今或棄之，今之所棄，後或用之。此用與不用，無定是非也。投隙抵時，應事無方，屬乎智。

雖有七義禮法之術，而智不適時，則動而失會者矣。

智苟不足使若博如孔丘，術如呂尚，焉往而不窮哉？

二子之所以窮，不以其博與術，以其不得隨時之宜。

孟氏父子舍然無愠容，曰：吾知之矣，子勿重言。

盧曰：學仁義之道，善韜略之能，文武雖殊，同歸於才行之用，必因智之適時。智者道之用，任智則非道矣。夫投必中隙，抵必適時，應變無方皆為智也。故適時者無窘才，明道者無乏智。智若不足也，雖文若孔丘，武若呂尚，不免乎窮困也。孟氏既悟，故曰勿重言耳。

政和：理無常是，當時者為是；事無常非，不適時者為非。當時命而大通乎天下，則所棄者或用；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，則所用者或棄。君子知窮之有命，知通之有時，則安時順命而已，豈以其遇不遇而恃區區之智以投隙抵事為哉？

范曰：物無常宜，宜在隨時。一是一非，特未定也。孟氏之二子，其道與施氏同而功與施氏異，豈行之謬哉？此所謂非遭時也。

晉文公出會，欲伐衛，公子鋤仰天而笑，公問何笑，曰：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，道見桑婦，悅而與言。然顧視其妻，亦有招之者矣，臣竊笑此也。公寤其言，乃止。引師而還，未至，而有伐其北鄙者矣。

夫我之所行，人亦行之。而欲騁己之志，謂物不生心，惑於彼此之情也。

盧曰：夫貴於得而不知得有所守者，俗人之常情也，故嗜慾無窮而真道日喪矣。所以貴夫知道者內守其道而不失外，用於物而不遺一，世人則不然矣，外貪慾色，他婦是悅也，內失於道者而已，妻見招矣。

政和：察乎盈虛，知分之無常，則於去就安能獨以其身尚人哉？此聖人所以睹蟬鵲之相累，而不以物害己。

范曰：伴物者物亦伴之，害人者人亦復之。物固相累，二類相召也。此栗林虞人以吾為戮，古之真人所以三月不庭與。傳稱吳王欲伐荊，孺子諫之。義與此協。

晉國苦盜。有郟雍者，能視盜之眼，察其眉睫之間，而得其情。晉侯使視盜，千百無遺一焉。晉侯大喜，告趙文子曰：吾得一人，而一國盜為盡矣，奚用多為？文子曰：吾君恃伺察而得盜，盜不盡矣，且郟雍必不得其死焉。俄而草盜謀曰：吾所窮者郟雍也。遂共盜而殘之。

殘，賊殺之。

晉侯聞而大駭，立召文子而告之曰：果如子言，郟雍死矣。然取何方？文子曰：周諺有言：察見淵魚者不祥，智料隱匿者有殃。

此答所以致死。

且君欲無盜，莫若舉賢而任之；使教明於上，化行於下，民有恥心，則何盜之為？

此答所以止盜之方。

於是用隨會知政，而羣盜奔秦焉。

用聰明以察是非者，羣詐之所逃；用先識以擿奸伏者，眾惡之所疾。智之為患，豈虛言哉？

盧曰：教者，跡也。眾人所以履而行焉。化者，道也。眾人所以日用而心伏。心伏則有恥，跡明則教成，舉賢任才，盜斯奔矣。或問曰：莊子云聖人生而大盜起，此云舉賢任才而羣盜去，何謂耶？答曰：求虛名而喪其實者，大盜斯起矣；得其實而去為名者，羣盜斯去矣。故舉賢而任才者，求名也；用隨會者，得實也。理不相違，何疑之有耶？

政和：道之以德，有恥且格。聖人所以教民而化之以道，雖賞之不竊也。以苛為明，抑末矣。剋核太至，必有不肖之心應之。邲雍視盜，所以見殺。舉賢而不仁者遠矣，隨會知政所以羣盜去而他適。

范曰：鑑水之與形接也，不設智故而物之方圓曲直不能逃也。善為國者，藏其利器，不以示人，無為而民自化，無欲而民自樸，又曷嘗務機巧，滋法令，飾智驚愚，恃明察物而期以得盜為哉？若邲雍者，不足以知此。

孔子自衛反魯，息駕乎河梁而觀焉。有懸水三十仞，圜流九十里，魚鼈弗能游，黿鼉弗能居，有一丈夫方將厲之。孔子使人並涯止之，曰：此懸水三十仞，圜流九十里，魚鼈弗能游，黿鼉弗能居也，意者難可以濟乎？丈夫不以錯意，遂度而出。孔子問之曰：巧乎？有道術乎？所以能入而出者，何也？丈夫對曰：始吾之入也，先以忠信；及吾之出也，又從以‘忠信。忠信錯吾軀於波流，而吾不敢用私，所以能入而復出者，以此也。孔子謂弟子曰：二三子識之，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，而況人乎？

《黃帝篇》中已有此章，而小不同，所明亦無以異，故不復釋其義也。

盧曰：夫忠者同於物，信者無所疑。同而不疑，不私其己，故能入而復出也。然則同而不疑，不私其己，知道矣。夫《黃帝篇》中已有此章。

政和：至誠之道，無所不通。忠而不欺，信而不疑；誠心行之，可以感物。則動天地，感鬼神，橫六合而無逆者，故游金石，蹈水火，皆可也。

范曰：游於呂梁者，必順性命之理；濟於河梁者，必體忠信之道。其旨一也。

白公問孔子曰：人可與微言乎？孔子不應。

白公，楚平王之孫，太子建之子也。其父建因費無極所譖，出奔鄭，鄭人殺之。勝欲令尹子西司馬子期伐鄭，許而未行。晉伐鄭，子西、子期將救鄭，勝怒曰：鄭人在此，讎不遠矣。欲殺子西、子期，故問孔子。孔子知之，故不應。微言，猶密謀也。

盧曰：微言者，密言也，令人不能知也。白公，楚平王之孫，太子建之子。建出奔鄭，白公欲亂，故孔子不應耳。

白公問曰：若以石投水，何如？孔子曰：吳之善沒者能取之。

石之投水則沒，喻其微言人不能覺，故孔子答以善沒者能得之，明物不可隱者也。

曰：若以水投水，何如？孔子曰：淄澠之合，易牙嘗而知之。

復為善味者所別也。

盧曰：以石投水喻跡不可見，以水投水喻合不可隱也。味者分，淄澠不可合也。唯神契理會，然後得也。

白公曰：人故不可與微言乎？孔子曰：何為不可？唯知言不謂者乎。

謂者所以發言之旨趣，發言之旨趣，則是言之微者。形之於事，則無所隱

。

夫知言之謂者，不以言言也，

言言則無微隱。

盧曰：夫情生而事彰，味殊而可嘗，唯神之無方，知言之謂者，神會也。

爭魚者濡，逐獸者趨，非樂之也。

自然之勢，自應濡走。

故至言去言，

理自明，化自行。

至為無為。

理自成，物自從。

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。

本存末，事著而後爭解，鮮不及也。

盧曰：魚在於水，爭之者濡；獸走於野，逐之者趨，非樂之也，其勢使然也。故至言者不在言，至為者無所為也。淺智逐末，常失其理。道之所行，物無不當者矣。

白公不得已，遂死於浴室。

不知言之所謂，遂使作亂，故及於難。

盧曰：忿而非理，死以快意，下愚之所以亂常也。

政和：以石投水，既有形矣，若形形者未嘗形，則非善沒者所能取也；淄澠之合，既有味矣，若味味者未嘗呈，則非易牙所能嘗而知之也。微言固隱而未彰，然言亦既有。唯目擊道存，殆弗容聲，則知言之謂而不以言言者也。爭魚逐獸，所爭末矣。故至言必去言，然後為言之至；至為必去為，然後為為之至。白公何足以與此？

范曰：以石投水，而善沒者能取之；以水投水，而善喊者能嘗之。一涉於物，固有不得而逃者矣。然不知言之人，烏可與言；知言之人，默焉而意已傳。將欲微言，非知言之謂者，不可也。又況天下之理，爭魚者濡，逐獸者趨，豈固樂之哉？意之所至，有不知所以然而然者，何則？物有感觸，皆從意生。意所偏係，隨念而易。發於言者一或不慎，則幾事不密而至於害成者有矣。故至言去言，則雖言而未嘗言；至為去為，則無為而無不為。夫淺智之所爭者，末矣。白公爭而滅，殆謂是與。

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，

穆子，襄子家臣新穉狗也。翟，解虞也。

勝之，取左人、中人。

左人、中人，解虞二邑名。

使遽人來謁之。

遽，傳也。謁，告也。

盧曰：急來告捷也。

襄子方食而有憂色，左右曰：一朝而兩城下，此人之所喜也。今君有憂色，何也？襄子曰：夫江河之大也，不過三日；

謂潮水有大小。

飄風暴雨不終朝，日中不須臾。

勢盛者必退也。

今趙氏之德行，無所施於積，

無積德而有重功，不可不戒懼也。

一朝而兩城下，亡其及我哉。

不忘亡，則不亡之也。

盧曰：不能積德累行，而以強力下二城。夫物盛必衰，不亡何待耶？故貪不以忻，賢者所以懼。知苟得之所以懼也，然後能積其德矣。

孔子聞之曰：趙氏其昌乎。夫憂者所以為昌也，戒之深也。喜者所以為亡也。將致矜伐。勝，非其難者也，持之，其難者也。賢主以此持勝，故其福及後世。齊、楚、吳、越皆嘗勝矣，然卒取亡焉，不達乎持勝也。唯有道之主，為能持勝。

勝敵者皆比國，而有以不能持勝，故危亡及之。

盧曰：矜功伐能，所以亡也；憂得誠強，所以昌也。賢者以此福及後代，道者以此澤被含生，此之謂持勝。持勝者，持此誠慎，勝彼強梁。唯有道者所能行也。

孔子之勁，能拓國門之關，而不肯以力聞。

勁者，力也。拓者，舉也。孔力能舉門關，而力名不聞者，不用其力也。

墨子為守攻，公輸般服，而不肯以兵知。

公輸般善為攻器，墨子設守能却之，為般所服，而不稱知兵者，不有其能也。

故善持勝者，以彊為弱。

得為攻之母也。

盧曰：夫子之力能舉關，墨子之善能制敵。不以力謀顯而以道德聞者，善此持勝，以彊為弱也。夫藝成者必為人所役，好勝者必遇於彊敵，唯道德仁義者可以役物而興化者也。

政和：盈而處之以冲，成而處之以缺，持勝之道也。剛而守之以柔，彊而守之以弱，常勝之道也。江河之大也，有損焉。風雨之聚也，有息焉。日之中也，有昃焉。觀諸天地，尚不能久，而況於人乎？惟始於憂勤者終於逸樂，此憂者所以為昌。般樂怠敖者是自求禍，此喜者所以為亡。知此則福及後世，此之謂持勝之道。力足以制眾而無勇功，兵足以勝敵而無威名，柔弱處下而攻堅強者，莫之能先，此之謂常勝之道。然常勝之道，是乃所以持勝也。

范曰：戰勝易，守勝難。故非有道之主不能持勝。

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九竟

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二十

說符

宋人有好行仁義者，三世不懈。家無故黑牛生白犢，以問孔子。孔子曰：此吉祥也，以薦上帝。居一年，其父無故而盲，其牛又復生白犢。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，其子曰：前問之而失明，又何問乎？父曰：聖人之言，先迕後合。其事未究，姑復問之。其子又復問孔子。孔子曰：吉祥也。復教以祭。其子歸致命，其父曰：行孔子之言也。居一年，其子又無故而盲。其後楚攻宋，圍其城。民易子而食之，析骸而炊之。丁壯者皆乘城而戰，死者太半，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，及圍解，而疾俱復。

此所謂禍福相倚也。

盧曰：夫仁者愛人，義者濟物，三世不息，其於積善深矣。若有其才則招祿，無其才則致福，此餘慶之所鍾也。吉祥之應，為善之徵，克全其生而獲其利。積行之報，豈虛言也哉？

政和：昭昭生於冥冥，有倫生於無形。禍兮福所倚，福兮禍所伏。孰知其極，則倚伏之理何常之有？唯德厚者福衍，故福生有基而禍亦不來。此宋人之行仁義，所以能因禍致福。

范曰：福之兆乎物謂之祥，禍之兆乎物亦謂之祥。所謂吉祥者，豈非吉之

先見者與？然糶之祥也，其父以為不祥；巫祝所以為不祥者，神人以為大祥。蓋憂喜聚門，吉凶同域，而禍福之相為倚伏，特未可知也。唯聖人為能知其所以然。

宋有蘭子者，

凡人物不知生出主謂之蘭也。

以技干宋元，宋元召而使見其技；以雙枝長倍其身，屬其蹠，並趨並馳，弄七劍迭而躍之，五劍常在空中。元君大驚，立賜金帛。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，

如今之絕倒投狹者。

聞之，復以干元君。元君大怒曰：昔有異技干寡人者，謂先僑人。技無庸，適值寡人有歡心，故賜金帛。彼必聞此而進，復望吾賞。拘而擬戮之，經月乃故。

此技同而時異，則功賞不可預要也。

盧曰：夫積仁義以守道者，福可全也；恃力技以僥倖，不常祿也。列子兩舉其事，以彰德行之為益耳。

政和：理無常是，事無常非，顧所遇之時如何耳。乃若執技而不通乎道，尤非所謂可常之道也。君子知分之無常，所以謹於去就。

范曰：得時者昌，失時者亡。苟騁徼利之心，而昧適時之道，鮮不及矣。

秦穆公謂伯樂曰：子之年長矣。

伯樂，善相馬者。

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？

問伯樂之種姓有能相馬繼樂者不？

伯樂對曰：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。

馬之良者，可以形骨取也。

天下之馬者，若滅若沒，若亡若失。

天下之絕倫者，不於形骨毛色中求，故髣髴恍惚，若存若亡，難得知也。

若此者，絕塵弭。

言迅速之極。

臣之子皆下才也，可告以良馬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。臣有所與共擔纏薪菜者，

負索薪菜，蓋賤役者。

有九方單，比其於馬，非臣之下也。請見之。

非臣之下，言有過於己。

盧曰：擔纏薪菜者，賤役者也。子姓者，子弟之同姓者也。

穆公見之，使行求馬。三月而反，報曰：已得之矣，在沙丘。地名穆公曰：何馬也？對曰：牝而黃。使人往取之，牡而驪。穆公不說，召伯樂而謂之曰：敗矣，子所使求馬者，謂九方臯。色物、牝牡尚弗能知，又何馬之能知也？伯樂喟然太息曰：一至於此乎，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。

言其相馬之妙乃如此也，是以勝臣千萬而不可量。

盧曰：臯之相馬，相其神不相其形也。形者，常人之所辯也。伯樂歎其忘形而得神，用心一至於此，自以為不及臯之無數倍也。故穆公以為敗，伯樂以為能也。

若臯之所觀，天機也，

天機，形骨之表所以使蹄足者，得之於心，不顯其見。

得其精忘其麤，在其內而忘其外；

精內，謂天機；麤外，謂牝牡毛色。

見其所見，

所見者，惟天機也。

不見其所不見；

所不見，毛色牝牡也。

視其所視，

視其所宜視者，不忘其所視。

而遺其所不視。

所不應視者，不以經意也。

若臯之相馬，乃有貴乎馬者也。

言臯之此術，豈止於相馬而已，神明所得，必有貴於相馬者，言其妙也。

馬至，果天下之馬也。

盧曰：夫形質者，萬物之著也。神氣者，無象之微也。運有形者，無象也；用無象者，形物也。終日用之而不知其功，終年運之而不以為勞。知而養之者，道之主也。臯之見乎所見者，以神也，契其神者而貴於馬也。代人皆不知所貴矣。

政和：道在體無體。若滅若沒視之不可見；若亡若失，搏之不可得；絕塵弭，逐之不能及。中人以下才士也，豈足以識此？可以言論者物之麤，可以意致者物之精。得其精忘其麤者，言之所不能論也。知之外矣，不知內矣，在其內忘其外者，知之所不能知也。見其所見，不見其所不見，此其見之所以獨；視其所視，不視其所不視，此其視之所以神。惟其所索者不在於形骸之內，故其所得者非見於形骸名聲之末，是乃進乎聖人之道。良馬以喻才，天下馬以喻聖人之道。

范曰：牝而黃，牡而驪，相去遠矣。九方之相馬也，得其精而忘其麤，在其內則忘其外，造天機之妙，而色物牝牡無所致知。此伯樂所以喟然而歎，以為千萬臣而無數也。

楚莊王問詹何曰：治國奈何？

詹何，蓋隱者也。

詹何對曰：臣明於治身，而不明於治國也。楚莊王曰：寡人得奉宗廟社稷，願學所以守之。詹何對曰：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，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，故本在身，不敢對以末。楚王曰：善。

盧曰：損物以厚生，小人之常情也；損生以利物，好名之詭行也。安社稷者，後其身也；善理身者，國自理之矣。君者國之主，神者形之主。理國在乎安君，理身在乎安神，神安則道崇，道崇則國理。神者身之本，道者神之功，故不敢以末對。

政和：國之本在身，是以明明德於天下者，欲治其國，先脩其身，所謂治其本而末從之也。古之人以道之真治身，其緒餘以為國家，豈有身治而國亂？

范曰：國之本在家，家之本在身。善為國者豈有他哉？蓋亦反其本矣。詹何之釣魚也，以弱制強也。以輕致重而曰治國，誠能若此，則天下可運於一握，由是觀之，舉斯心以加諸彼，固其所慢為也。

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楚大夫也曰：人有三怨，子知之乎？

狐丘，邑名。丈人，長老者。

孫叔敖曰：何謂也？對曰：爵高者，人妬之；官大者，主惡之；祿厚者，怨逮之。孫叔敖曰：吾爵益高，吾志益下，吾官益大，吾心益小，吾祿益厚，吾施益博。以是免於三怨，可乎？

盧曰：夫心益下君，道之用也；施益博者，德之用也。用道以下身者，無怨惡也；用德以周施者，主恩惠也。向之三怨，復從何而生哉？

政和：君子不欲多尚人，爵益高，心益下，此所以免於人之妬而無失；其為高官益大，心益小，此所以免於上之忌而無失；其為大祿益厚，施益博，此所以免於怨之逮而無失。其為厚，是謂持後而處先。

范曰：孫叔敖三為令尹而不榮華，三去之而無憂色，以是而期免於怨，固無往而不可矣。

孫叔敖疾，將死，戒其子曰：王亟封我矣，吾不受也。為我死，王則封汝。汝必無受利地。楚越之間有寢丘者，此地不利，而名甚惡。楚人鬼，而越人機，

信鬼神與機祥，

盧曰：機字，巨衣切，又居希切。《淮南傳》曰：吳人鬼，越人畿。畿

，祥也。

可長有者唯此也。孫叔敖死，王果以美地封其子。子辭而不受，請寢丘。與之。至今不失。

漢蕭何亦云，子孫無令勢家所奪，即此類也。

盧曰：人所爭者，有力必取之；利之薄者，人所不用焉。不爭之物則久有其利，必爭之物則不能常保。人知利厚而共爭，不知長有而利深。故嗜慾者，必爭之地也。全道者，長久之方也。善於道者，觸類而長之，何適而非道？

政和：天下皆知美之為美，斯惡矣。唯處眾人之惡而不爭者為幾於道而可以長久。

范曰：古之得道者，處眾人之所惡，不以自好累乎其心。以寢丘之封，孫叔敖所以戒其子也。

牛缺者，上地之大儒也。下之邯鄲，遇盜於耦沙之中，盡取其衣裝車。牛步而去，視之歡然，無憂吝之色。盜追而問其故。曰：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。盜曰：嘻，賢矣夫。既而相謂曰：以彼之賢，往見趙君，便以我為，必困我。不如殺之。乃相與追而殺之。燕人聞之，聚族相戒，曰：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。皆受教。俄而其弟適秦，至闕下，果遇盜，憶其兄之戒，因與盜力爭。既而不如，又追而以卑辭請物。盜怒曰：吾活汝弘矣，而追吾不已，迹將著焉。既為盜矣，仁將焉在？遂殺之，傍害其黨四五人焉。

牛缺以無吝招患，燕人假有惜受禍，安危之不可預圖皆此類。

盧曰：夫知時應理者，事至而不惑，時來而不失，動契其真，運合於變矣。若見名示跡，不適其時，則無往不敗也。牛缺不知時，其弟亦過分，亦猶孟氏之二子出於文武哉。矯名過當者，未嘗不如此也。

政和：生非貴之所能存，身非愛之所能厚，牛缺之見殺是已。富貴者以養傷身，貧賤者以利累形，燕人之見殺是已。然則輕生固所不免，而重生者亦未離於有累。聖人所以有身為大患。

范曰：牛缺以無吝招辜，燕人以力爭遇害。禍福之理不可預圖，有如此者。

虞氏者，梁之富人也，家充殷盛，錢帛無量，財貨無訾。登高樓，臨大路，設樂陳酒，擊博樓上。俠客相隨而行，樓上博者射，明瓊張中，反兩吐合切魚而笑。

明瓊，齒五白也。射五白得之，反兩魚獲勝，故大笑。

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之。俠客相與言曰：虞氏富樂之日久矣，而常有輕易人之志，吾不侵犯之，而乃辱我以腐鼠。而此不報，無以立懂於天下。懂勇。請與若等勦力一志，率徒屬必滅其家為等倫。皆許諾。至期日之夜，聚眾積兵

以攻虞氏，大滅其家。

驕奢之致視敗，不以一塗。虞氏無心於凌物而家破者，亦由謙退之行不素著故也。

盧曰：前章言學仁義，三代以致祥，此章言積驕奢，一朝以招禍。行之不著，飛災所鍾。禍福無門，惟人所召。此之雙舉，誠之深焉。

政和：禍福之來，惟人所召。而天之所惡，孰知其故？

范曰：道者去奢去泰，奢則淫於德，泰則侈於性，豈道也哉？虞氏富樂日之久矣，肆輕易之心，亡謙恭之行，故其亡也，立而待也。

東方有人焉，曰爰旌目，將有適也，而餓於道。狐父之盜曰丘，見而下壺餐以饋之。爰旌目三饋而後能視，曰：子何為者也？曰：我狐父之人丘也。爰旌目曰：嘻，汝非盜邪？胡為而餐我？吾義不食子之食也。兩手據地而歐之，不出，喀喀然，遂伏而死。狐父之人則盜矣，而食非盜也。以人之盜，因謂食為盜而不敢食，是失名實者也。

盧曰：求名失實，違道喪生，其爰旌目之謂乎？有道者不然矣，使盜者變其心，成乎仁也。身行其道，人沐其化，君子濟危，食之兩全也。歐則雙失，又喀喀而吐，偽愚也哉。

政和：賢者過之，道之所以難行也。此伯夷之隘，君子所以不由。

范曰：噉爾之與，乞人弗屑；嗟來之食，餓者弗受。矧夫所謂盜者哉？然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，其交也以道，其饋也以禮，雖孔子受之，詎曰以其人之盜而不食其食乎？

柱厲叔事莒敵公，自為不知己者，居海上。夏日則食菱芰，冬日則食橡栗。莒敖公有難，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。其友曰：子自以為不知己，故去。今往死之，是知與不知無辯也。柱厲叔曰：不然，自以為不知，故去。今死，是果不知我也。吾將死之，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。凡知則死之，不知則弗死，此直道而行者也。柱厲叔可謂懟以忘其身者也。

盧曰：彼終不知己也，乃死其身以明彼之不知己，豈有道者所處乎？名之累愚，多若是矣，與夫全生寶道者遠矣。

政和：君子有殺身以成仁者，仁不可去也；有捨生而取義者，義不可辭也。忿誠無由，適足以殺其軀而已。不能懲忿窒慾，而刻意異俗以喪其生，此未聞君子之大道也。

范曰：死或重於泰山，或輕於鴻毛，顧所以處之如何耳。死者非難，處死者難。公子糾之難，召忽死而管仲不死，古之人未嘗不非子糾而多管仲，矧夫所謂不知己者哉？以懟忘身，君子不貴也。

楊朱曰：利出者實及，怨往者害來。

利不獨往，怨不遍行，自然之勢。

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，

請，當作情。情所感，無遠近幽深。

是故賢者慎所出。

善著則吉應，惡積則禍臻。

盧曰：唯請者，若自召之也。禍福之來，若影與響耳，故賢者慎其所出也。今之慕道者，皆脫略名教，輕棄禮法，放情任己以為達生，以任義為桎梏，以屋宅為禪袴，忽彼報應，人事不修。故嵇康之徒死亡而不暇，嗣宗之輩世疾如仇讎而不知真理乎。

政和：言出乎身，加乎人；行發乎邇，見乎遠。言有招禍，行有招辱，君子不可不慎也。曰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，蓋言禍福榮辱之來。唯人所召。

范曰：禍福無門，惟人所召。榮辱之來，各象其德。出乎爾者，反乎爾者也。可不慎乎？

楊子之鄰人亡羊，既率其黨，又請楊子之豎追之。楊子曰：嘻，亡一羊何追者之眾？鄰人曰：多岐路。既反，問：獲羊乎？曰：亡之矣，曰：奚亡之！曰：岐路之中，又有岐焉，吾不知所之，所以反也。楊子戚然變容，不言者移時，不笑者竟日。門人怪之，請曰：羊，賤畜，又非夫子之有，而損言笑者，何哉？楊子不答，門人不獲所命。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。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，而問曰：昔有昆弟三人，游齊魯之間。同師而學，進仁義之道而歸。其父曰：仁義之道若何？伯曰：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。

身體髮膚不敢毀傷也。

仲曰：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。

無求生以害仁，有殺身以成仁。

叔曰：仁義使我身名並全。

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。

彼三術相反，而同出於儒。孰是孰非邪？楊子曰：人有濱河而居者，習於水，勇於泅，操舟鬻渡，利供百口。裹糧就學者成徒，而溺死者幾半。本學泅，不學溺，而利害如此。若以為孰是孰非？心都子嘿然出。孟孫陽讓之曰：何吾子問之迂，夫子答之僻？吾惑愈甚。心都子曰：大道以多岐亡羊，學者以多方喪生。學非本不同，非本不一，而末異若是。唯歸同反一，為亡得喪。子長先生之門，習先生之道，而不達先生之況也，哀哉。

盧曰：羊以踰神，守神不失為道也。一失其羊而奔波岐路，不可得矣。但守其神，為無喪無得，而為無待也。多方於仁義者，亦若是矣。

政和：自道術為天下裂，百家往而不反，故天下之人各自為方，判離渙散

而不見古人之大全，此多歧所以亡羊，多方所以喪生也。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，蓋若微子之去；使我殺身以成名，蓋若比干之死；使我身名俱全，蓋若箕子之智，然是三仁者同歸于道。使天下之人雖殊塗而同歸，則無得喪矣。

范曰：道不欲雜，雜則多，多則擾。體道者一以貫之，豈以多為貴哉？會殊塗而同歸，該百慮而一致，則於道幾矣。

楊朱之弟曰布，衣素衣而出。天雨，解素衣，衣緇衣而反。其狗不知，迎而吠之。楊布怒，將扑之。楊朱曰：子無扑矣，子亦猶是也。嚮者使汝狗白而往，黑而來，豈能無怪哉？

此篇明己身變異，則外物所不達，故有是非之義。不內求諸己而專責於人，亦猶楊布服異而怪狗之吠也。

盧曰：夫守真歸一，則海鷗可馴若失道變常，則家犬生怖矣。

政和：君子之行，內守之而外不變，或知白守黑，或以黑尚白，眾人固不識也。若喪其質之真，而外變於白黑，又豈能使物之不怪乎？

范曰：物變無常，是非各異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者，妄也。真偽強生分別，名實震乎朝暮，毀譽迷於再三，豈不惑哉？

楊朱曰：行善不以為名，而名從之；名不與利期，而利歸之；利不與爭期，而爭及之；故君子必慎為善。

在智則人與之訟，在力則人與之爭，此自然之勢也。未有處利名之中，而患難不至者也。語有之曰：為善無近名。豈不信哉。

盧曰：求名之善，人所必爭。故曰為善無近名者，不與人爭利也。行人之所不能行而不伐者，慎為善也。

政和：善不與名期而名自至，名不與利期而利自至。貨財聚而睹所爭，則其流生禍也。聖人見出以知入，觀往以知來，故言行之發，必慎其獨也。《莊子》曰：為善無近名。

范曰：善者人之所欲也。一有所欲，則或殉名而不息，或逐利而無厭，決性命之情以爭之，而攘奪誕謾無所不至矣，故伯夷餓于首陽之下，盜跖暴于東陵之上。豈不惑哉？

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，燕君使人受之，不捷，而言者死。燕君甚怒，其使者將加誅焉。幸臣諫曰：人所憂者，莫急乎死；己所重者，莫過乎生。彼自喪其生，安能令君不死也？乃不誅。有齊子亦欲學其道，聞言者之死，乃撫膺而恨。富子聞而笑之曰：夫所欲學不死，其人已死而猶恨之，是不知所以為學。胡子曰：富子之言非也。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，能行而無其術者亦有矣。衛人有善數者，臨死，以決喻其子。志其言而不能行也。他人問之，以其父所言告之。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，與其父無差焉。若然，死者奚為不能言生術哉

？

物有能言而不能行，能行而不能言，才性之殊也。

盧曰：或人有非術者，云徒能說虛詞以辯理，未有自能行，而證之者，故疑其所言，以為不實耳。故此章言有知之者，有能知而未能行者，有能行而不知者，然則知而不行，行而不知。不行不知，雖俱能悟，非無差別矣。況聞斯行諸，因知而獲悟者，豈不賢於不知言者乎？

政和：小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，女偶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，或有其才，或有其道，所以未能俱至於聖也。有術而不能行者，有道之謂；能行而無術者，有才之謂。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，庶幾則其果為聖人矣。孰謂死者不能言生術哉？

范曰：言人之才性不同，有如此者。

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，簡子大悅，厚賞之。客問其故。簡子曰：正旦放生，示有恩也。客曰：民知君之欲放之，競而捕之，死者眾矣。君如欲生之，不若禁民勿捕。捕而放之，恩過不相補矣。簡子曰：然。

盧曰：夫人知所以善者，皆事之末也。若理其本則眾所不能知，而功倍於理末者，皆若此也，故小慈是大慈之賊耳。名教之跡，理其末也；大道之功，理其本也。眾人皆睹其小而不識其大者焉。故略舉放鳩以明此大旨也。

政和：天地之於萬物形色智力，使其自遂而已。聖人好生之德，蓋亦以匹

齊田氏祖於庭，食客千人。中坐有獻魚鴈者，田氏視之，乃歎曰：天之於民厚矣。殖五穀，生魚鳥，以為之用。眾客和之如響。鮑氏之子年十二，預於次，進曰：不如君言。天地萬物與我並生，類也。類無貴賤。

同是生類，但自貴而相賤。

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，迭相食，非相為而生之。人取可食者而食之，豈天本為人生之？且蚊蚋嚼膚，虎狼食肉，非天本為蚊納生人、虎狼生肉者哉？

盧曰：夫食肉之類，更相吞噉，滅天理也，豈天意乎？鮑子之言，得理之當也。嘗有俗士言伏羲為網罟，燧人熟食而食，彼二皇者皆聖人也。聖人與虎食肉何遠耶？釋氏之經，非中國聖人，約人為教，利人而已矣。釋氏是六通聖人，約識為教，通利有情焉。今列子之書乃復宣明此指，則大道之教未嘗不同也。

政和：天地與我並生，萬物與我為一，則類與不類相與為類。然形名而降，大則制小，遠近之相取，高下之相傾，智力消息，皆其自爾。故聖人之道，任萬物之自然而不為。

范曰：人之於物，無所不愛也。所謂放生以示有恩者，豈其然哉？天之於

物，無所不生也。所謂生物以為民用者，豈其然哉？

齊有貧者，常乞於城市。城市患其亟也，眾莫之與。遂適田氏之廩，從馬醫作役而假食。郭中人戲之曰：從馬醫而食，不以辱乎？乞兒曰：天下之辱，莫過於乞。乞猶不辱，豈辱馬醫哉？

不以從馬醫為恥辱也。此章言物一處極地，分既以定，則無復廉恥，況自然能夷得失者乎？

盧曰：士有折支舐痔而取進用者，亦求衣食也。役於賤醫之門者，亦求衣食也。獲多利則以為榮，獲少利則以為恥，代人亦孰知榮恥之實者乎？

政和：以道觀之，物無貴賤；以俗觀之，貴賤不在。已明乎此，則天下之辱不足以辱其身。此有道者之所貴也。

宋人有游於道、得人遺契者，遺棄。歸而藏之，密數其齒。刻處似齒。告鄰人曰：吾富可待矣。

假空名以求實者，亦如執遺契以求富也。

盧曰：舉俗之人，迷於空名，失於真理，皆如拾遺失之水契，計刻齒之數以待富焉。亦猶不恥乞丐於市而恥受役於人矣。亦何異乎人間逃奴，棄其主而別事於人，執勞不異也，而自以為不繫屬於人。隨妄情而失實義，其類皆如是矣。

政和：世之所貴道者，書也。道雖書之所傳，而亦非書之所能得其真。彼載之空言而因以求道，則去道遠矣。執遺契以待富，凡以明此。

范曰：以內觀為務者，安至足之分，故從馬醫而不以為辱。以外慕為心者，肆無窮之欲，故執遺契而期以獲富。

人有枯梧樹者，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，其鄰人遽而伐之。

言之雖公，而失厝言之所也。

鄰人父因請以為薪。

又踐可疑之塗。

其人乃不悅，曰：鄰人之父徒為薪，而教吾伐之也。

在可疑之地，物所不信也。

與我鄰，若此其險，豈可哉？

盧曰：勸之伐樹，公言也；請以為薪，理當也。勸伐而請疑過生焉，故曰：人之所畏，不可不畏。勿謂無傷，其禍將長。此之謂也。

政和：處嫌疑之域，則觸類而生疑，道之所以不行也。

范曰：宋有富人，天雨墻壞。其子曰：不築且有盜。其鄰人之父亦云。暮而果大亡其財，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。然則踐可疑之地，失措言之所，詎能使人之不疑哉？

人有亡鈇者，意其鄰之子。視其步，竊鈇也；顏色，竊鈇也；言語，竊鈇也；動作態度，無為而不竊鈇也。俄而相其谷，而得鈇，相音掘字。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，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。

意所偏惑，則隨想念而轉易。及其甚者，則白黑等色，方圓共形，豈外物之所能變乎？故語有之也，萬事紛錯，皆從意生。

盧曰：事有疑似而招禍者，多矣。自飛鳶墜鼠，皆疑似成患。唯積德守道，無情不私者乃能無患焉，故失鈇疑鄰，其事一也。

政和：藏猜慮之心，則隨在而有蔽。故道之所以不明也。

范曰：萬物紛錯，皆從意生。意所偏係，隨念而易。又況虛明之中，有物探之，沈淪性真；迷著外好，則事之物變。蓋有甚於竊鈇者。

白公勝慮亂，

慮者，猶度也。謀度作亂者。

罷朝而立，倒杖策，鋤上貫頤，

鋤，杖末鋒。

血流至地而弗知也。鄭人聞之曰：頤之忘，將何不忘哉？意之所屬著，其行足躓株堦，頭抵植木，而不自知也。

政和：意有所至，形有所忘。

昔齊人有欲金者，清旦衣冠而之市，適鬻金者之所，因攫其金而去。吏捕得之，問曰：人皆在焉，子攫人之金何？對曰：取金之時，不見人，徒見金。

嗜慾之亂人心，如此之甚也。故古人有言：察秋毫之末者，不見泰山之形，調五音之和者，不聞雷霆之聲。夫意萬物所係速著外物者，雖形聲之大而有遺矣。況心乘於理，檢情攝念，泊然凝定者，豈因萬物動之所能亂者乎？

盧曰：張湛云：嗜慾之亂人心，如此之甚也。故曰：察秋毫之末者，不見泰山之形；聽五音之和者，不聞雷霆之聲。心有所存，形有所忘，皆若此者也。此章言嗜慾不可縱，喪身滅性之大也。今以喪其身之物，意欲厚其身也。若能無其身，復何用金為？所言無身，非誰滅身也，蓋不厚而已矣。

政和：見得而忘形，見利而忘真，此世俗之人所以喪已於物也。是篇終之以攫金，蓋亦符《天瑞》為盜之說。

范曰：白公慮亂而杖策貫頭，齊人攫金而衣冠之市，意有所至而形有所忘，可不慎歟？

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二十竟